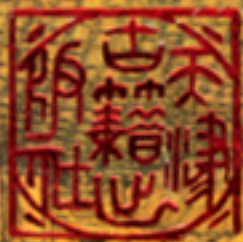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第十五冊)



中國古典名著
青苹果電子圖書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五册

卷三百五十一——卷三百七十五

目

录

第十五册

第三百五十一卷 1

-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浚 段成式 鬼葬 董
汉勋

第三百五十二卷 19

-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鲊 李戴仁 刘璟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第三百五十三卷 38

-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
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
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第三百五十四卷 60

- 鬼三十九 杨城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
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

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第三百五十五卷..... 80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誨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鹭

第三百五十六卷..... 98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第三百五十七卷..... 116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淙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第三百五十八卷..... 130

●神魂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吏

第三百五十九卷..... 153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骅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第三百六十卷 176

●妖怪二

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譙 富阳王氏 乐
 遐 刘斌 王徽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
 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荆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第三百六十一卷 204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
 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
 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第三百六十二卷 227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
 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
 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
 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第三百六十三卷 250

●妖怪五

韦滂 柳氏 王诉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第三百六十四卷 271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第三百六十五卷 288

●妖怪七 王申子 韩偓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
师古 孟不疑 戴簪 杜惊 郑綯 河北
军将 宫山僧

第三百六十六卷 304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矜儿 李约 张缙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
璨

第三百六十七卷 328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颢 吕
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
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
人 张鏞 宗梦徵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頊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
 宗 许州僧 田暉 元镐
 无足妇人 娄逞 孟姬 黄
 崇嘏 白项鸦

第三百六十八卷 354

- 精怪一 杂器用(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
 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
 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第三百六十九卷 371

-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
 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第三百七十卷 386

- 精怪三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珏 张秀才 河东
 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
 者

第三百七十一卷 402

-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窦不疑

第三百七十二卷 421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
不疑

第三百七十三卷 437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 卢郁 刘威
土
马希范

第三百七十四卷 451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
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
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
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第三百七十五卷 477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苌 刘
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
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 群 李 重 王 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 浚 段成式
鬼 葬 董汉勋

邢 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瑄善。时瑄自淮河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瑄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瑄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瑄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闻耳。”言笑久之，方去。瑄访群之时，乃瑄卒也。（出《宣室志》）

在刑部担任员外郎官职的邢群，在唐宣宗大中二年时因前任歙州刺史的关系住在洛中。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在家中休养。那时，他和当御史的朱瑄是好朋友。邢群生病的时候，朱瑄已经被免去了淮海从事的官位在伊水洛水一带，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邢群并不知道好友朱瑄的死讯。有一天，邢群在家里躺着，忽然听见敲门声，让人开门看，原来是朱瑄骑马来到门前，邢群非常高兴地请朱瑄进屋坐下。邢群曾听说朱瑄生了病，现在见他来了很高兴地说：“听说你曾生了病，看你现在这样，我就无忧无虑了。”朱瑄说，“我是生过病，现在已经好了。你这个病也不用愁，一两天就会痊愈的。”两个人谈笑了半天，朱瑄才告辞。事后才知道，朱瑄来看过邢群的时候，正是他刚刚死去的时候。

李 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窅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顷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行己也。重心异也，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

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白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个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出《宣室志》）

唐宣宗大中五年时，李重被免去了检校郎中、知盐铁和河阴院事等本、兼各职，住在河东郡（今山西蒲州）。有一次他生了病，十多天以后病情更加沉重。一天晚上他对仆人说：“我病得起不来床，你去把门都关好吧。”这时他忽然听见庭院里有动静，仔细一看，来了一位红袍的官员，原来是他的好友河西县令蔡行己，身后还跟着个穿白衣的人。李重惊喜地说：“原来是蔡侍御到了！”说罢忙请蔡行己和那位白衣人上座。片刻之间，只见蔡行己身材突然长高起来，手脚口鼻也随着长大。仔细看竟不是蔡行己了。李重心里非常奇怪，暗想：“是不是我一叫他‘蔡侍御’他就长高了呢？”这时，又觉得自己身体不那么沉重了，就挣扎着靠墙坐了起来，向那人道：“我已经病了不少天了，现在越来越重，是不是快死了呢？”那个高大的人说，“不，你的病该好了。”说着指了指那个白衣人说：“这是我的小

弟弟，他非常善于算卦。”然后就让白衣人算上一卦。白衣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木制猿猴放在床上，那小猿猴立刻在床上又蹦又跳，半天才停下来。白衣人说，“卦已算出来了，你的病不用担心，你可以活到六十二岁，但你还会有灾。”李重说，“侍御喝点酒不？”那人说，“喝就喝点吧。”李重就让仆人备酒，将酒杯放在那人面前。那人说，“我自带着酒具呢。”说着就从身上拿出一只杯子，刚一看像是银杯，但倒上酒后，杯子晃动很厉害，再仔细看，原来是一只纸杯。两个人各自喝了两盅酒后，那红衣人又把杯子揣回怀中。两人将要离去时，红衣人又告诫李重说，“你病好之后，千万不要再喝酒，否则会有祸事临头。”李重拜谢并答应一定不喝酒。过了半天，那两个人就走了。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就消失了。李重察看大门，大门仍然是锁着的。再看床前的地上，酒都泼在那里，这才知道喝酒的是两个鬼怪。后来李重病愈之后，没管那一套，照样喝酒。果然，这一年李重被贬为杭州司马。

王 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絜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

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阖者启扉曰：“向闻叩门，今寂无覩，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阖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入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到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黝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明钞本“召”作“访”。）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覩。”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

太原人王坤在唐宣宗大中四年春上当了国子监的忖士（学官名）。他有个婢女名叫轻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有天晚

上,王坤忽然梦见轻云来到她的床前。王坤很害怕,就起身问她怎么回事。轻云说:“我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回想我活着的时候,就像被绳索捆系着身子和你难分难解。今天我能再来到你身边,真算得上是大幸了。”王坤被她的柔情感动得如痴如醉,竟忘了她是鬼这码事了。轻云领着王坤往外走,虽然大门紧锁,但王坤随着轻云从门缝中一下就钻出去了。他们一同来到街上,在月光下徘徊游荡了很久。后来王坤忽然觉得很饿,就告诉了轻云。轻云说:“邻里中有和你不错的朋友吧?可以去向他们要些东西吃。”王坤想起自己和太学博士石贯挺好,又是邻里,就领着轻云来到石贯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闭,轻云就上前敲门。敲了半天,守门人才打开了门,一看门外没有人,奇怪地说,“我刚刚明明听见敲门,怎么没有人呢?”说着就又把门关上了。轻云又敲,守门人开门看还是没人。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守门人在里面大怒地嚷叫,“哪儿来的恶鬼一再地敲我家大门?!”一面骂一面朝地上吐唾沫。轻云就对王坤说,“你的朋友石贯已经睡了,不要找他了,我随你去找别的人家吧。”当时,国子监里有个小官员也和王坤是邻居,王坤去时必要经过小官员的门口,小官员也常常给王坤捎来每月的薪金或文件,因此王坤很信任他。于是王坤领着轻云一同来到那小官员家的门外,正要敲门,见门内有个人提着水罐出门倒水,轻云对王坤说,“咱们趁此机会进去吧。”进院以后,见那小官员正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王坤就站在院子里,心想那小官员一定会请自己进屋一同就餐。然而小官员根本就没看见他们。不一会儿,有一个丫环端着食物登上台阶往屋里送,轻云就往丫环的背上打了一拳,丫环立刻摔倒在台阶上,食物洒了一地。

这时那小官员带着妻子奴仆从屋里跑出来，惊恐地大喊：“中了邪啦！”然后马上就请来一名巫师。巫师看了看说，“庭院前来了一位神怪，头戴有纓穗的帽子，胸前佩着银制的官印！”于是巫师就领着大家一块祭祀祷告，轻云和王坤趁机钻进屋里坐下大吃了一顿，吃完就一块走了。那巫师在后面送他们出门，并在大门旁烧了些纸。轻云对王坤说，“你现在就跟我走吧。”王坤就跟着轻云走出街道，直奔启夏门而云。他们出城走了几十里后来到一座坟墓前，轻云说，“我就住在里面，你随我进去吧。”王坤就低头弯腰往墓穴里钻，只见墓内一片漆黑，心里一怕，就突然惊醒了，原来刚才是一场梦。王坤越想越怕，双腿战抖得冒冷汗，看看天已破晓，但是没敢把这恶梦告诉任何人。这天，王坤请来他的好友石贯，石贯刚一坐下就对王坤说，“昨天夜里有个鬼三次敲我家大门，我让人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到了早上王坤造访那小官员家，见他家门边有一堆烧纸钱的痕迹，我就立刻找他，问他为什么烧纸钱，小吏说：“昨晚和朋友们会餐时，忽然有个丫环中了邪，当即请来了巫师，巫师说是鬼在作怪，于是在院中进行了祭祀，又在门边烧了纸钱。”王坤一听，这些情况和自己梦中的事完全一样，心里更加恐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亲人们。这年冬天，王坤果然死了。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请逼，因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蛮，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更一两日当远。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过军者。”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出《桂林风土记》）

广西桂林阳朔有个叫苏太玄的农夫，他妻子徐氏生了三个儿子后死去了。埋葬以后不久，徐氏忽然回家来了。但是，苏太玄只能听到徐氏的声音，看不见她本人。徐氏说，“我的阳寿期限未到，阴间不收留我。”徐氏每一次回家来，都对自己的

孩子十分疼爱，还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天长日久，邻居们就都知道了，纷纷来向徐氏求卦或问吉凶祸福，徐氏也就告诉他们，而且十分应验。有一个在府里作事的人生了病，家人请徐氏给算一算吉凶。不一会儿徐氏就说，“我已经走到凉风馆以南的柘木林，前面有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过不去，于是就回来了。”病人的家人恳求徐氏再去一趟。又过了片刻，徐氏说：“到了府里看到他的病已经好了。”家中人还担心徐氏说的不准确，就向徐氏询问他们家的住址和病人的相貌。徐氏生前根本没去过那病人家，也不认识病人，但说出来的情况一点也不差。后来，又有一个人来求徐氏给占卦，并事先说明没有钱物答谢，请徐氏谅解。徐氏说，“你们家西屋明明有三斗粮食放着，你怎么说你家什么也没有呢？”那人说，“你说我家有粮，你就去取来好了。”不大一会儿，徐氏果然把粮食给背来了，大家一看都十分惊讶。有一天，徐氏突然说舜帝兴兵讨伐蛮狄，有人来求她随军作饭，一两天就能回来。两天后徐氏果然回来了，还把一份点心给丈夫说，“你尝尝比人间犒劳军队的食物怎样？”丈夫一尝，果然比人间食物好吃。又过了几天，徐氏忽然哭着对丈夫说，“我由于泄漏了阴间的事将被问罪，这一去怕是再不能回来了。我去后，你可要好好照看儿女们啊！”洒泪而别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东厢有内室，仆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伟，直来其前。仆辈惊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复置于室内。后累月，徙居溪亭。复有假掾吏寄与东室，昼日，见一男子披纱裳，屣履而来，曰：“若无久驻此。”掾惊出户，俱以状白于僚吏。有老牙门将陆建宗曰：“元和中，诛李师道，其从事陆行俭流于是州，赐死于是。掾所白之状，（“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果省不谬。（出《投荒杂录》）

广东春州南门外有座仙署馆，馆中有个卢公亭。房千里被贬官后到这个州求医，春州太守请房千里住进了仙署馆。有一天，仆人正在仙署馆的东厢房内室里睡午觉，忽然来了一个十分魁伟穿红衣的人，仆人们都吓跑了，告诉了房千里。过了一两天，那红衣大汉又来了。房千里虽然不信鬼神，也不再在馆里住了，迁居在溪亭。后来又有一位当掾吏的人借住在仙署馆的东屋。有一天，掾吏忽然看见一个男人披着纱衣穿着拖鞋走进来说：“你不许在这里长住！”那掾吏吓得跑了出去，把这情形告诉同僚们。有位曾在府衙当过门将的陆建宗说，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诛杀李师道时，曾经给李师道当从事官的陆行俭

流放到这个州，并在这里赐死。那掾吏所说的样子和陆行俭一点不差。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帟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暝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覩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帟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妓帟微出，斜睨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颌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帟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沕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悵，逾年而歿。（出《唐阙史》）

京城有个姓韦的人参加进士科试，门庭十分显赫。韦氏在洛阳时曾蓄养了一名妓女，这妓女容貌秀美，尤其精通诗词音律。韦氏曾经让妓女抄写一部杜甫的诗集，原本上错误很多，妓女在抄录时都一一改正过来了，文理十分通顺，韦氏感到很奇怪。那妓女二十一岁时就死了，韦氏十分痛苦。由于思念她，身体都消瘦了很多，经常扔下要做的事就去睡觉希望能梦见她。有一天，韦氏听家里的仆人说，嵩山有位姓任的隐者能为死者招魂，韦氏就把任某请来了，请他为妓女招魂。任某让韦氏选了个日子净心吃素，安排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挂上帐幕，烧上了香，然后向韦氏要一件妓女生前穿过的衣服好召她的魂。韦氏翻找衣箱，妓女的衣服都已施舍给僧人了，只剩一件金缕裙，任某说，“这就可以了。”这天晚上，任某让韦氏断绝一切人事杂念，并告诫说到时候绝不许和妓女的魂灵亲近，也不许哭。任某在香前点了一支蜡烛说，“蜡烧到一寸时，我就走了。”韦氏连大气也不敢出，牢记着任某的告诫。这天夜里，万籁无声，星河闪烁，任某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手里举着那件裙子朝着帐子招魂，反复了几次后，忽然听见女子悲叹接着就见那女子从帐中露出了一点身子，含泪凝视，似怨似悲，好像悲伤得不能自持的样子。韦氏顿时又惊又悲哭了起来，任某立刻提醒说，“你千万不要惊动她，不然她立刻就会回去了！”韦氏只好强忍哭泣向那女子拜礼。看她那模样，和活着时完全相同，韦氏和她说话，她只是点点头而已。过了一会，蜡烛快要燃尽，那女子的归期就要到了，韦氏忙扑上前去，女子就突然消失了。韦氏就捧着帐幕痛哭起来，哭昏过去又苏醒过来。任某对韦氏说，“我不是用召魂术挣钱的那种人，由于被你的真情

所感动，所以才来帮你一把。其实男女之情就像水上的波浪树上的鲜花，转眼就会消失，你不必这样挂在心上。”韦氏想好好酬谢任某，任某不受，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后来，韦氏曾为这事写了一首诗：“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韦氏悼念的诗写了很多，这里不一一记载了。后来韦氏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就死去了。

李 浔

咸通中，中牟尉李浔，寓居圃田别墅。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于庑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尪劣，服饰或紫或青。有矮仆，提酒两壶，历阶而上。左右妻子，悉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为君一醉。”俄以巨杯，满酌饮浔，两壶俱尽，余沥满席。谓浔曰：“何以常时惜酒也耶？”自尔百骸昏悴，如宿宿醒愒然，数月方愈。（出《剧谈录》）

唐懿宗咸通年间，河南中牟县的县尉李浔住在郊园中的别墅里。李浔性格刚毅，脾气暴躁，从来不信鬼神。每当他看到有人向鬼神祭酒，就会很生气地制止。有一天，他突然得了中风病，在房檐下躺着，就见几个农夫来到床前说，“邻居们听

说你病了，特地来看你。”李浔看这几个人相貌丑陋不堪，有的穿紫有的穿青，又见一个很矮的仆人提着两壶酒沿着庭院的台阶走上来，但这些人李浔身旁的家人都看不见。那矮仆说，“你平时特别固执，瞧不起我们。别人敬我们点酒，你也阻挡制止。今天我带来几斗好酒，大家和你一起喝个痛快吧！”说着就拿来一个很大的酒杯，倒满了酒给李浔，把两壶酒都倒光了，地上还洒了很多的酒。那矮仆又对李浔说，“你看我们可不像你平时那么珍惜酒吧？！”李浔这次被鬼怪们灌得醉成了一滩泥，总是醉醺醺的又昏又乏，过了几个月才好。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理，辞曰：“恻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羆。自是井障流鸮，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慷慨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书云羆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出《南楚新闻》）

任太常卿的段成式，是相国段文昌的儿子，他和举人温庭筠是好友。唐懿宗咸通四年六月，段成式去世了，当时温庭筠正在京城闲住。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这一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有人敲温庭筠的门。仆人去开门时，隔着门送进一只竹筒，外面的人说是段成式送信来了。温庭筠起初以为听错了，打开竹筒拿出信札，上面没有字，再把信札展开，果然是段成式手写的笔迹。温庭筠大吃一惊，飞跑出门，送信人已经不见了。温庭筠烧上香，再三叩拜后才把信拿来看，然而却看不懂上面的意思。信上写道：“我悲痛的进了阴府之门，哀叹我的寿数太短促了！我这一生是完了，后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男子为黄叶飘零而悲叹，女子为春深而心惊，自从在陕西杜陵分别之后，继之而来的人成群结队，真是院中井栏上流鸂飞翔，庭上的鹄鸟伴着钟声起舞，而我们这样的老朋友，却永远断绝了情谊。想到这些，我真是感慨万端，写也写不尽啊，就说到这里吧。荆州牧段成式再拜。”从这次以后，就再也没听到段成式的消息了。那封信中的“𪔐”字，任何书里都没有，按照大意去读，应该是个“群”字。温家和段家一直流传着那封信的原本。儿子安节，曾为沂王的太傅，乃是温庭筠的女婿，这些事都是他亲口说的。

鬼 葬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

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钁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出《洽闻记》）

湖南辰州溆浦县城西四十里，有一个“鬼葬山”。黄闵所著的《沅川记》中说，这山的中部岩石中有一个巨大的棺木，远看有十几丈长，那就是葬鬼的废墟。当地老人们说，鬼们制造这只棺木时，连着七天都是大白日天昏地暗，只听见山上传来斧凿声，很多人家的木匠工具都不翼而飞。七天后，天晴了，那些丢失的工具又都自己回到主人家里，斧子凿子上都沾上了腥臊的气味。再看山上，就出现了那口横在岩畔的棺木。

董汉勋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矫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设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

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纛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此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出《三水小牋》）

镇守河南汝水大堤的部将董汉勋，骑术箭术都很高超，而且臂力过人，矫健善斗。他曾多次在西北边疆镇守，羌族人都很怕他。乾符丙申年，董汉勋镇守汝州的龙兴，有一天他对妻子说：“明天将有十几个老朋友来看我，你可多准备好酒好菜。”第二天，他在大厅中摆好了盛筵。午前，他装束整齐，出了营门，向空中不断地连连礼拜，嘴里不住地叫着一些人的名字或排行，说笑着向大厅里让着客人。家里人都十分惊讶，不断地往大厅里端上酒菜，像祭祀上供一样。汉勋的妻子问他，他说，“他们都是我在边疆打仗时阵亡的朋友，分别很久了，来看看我，有什么奇怪的呢？”后来汉勋始终没有出什么事。第二年秋天八月最后一天，王仙芝带着数万人突然杀来。当时天下太平，州、郡没有驻扎大量军队。这天，郡里派出五百名精兵，由一名叫纛洪的勇将率领，到郡城东二十里的苦慕店迎敌，但出师不利，全部被王仙芝的军队俘获了，只有一个人骑马返回郡城。城里人大惊，赶快关了城门上了城墙，准备守城，董汉勋

带着五百人把守城门。九月初一早晨，贼兵围城，一举攻陷了南门，抓住了太守王镣。董汉勋在北门据城苦战，拉弓猛射，每射必中，贼兵数十人被射死。后来董汉勋箭射完了，贼兵终于攻进城门，汉勋又拔剑杀了几十名贼兵。后来剑也砍断了，就抽了一根屋椽搏斗，又打死数十人，一直战到精疲力竭，终于被杀。后来贼兵的统帅也十分惊异赞叹。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 颖 游氏子 李 云 郑 总
王 绍 王 鲋 李戴仁 刘 璪
李 矩 陶 福 巴川崔令 冯 生

牟 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旁。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身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旁，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飧，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

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至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甚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篆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骤风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篆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去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洛阳有个叫牟颖的人，少年时有一次喝醉酒胡乱走到城郊野地，睡在路旁。半夜醒来后，发现附近有一具露出坟地的尸骨，心里很可怜它，天明时就用土把那尸骨埋起来了。这天夜里牟颖梦见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穿着一身白衣，拿一把剑，向牟颖行礼说，“我生前是一名强盗，肆意杀了不少人，干了很多坏事。后来因为和同伙争斗被杀死，把我埋在路边，久

经风吹，所以才暴骨坟墓之外。承蒙您的同情把我重新掩埋，我特来致谢。我活着时是个凶汉，死后也是个凶鬼。您如果能继续庇护我，只要每夜能小小地祭奠我一次就行，使我不受饥渴之苦，我就会随时听您的指使为您效劳。您能满足我这一点愿望吗？”牟颖在梦中就答应了那青年鬼魂。醒来后，他就摆设了祭祀供品，并暗自祈祷了一番。当天夜里，牟颖又梦见鬼来说，“我已领着了您的祭品和祈祷了。今后，你如需要用我，只要喊一声‘赤丁子’并小声说你有什么事要我办，我会应声而至的。”后来，牟颖就常常偷偷招唤赤丁子，让他偷盗别人的财物，赤丁子每次都能把盗来的财物送给他。牟颖因此而渐渐成了拥有金银宝物的富人。有一天，牟颖又看见邻家女人很漂亮，动了心，就又让赤丁子去把那女人偷来。这天半夜，邻家女人忽然翻墙来到牟颖家，牟颖又惊又喜，问她怎么来的。女人说，“我根本不想来，是被一个人硬抓到你家来的，像一场恶梦刚醒，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回到我家去啊！”说罢痛哭起来。牟颖挺可怜她，偷偷留她住了几天。这时女人家中到处找她，并向官府报告了。牟颖听说后，就暗地和妇人合谋取得一致，让她自己回到家中，并对她家人说不知被什么妖怪抓去又放回来了。那女人回到家后，每隔三五天，仍然夜晚被赤丁子背到牟颖家，不到天亮再送回去。这样达一年，女人家里谁也没发现。女人看牟颖有这么高明的妖术十分奇怪，就追问牟颖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说如牟颖不说实话，她自己就向别人坦白。牟颖无奈，就说了实话。女人就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人，大家一起商量怎么能除掉这个祸害。后来，家人请来了一名道士，道士施了法术后等在家中。这天夜里，赤丁

子来到那女人家门外，看见门上贴着很多符咒，就回到牟颖家说，“她家施了法术阻挡我，但法力并不大。我想为你力争，用硬手段把那女人弄来，这次她来后，你可别再把她放回去了！”说罢就转回去了。不一会儿，邻女家院里刮起了黑风，什么都看不见了，贴的所有符咒也都被风刮跑，风停后一看，那女人又没了。天亮后，女人的丈夫告到官府，官府立刻派人来捉拿牟颖，牟颖就带着那女人逃了，至今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游氏子

许都城西之北隩，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庭中，絺绤而坐。一鼓尽，闻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听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子心谓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纡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厢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觴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

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宅后卒无敢居者。（出《三水小牋》）

河南许都城西北山坡下，有一座赵将军宅。宅子的主人早已去世，子孙也流离失散，这座宅子就成了凶宅，没有人敢再住进去。亲戚就在院门口贴了幅告示，说谁想住这府宅，可以免费奉送。唐乾符初，许都有一个姓游的人，这人非常强悍，会一手好拳脚，看见告示后说，“我是个勇猛的人，什么妖魔鬼怪我都制服得了。”当时正值盛夏，一天晚上，游某带着一把宝剑进了赵将军宅。进去后只见庭院深深，前庭很大，游某就在院中放了一张床，铺了一块粗麻布坐在床上。一更鼓响过之后，院子里仍然安静无声，游某困倦了，就头枕宝剑面朝着堂屋睡下了。二更过了一半时，忽然听见后门吱嘎一声开了，只见院中忽然亮起了一排排蜡烛火把，有好几十个仆役打扫庭院，打开前门，掀起了朱帘围帐，摆设筵席用的珍贵器具，不时传来一阵阵特殊的香味。游某心想这些不过是小妖魅，先不去理它，看看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过了一阵，又来了几十个穿着大红大紫衣服的人，手拿着乐器从东厢房走来。从后屋又走出来几十名歌舞伎，来到前堂，穿紫衣的在前，后面是穿绿衣和白衣的，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她们谈笑自如地互相让着坐下。这时乐器奏响，宴会上推杯换盏，十分热闹。这时，游某想猛冲过去抓住鬼怪中的头子，但觉得腿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着，又凉又重，根本动不了。他想大声喊叫，干张嘴却喊不出声，只

能看见鬼怪们在堂上兴高采烈地狂欢宴饮，一直到急促的更鼓声传来，灯火就突然熄灭，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过那样寂静。游某吓得浑身冷汗，连滚带爬出了院门，到了巷口大门，过了好久才能说出话来。从那以后，那座赵将军宅就再也没有人敢住进去了。

李 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于长安求纳一姬，其母未许。云曰：“予誓不婚。”乃许之。号姬曰楚宾。数年后，姬卒。卒后经岁，遂婚前南郑令沈氏女。及婚日，云及浴于净室，见楚宾执一药来，径前，谓云曰：“誓余不婚，今又与沈家作女婿。无物奉，赠君香一贴，以资浴汤。”泻药未入浴斛中，钗子搅水讫而去。云甚觉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体如棉，筋骨并散。（出《闻奇录》）

曾经当过南郑县尉的李云，在长安时曾向一位姑娘求婚，她母亲不答应。李云说，“如果不能娶她，我今生永不结婚。”姑娘的母亲就应允了。姑娘的名字叫楚宾。结婚几年后，楚宾死了。第二年，李云又娶了前任南郑县令沈氏的女儿。结婚这天，李云正在洗浴时，忽然见楚宾拿着一包药走到面前说，“你曾发誓说非我不娶，现在你却又给沈家当了女婿。我没有什么好

礼品，送你一包药，这是一包香料，给你放在水里吧。”说罢将药倒进了澡盆中，并用头上的钗子把水搅匀了，就离去了。李云顿时觉得心里不安，又困又乏，出不了浴盆，很快就死了。死后肢体像棉花一样柔软，全身的筋骨都被药水泡散了。

郑 总

进士郑总，以妾病，欲不赴举。妾曰：“不可为一妇人而废举。”固请之，总遂入京。其春下第东归，及家妾年。既葬旬月后，夜深，偶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寝，闻室外有人行声，开户观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问其所要，但求好茶，总自烹与之。啜讫，总以小儿女也睡，欲呼与相见。妾曰：“不可，渠年小，恐惊之。”言讫辞去，才出户，不见。（出《闻奇录》）

有位叫郑总的进士，因为爱妾生病不打算进京赶考。妾劝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误了功名大事，坚持让他上路，郑总就动身赴京。这年春天郑总落榜后回家，到家后小妾已经病死。埋葬了一个月后，有天深夜，郑总偶然醒来，听见屋外有声音，开门一看，竟是死去的爱妾，赶快叫进屋来坐下。问她需要什么，她说只想喝一杯好茶。郑总亲自煮了茶端来，小妾喝完后，郑总想把她已经睡了的小儿女叫醒和她见见面，小妾说，“不行，她的年纪小，会吓着她的。”说罢就告辞了。刚一出门，就看

不见她去了哪里。

王 绍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有人隔窗借笔，绍借之，于窗上题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乃知非人也。（出《闻奇录》）

有一位考取了明经的书生王绍，深夜正在家读书时，听见有人在窗外向他借笔用。王绍隔窗把笔递出去后，那人在窗纸上题了一首诗：“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题完了，再也没听到声音，这才知道借笔的原来是鬼。

王 鲊

凤翔少尹王鲊，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

吉凶，胖飧间必来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鲋。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鲋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鲋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甚干事，以善价取之，不逾时而至。鲋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鲋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汝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前，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鲋终不言。（出《剧谈录》）

凤翔府的少尹王鲋，是礼部侍郎王凝之的叔父。王鲋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孩童们在果园竹林里玩耍，看见粪堆里有两只死人头骨，就让小仆人找了块干净地方埋了，并摆了酒饭祭奠了一番。后来连着几个阴天，王鲋忽然听见窗外有异样的声音，就问外面是谁。只听窗外说，“我们被你救出了污秽

间,实在感激不尽,不知该怎样报答你,唯愿今后随时听你指使,以后只要你有什么祸事,我们会听到声响就来到你面前报答你。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王鲋就和精灵们混得十分熟了。当时任度支使的崔珙和王鲋志趣相投,是很好的朋友。一天晚上,崔珙留王鲋喝家酿的酒,喝到高兴时,崔珙说,“我这里有一个歌妓唱得不错,我叫她来唱一首给咱们助兴吧。”说罢就让人把歌妓叫来。但好半天那歌妓也没有来,崔珙就到后面去看,回来对王鲋说,“她梳装刚完事,觉得心口痛,说喝口水就来。”崔珙坐下以后,王鲋就对他描述那歌女的衣着和长相,崔珙很奇怪,就问王鲋怎么会知道她。王鲋说,“刚才我看见她穿着红绫短衣,骑着一匹马走了。”话刚说完,崔珙的仆人就来报告说那歌妓中了邪突然死去。崔珙听说后非常难过。王鲋就私下对他说,“你拿一只白牛头和一斛酒来,我也许能救活她。”崔珙立刻叫手下的人快分头去找。恰好度支所里有头白牛,就出了高价买了来杀掉,很快把白牛的头送到崔珙家。王鲋就让把那死去的歌妓抬到净室的床上,前面放了一大盆酒,盆上横了一块板子,把白牛头放在板上,摆上供桌烧上香,把门关得严严的,并告诉崔珙在门外专心守候,晨鼓一响,听见牛吼叫声,就立刻把门打开,歌女就能复活了。交待完之后王鲋就走了。天亮时晨鼓一响,果然那牛头吼叫起来,忙打开门看,见歌妓已能微弱地喘气,那盆酒全干了,牛的两只眼鼓起了老高。过了几天后那歌妓才能说话了。据她说,那天晚上梳装刚完,就有人催着召见,她出门后骑上了一匹马,跑了几里地后,见一座华丽的府宅内正大摆筵席,座中都是穿红衣紫衣的少年,看见她来了十分高兴,把她请到歌妓的席位上坐下。

大家正在欢笑饮乐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呼喊，声音震得满院都起了回音，座上的人们大惊失色，歌妓和乐队也停止了演唱。顷刻间，只见一个身高一丈多的牛头怪物，手拿着一把戟来到院中，大伙吓得四散而逃，只有她没动地方。那牛头怪物把她领到台阶前，背上她就走。走了十几步，她突然觉得躺在屋里床上，就醒来了。崔珙后来偷偷问王鲔倒底是怎么会事，王鲔始终没有说出来。

李戴仁

江河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洵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洵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洵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出《北梦琐言》）

江河岸边常常有些被虎咬死的鬼，他们往往呼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必然会被淹死，这是那些伥鬼在引诱他们。有个李戴仁，有一次乘船在湖北枝江县的曲浦游玩，晚上把船系在江边。这夜月色皎洁，忽见江面上冒出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

他俩四下看了看，吃惊地说，“这里有生人！”接着就在江面上跑了起来，就像在平地上一样，很快地登岸而逃了。当阳县令苏汭住在江陵时，有一天夜里回家，月光下见一个美女披散着头发，身上的衣裙都是湿的。苏汭就开玩笑说，“你莫非是江边的侬鬼吧？”那女子大怒说，“你凭什么把我叫作鬼？”说罢就追赶苏汭。苏汭吓得奔跑起来，直到遇见一个巡夜的更夫才停下来。回头一看，只见那女子又顺原来的路返回江边了。

刘 璨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拥，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璨。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至夜，韩家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踏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壩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出《北梦琐言》）

汉江北面的邓州地界，有个叫穴口的地方，原本没有军队守卫村镇，只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入汉江。小河长期被沙石堵塞，河道很窄。丙子那年，前任江陵县令刘璨到邓州去走访亲

友，到穴口以后，住在一个姓韩的朋友家。韩家的人对他说，邻村张家的新媳妇死了三天又活了，韩氏前去看望。这天夜里，韩氏回来了，说张家媳妇被附近的庙神召去，看见她家死去的亲属都在那里为庙神作军中需用的饭食，因为没人作饼，所以才把那媳妇召了去。去后只见院里门外都是一些将士在坐着，听他们说，他们去挖穴口的水道，挖沙子把手都抠出了血。这些士兵吃完饭后，就把那媳妇放回来了。村里人起初不相信，不久以后穴口河道的沙堆就都塌了，河水开始畅流无阻。

李 矩

成纳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盗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考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日，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成纳镇守湖北荆州时，当时的垫江县的县令崔令和县里的主簿（掌管文书的官员）李矩不和，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有一次盗匪打劫县城，杀了崔令。匪贼们退走以后，李矩赶到崔令家去察看情况，正赶上有一个差役在崔令家躲贼，看见了李矩，误以为他和盗匪相通，第二天就报告了镇将。人们都知道李矩和崔令不和，对这事也有怀疑，于是就把李矩抓起来送到豫州。经审问，李矩不服，又解送到江陵，关进监狱的右厢房。典狱官员们急于完案，有个管诉讼的推官常某对范判官说，“李矩这人狡辩抵赖，必须动大刑拷打才能招供！”范判官不同意，常某竟然用刑迫使李矩承招。李矩临刑前告诉家里人，让他们多多焚化纸、笔，准备到了阴间继续申诉控告推官常某。果然，一个月后，常某突然暴亡。后来李矩现形来见范某，对范某说，“我生前得到你的关照，感恩不尽，这次我请你到阴间去决不是恩将仇报，只是冥府需要你去为我作证而已。”范某的妻儿老小苦苦哀求，让范某暂缓一个月再去阴间。在这一个月里，范某处理家务，也能饮食，表面看没什么痛苦，只是感到十分疲惫，没有精神。一个月后，范某果然死去。

陶 福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藹。令藹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

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挚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出《北梦琐记》）

蜀中将军陶福，少年时是个无赖，偷狗宰牛什么坏事都干。后来他立了功，当上了郡守，驻扎在兴元府的西县。有一次陶福突然得了急病，忙叫手下的朱军将到州府去请医生李令蔼。两个人骑马往回奔，晚上抵达西县城郊的诸葛亮庙前，忽然看见有些人提着三对灯笼押送一个犯人步行而来。那犯人被绳索捆着，还戴着枷，后面跟着陶福的父母，抱着衣物跟着。李令蔼以前并不认识陶福，这时就听同行的朱军将说，“那犯人就是我家主人陶福，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两个人又惊又怕，跟前跟后的徘徊了很久，又怀疑是鬼怪。天亮时，他们赶到陶福家，没进大门就听见传出陶福家人的哭声。原来他们在路上遇见的情形，正是阴间来捉陶福的灵魂。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为令，尝有健卒盗寨木，令擒送镇将斩之。卒家先事壁山神，（“神”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卒死，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

往来，或空中诟骂，掷火毁器。钱帛衣服，无故遗失，箱匣锁闭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千里，鬼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吏力将困。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止于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吾自来暂驻，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置天蓬于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恒与主人语。今大小诵诗赋，作音乐，一一随声唱之。所诵文字，或有谬误，必为改正。其言多劝人为善，亦令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又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有女名锦绣娘，及妻妾。食物所费亦不少。凡见善人君子，即肯与言。稍强暴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凌毁，因不语。僧去后，徐谓人曰：“此僧食狗肉，凶暴无良，不欲共语。”人之所行，善恶灾福，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出《录异记》）

四川合州巴川县经过战乱后，官府的房舍十分破败，官员们就移居在城堡寨子里，还比较安全些。当时的县令姓崔，曾经把偷盗寨木的兵士捉拿送交镇将斩首。这个兵士家里的神龕中一直供奉着山神，兵士被处死后，山神就常常跑到崔某家

作怪。有时山神现了原形在崔某家出出进进，有时就在空中高声辱骂，或是扔下火来，毁坏崔家的器物。崔家的钱财衣物也常常无故丢失，而且箱子锁着，其中的衣服全被剪碎。崔某求道士施法术驱妖，也不见效。后来崔某罢官回到千里以外的家乡，鬼怪仍然跟着他。这鬼平日吃喝起居和人们一样，崔某全家侍奉着鬼怪，不敢有所怠慢。养这个鬼花去家中不少钱，实在负担不起。有一天，全家都听到有一只大鸟煽动着翅膀停在房上，过了半天，又听见空中大声说，“我是大王。你们过去注定要有灾祸，那是因为我在雍溪的兄弟对你们不客气，他毁坏你家的器物，使你们损失了不少钱财，干了很多兴妖作怪的事，想必你们很怕他，现在我已把他打发走了，以后你们就祸尽福来了。我将到你们家住一段，也不会太久，就住在你家屋外天棚上的神龛里。你家的天棚式样很好，我要把它借到天上去，照样画出一个图样，三五天就还给你。”几天后，那神把天棚安放在屋檐上，从此它就住在那儿，常常和崔某交谈。崔家的人诵读诗赋或奏音乐时，那神也随着唱和。有时读书读了错字，神就给改正。它还总劝人行善，还让崔某练气修道。那神说他经常骑着鹤往来于天上。有一次，崔某家附近出现了一群鹤，神说其中只有两只是真鹤，是他骑来的，其余都是平常的鸟类。神自己说姓张，每天的饮食和普通人一样。还说他有个女儿叫锦绣娘，还有妻妾，家中饮食花费也不小。还说，他只要遇到君子好人就愿意交谈，对强暴小人一概不理。还说有一次他在天上时，有个醉和尚领着两个士兵来见他，他见那醉和尚言词粗鲁，非常无礼，就一直不说话。和尚走后，他才慢慢地对人说：“这和尚吃狗肉，凶暴恶毒，我才不理他呢。”这神对人们

的行为和吉凶祸福都了如指掌。没有说不中的。甚至人们的兄弟排行，小名叫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如果仔细问他，他就避而不答扯些别的，所以人们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位什么神仙。

冯 生

遂宁有冯生见鬼，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知俊代之。据其旧事，冯谓绚曰：“刘公虽号元戎。前无（“无”原作“武”，据明抄本改。）幢节，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知俊被杀。有林泳者，闽人。常谓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袄。”冯闻之，对众谓之曰：“君为宜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许为解其冤也。（出《北梦琐言》）

四川遂宁有位冯生，能和鬼交往，所以能预知别人的吉凶祸福。颍川人陈绚曾在武信的军中担任留后官，后来被刘知俊取代了。冯生和陈绚谈起旧事时说：“刘知俊虽然作了统帅，但我看见冥府并没有派仪仗侍卫保护他，我看他是干不长的，你不用忧愁。”果然不到一年刘知俊就被杀了。有个福建人叫林泳，常对同僚们说：“我就不信活人能跟鬼交往，别听人们乱造妖言！”冯生听说后，就当众对林泳说：“你的所作所为使你不

会善终,因为你曾杀害过一个女人,这女人会和你作对的。由于你的寿数还没尽,那女人暂时还没有得手。我现在能说出那女人的姓名,你信不信?”林泳听后又害怕又惭愧,就将实情告诉了冯生,并许诺要免解她的冤情。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 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 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皇甫枚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屣。连呼之

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牋》）

唐僖宗光启年间，僖宗巡幸陕西梁州。秋天九月时，皇甫枚奉调去僖宗的行宫，和他的好友裴宜城一同上路。十月时人们从河南相州到了山东高平县，走到县西南四十里，翻过山又越过玉溪。这天路上的行人很少，大白天烟雾笼罩了天空，日色无光风刮得很猛，他们在岔道口上迷了路。他们登上一道高坡后，看见坡下有几间草房，草房外围稀疏的篱笆，还能听到有喧哗的人声，就站在坡上仔细看。不一会儿，有个村妇从西屋出来往北走，穿着黄色的旧衣服和一双破鞋，蓬头散发的样子。皇甫枚连喊了几声，那妇女也不理，低着头又回屋去了。皇甫枚和裴生就顺山坡而下来到草屋前，却见柴门上长满了藤萝，院子里是一片野草荆棘，根本没有人影，好像已经一两年没有住人了。皇甫枚和裴生惊讶地在院外站了半天，又回到高坡上远望，看见大道上有行人，就用鞭子催着驴追上去，原来是往端氏县送信的邮差，于是就结伙一块走。当天夜晚，他们就在端氏县住下了。

陈 璠

陈璠者，沛中之走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辟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追，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制”原作“致”，据明抄本改）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貽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惨酷喜杀，复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货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人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友繫之，驰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木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牋》）

江苏沛县有个当兵的名叫陈璠，和过去的徐州节度使时浦在军中结交为好友。后来支辟启用时浦，时浦也就不断提拔陈璠。黄巢造反时，支辟挑选了五千精兵让时浦率领西去迎战，陈璠被任命为时浦的副将。时浦从许昌直奔洛邑后，陈璠却带着一千人在平阴县造反。时浦听说后，就假传支辟的军令带着队伍追赶陈璠，与陈璠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在平阴、圃田一带杀戮抢掠，然后直逼沛县。支辟怕陈璠、时浦搞兵变，在城郊犒赏他们的部队，趁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用重金收买他们。陈璠、时浦让他们的亲信去劝告支辟说：“军心不稳，民心所向，希望你交出统帅大印以满足众望。”支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家人离开军营住进了大彭的馆舍。时浦自称为留后官，接过了兵权。这时陈璠对时浦说，“支辟对沛县老百姓有恩，如果不杀掉他，会给我们留下后患。”时浦不同意杀支辟，陈璠一再请求，和时浦争论了十几次，时浦生气的说，“你自己看着办吧！”陈璠就假传时浦的军令对支辟说，“请你作为军使到京城去一趟。”支辟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出发了。陈璠在七里亭埋伏了人马，支辟来到后，不分老少都被陈璠杀掉，沛县人听说后都悲痛得哭了。后来时浦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就上表请求将陈璠任命为宿州太守。陈璠在宿州期间，仍然惨酷暴虐，滥施刑罚，横征暴敛，百姓们怨声载道，五年的工夫陈璠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为山。时浦十分痛恨陈璠，就派都将张友取代陈璠。陈璠大怒，拒不接受时浦的命令。张友到宿州后，先住在另外的地方，等待陈璠先出动。果然，陈璠带着手下五百人围困张友，黎明时分，张友亲自带一百多精兵冲出了包围。陈璠被张友击溃后，带着十几个人马逃出去几十里地，这时随从们都各

自逃亡，陈璠只好扔掉战马换了便衣在乡间讨饭。乡下人中有人认出了陈璠，把他扭送给张友，张友又押着他去见时浦，时浦下令，让把陈璠带到郡里斩首。陈璠本是一名凶悍愚昧的武夫，没读过书，临斩前忽然要了一支笔写下一首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福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当时的人都认为这首诗是鬼替他作的。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家惶恐，夜不能寤。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骤语喧闹，如先所闻。（出《稽神录》）

唐昭宗天复甲子那年，江西豫章城中临街住的人们夜里常听到街上有几十个人说话的声音，一面说着一面向街里走去，如果开门往街上看，却一个人也看不见。这样过了好几夜，居民都很惊恐，夜里都不敢睡觉。过了不久，就听说皇帝下诏杀尽太监。豫章城中就有五十多太监被杀。当把这些太监绑赴刑场时，只听到他们大声喧哗吵闹，就象以前每晚听到的声音那样。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阁子门，不启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间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扞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

五代十国时的南汉朝中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在唐昭宗天复年时还没有成年，住在山东兖州自己的府宅里，宅里只有奶妈和仆人婢女。堂屋西面，最南是书房。一天夜里，全家都熄灯睡了，书房里灯也灭了，邵元休枕在书上小睡。这时忽然听见堂屋西面有女人的脚步声，经过堂屋的台阶，先走到东廊的一排房里，那里是女仆们的住处。那脚步声每到一间房门口都

停顿一下。后来就听到脚步走到南廊，那里有扇阁子门没有上锁，就听推门走近，接着就轰然一响，好像是打破磁器的声音，脚步声又往西而来进了书房。这时窗外月色迷蒙。只见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看不清面目，有六七尺，好像是用青黑布蒙着头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邵元休并不害怕，先是厉声叱骂，接着又问了好几声，那东西都不回答，但退了出去，快得像一溜风。邵元休抄起枕头砸它，已经不见踪影。过了一阵，又听见脚步声往西面走去，渐渐听不见了。天亮后察看南房内，见茶桌上的一件磁器已经摔碎在地上。后来一打听，有人说曾经有位任兵马留后官的人住过这个府宅，他的女儿死在这里时，曾在堂西停尸殡敛。向邻居们打听，有位近邻认得那驰去的女子，说她身材很高。看来夜游的那个鬼魂，定是那位女子无疑了。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几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兴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亟为之，即被

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焰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绝”字原空缺，“矣”原作“是”，据明抄本补改。）比晓，则卧于丘塚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堕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继而出之，数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梁代时，西京洛邑的中州街市上有个卖胭脂的人叫何四郎。有一天五更刚过街鼓没响时，他听到百步以外有人大声喊何四郎，喊了几声就不喊了，从此就经常这样。半个月后，有天何四郎刚刚开业，有一个像大官仆役模样的人一直走到他面前作了个揖说，“官家让我召你去一趟。”何四郎以为是府尹的家宅里找他勒索化妆品，就没动地方。那仆役又催他，何四郎打算穿好衣服系好腰带，仆役都等不得，扯起他的衣服就往北而去。走到东西大街上，何四郎挣着想回去，那仆役却紧紧抓住他使他无法挣脱。何四郎心里十分疑惑，心想这家伙会不会是鬼呢？他曾听人说，如果用自己的鞋印把自己围起来就可以驱邪防鬼。这时他就非常想这样作，可是那仆役却把他的鞋给脱下扔到房上去，他想作也作不成。何四郎又惊又怕地跟着走，神情忧忧忽忽身不由己，就见到了正北的徽安门，出城门又走了五七里时，天已黑了。忽见前面是一座红门大院，非常

气派，看样子是王侯的府署。到半夜时，那仆役才领他进去，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绸幕锦帐，有很多女人走来走去迎接款待客人，仆役说，“这是以前将相的府宅，今天是府上小女儿订亲的喜日，府上一直仰慕你的聪明英俊，现在请你到贵宾席入座吧！”何四郎见那位小姐十分娇艳，堪称是绝代佳人，心里还真有些动情了。这时天亮了，何四郎忽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乱坟堆里，四周没有一点人迹，就远望着徽安门往回走。然而坟地里野草茂密，何四郎失足掉进荒井里，在里面又呆了一天，饥渴难忍，只好用衣襟接了露水喝。正好有个打柴的路过发现了，何四郎让他给家里捎信，家人赶来，用绳子把他从荒井里拽上来，过了好几天身体才复原。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见已。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至，“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君臣，皆来祀

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师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其为师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为余言。（出《稽神录》）

五代朱梁时，山东青州有个商人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漂流到一个海岛边上。远看岛上有山川城郭，船上的海师说，“以前也遇到过风暴，但从来没见过这个岛子，我听说鬼国就在这个岛上。”不一会，船靠了岸，他们登岸奔城郭而走。看岛上的田园房舍，和中国没有什么两样，岛上的人相见也互相作揖，但他们都看不见这伙刚上岸的人。到了城门前，大家向守门的人行礼，守城门的人也不理。他们进城以后，见街道房宇很繁华，接着进了王宫，王宫里正在摆着宴会，几十个大臣和侍从有好几十人。看他们的衣帽穿戴和乐器陈设，也很像中国。客人们登上大殿，坐在国王的旁边仔细观察。不一会儿，国王生了病，左右把他扶下去，急忙找来巫师，巫师说，“有阳间人来到这里，他们身上的阳气逼人，才使得大王生了病。他们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成心来作怪，只要给他们一些饮食东西之类送他们走就行了。”于是国王命令摆设酒饭，在另外一个厅堂里设了座位，巫师和大臣们都来祭祀祝祷，商人们就大吃起来。不一会儿一名仆役牵着一些马来，商人们就骑上马来到海岸，上船出发，岛上的人竟谁也看不见他们。这伙人乘着顺风回到青州，当时贺德俭任青州节度使，他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是亲戚，就派这些商客去了魏博，向杨师厚报告他们在

海上去过鬼国的事。魏博人范宣古曾亲自听到这件事，然后又告诉了我。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寄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辚重甚众，扣门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即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寄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夫人传语司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出《稽神录》）

河南睢阳人周元枢在平卢军府当掌书记，寄居在临淄县的官舍里。一天晚上他刚要就寝，忽然来了一队车马，车上装

载着很多东西，使者敲门说李司空来拜见。周元枢暗想自己亲友中没有李司空这个人，大概是地方上的故旧友人，就出门迎见，并请到堂上就坐，询问李司空从何处来，李司空说，“我是刚刚搬家到此地，还没有找到住处，希望你能允许我住到你宅府里。”周元枢很惊讶地说：“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李司空说：“因为这是我的旧宅呀！”元枢说，“我到这里作官以后就听说这个宅子一直是书记官的公署，你什么时候在这里住过？回答说，“隋朝开皇年间我就在这里住过。”周元枢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你肯定是鬼了。”回答说，“是的。冥府答应给我在这里建庙，所以我请你搬出去吧。”元枢不答应，说：“人怎么能和鬼交接办事呢？难道说我要死去你才这样欺侮我呢？就算真是这样，我也不会把这住宅交给你的。就是我真的死了，到了阴间我也要和你打官司！”接着他叫来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要在我的棺材里多放些纸和笔，我要和这位李先生打官司。”然后就摆了酒和李司空对饮，两人喝了有好几百杯，周元枢的言词越来越严厉。李司空告辞时，元枢还客气地挽留他。过了一会，李司空的一位老仆人来对他说，“夫人让我来告诉老爷，周元枢木石心肠，你怎么能和他论什么高低而自找难堪呢？”李司空赶快告辞而去，周元枢把他送出大门，转眼之间李司空就消失了，元枢什么灾祸也没有，平平安安。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出《稽神录》）

安徽寿州刺史朱延寿，晚年时有一天在家里洗浴，发现窗外有两个人，都是红头发黑衣裳，手里拿着公文。其中的一个说，“我受命来抓朱延寿。”另一个人也说，“我也是来抓朱延寿。”一个人说，“我比你先接受的使命！”朱延寿就大声呼叫仆人们，两个鬼顿时消失无踪。仆人们来了以后，朱延寿问外面有什么人，仆人们都说没有什么人，说话间，朱延寿就被杀了。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

马前，左右皆见之。而入府，又遇乱兵，伤胃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皆毙矣。（出《稽神录》）

元末天佑丙子年间，浙西军士周交造反，杀了大将秦进忠张胤等十多人。秦进忠少年时虽一时发怒杀了一个小仆人，用刀穿透了他的心，杀死就埋葬了。秦进忠晚年时，常常看见那小仆人捧着自己的心，开始在百步之外，越来越近。这天秦进忠要外出，一看那小仆人又捧着心站在马前。周围的人都看见了。等他到了府衙，就遇见了叛军，被刺伤了胃死去。张胤死前一个多月，也总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声音非常清朗，也是越来越近。到张胤被杀的那天，他听到有人就像在他面前喊他的名子，等他一追出府衙，就被乱兵杀了。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禽而殴之。令惊大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及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

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出《稽神录》）

安徽望江县令李某，任满后住在舒州。他有两个儿子，十分聪明。有一次李某在外喝了酒晚上回家，离家几百步时，看见两个儿子来接他，走到跟前后，两个儿子突然抓住他狠揍起来，李某又惊又怒地大喊起来，但周围没有人，两个儿子一边走一边打，到了家门口，两个儿子都逃走了。进门以后，李某看见两个儿子都在家里，问他们，他们说根本没出门。一个多月后，李某又到亲友家喝酒，并向亲友说了上次挨打的事，说不敢回家请求住下。这时他的两个儿子怕父亲回来晚了再挨打，就出门迎接，半路上遇见了父亲，父亲大怒说，“谁让你们晚上出来！”说罢让随从的人打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费了很大劲才逃脱了。第二天李某回家后听儿子们说了这事，心里更加害怕。过了不几个月，李某父子就都死了。郡里的人说，舒州有一种山鬼专门兴妖作怪，和古代那种专门假装别人的儿子而害人的“黎丘鬼”，用的是同样的伎俩手段。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感

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出《野人闲话》）

离四川梓州城十几里的地方有一座张飞庙，庙里有一个土塑的偶像，是个卫士。一天晚上，这个土偶卫士化成人形，和庙祝的妻子同了床。一年后，庙祝妻子生了个女儿，红头发，眉眼手脚都像那个土偶。这女孩长大以后，人们都很怕她。凡是到梓州上任作官的人，参拜张飞庙时都要把那红发女孩叫来看看，并给她些钱。现在这个女孩还活着。

僧彦脩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来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梦琐言》）

擅长草书的文英大师彦脩是一位和尚，起初住在洛阳。后唐明宗的世子秦王从荣，对彦脩也十分优厚，后来彦脩因故南迁到江陵西湖的曾口寺。有一天，彦脩在精神恍惚中忽然看到

秦王带着二十多骑士来到寺庙见他。彦脩就问秦王为什么到这儿来，秦王还没回答，就突然不见了。彦脩正打算向别人打听，不几天，就传来了秦王遇害的消息。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出《稽神录》）

建康（今南京市）有位乐师晚间上街，遇见两个仆役对他说：“陆判官叫你去一趟。”乐师跟着来到一个很大的府宅，里面非常庄严华美，有十几个宾客正在喝酒，看样子都挺能喝，而且光有酒没有饭菜佐酒。这些人见到乐师，也不让乐师喝酒，天亮时，人们散去，乐师又困又乏，就躺在一个床上睡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草丛中，旁边有座大塚，问当地人，他们说，相传那是陆判官的坟，至于陆判官是什么时候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黄延让

建康吏黄延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床，延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出《稽神录》）

建康官员黄延让有一次到亲友家喝酒，天晚时回家。他并没喝醉，却觉得身子非常轻地飘了起来，在空中飞行，自己也控制不住。飞行了十几里后，来到一个大府宅，宅里没有人，堂前有一间小房，房子里有张床，他就躺在床上睡去。醒来一看，自己躺在蒋山草丛中，逾过道道城墙，又掉进深沟。后来他就精神恍惚地得了病，一年多病才痊愈。

张 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

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江南有个宦官张瑗，有一天黄昏时路过建康新桥时，忽然看见一个美人敞着衣服疯狂地奔走，十分惊讶，他站下仔细再看时，那美女忽然化成一股旋风扑向张瑗，张瑗的马被旋风刮倒，张瑗的脸也受了伤，一个多月后伤才好。那匹马受伤后爬起来就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回去，从此马只要一走上建康桥，就会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一直倒也没有发生其他怪事。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其酒食。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唯夫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去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诸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录》）

丁酉年时，婺源建威军中有个军人，妻子死后又娶了一房。后妻对待前房的儿女虐待十分厉害，军人管不了她。有一天，忽然看见亡妻走进门来，对后妻大怒地说，“人谁能不死，谁没有母子之情，你为什么这样虐待我的儿女？我已经向阴司控告了你，阴司给了我十天假，叫我来劝导并警告你。你若再不改过，就会杀了你！”军人和后妻吓得跪在地上一再叩头，并为她备办了酒食。前妻让军人把乡亲邻居都请来，她和大家问好谈话，和平常一样，大家看不见她，只有军人能见到她的形象。到了夜晚，军人为前妻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并要和她一起过夜，她没有答应。过了十天，前妻假期满了要回阴间，临走时又一次告诫后妻，言辞十分恳切。军人全家的亲戚族人都来送她回墓地，离墓地几百步时，前妻说，“大家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后和大家真诚地道谢诀别。众人见她走到柏树林时现了一下原形，衣服、容貌和活着时候完全一样，走到坟墓跟前就消失了。建威军中的军使汪延昌曾详细讲述过这件事。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夫”原作“父”，据明抄本、许本改。）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矣。”

遂去。迺日，德遇晨起如厕，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城之西。（出《稽神录》）

辛亥年时，江南叛军的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在仓库里值宿，他的妻子在家里。五更时，陈妻忽然梦见两个官员手里拿着文书走近大门问，“这是陈德遇家吗？”陈妻说是。又问陈德遇在哪儿，陈妻说在仓库里。两名官员转身要走，陈妻忙追说着说：“我丈夫叫陈居让，德遇是他的字。有个管衣库的官，名叫陈德遇。他家住在东巷里。”两个官员相视一笑说：“差点弄错了。”说罢就走了。第二天，那个名子叫陈德遇的人早起上厕所，觉得有病，回到屋里又睡下，过了半天就死了。这两个姓陈的人都住在县城的西面。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记字，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江苏广陵有个姓赵的官员，盛夏时独自在屋里睡觉，半夜忽见一位大个子黄衣人带着七位小个子黄衣的人走进屋里说，“我们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快起来跟我们走！”这时一个黄衣人上前说，“他的寿数没尽，先别急着带他走，给他留下个记号就行了。”穿大黄衣的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印，在官员的左臂上印了一下就走了。官员天亮后看，印文深深刻进肉里，字体像古时的篆字，看印的下面，右面像是“仙”字，左边像是“记”字，印上方的字不认识。赵某后来不知死在什么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 城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 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 郊	李 茵	柳鹏举
周 洁			

杨 城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城。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

《玉堂闲话》)

山东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的第一个院子里,收藏着珍贵的经书。有一位法宝大师,曾经在灵神佛堂前看到一位白衣老者,连着看到了好几天,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老者说:“我不是人间的人,是杨书记官宅里的土地神。”法宝大师问他到庙里来做什么,老者说:“杨书记官刚愎暴戾,到处挖地基造房子,把我挤得没地方住了!”法宝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降灾呢?”老者说:“他的福寿气数未尽,我降灾也制不了他。”说完就不见了。过了几年,朱瑾扔下兖州逃跑了,军中大乱,杨书记全家被害。杨书记名叫杨瑊,赴考几次都没考中,给朱瑾当了书记官。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出《玉堂闲话》)

在宫中当少监的袁继谦，曾住在山东兖州侍护老人的病，当时他家住在子城东南角。有一天，仆从从门上拿来一个求见者的名帖，上面署名是前某州的刺史许延年，后面写着想慰问并陈诉些事。袁继谦不想见，勉强让仆从请他进来。自己更衣束带等着接见时，那人却已经走了。据仆人说，那人是徒步走来的，穿着一身很旧的黑衣服，戴着一顶张开口的帽子，刚把名帖送进大门就转身走了。这一年袁继谦的老人果然死了。袁继谦就把那张名帖和一些纸钱一同烧化成灰。

邠州士人

朱梁时，有士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士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士人蹶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罪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士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出《玉堂闲话》）

五代朱梁时，有个士人从雍州到邠州来，离邠州还有一百多里地时，已是晚上，但月光皎洁，士人就趁月光赶路。走到一

个野地，忽然听见身后有车马声，越来越近，士人赶快躲到路边草丛里。只见三个骑马的人，看衣冠像是君王，后面也有徒步而行的，一面走一面谈着什么。士人偷偷在几十步的后边跟着，听见他们说：“现在咱们奉命到邠州取三千人的性命，不知用什么方法取才妥当，请二位出出主意吧。”一个人回答说：“应该通过打仗来取。”另一个人说：“打仗的办法虽然好，但是让君子和小人都受到战祸就不好了。我看还是散布瘟疫为好。”几个人都很同意用瘟疫的办法。他们说着就走远了，再也听不清。士人到了邠州后，邠州果然闹起了瘟疫，不少人在瘟疫中病死。

王 商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覘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冑。初谓州兵潜以扑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器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鄩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其祸。（出《玉堂闲话》）

梁朝贞明甲戌年间，徐州统帅王殷将要叛变。八月二十日夜里，月明如昼，城中居民都听见大街上在过军队。从门缝往

外看，只见都是穿着黑色布衣的兵，都没有穿盔甲，起初都以为是州里的兵在偷偷地缉捕盗贼。忽然传来大声的呼叫喧哗，还有歌声和哀叹声，夹杂着刀枪盾牌的撞击声，再看那些兵士一个个奇形怪状，而且可怕，才知道都是鬼兵。他们从府衙出来，冲出州城南面的东门，城门虽然上了锁他们照样出入。这年冬天，王殷果然叛变，朝廷派刘鄩带了五万大军征讨平叛，打了八个月叛乱才平息，徐州全境都受到战乱的祸害。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鳖，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呀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出《玉堂闲话》）

梁朝的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后，朝廷派宣和库的副使郝昌遇到许昌，去清理谢彦璋的家产。打开一间偏房后，见谢彦璋的画像上，左眼下边有鲜血，大家弄不懂这鲜血是从哪儿

来的，非常奇怪。谢彦璋喜欢吃鳖，他镇守河阳时，命令打鱼的每天必须供应他活鳖，如果渔夫捕不到鳖，就会受到重罚。城东有个渔夫，有一天大清早要下河捕鳖，没走出一二里地时遇见了一个人，问他到哪儿去，渔夫说要下河捉鳖。那人说：“你今天不去捉行不行？”渔夫说：“不行啊，捉不到鳖要挨罚的。”那人说，“你如果不再下网，我就送给你五千钱，行不行？”渔夫答应了，就收了那人五千钱，背上往回走。等天色大亮时，渔夫越来越奇怪，怎么这些铜钱这么轻呢？一看，原来都是些冥府纸钱。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出《玉堂闲话》）

有一年的清明时分，汉州崇圣寺里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红袍，一个穿紫袍，二人气度不凡，带着不少车马和仆从。寺里的

和尚以为是州里的官员到了，忙跑出去迎接，一看不是。二人对和尚很恭敬的施礼，但很少说话，只是让拿两支笔来，每人在墙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穿红袍的人题的是：“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穿紫袍的题诗是：“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完诗后，他们上马很快地离去，出了松林中的小路就不见了，留下来一股特殊的香气一个月都不散。到现在，庙里墙上还留着他们题的诗。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闻空中有乐声，极雅丽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与吾设食。”任问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与静室设之。如人食无遗，或不与食，即致破什器，虫入人耳，烈火四起。彦思恶之，移去回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闻乐声，置食无所飧，厅舍楸上血书诗曰：“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尤恶其所题，以刀划之，而字已入木，终不知何鬼也。

四川昌州牧任彦思，有一天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空中传来非常典雅悲切的音乐声，一整天也没断。后来又听见空中有人说：“快给我摆设酒饭。”任彦思问是谁，空中的人并不回答。

任彦思就在一个安静的屋子里摆好酒饭，不一会儿就被吃光，后来经常这样。如果不给摆酒饭，家里的东西就会被毁坏，虫子会钻进人的耳朵，或无缘无故就着起火来。任彦思十分憎恶，就搬了家，但那鬼怪仍然常来，一直闹腾了七八年。后来，任彦思忽然发现摆设的食物没有被吃掉，空中也没有音乐声了，只见屋里的梁上用血题着一首诗：“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十分厌恶房梁上鬼题的这首诗，用刀子去刮，然而那字却渗入木头里去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鬼怪。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权殡东津寺中。其家寒食日，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有题曰：“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長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

校书郎张仁宝非常有才学，年纪很轻就死了，死后，他家将他的灵柩从成都运回家乡阆中下葬。没下葬前，暂时停放在

东津寺里。清明这天，家里人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看外面却没有，发现门上有一片芭蕉叶，上面题着一首诗：“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全家十分惊异。端午节这天，又听见敲门声，张仁宝的父亲从门缝向外看，果然是儿子仁宝，但身材有三丈高，双脚不沾地。当时张仁宝正在大门上题诗，刚题了一句“五月午日天中节”，他父亲就来开门了。父亲开门看时，张仁宝就突然消失了。后来家人很快地将棺材埋葬，张仁宝就再也没来。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虽形不扬，而言词甚秀，曰：“吾即薛涛也，顷幽死此室。”乃赠蕴中诗曰：“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进士杨蕴中犯了罪，被押在成都的府衙狱中。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女人，虽然姿色不佳，但谈吐十分文雅。她说：“我就是薛涛啊，就是死在这间房子里的。”说罢赠了杨蕴中一首诗：“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四川梓州有阳关神，这位神就是蜀国的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这阳关神即严厉又灵应，梓州人对他又敬又怕。龙州军中任判官的王延镐，有一次娶了成都一个很漂亮的妓女，妓女名叫霞卿。王延镐对霞卿十分宠爱，带着她去梓州上任。他们经过阳关神的祠庙时，霞卿突然暴亡，只留下一个女儿，还不是王延镐亲生的，王延镐十分悲痛哀怜。有一天，霞卿传灵语说，她是被阳关神捉去了，经她一再请求才得以暂时解脱，从此后，又和王延镐住在一起，并画了她的像以为凭籍。平时梳装打扮、饮食起居和过去完全一样。她对王延镐说：“等我把儿女嫁出去，就和你告别了。”延镐打算再娶个女人，告诉霞卿，

霞卿也很同意。后来延镐就娶了沈彦循的女儿。从此家里如果来了女客时,就会有一只黑蝴蝶在筵席上飞来飞去,大家也习以为常,知道那蝴蝶就是霞卿。后来延镐当了新津令,并把霞卿的儿女嫁了出去,给了很丰厚的嫁妆,后来就再也没听到霞卿的消息。

僧惠进

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簑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摄,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

西蜀有位和尚,俗姓王,法名惠进,住在福感寺。有一天他清晨出门,走到资福院门口时,忽然看见身后有一个浑身发蓝的大个子跟在身后,而且越追越急。和尚赶快奔走躲避。到了竹簑桥,和尚一头扎进一个老百姓家,那怪物也追了进来,死死拽住和尚不放,和尚挣不脱,就哀叫求告。那怪物问:“你姓什么?”和尚说姓王。那家伙说:“名倒是,姓却不对。”就放了和尚。和尚非常恐惧,投奔居民家很长时间,心神安定后,这才

回到寺里。这天夜里，果然有一个与和尚同名不同姓的人死了。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呼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雨所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唯有厅事耳。”即拜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曰”原作“君”，据明抄本改。）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人慎火，万一不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奉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篇，皆有意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我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众亦不谕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将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以虚其堂，以幕围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老婢某，可答一百也。”达

诚辞谢。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明日还曰：“主人在扬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尔。”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出《稽神录》）

江西庐陵有个商人叫田达诚。很有钱，但并不吝啬守财，经常周济穷人。他在新城造了一所宅院，有天夜里有人敲大门，开门看却没有，这样反复了几次后，田达诚就问道：“敲门的是人还是鬼呀？”好半天才听到回答说：“我并不是人，原住在龙泉，家里被洪水淹了，求你收留我暂住几天，等我家房子盖好我就走。”达成不同意，说人和鬼怎么能住在一起呢，鬼说：“我只是寄宿几天，绝不会祸害你，而且听说你为人仗义疏财十分有义气，我才来投奔你的。”达诚就答应了。鬼又问让他住在哪里，达诚说：“你就住在堂屋里吧。”鬼拜谢了达诚就走了。过了几天鬼又来了，说：“我已经在你堂屋里住下了，你一切都可照常，也可以请客人，只是让你告诉家里人注意管好火，不然万一出了意外发生了火灾，你会以为是我干的。”达诚就把堂屋收拾干净供鬼自己住。有一次，达诚作诗，鬼忽然在空中说：“原来你还能作诗。我也喜欢作诗，咱俩一起作几首，怎么样？”达诚就摆上酒，把纸、笔摆好。那鬼谈论起作诗的道理十分精通，但桌上的酒和纸笔却一点也没动。可是大家一回

头的工夫，却见酒被喝尽，纸上已写好了诗句，而且写了好几首，都很有新意，字是柳体，笔锋遒健。有人问鬼叫什么名字，鬼说：“如果我说出我的名字，将会对主人不利，我还是把名字写进诗中吧。”于是鬼就写了一首诗道：“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大家看后，仍不懂鬼的名字叫什么。又一天，鬼告诉达诚说：“我有个小儿子，娶樟树神的女儿为妻，将要在某日办喜事，想借你的后厅用三天，同时也报达你对我这么大的恩惠，你看行不行？”达诚就把后厅腾出来，用布幔围上给鬼用。三天后，鬼感谢地说：“我家喜事已办完，后厅还给你用。你对我真是恩重如山，但你家的那个老女仆，你真该打她一百板子。”达诚忙向鬼赔礼，并把那名老女仆召来用板子打。刚打了几下，鬼就劝道：“打她几下，让她知错也就算了。”后来达诚问那老女仆做了什么错事，她说她曾在后厅的幔幕缝中向厅偷看，见里面办喜事的宾客礼仪和一切陈设酒宴，和人间完全相同。过了一年多，那鬼告辞走了。后来，达诚到广陵去办事，去了很久没回来，家里人十分着急，这时那个鬼又来了，说：“你们是不是挂念主人的安危？我可以去看看。”第二天鬼就回来了，对家人们说：“主人在扬子，一切平安，快回来了。他新纳了个小妾，和他同住，我把他们帐子的后幅给烧了，和她开了个玩笑。”说罢大笑着走了。达诚回家后，家里人问他在外的事，他说的和鬼所报告的完全一样。后来达诚到鬼的家乡龙泉去打听鬼的住址，始终没有打听到下落。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食，宾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旦日能辱顾乎？”徐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

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善价”原作“菩提”，据明抄本改。）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师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大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复与交市。如是三往，颇获其利。间一岁，复诣之，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访其里中，竟无能知者。（出《稽神录》）

军官徐彦成经常作木材生意。丁亥年间，他到江西信州的汭口场，那里没有木头可买卖，船在岸边停了很久。一天晚上，看见有个少年带着两名仆人在江岸上徘徊，看样子好像是找什么人没找到。徐彦成就把少年请到船上，设酒招待少年，十

分恭敬。少年又感谢又惭愧，临告辞时对徐彦成说：“我家在离这儿不远的别墅里，您明天能否屈尊到敝舍坐坐？”徐彦成答应了少年的邀请，第二天就往少年家去，走出一里多地，少年已派仆人牵马来迎接，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大府宅前，见门楼屋舍高大华贵，少年亲自在门外迎接，大厅上已为徐彦成备下了丰盛的筵席。宾主边喝酒边谈话，十分融洽。席间，彦成提到在这里住了很久也买不到木材，少年立刻说：“我有很多木材在山里，我让他们给你运出来就是。”彦成住了两天后，果然从山里运来了大批的木材，物美而价廉。买卖完毕，就去向少年辞别，少年又叫人抬出四块大杉木板说：“那些木材是咱俩的生意买卖，这四块板子是我免费奉送你，运到江浙一带会卖上好价钱。”彦成运着木材回返，走到秦淮河时，正赶上吴国的国师去世了，把那四块杉板买去，认为是作棺木的上等木材，彦成得钱数十万后，又买了大量的珍宝古玩返回汭口酬谢少年。彦成往来和少年作了三次生意，获得了很高的利。隔了一年，彦成又到汭口去访少年，村子还是原样，但少年的华丽府宅却不见了。彦成在村里打听，人们竟然根本不知道有少年这个人。

郑 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

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河北人郑郊，考进士落了榜，在河南陈州蔡州一带游玩。有一次路过一座坟，见坟上有两竿竹子长得青翠可爱，就停下马来口吟一首诗：“坟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下两句想了很久也作不出来。这时忽然听见坟里有人应道：“为何不作成‘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呢？”郑郊大惊，再问下去，坟里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李茵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出《红楼梦琐

言》)

进士李茵是襄阳人，有一次他游御苑，看见有片红叶从宫中的御河沟流出来，红叶上题了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李茵把这片红叶珍惜地收藏书箱中。后来唐僖宗巡幸四川，李茵跑到南山一个老百姓家，遇见一个宫女，自称是宫中的侍书，叫云芳子。云芳子很有才学，李茵和她交往后，云芳子发现了那片红叶，哀叹说：“这红叶上的诗就是我写的啊！”云芳子和李茵一起往四川去，一路上云芳子讲了很多皇宫里事。到了绵州时，有一个宫中的太监田大人认出了云芳子，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强迫她上马将她带走了，李茵非常难过。这天夜里，李茵住在旅店里，云芳子突然又回来了，说：“我用重金贿赂了田大人才把我放掉，今后我就跟你走了。”于是李茵带云芳子回到襄阳。几年后，李茵得了病身体消瘦，道士说他脸上带有鬼气。这时云芳子才向李茵说：“那年在绵竹和你相遇时，我其实已经上吊死了，为了报答你的情意我才跟了你。然而人、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怎敢害了你呢。”说罢摆下酒菜和李茵对饮，又写了诗，然后就永远地走了。

柳鹏举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女仆自经而死。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其仆具道其情，故留之，经时而去。（出《北梦琐言》）

唐朝龙纪年间，有个读书人柳鹏举到杭州游玩。在伍相庙避雨时，看见一个女子抱着一把五弦琴，自称是钱大夫家的女仆。鹏举很喜爱她，就引诱她和自己私奔，将她藏在船中。后来女仆还是被官员抓住送回去，上吊身亡。但后来有一天这女仆又到柳鹏举这里来了。柳鹏举知道她是鬼，但女鬼说了很多想念柳生的话表达她的情意，柳生就把她留了下来，过了很久女鬼才离去。

周 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远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

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无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寝，悄无人声。洁亦耸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瘞之云。（出《稽神录》）

霍丘县令周洁，甲辰年罢官后在淮河一带游历。当时百姓正闹饥荒，哪里也没有旅店，周洁无处投宿。有一天，他登高远望，远远看见有个村庄有炊烟，就直奔村庄而去。到了一个屋前，敲了半天门，一个女子开了门。周洁说要投宿，女子说：“家里没粮，老少都病了，没法待客，只有堂屋中的一张空床，你看能住吗？”周洁就住了下来。那女子在周洁面前侍立着，不大一会儿，女子的妹妹也出来了，只是躲在姐姐背后看不见面孔。周洁自己带着食物，就拿出两只饼给了两个女子，她们拿着饼进了里屋，关上门睡下，再也听不到声音，周洁心里也有点害怕。天亮后周洁要去时，招呼两个女的以便辞别，但喊了几次里屋没有人应，周就破门而入，只见满屋都堆满了死人尸体，都已朽烂，只有那女子看来像死了十多天，她的妹妹脸部已经干枯了，两只饼还放在她们的胸口上。后来，周洁把这些尸体都埋葬了。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訥妻
林昌业	潘 袭	胡 澄	王 攀
郑守澄	刘 鹭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扬都，明日，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出《稽神录》）

壬午年间，广陵瓜州的街上，有个人急着买果子。有问买

它作什么，回答说：“我家长官明天要上任。”又有人问长官是谁，回答说是杨副使。又问杨副使的官府在哪里，说是在金山之东，说罢，买水果的就走了，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浙西有一名副使被召到扬都，第二天，他坐的船走到金山时无缘无故地就沉没在江中了。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出《稽神录》）

广陵法云寺有个和尚叫珉楚，曾和中山县的商人章某是好友，后来章某死了，珉楚为他设斋念经超度亡灵。几个月后，珉楚突然在街上遇见了章某。当时珉楚还没吃饭，章某就请他进了饭馆，买了几个烧饼。两个人吃饭时，珉楚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呢？”章某说：“是的。我因为生前的一点不大的罪而受到阴府惩罚，发配我到扬州当掠剩鬼。”问他什么叫“掠剩”，鬼说：“凡是官员商贩，他们的利润都有一定的数目，超过了这个数目就是不该得的，就叫‘剩余’，我就可把这些剩余的钱物掠为己有。现在派在人间和我一样的很多。”说着就指着路上的一些男女说某人某人都是掠剩鬼。不一会儿，有一个和尚走过他们面前，章某指着和尚说：“他也是个掠剩鬼。”说着就把和尚叫到跟前谈了半天，那和尚也没看见楚珉。不一会儿，他们一块往南走，遇见一个卖花女人，章某说：“这卖花女也是鬼，她卖的花也是鬼用的。”说着就掏钱买了一束花给珉楚说：“凡是看见这花就笑的，都是鬼。”说完告辞而去。那束花红艳芳香，拿着很重，珉楚掐着花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一路上还真有些看见花就笑的。到了寺庙北门，心想我和鬼在一起游了半天，手里又拿着鬼花，这怎么行，就把花扔进了水沟里，花落水溅起了声音。回来后，庙里人们都觉得他脸色很不正常，以为是中了邪，都抢着送来汤药来救他。过了很久，珉楚剧恢复了常态，说了他遇见鬼的经过，大家就到水沟里去找那束花，捞上来一看，竟是一只死人的手。后来珉楚倒很平安，没有出什么事。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杖，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居。君既坚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笔宛然。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出《稽神录》）

陈守规将军曾由于犯了罪被流放到江西信州，住在公馆里。这公馆是个凶宅，陈守规刚住进去，大白天鬼怪就出现，一个个奇形怪状千变万化。守规是个凶猛刚强的人，就抄起刀枪棍棒和鬼斗了起来。打了半天之后，听得空中说：“我们鬼神不想和人住在一起，但老兄你为人正派刚毅，我们愿意尊称为大哥。”陈守规同意了。从此守规和鬼怪经常交谈，有什么吉凶事，鬼也先报告。有时鬼向他要东西吃，他就给。鬼们也曾给他钱物。天长日久之后，陈守规厌倦和鬼打交道了，就求一

个方士写了一道奏章告到上帝那里。第二天，鬼怪们大骂说：“我们和你是弟兄，你为什么写状子告我们？男子汉大丈夫结交友人，能这么办吗？”守规说：“哪有这事？”只听空中啪地扔下来那份奏章，还有写状子用过的纸和笔也都扔了下来。鬼怪说：“你想占我们的住处，别以为我们离开这房子就没处去了！我们要去四川，那里比这儿一点也不差。”从此这里就再不闹鬼了。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为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所。夜即相与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录》）

有个广陵的商人，用柏木制作床，还作了一百多件器具，

作得十分精巧，已花去了二十万本钱。他把这些家具运到建康，打算卖了挣钱。晚上船到了瓜步山时起了风，被困停泊在山下，片刻间驶来一艘大船，船里是空的，只有三个船工，大船也停在商人船的旁边。商人很怀疑，认为大船上的人是强盗，到了夜里就会抢劫商船。前面码头还很远，风也越来越大，无处逃避，夜里商人上了岸，钻进树林中躲了起来。不一会儿，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把江上的船都遮得看不见了，但岸上却非常晴朗，有星星月亮。一顿饭工夫，雨住云散，只是那大船慢慢走开，商人才敢回到自己船上，一看整船的家具都不见了，其余的东西还都在。远看那只大船已到东岸，船上有人喊道：“你别难过，我们会给你钱的。”商人把货都丢了，只好又回到广陵。到家后，才知道已有人往他家送了三十万钱，扔下钱就走了。家里人说那人送钱来的时间，商人一想，正是他的船停在瓜步山下的第二天。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恻，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此有金，尔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倘杀是人，必谓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还父家。

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出《稽神录》）

有个年轻的浦城人死在了外乡，他家里有一斤金子，被他妻子偷偷藏了起来，没告诉她的婆婆。一年之后，已死的年轻人忽然哭着回到家门口敲门，他母亲大吃一惊，母子抱头痛哭。母亲说：“你真的死了吗？”儿子说：“我真死了，因为有一件不平的事，我暂时回来一趟。”说着坐在母亲膝上，说话像活着一样，但手脚冰凉。说完就抄起一把刀对妻子说：“你为什么把我的一斤金子藏起来不供养我的妈妈？”说着就要杀了妻子。母亲说：“你已经死了，倘若你把她杀了，人们会认为她是我杀的。”于是他哭了起来，辞别了母亲，提着刀把妻子送回他岳父家。到了早晨，离大门几十步，忽然就消失了。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贫，复丧其子，未有以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作两髻结。径入其家，负其□去，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庐山有个姓刘的道士打算去游南岳衡山，走到宜春城外

时住进村子一户人的家中。这家很穷，又死了儿子，还没有入殓。这天晚上，忽然有个男子哭着走来，手抚着胸口不断喊着“可惜可惜”。刘道士出门看，只见那人脸色像雪一样白，头发扎成两个结，一直走进门来，扛起这家儿子的尸体就走，转眼间就不知去了哪里。

清源都将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过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趋府未归，有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变化”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二女，长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向空四（“四”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病。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尔因遂绝。某其年亦卒。（出《稽神录》）

清源有个姓杨的都将，是本郡防过营里的副将，他有一座大宅院在城西。有天早晨他到公府去没有回来，家中人正吃饭时，忽然一只大鹅背着一些纸钱从门外走进来，直奔西廊房而去。家里人说，这是一只神庙里的鹅，就让家仆去赶它。仆人进了屋，只见屋里坐着一个双髻白胡子的老人，家里人都吓得跑了。杨某回家听说这事后，大怒，拿起棍子去追打那个老鬼，那鬼四处逃避，不断地变化现身。杨某打不着他，就更加恼怒，说：“等我吃完饭还接着揍你！”那老鬼向杨某施礼说：“好吧。”杨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进厨房切肉吃，可是肉一切到菜板上就没有了，她拿刀向空中乱砍，只见空中出现了一只很大的长黑毛的手说：“请你随便砍吧！”大女儿连气带吓就病倒了。二女儿在大瓮里取盐，突然从瓮中钻出一只猴子爬上了她的背，二女儿走进屋里，那猴子又不见了，二女儿也病了。杨某召来了巫师，女巫设下神坛抓鬼。但鬼也摆了坛作法，比巫师还厉害。巫师制不住鬼，也吓跑了。不久，杨某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后来杨某请来一位善作魔法的人，叫做明教，请他在家念一夜的经，那鬼才大骂着逃掉，杨某这年也死去。

王誨妻

王誨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誨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

常来者，亦未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笄而夭。闻于地府，乃前生隐没阿姐钱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辞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见。（出《稽神录》）

王諲是福建南安县大盈村人，有一天，他的妻子林氏忽然得了病，有个鬼附在她身上说：“我是陈九娘，你们必须用香花供奉我，那样对主人才会有利。”王諲答应了。从此鬼就称林氏为大姐，为别人说吉凶的事也非常灵验。半年后，鬼渐渐现出人形，腰以下已能看得见，但不常来的人还是看不见，只能听到鬼的说话声。村里人有人请鬼去办事，鬼就和林氏一同去，不管道路远近。如果谁家有祭祀的事，只要备了酒食，鬼就去召唤神灵，而且念着很动听的祝祷词，使听的人都忘了疲倦，而林氏这时只是拱身坐着。两年人间，女鬼得了不少钱财。这天，鬼忽然哭着对林氏说：“我活着时也是好人家的女儿，没成年就死了，我在阴间察问，才知道是因为前世偷藏了姐姐二十万钱，所以阴曹判我用祭祀收来的钱还前世的债。还完了债，我就可以转世为男子。现在，我已经挣够了钱，就要转世了，请你备些酒我们告别吧。”说罢立刻现了人形，这陈九娘原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向林氏一再致谢，不断哭着嘱咐林氏多多保重，然后就不见了。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关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功力未集，忽有双髻男子，年可三十，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砉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砉之。而林问：“无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饌，饭蔬而已。凡月余，砉谷不辍。（辍原辄，据明抄本改。）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来矣。（出《稽神录》）

漳浦人林昌业博学多艺，尤其精通术学。为人高雅，谁也不敢小看，他曾当过福建泉州的军事衙门的推官。七十多岁辞职回乡，住在本郡龙溪的羊额山阳坡，乡间邻里都十分崇敬他。他家种着几顷好地，曾打算把打下的粮食运到州里去卖掉，但是年纪大人手少没法办这件事。这天忽然有个梳着双髻留着长胡子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来求见林昌业，林昌业问他是谁，那人光笑不说话。林昌业知道那家伙是个鬼，就让家里人给他拿饭来，吃饱后鬼就走了。第二天，林昌业忽然听见仓房里有磨谷声，一看，原来是昨天那个鬼正在推磨。林昌业问鬼

累不累，鬼仍是笑而不语。后来林昌业就又给他饭吃，也不过是粗菜淡饭而已。那鬼磨了一个多月的谷子，并用斗量，磨出了五十石，然后才拜别而去。走时这鬼也没有说一句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

潘 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唯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篋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是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录》）

潘袭当建安县令时，曾派了一个干练的公差带着文书下乡去抓人。那差役新接这种差事，也不熟悉路，走到晚上，见道边有间草房。就上前敲门求宿。这家只有一个女人来应门，说主人不在，又要搬家，没有工夫待客。差役说路远，夜里怕遇上虎，苦苦哀求，妇人就召他进屋，让他在门边的地上睡。那妇人正在整理家具杂物，一夜也没有睡。差役天亮后告辞上路，走了几里，忽然想起把文书丢在投宿的妇人家了，就返回去取。

一看，昨晚投宿的地方竟是一坟，坟主正在迁葬。等家人打开棺材，差役丢失的文书真就在棺材里。

胡 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到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秘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尔。”言讫不见，澄遂为僧。（出《稽神录》）

池阳有个人叫胡澄，给别人种田为生。他妻子死了，官家给了一副棺材以埋葬。胡澄把妻子生前穿过的衣服首饰都随棺埋葬。几年后，胡澄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个摆摊卖首饰的，仔细看，那人卖的都是妻子生前的首饰。问那人怎么回事，说他卖的这些首饰都是一个女人寄存在他那里的，女人并约定某天来取钱。胡澄按照那个日子又去街上等着，果然看到妻子来找卖首饰的人取钱，钱拿到手妻子就走了，胡澄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到了郊外，胡澄追上了她，问是怎么回事。妻子说：“当初我死后，虽然官家给了一副棺材以免我暴尸荒郊，但后来却不断催要棺材钱，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把首饰卖了还债吧。”说

完就不见了。后来胡澄出家当了和尚。

王攀

高邮县医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望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随至城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处寻之，但古冢耳，并无人家。（出《稽神录》）

高邮县有位医生叫王攀，被大家推崇为长者。他经常往来于广陵城东。每隔几个月要到县里去一次。这天他算着明天又该去县城了，就决定今天晚上出东水门乘小船，天晚就能到县里。没想到这天晚上他上路前在家喝醉了酒，走错了路出了参佐门，半夜在一间村舍里投宿。天亮时醒了酒，睁眼看见东墙下有盏不太亮的灯，仰头看看屋里，才知道这儿不是自己向

来投宿的那个旅店，不觉独自叹了口气说：“我明天必须赶到县里，可现在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过了半天，就听见里屋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听一个女人隔墙问道：“客官要去哪里呀？”王攀说：“我要去高邮，因为喝醉酒竟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女人说：“这里不是去高邮的路，我找个人送你到东城，你不用担心。”后来女人让一个村里的童子带路。王攀跟着村童走，每次遇到险路，村童就捧起王攀的脚飞一样地越过，一直把王攀送到城东他经常投宿的旅店，村童才告辞而去。王攀脱下身上的短袄送给村童，村童不要，王攀坚持送给他，他才拿着袄走了。王攀进了旅店换衣服，突然发现送给村童的短袄仍在自己腰带上掖着。随即，王攀又到他曾误投的村舍去看，只有一座古坟，根本就没有人家。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婢。旬日，有夜叩门者曰：“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者，皆卒。甲寅岁春也。（出《稽神录》）

广陵副将郑守澄新近买了个丫环，十多天后夜里听见有人敲门说：“你买的那个丫环，她的户籍在我这里，你万万不可

以留她！”郑守澄开门看，什么人也没有，心理非常奇怪。过了几天，广陵突然流行大瘟疫，那个婢女得病死了，接着守澄也病死，连前来祭吊的人也传染了瘟疫相继死去。这是甲寅年春天的事。

刘 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全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昆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覘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生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

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鹭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成。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出《稽神录》）

刘鹭是洪州高安县人，少年时遇到战乱，他的姐姐名叫粪扫，被一名叫孙金的军官抢去，她的妹妹名叫乌头，十七岁上也死了。三年后，孙金当上了常州团练副使，粪扫跟着她的女主人参加大将陈某的宴会，突然看见妹妹乌头也在客人中间。粪扫问乌头从哪儿来，乌头说也是被人抢到岳州，给了刘家老夫妇作养女，后来又嫁给从北方来的军士任某，任某是陈将军的下属，就跟着他来到此地。于是粪扫给家里通了这个消息。刘鹭当时在县里当一名管杂役的小官，几年后到城里办公事，就到昆陵去看望姐妹。刘鹭一天晚上住在旅店中，第二天先去拜见孙金找到姐姐粪扫，然后领她到任某的军营里去找乌头。刘鹭虽派了个童仆在门外偷看，见乌头正在打扫庭院，一面打扫一面说：“我兄弟来看我来了。”仆人敲了半天门，乌头问门外是谁，童仆说：“我是高安县刘鹭派来的。”乌头说：“莫非是我那大胡子二哥吗？昨天晚上就该来，为什么才来看我呢？”说着就开门迎接。刘鹭见妹妹容貌和过去完全一样，兄妹相见悲伤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孙金派他的几个外甥拿着酒到任某

这里来，欢宴了很久。乌头说：“今天幸亏我二哥来才证明我是人，过去我一直被外甥们当作鬼。”任某也说乌头行动举止十分轻快，针线活也极精巧，常常夜时作活干到天亮，就象有不少人和她一起做针线女工一样。还说乌头每次吃饭必须等饭凉后才能吃。刘鹭背后偷偷问乌头：“你当年已经死了，怎么现在到了这里呢？”乌头说：“哥哥你要再追问我这些事，我们就再也不能相见了。”刘鹭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不久之后乌头的丈夫任某死了，乌头又嫁给一个姓罗的军官，罗某驻守江州。后来陈承昭当了高安县的制置使，听说乌头死而复生的事后，召来刘鹭询问，并下令挖开乌头的墓看一看。墓在米岭山上，根本没人照管，已经荒芜了好几十年。人们砍伐通往墓地的树木，只见墓上有个洞，像碗口大，往里面深不可测，大家都很怕，不敢挖墓，都退坐在大树下，笔记录了墓地的情况呈报给陈承昭。这一年，乌头生了病，刘鹭去探望，乌头对刘鹭说：“前些日子有一伙乡下人拿着刀枪拦劫我，差点砍伤我的脸，我大骂他们一顿，他们才吓得退回去坐在树下，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才去了。到现在我全身还痛得要命。”这时刘鹭才知道妹妹乌头经常在坟穴里出入，确实是鬼，因而就对他有些惧怕疏远。姓罗的军官后来又调归山西的王城成部下，显德五年，周军占领了淮南一带，罗军官所在的部队被消灭，不知他带着乌头去了什么地方，算来乌头那年应该是六十二岁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 万 韦自东 马 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书（陈校本“书”作“昌”。）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于堂奥，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总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褌，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及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殯所拆发。昇椁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

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殓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

唐代名将哥舒翰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在京城长安结交了很多豪杰志士。他住在新昌坊，有个爱妾叫裴六娘，容貌出众，家住崇仁里。舒翰十分宠爱裴六娘。后来，哥舒翰因公事到京郊巡视，几个月后才回来，回来后，裴六娘已病死，舒翰十分悲痛，就来到她的住所。当时裴六娘还没有埋葬，停尸在堂屋里。哥舒翰来后没有别的屋子可住，就说：“裴六娘是我最亲爱的人，她不论是活是死在我都没什么顾忌。”因此就在停尸的堂屋里住下，独自睡在床帐中。夜深人静时，哥舒翰看窗外皎洁的月光，觉悲伤凄凉不能入睡，忽然看见外面大门和影壁墙之间有一个东西在探头探脑，左右徘徊，然后进到院子里，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夜叉。这夜叉有一丈多高，穿着豹皮裤，披散着长发，牙像锯齿，接着又有三个鬼跟着进来。他们一起扯着红色的绳子在月光下跳舞，边跳边说：“床上的贵人怎么样了？”其中一个说：“已经睡了。”说罢，他们就走上庭院的台阶进入停尸的堂屋打开棺材盖，把棺材抬到外面月光下，把尸体取出来切割后围坐着吃起来，尸体的血流在院子里，死者的尸衣撕扯得扔了一地。哥舒翰越看越怕，也十分痛心，暗想

这些鬼怪刚才称我为“贵人”，我现在如果打他们，大概不会有什么了不起，就偷偷抄起帐外一根竿子使劲扔出去，同时大叫“打鬼呀！”果然，鬼怪们吓得四散而逃。舒翰趁势追到院子西北角，鬼怪纷纷翻墙而逃。有一个鬼跑在最后，没来得及上墙，被舒翰打中，这鬼勉强爬上墙，地上留下了血迹。这时家里人听见外面闹哄哄地，就跑出来救助，哥舒翰就说了刚才的事，大家七手八脚收拾被夜叉撕碎的尸体，刚要搬进堂屋，却见里面的棺廓完好无损，尸上被鬼撕咬过的地方也毫无痕迹。哥舒翰恍恍惚惚以为是作了一场梦，但验看墙上有夜叉留下的血，院里也有鬼走过的痕迹，谁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几年之后，哥舒翰却官居显位，成了大将军。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状如鵬鸮，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里实饮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书故实》）

章仇兼琼镇守蜀中时，有一次寺院里举行盛大的庙会，庙院里正在演杂技，一个十岁的小演员正在竹竿顶上作各对惊

险的动作。这时，空中突然飞来一个像鹰鹞的大鸟将竹竿上的小演员掠去，人们大惊，杂技表演也只好停了。几天后，那孩子的父母发现孩子在高塔顶上，树梯爬上去把孩子取下来。孩子变得又呆又痴，过了好久才能说话。据孩子说，他当时看见有一个像壁画上的飞天夜叉的怪物，突然把他掠到塔里，每天怪物还用果子食物喂他，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过了十多天，孩子才恢复了正常。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晚，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盼”原作“不”，据明抄本改。）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出《宣室志》）

唐代开元年间，杨慎矜任御史中丞。一天，他准备上朝，家童去给他开大门，门锁打开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慎矜又惊讶又奇怪。一直等到天亮后，他的导从官来催他上朝，看见大门外有一只夜叉，有一丈多高，而且又怪又丑，站在大门的廊

宇下，伸出两只手从外面拽住了门扇。这夜叉红嘴如血目光似电，不断地左顾右盼，导从官和侍卫们看见了夜叉，吓得四处逃散。过了半天，街上车马行人渐渐多了，那夜叉才向南而去。行人们见到夜叉，有的赶快躲藏，有的吓得顿时仆倒在地。杨慎矜后来听说这些情况，心里更为恐惧。一个多月后，他就被奸相李林甫诬陷，兄弟们同被处死。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为卒。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

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江南有位吴生曾宦游于会稽，娶了一个姓刘的女子为妻。几年后，吴生被任命为雁门郡的某县县令，便带着妻子刘氏同去上任。刘氏刚嫁给吴生时是位十分贤淑柔顺的女子，但不知为什么几年后变得十分暴躁怪戾，稍不如意就大怒，殴打仆人婢女，甚至用牙齿把仆人咬得鲜血直流仍不解气。吴生见刘氏这样凶悍，就渐渐有所厌恶。有一天，吴生和雁门郡的几位军官到野外打猎，猎得不少狐狸兔子放在厨房里，第二天吴生外出，刘氏就偷偷钻进厨房，抓起狐兔就生啃活吞地吃光了。吴生回来问猎来的野物哪去了，刘氏只是低头不语。吴生很生气，就问丫环，丫环说都让刘氏吃光了，吴生这才开始怀疑刘氏是妖怪。十多天后，有位县里的官员献给吴生一头鹿，吴生让放在院子里，然后对刘氏谎称自己要出远门，出门后就躲在僻静处偷看，只见刘氏散发露臂，眼睛瞪得像铜铃，和平时大不相同。她扑向庭院，左手扯起鹿，右手掏出鹿的内脏就大吃起来。见此情景，吴生吓得顿时瘫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过了半天，吴生召来了十几名官员和士兵，拿着刀枪冲进庭院。刘氏见吴生来了，干脆脱去了衣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原来是个母夜叉。只见她眼睛一开一闭像闪电，牙齿像戟的尖刃，身上筋骨棱嶒，全身青紫色。这时那些官吏士兵都吓得不敢靠前，但看那夜叉却四处观望着，好像也有点怕什么东西。僵持了一顿饭工夫，夜叉突然向东走去，脚步十分急促，不知去了哪里。

朱岷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不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岷，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缟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岷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而取之。果见女也，岷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出《宣室志》）

武陵郡有座佛塔祠，塔高近百丈，俯瞰着下面的大江。每当江水暴涨时，佛塔也像在晃动。所以当地人不肯登上塔顶。有一个很富有的商人朱岷，他的女儿无缘无故就丢失了，全家到处寻找，十多天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天雨过天晴时，有人看见塔顶上好像站着个人，从下面看，塔上的人也像穿的是花绸衣，人们以为是个什么怪物。朱岷听说后也跑到塔下看，看那人的衣装很像丢失的女儿，就叫人登上塔顶去接，一看果然是女儿。回家后，朱岷惊恐地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那天她正一个人玩，忽然有一个奇形怪状一丈多高的夜叉从房上跃下来进了屋，对她说：“别怕我。”接着夜叉就用自己衣服裹上她飞奔而去，一直把她弄上塔顶。她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像喝醉了酒，几天后渐渐清醒了，心里也更加害怕。那夜叉每天一大早到塔底下的村庄里去弄来食物给她吃。这天夜叉刚走，她就从塔顶往下看，见夜叉在村子里走路时遇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夜叉吓得立刻退避于百步以外，不敢偷看那白衣人。晚上夜叉回到塔里，她就问夜叉为什么怕那白衣人，夜叉说：“那个白衣人从小就不吃牛肉，所以我不敢接近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夜叉说：“牛是种地的，是人们生活的根本，人不吃牛肉，上天就保佑他，所以我不敢接近他。”朱岷的女儿暗想，“我是个人，现在离开了父母和一个鬼怪在一起，多么可悲啊！”第二天夜叉走后她就暗暗祝祷说：“我也发誓不吃牛肉，老天保佑我吧！”这样默念了三次，那夜叉忽然从郡里回到塔下向她喊道：“你为什么对我变了心要抛弃我呢？今后我也不敢接近你了，从今我就离开你了！”夜叉说完，就向东走了，不知去了哪里。朱岷的女儿心中大喜，才终于逃离了夜叉回到家里。

杜 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瘞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殓。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出《广异记》）

杜万员外的哥哥是岭南县尉，刚要去上任，他妻子遇上毒瘴得了热病，几天就死了。当时正是盛夏，一时找不到棺材盛殓，暂时用一领苇席把她卷了起来停放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杜万的哥哥上任后由于事务繁忙，没来得及重新去埋葬妻子。后来他又回北方时路过那悬崖，就上去想收取妻子的骨骸。到了岩畔一看，就只剩了苇席。他因妻子被别人所取而深深地慨

叹,心里难过了很久。然后他找到一条小道,走了一百多步,试着找妻子的尸骨,来到一个石洞里,果然找到了。但妻子浑身精光面貌狰狞,根本认不出来是他妻子。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孩,小孩旁还有一个小孩,都像夜叉。杜某喊了半天,妻子才醒来,但嘴里不会说话,只是用手在地上画字说:“我当初已经再生了,被夜叉捉来,这两个孩子就是夜叉和我生的。”一面写一面哭。过了很久以后,也能说话了,她说:“你快去吧,夜叉回来后定会杀了你。”杜某问妻能不能跟他走,妻说能,就抱上那一个孩子随杜某上了船。船开以后,突然看那个公夜叉抱着大儿子赶到岸边,望着船大声号叫,并把手中的孩子举在手上示意。看着船走远了,那夜叉气得把抱着的孩子撕成几十片才走了。杜某的妻子手里抱的那个小孩,形状也像夜叉,但能懂得人话,一直到大历年时,她们母子还都活着。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頼,而敢噬

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尔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备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自东扞萝蹻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毳玄熊之褱，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鏹，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闕，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济险蹻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务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

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为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顙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传奇》）

唐代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个性格刚毅讲究义气的人名叫韦自东。曾游历太白山，住在段将军的庄园里，段将军也素来知道韦自东的为人。有一天，段和韦眺望远山，见有一条小路，好像有人走过的足迹。韦自东问段将军这条小路通往什么地方，段将军说：“从前有两个和尚住在这个山顶，山上有一座庙，庙里的殿宇很宏伟，附近的山林泉水也很好，这庙是唐开元年间万回大师的弟子建造的，真是鬼斧神工，不是凡人所能建得了的。据打柴的人说，那两个和尚后来被怪物吃掉，已经有两三年不见和尚的踪影。又听人说有两个夜叉住在山上，所以谁也不敢到山上去了。”韦自东一听非常生气的说：“我向来就愿干铲除强暴抱打不平的事，夜叉是什么东西，竟敢吃人。你等着，今天晚上我一定把夜叉的头砍来扔在你的门外！”段将军拦阻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都是鲁莽人干的事，冒险丧命，难道你不后悔吗？”韦自东表示死而无悔，整好衣服手持宝

剑势不可挡地直奔山上而去。段将军暗想：“韦生是自讨苦吃了。”韦自东攀着山上的滕萝脚蹬着石缝上了山，进入寺庙中，不见一个人影，又见两个和尚的住处大敞着门，鞋子和传经用的锡杖都在，床上也有被褥枕头，但上面蒙着很厚的尘土。又见佛堂里长满了小草，草上有大兽睡卧的痕迹，佛堂的墙上挂了很多野猪黑熊之类，也有些是烧熟吃剩的肉，还有锅灶和柴禾。韦自东才知道砍柴人说有怪物的话是对的，心想夜叉还没回来，就拔了一棵碗口粗的柏树，去掉枝叶作成一根大棍，把大门捶好，又用一个石佛堵在门口。这天夜里月明如昼，半夜时那夜叉扛着一只鹿回来，见门锁着就发怒的吼叫起来，用头撞门，并撞断了石佛跌倒在地上，韦自东趁机抡起大棍朝夜叉头上打下去，打了两棍就打死了，然后把死夜叉拖进佛堂，又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另一个夜叉也回来了，好像为前面回来的夜叉不迎接他而恼怒，也大声吼叫起来，用头撞门，摔倒在门坎上，韦自东又用棍子猛打，也打死了。自东看雌雄两只夜叉都死了，估计不会再有夜叉的同类，就关上门煮鹿肉吃。天亮后，他割下两只夜叉的头，拿着吃剩的鹿肉回来给段将军看，段将军大惊地说：“你真比得上传说中除掉三害的那位英雄周处了！”然后就煮了鹿肉一起喝酒尽欢，远近来了很多的人围观死夜叉的头。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道士，向韦自东施礼说：“贫道有件心事想向您倾诉一下，不知行不行？”韦自东说：“我一生专门救人急难，你尽管说吗。”道士说：“我一直诚心修道，并专心炼制仙丹灵药。两三年前，一位神仙为我配合了一炉龙虎金丹，我在山洞里全力以赴地炼这炉灵药，眼看就要炼成，没想到妖魔几次来我洞中捣乱，砸我的丹炉，药丹也差点

报废。我希望找一位勇武刚烈的人拿着刀剑保护我,如果我的仙丹能炼成,我会分给他的。不知你能不能随我去呢?”自东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了!”然后就带着宝剑跟道士走了。他们走了很多险路,来到太白山的高峰,峰的半腰有一个石洞进洞百余步就是道士炼丹的屋子,只有一个弟子在里面。道士对韦自东说:“明天早晨五更时分,请你手持宝剑站在洞口,如果看见有怪物你就用剑砍杀它。”自东说:“我记住了。”自东在洞口点了一支蜡,躲在一旁等着,不一会儿果然有条几丈长的大蛇,金目白牙,裹着浓重的毒雾来到洞口,将要进洞时,自东挥剑猛砍,好像砍中了蛇头,大蛇化成一股轻雾而去。约一顿饭工夫,洞口又来了个美貌妇人,手里拿着一束荷花慢慢走来,自东又砍了一剑,那女子化成一片云又消失了。又过了一阵天要亮了,只见一个道士骑着仙鹤驾着云带着很多侍从自空中而来,对自东说:“妖魔已经除尽,我弟子炼的丹就要成功了,我特地来验一验他的丹炼成没炼成。”骑鹤的道士在空中游来游去,一直到天亮后进到洞中,对自东说:“我弟子的丹炼成了,我很高兴,我现在作一首诗,希望你也和一首。”说着就念了四句诗:“三伏稽顙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韦自东听骑鹤道士念完诗,心想他一定是炼丹道士的师傅,就收起宝剑向他行礼。那道士却突然冲进洞里,接着就听见炼丹炉轰隆一声爆炸,炼丹道士失声痛哭。韦自东这才知道上了当,骑鹤道士也是妖怪变的,心中非常悔恨惭愧。自东和道士用泉水洗净了炼丹的锅鼎,喝了些泉水就下山了。从此以后,自东面容更显得年轻了。后来韦自东去了南岳衡山,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到现

在，段将军的庄园里还有那两只夜叉的头骨，道士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 燧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歧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畏惧之色见于面，（“面”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园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悽惶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之中。尚未安，闻车马辘轳声，人相议曰：“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袱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矣。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袱，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

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进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全身锋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变，吐火喷血，跳躅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入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啼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乃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出《传异记》）

马燧没有发迹成器时，曾到北京去找进身的门路。他去求见府台，府台不见他，扫兴而归。后来他寄居在一个管园林的园吏那儿，园吏问他：“你是不是想求见护戎官啊？如果想见他你先跟我说，以免走错了门找不到他。护戎官对一些字非常忌讳，你一定要注意，不然犯了他的忌，他非杀你不可。但是如果你能讨得他的喜欢，你就会得到别的人给予不了的好处。我劝你不要再乱找门路了，我是护戎官的前奶娘的儿子，我会把他的详情告诉你，来帮助你这个有才能的人。”马燧对园吏的话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就冒然去求见护戎官，果然犯了护戎官所忌讳的字，大声训斥了马燧一顿，马燧吓坏了灰溜溜地跑回来。园吏说：“看样子你是触犯了护戎官了吧？”马燧就向园

吏讨主意帮自己开脱，园吏说：“先生你不信任我，才落得这样狼狈的下场。我可以帮你一把，但是不成功，就算你被处死，也别怪我。”于是把马燧藏在粪车里运出城去让他逃走。这时护戎果然到处捉拿马燧，没有抓到，就派了一些骑兵，每个城门都搜寻追捕。马燧逃窜了六十多里，估计自己逃不出境，天黑时就钻进一家主人逃荒扔下的破房子里，还没安顿下来，就听见外面传来车马的隆隆声，还能听见外面人们喊道，“再往前追二三十里吧！”果然是护戎的追兵。听着车马声渐渐远去，马燧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不一会又听到外面有人的脚步声，马燧的心又吊了起来，忽然从窗口看见一个女人，身穿布衣，身材极高，手里拿着个布包袱，问道：“马燧在这里吗？”马燧不敢说话，没有应声。那女人又说：“吓坏了是不是？胡二姐知道你在这里，特地来安慰你，请千万不要多心吧。”马燧这才应声出来。胡二姐又说：“你的大难已过，还有点小灾。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说着就解开手里的布包，是一碗熟肉。一个烧饼。马燧吃饭后，胡二姐让他不要动还站在原地，拿来几斗灰土放在马燧面前的地上，还用灰在他面前横着撒了一道，然后警告说：“今天夜里可能有怪物来劫你，你千万不要动。等你过了这场小灾，以后就会大富大贵了。”胡二姐说完就走了。半夜时，果然有个怪物光闪照人，渐渐来到窗前，这怪物一丈多高，红头发像刺猬似地直竖着，金色的身子闪着光，臂上的肌肉像木头疙瘩，指甲像野兽的利爪，穿着豹皮裤，手执短刀，直奔屋里来，原来是一只夜叉。这夜叉眼睛一开一合像电光，嘴里吐火喷血，又跳又吼，就是铁石心的人也会吓破脑袋，马燧一看，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然而这只夜叉不管怎么狂吼乱跳，也不

敢越过胡二姐撒的那道灰。那夜叉折腾了半天,后来摘下一扇门,躺在上面睡着了。不一会儿,又听见车马声,有人在屋外说:“这是逃荒人扔下的破屋子,姓马的会不会藏在这里呢?”接着几个人下了马手持兵器进了屋,一看见夜叉就吓得大叫起来,夜叉被惊醒,一跃而起,大吼几声,抓住人和马,连撕带咬,吃了个精光。夜叉吃饱后,慢慢走出屋去。这时已是四更天,东方升起了月亮,马燧听听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就出了屋门,见外面人马的骨肉扔得到处都是,撒腿就跑。后来马燧果然立了大功,得到了很高的官位。他到处寻访当年救他的胡二姐,却一直找不到,想要报答她也无法报答,只好每到春秋祭祠神灵时,单独给胡二姐设一桌供品,放在庙旁,以表感恩之情。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 淙 丘 濡 陈越石
张 融 蕴都师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霆，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拿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谗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

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堕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堕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旁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扑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出逸史》）

牛僧孺任伊阙县的县尉，有一个从东洛来的张生要去考进士，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见牛僧孺。张生走到半路，遇上了雷雨冰雹，这时天已昏黑，离客店还很远，就在大树下避雨。过了一会，雨停了，月色朦胧，就卸鞍落马，和僮仆在路旁歇息，由于困倦睡得很熟，过了很久醒来了，突然看见一个怪物像个夜叉，有好几丈高，正撕扯着张生的马吞食。张生吓坏了，伏在草丛中不敢动。夜叉吃完了马，又去吃僮仆骑的驴，驴吃完了，突然又拽起僮仆，抓着两条腿一裂两半。张生急忙奔逃，夜叉紧跟在后面又吼又骂。张生跑出一里多地，后面的夜叉追赶声听不见了，来到一个大坟边上，见坟旁站着个女子，张生连呼救

命。女人问他，他说了详情，女人说。“这是个古坟，里面什么也没有，坟后还有个洞口，你先躲进去吧，不然就没命了。张生钻进洞口，里面非常深。过了半天，听见外面没有动静了，觉得外面月亮也很明朗，想走出来，忽然又听见坟上有人说话，接着就有个东西被推进坟里来，张生立刻闻到一股血腥气，原来是个死人，身子和脑袋已经分家了。片刻之间，又推进来一个死人，这样连着推进来四个尸体，接着就听见坟上传来分钱物衣服的声音，这才知道是一伙强盗。强盗头子还大声地说，这件东西分给你，那件衣服分给他，陆续叫了十多人的名了。还听到因为分赃不均有的人埋怨有的人怒骂，过了好久强盗们散去了。张生十分害怕，想要出去又不敢，心里就熟记了五六个强盗的姓名，仍在坟墓里蹲着。天亮后，村子里的人四处搜寻盗贼，来到坟墓旁，看见了血迹，就把坟挖开，见强盗杀死的人都在里面，发现张生后，村人说：“有一个强盗掉进坟里了！”就把张生抓出来绑上。张生说自己的真实情况，村人都不信，认为张生就是强盗，杀了人以后往坟里送时不小心自己掉进了坟里，于是把张生打了几十棍子送到县里。走了一二里时，张生突然看见自己的僮仆和驴、马都一同走来，就惊问是怎么回事。僮仆说，“昨天夜里太困了，在路旁睡醒后发现你不见了，所以来找你。”张生向僮仆说了昨夜那些夜叉吃驴马的事，僮仆说根本不知道。村人把张生一块送到县上，县尉牛僧孺知道张生是个读书人，绝不会干抢劫的事，就替他作证保了下来。张生又把记在心里的几个强盗姓名告诉县令，县令派人一一捉拿归案，张生才完全解脱出来。细细推究，其实是神灵冤魂借助于张生擒贼而已。

薛 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予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箭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排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

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出《博异传》，陈校本作出《博异志》。）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前科进士薛淙，到河北卫州的一个乡村去寻访一座古庙，晚上想在庙里住下，就和几个游客一同拜访庙里的住持和尚。住持不在，人们听到庙中仓库西面的黑屋里传出呻吟声，近前一看，见屋里有个生病的老和尚，很长的白发白胡子，形貌很可怕。薛淙就招呼同伴们说：“你们快看这个得怪病的和尚？”那和尚生气地说：“我有什么怪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想听听真正的怪是什么样子吗？”薛淙和朋友们说愿意听。和尚就说，“我二十岁时专门爱到荒漠偏僻而遥远的国度去渡游，而且只服丹药不进饮食。往北到过甘肃的居延关，离西海（今青海湖）只有三五十里路。有一天黎明时分，我已走了十多里，太阳快要出来时，忽然看见一株枯树，有三百丈高，好几十围粗，树心却是空的。我在树根里往上看，这树直上通天，里面可以住人。然后我又往北走了几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红衣裙，敞着怀光着脚，披头散发地奔走，其快如风。女人跑到我面前求我救命，我问怎么回事，她说有人在后面追她，只要对追她的人说没看见她，就感恩不尽了，那女人说罢就钻进枯树洞里。我又走了三五里，忽然又见一个骑着披铁甲的马，穿着黄金衣，手持刀剑弓的人，像闪电般飞驰，每一步就能跨三十多丈远，有时在半空有时在地上，跑的步伐一样。这人来到我面前问看见什么人没有，我说没看见。那人说，‘千万不要帮她躲藏，她是一只飞天夜叉，不是人类，她们一共

有好几千，在天界已伤害了八十万人。现在那几千飞天夜叉已经都被抓住杀掉，只剩下一个最厉害的逃脱了。我昨夜接到天帝三次命令，从沙吒天追捕而来，已经跑了八万四千里了。天帝已派了跟我一样的八千天使四处追捕那飞天夜叉，因为她是天界的罪犯，你可千万不要庇护她呀！”我就说了实话。片刻间，那骑马的天使就奔到了枯树前，我跑回去看，见那天使下马进了枯树，又跑出来骑上马绕着枯树追上去，只上到树的一半时，只见一个红点从树里出来，天使骑马紧追，追了有七八丈高后，渐渐追上云天，消失在空中。过了半天，空中落下三四十点血，看样子那飞天夜叉已中了箭。这件事才称得上是怪事呢。你们这些年轻人看我这个病和尚奇怪，你们不是太少见多怪了吗？！”

丘 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傍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诫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女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夜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慧，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罪业，或与人杂

处，则疫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归尔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则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录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后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出《酉阳杂俎》。）

据博士丘濡说，汝州旁县五十年前有一个村人丢失了女儿，过了几年女儿忽然自己回来了。据女儿说，起初她被一个怪物在睡梦中拽走，转眼来到一个地方，天亮后才看出这是一座古塔，塔里有个英俊的男子对她说，“我是天神，命中该得到你作妻子，这是有年限的，不会永远留你在这里，你不必害怕。”男子还警告她不许向塔外偷看。这男子每天两次到塔下去取饭，有时拿来的饭菜、肉食还是热的。一年后，女子趁他离去时在后面偷偷看，见那男子腾空飞行，红头发蓝身子，两只长耳像驴，等落到地上时就又恢复了人形。女子吓得浑身冷汗，才知道他是妖怪。怪物返回塔中后已有所察觉，对女子说，“既然你已偷看，就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夜叉，但因为和你有缘，不会伤害你的。”女子本来就很娴惠，就陪礼道，“我既然已经作了你的妻子，怎能嫌恶你呢？夫君你即然有神力，为什么

不到人间去居住，使我能常常见到父母呢？”夜叉说，“我是个散布灾难的神灵，如果和人们住在一起，就会使人间发生瘟疫。现在你既然知道我的实情，我就让你彻底看个够，然后我就送你回家。”这个古塔离村镇很近，女子经常往下看，见夜叉在空中时不能变化形体，一落地才能变成人形混到人群中去，但夜叉常常遇见穿白衣的人就缩手缩脚地躲避，有时又见夜叉靠近某个人的头吐他的脸，那人却毫无反应。夜叉回来后，女子问道，“刚才你在街上对有些人敬而远之，对有些人耍弄侮辱，这是怎么回事？”夜叉说，世上有些吃牛肉的，我遇见就欺辱他们。对那些讲究忠孝信佛守法的人，我必须尊敬，如果冒犯了他们，天帝会严惩我杀死我的。”又过了一年，夜叉忽然悲伤地哭着说，“我们的缘分已经到头了，等有风雨时我就送你回家。”说着送给女子一块鸡蛋大的青石，让她带回去可磨碎了服用，能去除毒气。第二天风雨大作，夜叉突然挟起女子说，“你可以回去了。”正如佛经上形容的那样，屈伸手臂的工夫女子已来到家里，站在院中了。女子的母亲把那块青石磨碎了喝下去，拉出了一斗多像青泥一样的脏东西。

陈越石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中，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

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为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出《宣室志》）

陈越石原名黄石，是颍州人，在王屋山下的郊野住。有个妾姓张。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一天陈越石和张氏正吃夜饭，忽然听见灯影后面有很怪的呼吸声，接着一只手突然伸到陈越石面前像讨东西吃，看那手是青黑色，手指很短，指甲细长，手臂上长满了黄毛。陈越石一看这手就知是个妖怪，心里又怕又厌恶。过了半天，又听得灯影下的妖怪说，“我实在太饿了，万

不得已才来求你请往我手里少搁一点肉吧，请别拒绝我。”陈越石就夹了一小块肉扔到地下，那怪物用手拣起来吃了，又说，“这肉真是太香了。”就又伸手来讨要。陈越石怒骂道，“可恶的妖魔，你怎么要起来没完了，快滚出去，不然，我揍你，你可别后悔！”那手就立刻缩回去了，好像有些害怕。但不一会又把手伸到张氏面前说，“姑娘，能给我点肉吃吗？”陈越石对张氏说，“不许给他！”张氏就没有给。又过了半天，怪物从灯影后露出了脸，原来是一只夜叉，一头披散的红发，两眼像闪电，四只犬牙像刀刃一样锋利，很吓人。夜叉伸手就打张氏，张氏仆倒在地上不能动。陈越石有胆量，跳起来追打夜叉，夜叉就不回头地逃走了。第二天陈越石寻找夜叉的脚印，见墙上有夜叉翻墙的痕迹。越石估计夜叉晚上还会来，就在当夜拿着根大棍子站在东北墙根等着。果然不久夜叉又来了，翻过墙脚还没落地，越石就扑上去连打了几十棍。等夜叉逃走以后，越石点灯察看，见墙下有很多血，还有块皮，大概是用棍子打烂的夜叉皮。从那以后张氏的病就好了。一天晚上，越石听见几里地外那个挨了揍的夜叉不断地大喊：“陈黄石，为什么不把我的皮还我！”连续一个月，每夜都听到夜叉的喊声。越石暗想毕竟斗不过夜叉，又非常厌恶听那喊声，就迁到别处去住，把名字也从黄石改成了越石。元和十五年，陈越石考中了进士，到唐武宗会昌年间任陕西兰田县令，后来死在任上。

张融

渤海张融，字眉嵎。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将殓，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狽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出《宣验记》）

张融字眉嵎，渤海郡人。晋代咸宁年间，儿媳生了个男孩。这孩子起初一切正常，到七岁时就聪明过人。有一次张融带孙子去看自己射箭，箭射出后叫人去把箭拾回来，那人走得太慢，半天才把箭拾回来。这时张融的小孙子说，“我去给爷爷拾回来。”张融刚把箭射出去，那孩子就起跑，竟和箭跑得一样快，和箭同时到达靶棚，转眼间就把箭拿回来了，全座人都大为惊异。从射箭场回来第二天，孩子忽然暴病而死。将要出殓前，张融请来些和尚烧香，这时有一个西城来的道士对张融说，“请快快把你孙子装殓埋掉吧，他是个夜叉，会吃你们家人的。”张融看见取箭的事已经怀疑孙子不是人类，这时立刻盖

上棺材，果然听见里面折腾撞击的声音，家人都吓得不再悲伤，很快抬出去埋掉。后来那夜又几次现形，张融按佛经的要求，作出“八关斋戒”的法事，那夜又才没敢再来。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给也。“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倘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给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闩，禁不可发。但

闻猜牙啮垢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蹕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原阙出处，黄本、许本、明抄本俱作出《河东记》）

经行寺里有个和尚法名行蕴，是寺中和尚的头领都僧。有一年初秋，寺里准备盂兰节的盛会，大家都清扫庙宇殿堂准备作佛事，行蕴和尚看见一尊佛前有一个用蜡塑成的“化生”女子塑像十分美艳，手拿一支莲花，好像对人眉目传情。行蕴和尚就和家人们开玩笑说，“世上如果有哪个女人能象她这样美貌，我就娶她为妻。”晚上回到庙院睡觉时，夜里忽听有人敲门说，“莲花娘子到了！”行蕴和尚还没想起白天开玩笑的事，就说，“官家的法规极严，现在庙门已闭，夫人来干什么？”开门一看，莲花娘子带一个侍女，貌似天仙，娇美绝伦，对行蕴说，“佛缘无量使得我能有幸亲自侍奉大圆正智佛，本已六根清净。不料今天听到你那番话，使我顿生凡念。现在我已被贬到人世，愿为你铺床叠被结为夫妻。你白天向我吐露的意思，你难道现在就忘了吗？”行蕴和尚忙说，“我虽然天性愚昧，但也常记着佛家戒律。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说这些骗人的话呢？”那莲花娘子说，“你今天早上在佛堂看见我，就对人说如果有容貌像我的女人，你就娶为妻子，这话还在我耳边。我感于你的真心，才真心投奔你来。”说着从袖子里取出那个化生塑像

说,“你看,这是我骗你吗?”行蕴暗想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人类,正在思虑犹豫时,莲花娘子就回身对侍女说,“露仙,你快准备床铺锦帐。”露仙立刻就准备了十分华丽的床帐。这时,行蕴尽管怀疑害怕,但已被女子的容貌迷住,也非常高兴地对莲花说,“我就豁出去了!然而寺里僧法不容,你久住在寺里不行啊。”莲花大笑说“我是天仙,凡人谁能发现我呢?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的。”于是两人亲切交谈,莲花情意绵绵,语软情深,不一会儿就吹灭了蜡烛。这时窗外有些小孩们,一直在偷听。不一会儿,忽然听见行蕴和尚失声喊叫,听来十分痛苦,外面的人赶快拿来灯火照看,然而门在里面闭着,进不了屋,只听得屋里传出野兽撕肉啃骨的声音,还听到一个胡人口音的人大骂说:“你个贼秃和尚,让人剃发出家,还敢心生邪念。如果我真是女人,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秃驴!”外面的人赶快告诉寺里的僧众,推倒墙垣一看,竟是两个夜叉,头发直立牙齿像锯,又吼又跳地逃走了。后来有些和尚在佛座墙上看见壁画上有两只夜叉,正是刚才看见的那两个,而且它们嘴上还留有刚吃了行蕴后的血痕呢。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 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 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 莱 郑 生
韦 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 珙
舒州军史

庞 阿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阿”原作“妻”。据明抄本改。）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遂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贻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

奋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乃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徵，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出《幽明录》）

钜鹿县有个叫庞阿的，生得英俊潇洒。同郡石氏家有个女儿，曾偷偷看见过庞阿，暗暗爱上了他。不久，石氏女突然来看庞阿，庞阿的妻子非常嫉妒，命婢女把石氏女捆了起来送回石家，半路上，石氏女突然化成一股烟消失了。婢女就直接找到石家报告这件事。石氏的父亲听后大吃一惊说，“我的女儿根本就没出去过，你们为什么这样诽谤她！”庞阿的妻子从此特别注意观察庞阿的居室。这天晚上，庞妻发现石氏女又来到庞阿的屋里，就又把石氏女绑起来送回石家。石氏女的父亲看见后，更加惊愕地说，“我刚从后屋来，明明看见我女儿和她母在一起坐着，怎么能被你们绑到这里来了呢？”说罢就让仆人到内室把女儿叫出来，这时，被绑的那个女子顿时消失了。石氏女的父亲认为这里一定有鬼。就让妻子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石氏女说，“当年庞阿到咱家来时，我曾偷偷看见过他。后来我有一次作梦，梦见到庞阿家去，刚一进门，就被庞阿的妻子捆了起来。”石氏父亲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原来人的精神和感情太执著时，神灵就会离开身体，当初庞阿妻子捆起的石氏女，其实是她的灵魂。后来石氏女发誓不嫁人。过了一年，庞阿的妻子忽然得了邪病，吃什么药都无用，终于死了。庞

阿就送了财礼娶了石氏女。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人人死，然后省觉，则具说，家中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眷甚，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语兄云，当活。（出《搜神记》）

吴国富阳县有人叫马势，妻子姓蒋。村里只要有人得了重病，蒋氏就会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熟睡一天，等那得重病的人死了，蒋氏才能清醒过来，而且向人们讲述那病死者的情形。家里人都不相信。有一次她又对人们说，“某人得了重病，我打算去杀死他，他的魂灵太厉害，我很难下手。他还没死时我就进了他家，见他家厨房架上有白米饭和鲑鱼，我跑到炉灶前玩，他家的婢女无故冒犯我，我狠狠打了她一顿，那婢女当时就昏过去了，很久才苏醒。”有一次，蒋氏的哥哥病了，来了个黑衣人命令蒋氏把她哥哥杀死。蒋氏再三向黑衣人求情，终于没有下手。蒋氏苏醒后对她哥哥说，“你不会死了。”

无名夫妇

有匹夫匹妇，忘其姓名。居一旦，妇先起，其夫寻亦出外。某谓夫尚寝，既还内，见其夫犹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来云：“即令我取镜。”妇以奴诈，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也。”乃驰告其夫，夫大愕。径入示之，遂与妇共观，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经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误，终身不愈。（出《搜神记》）

有一对普通的夫妻，忘了姓名叫什么了。有一天早晨，妻子先起床出外，接着丈夫也出去了，妻子回屋以后，以为丈夫还在睡觉，就进了寝室，见丈夫还在被窝里。这时他家的童仆从外面进来说，“男主人让我来取镜子。”妻子见丈夫明明睡在床上，认为童仆在骗人，就指指床上的丈夫让童仆看。童仆吃惊的说，“我真是刚从主人那里来呀！”说罢就跑出去找男主人。丈夫一听大吃一惊，赶快跑回屋里，和妻子一起往床上看，只见被窝里的人高枕安眠，和丈夫一模一样。丈夫心想这床上的大概是自己的真魂，不敢惊动，就慢慢抚摸床上的人，那人才慢慢进入了床席消失了。夫妻俩看到这情景又惊又怕。不久以后，丈夫忽然得了病，脾气变得暴躁古怪，一生都没治好。

王 宙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僚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寝”原作“浸”，“食”字原阙，据明抄本改补。）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曰倩”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

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出《离魂记》）

唐天授三年，清河人张镒因在衡州作官，把家也搬到了衡州。张镒性情好静，不爱交友，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长女早就死了，次女叫倩娘，生得端庄秀丽。张镒的外甥王宙，从小就十分聪明，长得也很英俊，张镒对这个外甥也非常器重，常常说，“将来你长大了，我把倩娘许给你当媳妇。”后来，倩娘和王宙都长大了，两个人也有情有意，常常互相思念，夜不能寐，但这些事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张镒的同僚中有一个赴官选的求娶倩娘，张镒就答应了。倩娘听说后，心里十分痛苦，王宙知道后也十分怨恨，以将调官为由到京城去，张镒劝阻，王宙也不听，张镒只好给了王宙很厚的礼金，送他赴京。王宙含恨忍泪上了船，这时，天色将晚，船走到离一个山城几里的地方，正是半夜，王宙睡不着觉，忽然听见岸上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赶来，片刻就来到船上，王宙一问，竟是倩娘，原来她是光着脚从家里跑出来的。王宙惊喜交加，拉着倩娘的手问她怎么跑出来的，倩娘哭着说，“你对我的深情使我深深感动。现在我抛开了一切顾虑，我知道郎君对我的深情坚定不移，决心豁出性命也要报答郎君，所以就从家中私奔而来。”王宙大喜过望，就把倩娘藏在船中，连夜逃走。王宙带着倩娘日夜兼程，几个月后到了四川。五年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和张镒断绝了音信。然

而，倩娘越来越思念双亲，一次哭着对王宙说，“当年我为了不辜负郎君真情，离家和你私奔，如今已过去五年了，和父母远隔天涯，我的一颗心怎能安生呢？父母的养育像天覆盖我地载着我，我怎么有脸不管双亲自己独自生存呢？”王宙也悲伤地说，“你别难过，我们就一同回去吧。”回到家乡衡州后，王宙首先来到张镒家，见到张镒后，首先谢罪，说不该领着倩女逃到四川。张镒大惊，说，“倩娘病在闺房中好几年了，你胡说什么呀？”王宙说，“倩娘现在就在船上。”张镒更加吃惊，就派仆人到船上去看，一看倩娘果然在船上，神色非常吃惊，问仆人说“我二老身体安康吗？”仆人十分惊异，赶快跑回家向张镒报告。闺房中生病的女儿听说后，顿时高兴地起了床，梳妆更衣，只笑而不说话。梳妆完毕，她出门去迎正往家来的倩娘，两个倩娘突然轻轻合成了一体，只有衣服是两套重迭在一起。家中人认为这事太邪，一直保守秘密，只有亲戚有暗中知道的。过了四十年后，王宙夫妻去世，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被举为孝廉，官作到丞尉。这件事陈玄祐从少年时候就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有很多相似和不同之处，有人说这件事是虚假的。大历末年，陈玄祐遇见莱芜县令张仲规，张仲规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张镒是张仲规的堂叔，说得特别详细，所以就记下来了。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

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曰：“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咎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饌，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任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的郑齐婴回家乡去。他路经华州时，忽然有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颜色的衣服来拜见。郑齐婴问，“你们从哪儿来？”回答说，“我们是你身体里的五藏神。”郑齐婴说，“五藏神应该在我身体里呆着，为什么出来见我？”回答说，“我们在你身守气，气如果快要枯竭了，我们自然就散了。”郑齐婴说，“这样看来，我是不是就要死了？”回答说，“是的。”郑齐婴急忙哀求暂缓一下死期，因为有些奏章还没写好，身后事也没有安排。神说，“那你就到后衙去办吧。”郑齐婴为五藏神摆下酒宴，神仙拜谢领受了。郑齐婴写好奏章，洗了澡，换上新衣服，然后躺在西墙下的床上，到时辰，就死去了。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

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广异记》）

柳少游很善于算卦，在京城颇有名气。唐天宝年间，有人拿着一匹绢绸来拜见少游。请进来问那人有什么事，回答说，“想知道我的天年寿数。”少游立刻给客人算了一卦，然后悲伤地叹口气说，“您的卦很不吉利，今天晚上就会死。”那客人也悲叹了半天，要求喝口水。家人拿了水来，见屋里竟有两个柳少游，分不清醒谁是客人。少游指着神说，“他是客人，”让把水端给他，客人就告辞走了，童仆送客出门，转眼间客人就消失了。这时突然空中传来哭声，十分悲哀，并问少游，“你认得刚才那个客人是谁吗？”并说了刚才拜访、算卦的事，这时少游才知道那个来求卦的客人就是自己的灵魂。少游赶快去看客人送的绢绸，原来是纸作的，悲叹地说，“我的神魂已经离我而去，我就要死了。”到了晚上，柳少游果然就死了。

苏 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惩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出《广异记》）

唐代天宝末年，长安有个马二娘会召魂术。兖州刺史苏诜，和马二娘很好，苏诜想为儿子苏莱向卢氏求婚，就对马二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想给他娶一个贤惠的媳妇。卢家有三个女儿，不知哪一个最好呢？你能不能把她们都召来，让我妻子挑选一下？”马二娘就在佛堂里设坛召魂。不大一会儿，卢家三个女儿的魂就都被召来了。苏莱的母亲一个一个地端详，马二娘说，“卢家大女儿也不错，但不如次女，我看她将来能成为刺史夫人。”苏莱就娶了卢家二女儿。天宝末年，苏莱任永宁县令，死于安禄山造反的战乱中，苏家怪罪马二娘当初胡说。后来安禄山之乱平息，东西二京收复，皇帝下诏，追授苏莱为怀州刺史，马二娘当初的话并没说错。

郑生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将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遂居之数月，姑为郑生，可将妇归柳家。郑如其言，携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出《灵怪录》）

唐天宝末年，有一位郑生进京赶考。天将黑时至郑州西郊，到一个人家里投宿。这家主人问他贵姓，他说姓郑。这时里屋忽然出来一个婢女对郑生说，“我家娘子应该是你的堂姑哩。”接着就见一个老妇从堂屋里出来，郑生连忙拜见向堂姑问安，二人坐着谈论了很久，堂姑问郑生结婚没有，郑生说没结婚，堂姑就说，我有个外孙女在这里，姓柳，她父亲是淮阴县令，和你门第相当，我想把她许给你为妻，你看如何？”郑生不

敢推辞，就答应了。这天晚上，郑生和柳氏就举行了婚礼，入了洞房，二人十分称心如意。住了几个月后，堂姑对郑生说，“你可以带着你媳妇去一趟柳家看看你岳父母。”郑生就带着柳氏去了淮阴。到淮阴后，郑生派人先去柳氏家通报，柳家一听都十分惊愕。柳县令的妻子甚至怀疑丈夫是不是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十分怨怒。不一会，柳家派人出去看，见来的女子和家中的女儿一模一样。柳氏进门下车后慢慢走进院中，家里那个女儿也笑着走出来，两个柳氏女在院中相遇之后，忽然合成了一个。柳县令追察这件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死了很久的岳母把她外孙女柳氏的魂许给了郑生。后来郑生再去寻找郑州西郊他曾投宿过的地方，那里已什么都没有了。

韦 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俗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出《独异记》）

唐代宗大历年间，在宫内尚衣局（管皇帝衣服的部门）当

侍御的韦隐，娶了宫内将作府（管宫廷土木建筑）的少匠韩晋卿之女为妻。后来韦隐奉诏出使新罗国（今朝鲜），上路走了一程后，心里觉得很难过，就睡下了，忽然发现妻子在帐外，惊讶地询问怎么会来这里，妻子说，“你渡海远行我实在不放心，所以跑来跟你一齐走，别人不会知道的。”韦隐就骗手下人说他收了个妓女在身边侍护他，人们都没怀疑。两年后，韦隐带着妻子回到家中，韦隐先向岳父岳母陪罪，一看屋里还有个妻子，两个妻子走近后合成了一体。原来跟韦隐去新罗的，是妻子的魂魄。

齐推女

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归葬于李族。遂于郡之西北十数里官道，权瘞之。李生在京师，下第将归，闻丧而往。比至饶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终，悼恨既深，思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于旷野见一女，形状服饰，似非村妇。李即心动，驻马谛视之，乃映草树而没。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妻

曰：“且无涕泣，幸可复生。俟君之来，亦已久矣。大人刚正，不信鬼神，身是妇女，不能自诉。今日相见，事机校迟。”李曰：“为之奈何？”女曰：“从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儿，此九华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来，或异谐遂。”李乃径访田先生，见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称曰：“下界凡贱，敢谒大仙。”时老人方与村童授经，见李惊避曰：“衰朽穷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说？”李再拜，扣头不已，老人益难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终不敢就坐，拱立于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诚恳如是，吾亦何所隐焉。”李生即顿首流涕，具云妻枉状。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诉。今屋宅已败，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盖未有计耳。然试为足下作一处置。”乃起从北出，可行百步余，止于桑林，长啸。倏忽见一大府署，殿宇环合，仪卫森然，拟于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据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传教呼地界。须臾，十数部各拥百余骑，前后奔驰而至。其帅皆长丈余，眉目魁岸，罗列于门屏之外。整衣冠，意绪苍惶，相问今有何事。须臾，谒者通地界、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问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甚冤滥，尔等知否？”皆府伏应曰：“然。”又问：“何故不为申理？”又皆对曰：“狱讼须有其主，此不见人诉，无以发摘。”有问知贼姓名否，有一人对曰：“是西汉鄱县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至今犹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无可奈何。”田先生曰：“即追来。”俄顷，缚吴芮至。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良久，见李妻与吴芮庭辩。食顷，吴芮理屈，乃曰：“当是产后虚弱，见某惊怖自绝，非故杀。”田先生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遂令执送天曹。回谓：“速检李氏寿命几

何？”顷之，吏云：“本算更合寿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谓群官曰：“李氏寿算长，若再生，议无厌伏。公等所见何如？”有一老吏前启曰：‘东晋邺下有一人横死，正与此事相当。前使葛真君，断以具魂作本身，却归生路。饮食言语，嗜欲追游，一切无异。但至寿终，不见形质耳。’田先生曰：“何谓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则散离，本无所依。今收合为一体，以续弦胶涂之。大王当街发遣放回，则与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顾谓李妻曰：“作此处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见一吏，别领七八女人来，与李妻一类，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药，状似稀饧。即于李妻身涂之。李氏妻如空中坠地，初甚迷闷。天明，尽失夜来所见，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顾谓李（“顾”字原阙，《“谓”下“李”下原俱有“先”字，据明抄本补并删。）生曰：“相为极力，且喜事成，便可领归。见其亲族，但言再生，慎无他说。吾亦从此逝矣。”李遂同归至州，一家惊疑，不为之信。久之，乃知实生人也。自尔生子数人，其亲表之中，颇有知者，云：“他无所异，但举止轻便，异于常人耳。”（出《玄怪录》）

唐宪宗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嫁给了陇西的李某。李某去考进士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就留在了家里。将临产时，妻子迁到后院的东阁里。这天夜里，妻子忽然梦见一个大汉穿着很威严的衣服，怒目圆睁手按宝剑地喝道：“这间屋子是你生孩子的地方吗？快搬走！不然会遭到大祸！”妻子第二天就把这梦告诉了父亲齐推，齐推性情刚毅暴烈，生气地

说,“这府宅是我家的,哪里的妖魔竟跑到这里兴妖作怪?不搬!”几天后,妻子分娩了,忽然看见曾梦着过的那个大汉闯了进来,扑到床上就乱打起来,把妻子打得七窍流血死在了床上。齐推为女儿的死极为悲痛,追悔莫及,派人急速去告诉赶考的李某。并把女儿暂时葬在郡城西北十几里的官道旁,打算等李某回来再改葬到李某家的族坟去。李某在京城落了榜,正要回去,听见妻子的死讯就急忙奔丧回家,到家后,妻子已下葬半年了。李某已知道妻子奇怪的死因,又痛又恨,想为妻子昭雪冤恨弄清真相。走到饶州城外,天色已晚,忽然在旷野上看见一个女子,看服饰打扮不像是乡下人,心里很疑惑,停下马来细看,那女子走进树丛里不见了,追上去一看,竟是已死去的妻子,两人抱头痛哭。妻子说,“你先不要哭,我还能够复活。我等你回来已等了很久,我父亲为人刚烈不信鬼神,我身为女子也不好自己向阴间陈述,你现在回来,赶快去办,不要迟误了时机。”李某问“我该作些什么呢?”妻子说,“从这里一直往西走五里地有个鄱亭村,村里有个教书先生姓田,他是天界九华洞里的仙官,人们都不知道。如果你能和他真诚交往,也许他能帮你实现心愿。”李某直接去找田先生,见面后,他跪着走到田先生面前,一再地叩拜后才说,“我这下界的凡夫俗子特来拜见大仙。”当时田先生正在教村童读书,见李某这样,立刻惊慌地躲在一边说,“我不过是个朝不保夕又糟又朽的老头子,郎君怎么能这样?”李某不说话,只是不断地叩头,老人现出更加为难的样子。从中午到晚上,李某始终不敢在田先生面前就坐,一直垂手合掌站着。后来,田先生低头沉思了很久才说,“你这样诚恳,我也就不向你隐瞒身份了。”李某立刻哭

着跪下叩头，诉说了妻子惨死的情形。田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来申诉呢？现在屋子已经毁败，说理也不好说了。刚才我拒绝你，也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计策来。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说罢就起身出屋，往北走了一百多步，来在一个桑林里，仰天长啸了一声，顿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府署，殿宇环绕，仪仗警卫十分森严，很像一座王府。只见田先生穿着紫袍在大殿的公案后面坐着，左右站立着两排差官随从。田先生传令，让把各方的地界神召来，片刻间先后有十几队骑士来到大厅外。每队骑士都有一百多名，领头的都是身高一丈多魁伟英武的巨人，他们站在门外整理衣冠，看样子都很惊惶，互相打听把他们紧急召来有什么事，然后进厅拜见田先生，各自报出自己的名字和所管辖的地界，其中有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田先生在上面说，“现有本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在分娩时被暴鬼所杀。那女子死得实在冤枉，这件滥杀无辜的事，你们知道吗？”地界神仙都伏在地上说知道。田先生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处理也不上报？”大家回答说，“审理案件必须有人控告，此案一直无人申诉，所以我们没法子立案处理。”田先生又问谁知道那杀人犯的姓名，有一个地界神回答说，“杀人的是西汉年间的鄱县王，名叫吴芮，现在饶州刺史齐推的府宅就是当年吴芮的房子。现在吴芮常常蛮横强暴，侵占土地，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他。”田先生说，“马上把吴芮给我抓来！”不一会儿吴芮就被绑上大厅，田先生审问，吴芮不服，田先生又让把李某的妻子传来，李妻就和吴芮在大堂上辩理。过了半天，吴芮理屈辞穷，但仍狡辩说，“李妻产后身子虚弱，看见我以后由于惊恐而吓死，不是我杀死的。”田先生说，“用木

棍与用刀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就命令把吴芮绑送天曹治罪。接着田先生又让手下人查看李妻的寿数是多少。不一会儿，一个官员报告说，“李妻的寿数还有三十二年，应该生四男三女。”田先生对官员们说“李妻还有很长的寿命，如果不让她还阳，恐怕会引起非议，你们看该怎么办？”这时一位年老的官员上前说，“东晋的邺下有一个人暴亡，正好让李妻借尸还魂。当时的审案官员是葛真君，他判决那邺下暴死人以‘具魂’的办法返回阳间，返回后虽然饮食、言语和走路都和生人一样，但一直到他寿终也没有成为人形。”田先生问“什么叫作‘具魂’呢？”官人说，“阳间的人都有三魂七魄，死后则魂魄离人而散，无所依托。如果把人的魂魄和肉体收在一起，用续弦胶粘好，再由大王发送回阳世，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人了。”田先生说，“很好。”转身问李妻说，“我就用这办法让你还阳，你看如可？”李妻说，“太好了。”这时就有一个官员领了七八个女人上堂来，田先生找了一个和李妻相似的女子，把两个女人往一起推，就合成了一个，又有一个官员拿着一罐药，好像是稀糖水，涂在李妻身上。李妻突然觉得像是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起初还迷迷糊糊，天亮后什么也没有了，只见田先生和李某加上自己三个人在桑树林中。田先生对李某说，“我费了很大的力量给你办，幸喜办成了，你把妻子领回去吧。回去以后，只对人说的妻子死而复活就行了，别的事千万不要说，我今后也要消失了。”李某领着妻子回到家里，全家十分惊疑，不敢相信。过了很久才相信李妻不是鬼，是真的复活了。后来李妻又生了好几个儿女。他们的亲戚中有些人知道真实的情况，说李妻还阳后跟过去没什么不同，只是举止行动十分轻快，这一点和常人

些不同。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得。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祐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歿之曰，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出《宣室志》）

通州有位王居士会道术。唐武宗会昌年间，刺史郑某有个小女儿，他非常喜爱这个孩子，然而这个女孩从小就多灾多病，好像先天就精气不足似的，郑某就把王居士请来给看看。居士说，“这孩子不是有病，而是她的魂没有附在她身上。”郑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居士说，“某县的一个县令，就是你小女儿的前身，他几年前就该死了，但由于他平生作了很多好事，阴间佑护他，才使他的阳寿过了期。今年他已有九十多了。这个县令去世的那天，你小女儿就立刻会好起来。”郑某忙派人赶到居士所说的那个县里去察访，那县令果然九十岁了。一个月后，郑女忽像大醉后醒来，非常精神。郑某又派人去看那老

县令，果然在女孩病好的那天没有任何病就死了。

裴 珙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覲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蚤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橐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出《集异记》）

有一位孝廉叫裴珙，家住洛阳。这年初夏他从郑州往洛阳走，打算端午节到家看望双亲。这天黄昏时他走到一座石桥上，遇见一个少年带着很多随从，架着鹰带着狗迎面而来。少年对裴珙笑着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该早点回家，为什么走得慢慢腾腾的？我把备用的快马借给你吧。”裴珙很高兴，对两个仆人说，“你们可以慢点儿走，到了洛阳就投宿到白马寺西面我表兄温窋的别墅，明天再慢慢回家来就行了。”交待完了就上马飞驰起来。不一会儿，就到了洛阳的上东门，把马还给那少年，庄重地和少年道谢告别。裴珙住在河南，急忙往家赶，到家已黄昏时分了。进家后，见父母姐妹们正在张灯宴会，裴珙忙在堂屋的台阶下高声拜见父母说：“儿子从外地赶回来了！”然而堂上的双亲好像没听见。裴珙又大声喊兄弟姐妹的名字，也没有人答应。裴珙心里很奇怪，也有些生气，就又大声地呼喊，屋里的人仍然不理他，而且听见父母叹息说，“珙儿到今天怎么还不回来呢？”说着就哭起来了，兄弟姊妹们也都跟着落泪。这时裴珙才暗想，“难道我成了鬼了吗？”就来到街上，徘徊了半天。这时有一个带着很多随从的大官从街上经过，用鞭子指指裴珙说，“那是活人的魂灵。”接着有一个佩着箭囊的人来到道旁对他说，“地界神特别通知，孝廉裴珙寿数未尽。由于他走路时遇见了昆明池神的七公子放鹰归来，七公子把马借给他送他回家，那是和他开了个玩笑。现在他的魂魄可以归回本体了。”那个大官生气的说，“七公子太淘气了，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明天我给昆明池神写封信，让他好好管教他那七公子。”那佩箭囊的神领着裴珙又出了上东门，从门缝走过去来到窋庄，裴珙才看见自己的尸体僵卧在地上，两个仆人正围

在旁边哭泣。神让裴珙闭上眼睛，从身后推了他一下，裴珙的尸体才复苏活了过来。后来两个仆人说，刚才走到石桥上时，我们看见你突然发作了急病，说话也迥然区别于平时，我们十分害怕，便赶奔这里，来到这儿，你已断了气。”裴珙惊叹了很久，过了一会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出《稽神录》）

王琪任安徽舒州刺史时，有个姓方的军官家里忽然降下个鬼。鬼自称姓杜，二十岁，是广陵富家子弟，住在广陵通泗桥西。鬼说，“我前生欠了你十万钱，现在地府到你家来设神坛施

法术，帮助你来还你的债。”后来鬼就为人算吉凶，所说的都很准。姓方的军官曾以家贫为理由，请求刺史王琪提升他当镇将，这时方某就问让自己当镇将的事能不能成。鬼说，“好吧，我去问问王琪。”过了很久鬼回来了，对方某说，“你一定会当上镇将，你镇守的地方，名字是一个方方的口，其他字我不认识。”不久方某被任命为双港镇将，心想鬼说的也不对呀。然而他还没去双港上任，就传来军事公文，王琪在公文中说，“我已另派一个人到双港上任，现在派你当皖口的镇将。”果然像鬼所预言的那样，方某当镇将的地名有个“口”字。一年多后，鬼忽然对方某说，“我已还清你的债了。”鬼就告别而去，以后再也没有来。方某后来到广陵，访问鬼说过的那个杜家，问他弟弟有几个儿子，回答说，“我弟弟的次子前些时忽然得了病，像个呆子，一年后才好。”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 遗
翟 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 基
应 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 璜 赵王伦 张 骝
怀 瑶 裴 楷 卫 瓘 贾 谧
刘 峤 王 敦 王 献 刘 宠
桓温府参军 郭 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女（明抄本“女”作“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主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角”原作

“商”，据明抄本改。）武担是也。（出《华阳国志》）

甘肃武都有一个男人变化成女子，十分娇艳美丽，实际上是个女妖。蜀王把这女妖纳为妃子。女妖不服水土，想走，蜀王再三挽留，并让歌伎演唱东平之歌来讨她的欢心。没有多久，那女妖死了，蜀王非常悲哀，派了五名大力士，从那妃子的家乡武都挑来土为她作坟。坟墓占了好几亩地，高七丈，上有石镜。现在成都北城根上的武担，就是那女妖妃子的墓地。

东方朔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出《搜神记》）

汉武帝刘彻东巡走到函谷关时，被一个怪物挡住了道。这怪物身长好几丈，形状像牛，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四只脚深深陷进土中谁也挪不动它，官员们又惊又怕。东方朔出主意让拿酒灌那怪物，灌了几十斛酒后，那怪物终于消失。汉武帝问

是什么怪物，东方朔说，“这怪物叫‘忧’，是‘患’所生的。此地必然是秦监狱的所在地，罪犯们在这里聚在一起，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忘‘忧’，所以我才让人用酒消除这怪物。”皇帝赞叹说，“你可真是比谁都博学多才的人啊！”

双头鸡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媿之，得种类也。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支，乃飞，而声似鸚鸡，翱翔云里。（出《拾遗录》）

汉朝太初二年，西域的大月氏（读肉支）国进贡了一只双头鸡。这鸡四只脚一只尾巴，两只头如果打鸣时都叫。武帝把它放在甘泉馆里，心想如果有其它的母鸡和它交配，双头鸡不就会越来越多了吗。然而双头鸡却从此不再打鸣，武帝认为不吉利，命人送回西域。到了嘉峪关，那双头鸡突然回头望着汉家的宫殿哀叫起来，象人言道，“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后来果然有号称九虎将军的

王莽篡位。从那以后，战乱不断发生，宫廷中荒凉得生出了野草荆棘，老百姓逃荒失所，家中鸡犬皆无。那双头鸡没到月支就飞走了。听声音像是天上的仙鸟鹓鸡，一直飞上了云端不见了。

张 遗 （《搜神记》“遗”作“辽”）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字叔高，居陂（“居”上原有“隐”字，据明抄本删。“陂”字原阙，据《法苑珠林》三一补。）陵。田中有大树，十围余，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发翁长四五尺，突出趁（“趁”原作“称”，据《法苑珠林》三一改。）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态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出《法苑珠林》，《法苑珠林》四二作出《搜神记》）

桂阳太守张遗，是江夏人，字叔高，家住在陂陵。家附近的田中有株十几围粗的大树，树荫能盖住六亩地，枝叶茂密。树下的土地不能长庄稼，张遗就派人想把树砍掉。刚砍了几斧，树忽然流出鲜血，砍树人大惊，跑回去告诉张遗。张遗生气地

说,“这是老树出汗,有什么奇怪的?”说罢自己跑去砍,果然一砍就出血。张遗不理继续砍,树突然出了个大洞,里面是空的,从洞时钻出一个四五尺高的老头直扑张遗而来,张遗迎面一斧把他砍死。接着又钻出来四五个老头,人们吓得都伏在地上,张遗毫不畏惧,泰然自若地看着。大家仔细看那些老头,不像人也不像兽,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夔龙魍魉之类的木石之怪吧。张遗砍树这年,被提升为司空御史兼兖州刺史。

翟 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也,谋举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雁数十中庭,有狗从而啮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记》)

王莽篡位当政之前,东郡太守崔义知道他将篡位,打算兴兵讨伐。翟义的哥哥翟宣,当时正在教学生读书,突然有几十只雁落在学堂的院中,接着闯进来一条狗扑咬大雁。大家都很吃惊,跑去救雁,救下的雁已经都被狗咬断了头,狗跑出门后不知去处。翟宣越想心里越厌恶。果然几天后,王莽篡位后,诛杀了翟宣、翟义的三族老少。

臧仲英

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尘垢在焉；炊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筐中起，衣尽烧而筐簏如故；儿妇女婢使，一旦尽亡（“亡”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其镜，数日后，从堂下投庭中。言：“还汝镜。”女孙年四岁，亡之，求之不知处，二三日，乃于圃中粪下嗅。若此非一。许季山上之曰：“家当有青狗，内中御者名盖喜，与共为之，诚欲绝之。”杀此（“此”原作“之”，据明抄本改。）狗，遣盖喜归乡里，从之遂绝，仲英迁太尉长史鲁相。（出《搜神记》）

陕西扶风人臧仲英曾任侍御史，他家中常出怪事。作饭时，饭里会被拌上灰土，有时饭作熟了，饭锅却不见了。兵器会自己到处走，衣箱会突然起火，里面衣服全烧毁了但箱子却完好无损。有时家中女眷们用的镜子会一齐丢失，几天后那些镜子又从房上扔进院子里，同时空中还有声音说，“还你们镜子！”这家孙女四岁时突然不见，到处找不到，两三天后竟发现孙女在厕所粪坑中啼哭。像这样的怪事不断出现，臧仲英十分烦恼。后来有个下属许季山说，“大概你家里有个青狗成了精在作妖。宫内有个车夫叫盖喜，他也和那青狗一起作怪。”臧仲英非常想除掉祸患，就杀了家中的青狗，并把那个叫盖喜的车

夫遣送回乡，从此才太平了。后来臧仲英升任为太尉长史、兼任鲁相。

顿丘人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人惧惊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相”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问讯，（“问”下原有“曰”字，据明抄本删。）因说向者之事变如此，今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乃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兔，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又观视之，犹复是也，魅就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事如此状。（出《搜神记》）

魏文帝黄初年间，河南顿丘县有个人骑马夜行，看见大道当中有个像兔子般大的东西，两只眼像镜子一样闪光，不断地蹦跳着挡在马前，那人被吓得掉下马来。那怪物就上去扑咬那骑马人，过了好久那人才得脱身，怪物也不见了。那人又上马，往前走了几里地，遇见一个行人，就向他说了刚才的事，两个人谈得很融洽。行人对顿丘人说，我能和你作伴真是太好了。

你现在骑在前面快些跑，我在后面跟着。”于是两个人一起走。那个行人又问，“刚才你遇见什么东西把你吓成那样？”顿丘人说，“那怪物身子像兔子，眼睛像镜子，形貌非常丑恶。”那人说，“现在你看看我的双眼。”顿丘人回头一看，那人果然就是那怪物变的。说话间怪物就跳上马，顿丘人一下子被推跌到地下，吓死了。家人见只有那马独自回来了，非常奇怪，就回去找，只见顿丘人躺在道边。过了一夜他才复苏，说了他遇见怪物的事。

王 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妖并至，二年俱兴，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也。”后卒无他，迁为安南将军。（出《搜神记》）

安平太守王基家里常常出些怪事，就找来会算卦的管辂，让他算算都发生过什么怪事。管辂算完后对王基说，“你们家曾有一个女仆生了个孩子，孩子一落地就跑到灶房里死了。你家床上还有过一条大蛇口里衔着笔，看见人们来，大蛇就不见了。还有一次屋里进来一只鸟和燕子斗，鸟把燕子咬死，鸟也飞走。有这样三卦吧？”王基大惊说，“你的卦算得太准了，真是不可思议。那就再请你算算是吉是凶？”管辂说，“没有什么大祸，都因为你的房宅太古老了，就会有很多妖魔鬼怪出来兴妖作怪。孩子生下来钻进了炉灶，这是火神宋无忌干的。大蛇是过去一个老书佐的精魂。鸟和燕子争斗，是一个早已死去的老门官的魂在作怪。原来神明如果有威严，妖物就不敢作怪，万物的千变万化，就是多高的道术也不能使它停止。年代久远的精怪们，它们的能耐是有限的。现在我给你算的卦中并没有凶卦，可以说明这些小妖小怪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灾祸，它们只不过本能地假托蛇、鸟等动物，玩一点小妖术而已。当年汉高祖的天下，虽然有吕雉弄权，但终于还是被消灭掉了。商朝君王太戊的大殿台阶上是不会长出桑树的。然而如果群妖都一齐作怪，闹上二年，就不敢说刚才给你算的卦中三件怪事都是吉祥的了。唯愿大人安神养道，不要怕那些妖魔作怪。”后来王基一直没出什么事，还升任为安南将军。

应 璩

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作急游观，饮宴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朱建平很会相面，他给应璩看相后说，“你寿命是六十二岁，那时可以官作到常伯（皇帝的近臣），死的前一年，你会独自看见一只白狗。”应璩六十一岁时果然当了宫内省的侍中。后来有一次他果然独自看见一只白狗，别人都看不见。他知道自己只能活到六十二岁，就抓紧时间吃喝玩乐，六十二岁时果然去世。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有犬，著朱帟绛衣。襄平城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出《搜神记》）

三国时，魏国的太傅司马懿平定公孙渊，杀了公孙渊父子。在这之前，公孙渊家有一条狗，穿着绛衣扎着红头巾。还有人在襄平市的街上看见一块生肉，肉上有头有眼却没有手脚，这块生肉到处晃荡。根据这些怪事，算卦的人说：“有形不成，有体无声，这个国家必亡。”

诸葛恪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之见耳。”（出《搜神记》）

诸葛恪当丹阳太守时，到西山之间去打猎，遇见一个怪物像个小孩，伸手要拉他，诸葛恪就让他伸手来拉，拉他离开原地，怪物马上就死了。当时旁边的官员们问那小孩是不是神灵，诸葛恪说，“这事在《白泽图》里有，上面说‘两山之间，有一种妖怪像小孩，见人就伸手来拉，名字叫俟，使之离开原来的地方怪物就死。’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什么神灵，你们只是少见多怪罢了。”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阙其名)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记》)

零陵太守史某的女儿看上了府中的书吏，就偷偷派丫环将书吏洗嗽的剩水喝了，喝了后竟怀上了孕，十月后生了个孩子。孩子满周岁后，太守让把孩子抱出门。孩子一见到书吏，就爬到他的怀中，书吏把他推开，倒在地上化为一滩水。太守追问女儿，女儿说了实情，太守就把女儿嫁给了书吏。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

苦。时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下”原作不，据明抄本改。）食，游便咒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出《灵鬼志》及《搜神记》）

河南荥阳有个姓廖的人家，辈辈以养殖毒虫为生，并以此致富。后来廖家娶进来一个新媳妇，事先没告诉她家中养有毒虫。这天家里人都外出了，留新媳妇看家。她见屋里有个大缸，打开一看，见里面有大蛇，就跑去烧了一锅开水倒缸里把大蛇烫死了。等家里人回来，新媳说了这事，全家又惊又惋惜。没过多久，全家就得了瘟疫，几乎全都病死了。还有一个法名叫昙游的和尚，持戒很严恪守清规。当时剡县也有一家专养毒虫，凡是到他家去的客人，吃了他家的饭喝了他家的水，就会吐血而死。昙游和尚听说后就到这家去看。主人给他端来食物，他就念起咒来。不一会就见一双尺多长的蜈蚣从饭碗中爬出来，和尚这才把饭吃了，而且什么事也没有。

陶 璜

卢王将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而动，莫能名。（“名”原作“多”，据明抄本改。）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臄。甚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

尽食之。《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大”，“长”原作“长大”，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出《感应经》）

卢王的部将陶璜，有一次挖地时在地洞中挖出一个东西，这东西白色，形状像蚕，有好几丈长十几围粗，还不断地蠕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切开它的肚子，内面像猪的脂肪，就用它作了肉羹，很好吃。陶璜先吃了一碗，于是三军将士们都吃光了。《临海异物志》这本书里曾说过，有一种名叫“土肉”的东西，颜色是纯黑的，像小孩手臂那样大，五寸长，里面有肠子，没有眼睛，有三十只像女人头钗样子的脚。“土肉”最大的有一尺多长，可以吃它身子里的肉，和别的肉味一样。还有一种阳遂虫，背是青黑色，肠下白色，这种虫子有五种颜色，长短大小都一样，活着时虫子是软的，死后则变得又干又脆了。

赵王伦

永康初，赵王伦篡位。京师得一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问人。积日，有一小儿见之，自言曰：“鸛鷖。”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明日

视之，封闭如故，悉不见。时伦有目瘤之疾，故言鸛鵒。伦寻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汉恒帝永康年初，赵王伦篡位。当时宫中得了一只怪鸟，不知叫什么。赵王伦叫人拿出宫去在城里到处问，看谁知道这是个什么鸟。过了几天，有个小孩说那鸟叫“鸛鵒”，就回来告诉赵王伦。又命令把那小孩找到宫中，把鸟装进笼子，把小孩也关押起来。第二天一看，笼子关着，关小孩的门也锁着，但小孩和鸟都不见了。当时赵王伦眼睛上长个瘤子，所以很讨厌那鸟名叫“鸛鵒”（“羞瘤”的谐音）。赵王伦不久就被杀死。

张 骋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具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牛”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末期而败。于是一

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记》）

晋代大安年间，江夏县（今南京）当功曹的张骋有一次乘车出游，拉车的牛忽然说了话，“天下这么乱，我也卖尽了力气，你们还坐我的车干什么？”张骋和同行的人都十分惊恐，就骗那牛说，“我们放你走，你别再说话了行不行？”于是驾着牛车半路上就返了回去。到家后还没把牛卸下来，牛又说，“回来干什么？”张骋更加害怕担忧，但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安陆县有一个善于算卦的，张骋去请他给算一算。算卦的说，“你将有灾难，而且不是一家的祸。天下将有人起兵造反，全郡百姓都要家破人亡了。”张骋回家后，又见那牛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很多人围观。果然，这年秋天，张昌起兵造反，先占领了江夏，蒙骗百姓说要复兴汉朝皇室，并说有凤凰为他们预兆祥瑞，将有新王降世。造反的军队都用红色抹额头，说是借火神助威。百姓们人心浮动，不少人投了叛军。张骋兄弟也都当了叛军的将军都尉，不久就都被打败，全郡都遭到战乱的蹂躏，百姓死伤了一半，而张骋家被诛灭了九族。西汉易学的创始者京房曾在他的《易妖》中说，“如果牛说了话，就可以按它的话来预卜吉凶祸福。”

怀 瑶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蚓。怀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目”原作“穴”，据明抄本改。）犹未开，形大于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福祸也。（出《搜神记》）

晋代元康年间，吴郡娄县怀瑶家的地下能隐隐听到小狗的叫声，声音是从一个小洞传上来的，洞有蚯蚓那么粗。怀瑶用棍往下试探，深入几尺后，觉得碰到个东西，就把地挖开，挖出了一公一母两只小狗，眼睛尚未睁开，身形和平常的狗一样，于是就喂它们吃食。邻居们都跑来看，其中一位长老说，“这东西叫犀犬，得到它的家里就会富裕兴旺，应该好好养活它。”怀瑶看它们眼还没睁开，就又放回洞里，用磨石盖上。第二天揭开看，左右都没有洞，但犀犬却不见了。不过怀瑶家以后多年也没有什么大福大祸的事发生。

裴 楷

晋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变为拳，或化为血，或作芜菁子。未几而卒。（出《五行记》）

晋时有个叫裴楷的人，他家里作饭，把米下锅里以后，不是变成拳头就是化成血，有时还变成蔓青菜。过了不久，裴楷就死了。

卫 瓘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出《五行记》）

卫瓘家里人作饭，饭洒在地上立刻变成了田螺，而且伸出脚来爬行。过了不久，他就被贾后杀了。

贾 谧

贾谧字长渊，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电。谧斋柱陷，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服，上天数百丈，久乃下。（出《异苑》）

贾谧字长渊。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突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贾谧家里屋中的柱子坍倒，把床帐都砸坏了，狂风把他的衣服吹到几百丈高的天空，过了很久才落下来。

刘 峤

永嘉末，有刘峤居晋陵。其兄早亡，嫂寡居。夜，嫂与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婢”原作“嫂”，据明抄本改。）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刘峤便持刀然火，将妇至。见四壁上如人面，张目吐舌，或虎或龙，千变万形。视其面长丈余，嫂即亡。（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怀帝永嘉年末，有个叫刘峤的人住在晋陵，他的哥哥早

年死了，嫂子寡居。一天夜晚，嫂子和婢女在堂屋里睡觉，二更时分，婢女忽然大哭着跑到刘峤屋里，说他嫂子屋里和墙上有可怕的怪物。刘峤点上灯拿着刀跟着丫环来到嫂子屋里，只见四面墙上都有人脸，瞪眼吐舌，一会又出现了龙虎，不断变化。看那面孔都有一丈多长。嫂子马上就死了。

王 敦

元帝时，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杖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尸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晋元帝时，王敦在武昌作官。有一天，发现大门前的仪杖上长出花来，形状像荷花，过了五六天凋谢了。干宝说，“这就像富贵荣华都像盛开的花一样不会永不衰落。”果然，后来王敦因违抗圣命自杀，还被皇帝派人用刀砍碎了尸体。

王 献

王献失镜，镜在罍中，罍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曰：

“此乃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出《搜神记》）

王献的镜子丢了，后来发现镜子在酒瓮里。瓮口才有几寸，而镜子一尺多大。王献问郭璞这是怎么回事，郭璞说，“这是妖怪干的。”让王献烧了车轴上的铜门做成一面铜镜，掉在瓮里的镜子自己就出来了。

刘 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日。后宠为折冲将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蒸炒亦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檀丘，为徐龛之所杀。（出《搜神记》）

东阳县有个刘宠，字道弘，住在姑塾（今江苏吴县）。每天夜里他家门口都有好几斗鲜血，不知从何而来。这样连续过了三四天。后来刘宠当了折冲将军，被派到北方打仗。军队要开拔时，军营中作好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家人作的饭炒的菜也变成虫子，火越旺虫子长得越大。刘宠北征中，在檀丘被打败，被徐龛之杀死。

桓温府参军

穆帝末年，桓温府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伏兔，张目切齿向之，兔来转近。以刀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及伤膝流血。复以刀重斫，又还自伤。幸刀不利，不至于死。（出《幽明录》）

晋穆帝末年，大司马桓温的公府中有个参军官夜里值班，忽然看见屋梁上趴着一只兔子，对他瞪着眼睛磨牙发狠。那兔子渐渐爬近了参军，参军举刀砍去，明明看见砍中了兔子，却把自己的膝盖砍伤血流不止。参军又举刀再砍，还是砍伤自己。幸亏刀不快，没能把自己砍死。

郭氏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蹋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出《幽

明录》)

毕修的外祖母郭氏有一次夜晚独自睡在屋里,她召唤婢女,不见婢女来。郭氏又喊了几声,还是如此。就听见有很重的脚踏床板的声音,郭氏大声呵斥,婢女只是应声而不来。这时她突然看见屏风上有一个大脸,好像是民间送丧时举的方相神,两眼像升那么大,目光照得屋里通亮,手像簸箕,手指好几寸长,还不时地扇动耳朵眨巴眼睛。郭氏向来修炼道术,这时心中专注的默念道经,那怪物就消失了。不久婢女来说,“我刚才就想起来侍护你,但觉得有个很重的东西压着我。现在身子轻爽了我才来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譙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荊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庾翼

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头如

方相。两眼大而有光，从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击之，应拳有声，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庾翼当南蛮校尉南郡太守时，有次夜里上厕所，发现厕所里有个怪物，头像出殡时纸扎的方相神，两眼很大闪闪发光，慢慢从土里钻出来。庾翼就赶紧整好衣裳，挥拳向怪物打去，怪物挨打后叫了一声，顿时消失。

庾 谨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出《幽冥录》）

河南新野县有个庾谨，母亲生病，兄弟三人都在侍护。忽然听见床前一片狗打架声，但谁也看不见狗，却看见地上有个死人的头，头上有血，两眼还在动。家人们十分害怕，趁天黑拿到后园子里埋掉。第二天去看，那人头又钻出土来，两眼还在闪动，就又埋了。后天那人头又出来了，就用土坯压在人头上

再埋入土里，这回人头不出来了。几天后，母病死去。

商仲堪

晋商仲堪曾从桓玄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骏馱非常，因息驾顾之，牛乃径走入江，伺之终日不出。堪心以为怪。未几玄败，堪亦被诛戮矣。（出《幽冥录》）

晋代时，有个商仲堪曾随从江州刺史桓玄出行，走到鹤穴时遇见一个老人赶着一头青牛，商仲堪见那牛长得不同一般，就把自己驾车的牛和老人换了。走到零陵溪那牛忽然飞跑起来，商仲堪就把牛卸下来看看，那牛一直跑进江水中，等了很久也没有出来。商仲堪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桓玄起兵失败，商仲堪也被杀。

寿 颁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

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出《异苑》）

晋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吴郡有个叫寿颁的人立志学道，靠江边住着，看见江边忽然长出一对奇怪的东西，好像青藤又没有枝叶，几天就长到一抱多粗。找人来一齐砍它，一砍就流出血来。这时空中还传来一种怪叫声，像公鹅的声音，两音相应后，就在怪物的肚子里产了一个卵，像鸭蛋大小，它的根像蛇，还长着蛇的眼睛。

李 势

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理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求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复有郑美人，势亦宠之，（“之”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出《独异志》）

蜀王李势宫中有个宫女张氏，生得很妖艳，李势十分宠爱她。一天，张氏忽然变成一条大斑纹蛇，有一丈多长。把这蛇送到御苑里，到了夜晚张氏又来要求睡在李势的床下，李势害怕，就把她杀了。还有一个郑美人，李势也很宠爱，后来郑美人

变成一只母老虎，把李势宠爱的妃子吃了。过了不久，李势就让桓温杀死了。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郗，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出《幽冥录》）

晋安帝隆安年初，高平人郗恢在陕西雍州当刺史，他家中忽然发现一个象壁虎的怪物。怪物每次来都先敲门，一来就是好几只。家里人只好吹灭了灯，都十分害怕。家里人把这事告诉郗恢，郗恢不信，说话间怪物就又来了。龙安二年时，郗恢因为和殷仲堪在政见上发生了分歧，就去了京城，走到半路就被杀了，他的儿子们也受到株连被害。

庾实

义熙中，新野庾实妻荥阳毛氏。五月暴晒苇席，忽有三岁

女在席下卧，惊惶乃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
(出《五行记》)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河南新野县有个庾实，娶了荥阳女子毛氏为妻。五月的一天，毛氏把床席拿到外面晒晾，忽然看见三岁的女儿在席下躺着，毛氏惊讶的时候那女孩就不见了，这时毛氏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床上好好地睡着。不到十天，女儿就死了。

乞佛炽盘

西秦乞佛炽盘，都长安。端门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互相攻伐，国寻灭亡。(出《异苑》)

西秦太祖乞佛炽盘，以长安为都城。当时长安端门外有一口井，井上有汲水亭，人们在汲水亭歇息时，夜里常常听到井里有咯咯的声音。惊起后点上灯照视，缸里都是如血的红水，里面还有三寸长的红鱼，而且发出一寸多长的光。当时东方西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地互相攻伐，后来西秦终于灭亡。

姚 绍

后秦姚泓义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将军绍帅众攻函谷关。厨人为绍炊饭，气蒸汗溜辄成血，腥甚。如此积日，绍心恶之，令勿复炊，乞饭于诸军。后八十日，绍病死，泓为晋将刘裕所擒，斩于建康市。（出《五行记》）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后秦的姚泓派他的叔父、大将军姚绍攻打函谷关。当时，厨师为姚绍作饭，饭汤的蒸气升起后都凝结成了血，腥气难闻，连着几天都是这样。姚绍心里十分厌恶，不准厨师再作饭，每次吃饭都到各部队去讨要。八十天后，姚绍病死，姚泓也被晋军将领刘裕活捉后在建康（今南京市）的街上斩首。

桓 振

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出《异苑》。）

桓振在淮南时，夜里听见有人上床的声音。点上灯一看，只见一大堆血。不久，桓振就被义军杀死。桓振是桓玄的叔伯伯弟。

贾弼之

河东贾弼之，晋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一人，面丑甚，多须大鼻，诣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之。明朝起，不觉，而人见悉惊走。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曰：“那得异男子。”弼自陈说良久，并遣至府检阅，方信。后能半面笑，两手各执一笔俱书，辞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杂录》，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晋安帝义熙年间，河东人贾弼之在琅琊府当参军。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人，面貌丑恶，鼻子大胡子多。这人对贾弼之说，“我真喜欢你漂亮的脸孔，咱俩换头，怎么样？”贾弼之说，“人各有自己的头脸，怎么能换？真是岂有此理！”第二天，贾弼之又作了同样的梦，心中十分厌恶，就在梦中答应和那人换脸。第二天起来，自己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但别人一看见他就吓得逃走。他回来对镜子一看，才知自己的脸真的被梦中人换去。回到家里，家中仆人也都大惊，进到屋里，妇女们都吓得躲

起来,说,“那儿来了这么个又怪又丑的男人?”贾弼之只好解释了很久,家中的人又派仆人到他供职的府衙里去察问,才相信真是贾弼之。后来,他只有半面脸会笑,还能两手各拿一支笔写文章,词语都很美。不久晋安帝驾崩,恭帝继位。

江陵赵姥

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义熙中,屋内土忽自隆起。察为异,朝夕以酒酹土。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朝夕有声,如哭。后人掘宅,见一异物,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谓土龙。(出《异苑》)

湖北江陵有个姓赵的老太太以卖酒为生。晋安帝义熙年间,老太太屋里的土地忽然鼓了起来,觉得很怪,就早晚用酒祭洒土地。曾看见土里钻出一个怪物,头像驴,当时地上并没有洞穴。后来老太太死了,邻居听见屋中地下总有声音像在哭。老太太的儿女们掘开宅基地,挖出一个怪物,一会大一会小,还蠢蠢而动,不一会就消失不见了。有人说那怪物叫土龙。

诸葛长民

安帝时，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有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令移各一处，俱遥相唤。又长民在豫州时，见屋中柱及椽栿间，悉见有如（“如”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蛇头。令人以刀斫之，应刃藏隐。或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之同宿，骇愕不达此意。长民曰：“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状。而来辄共斗，深自惧焉。”长民俄而伏诛。（出《五行记》）

晋安帝时，诸葛长民当豫州刺史。有一次，有几个捣衣棒槌忽然说了话，声音和人一样，但说的是什么听不懂。把它们互相分开，隔着很远棒槌仍然互相招呼谈话。还有一次，诸葛长民看见屋里的中柱和椽梁上好像有个蛇在探头，让人拿刀砍去，蛇头立刻躲起来。从那以后，长民常常在睡梦中惊起，又跳又蹦，好像和什么人打架，这样闹腾了好几十天。当时毛修之曾和诸葛长民同住，见他梦中起来蹦跳，心里很害怕，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他说，“我是在和怪物打斗。这怪物特别有力气，除了我别人制不住它。”毛修之问是什么怪物，诸葛长民说，“这怪物很黑，有手有脚，但看不清它是什么形状。每次

它来和我斗，我心里也挺害怕。”过了不久，诸葛长民就被杀了。

盐官张氏

晋末有张氏，在盐官，闲居端坐，忽闻煎食香。斯须，风吹一盘食至，酒肉肴饌毕备。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问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舆而去。后张为孙恩所害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朝末年有个姓张的盐务官，有一天在家中闲坐，忽然闻到炸食品的香气。不一会，风吹来一盘吃食放到他面前，盘里酒肉佳肴俱全，接着来了个穿黄袍的人乘车而来，上床和张某一同吃起来。张某问他的姓名，黄袍人笑而不答。过了很久，黄袍人才登车而去。后来姓张的盐官被孙恩杀害。

王 愉

王愉字（“字”原作“自”，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茂和，义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

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须臾下地，覆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绥怀”原作“怀绥”，据陈校本改。）貳伏诛。（出《异苑》）

王愉，字茂和。晋安帝义熙初年时，有一天王愉在院子里走路，帽子忽然飞上空中，好像空中有人戴着它。后来王愉母亲死了，当月的初一设祭品祭奠，供桌上的酒具忽然落到地上，然后这酒具又上了床。不久，王愉的三儿王绥以对朝廷心怀反意被诛杀。

朱宗之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出《幽冥录》）

会稽国的司理令朱宗之，常常看别人家出殡。他每次都看见死人三尺多高的地方有一个青色的东西，像是一个扣着的盆，人一来就不见了，人走了那东西就又出现了，凡是死人的头上都有这个东西。据说，每当死人入殡时，他的鬼魂都会到场参加。

虞定国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尝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宁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无以相报，若有官事，其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公曰：“仆宁当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君复见来，便斫之。”后果得怪。（出《搜神记》）

浙江余姚人虞定国生得英俊潇洒，同县有位苏氏女子也十分美貌，定国曾见过苏氏，心里非常喜欢。有一次定国到苏家去作客，苏家主人留他住下。夜晚时，定国对主人说，“你家小姐十分美丽，我很敬慕，今晚能不能请小姐出来见一见呢？”主人觉得定国是乡间很受尊敬的人，就让女儿出来相见。从此定国和苏氏女常常来往。定国对苏氏女的父亲说，“你对我如此厚爱，我没有可报答的，以后你有什么公事要办，可以尽管找我。”苏公听后很高兴。后来苏公家被派给官府出差役，就来求定国说情。定国大惊说：“我从来没跟你提过能帮你办理公事，你为什么来求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苏公就说了定国和他女儿来往并答应帮忙疏通官府的事。定国气念地说，我怎

么能既求人之父而又乱人之女呢？以后你只要再看见我到你家，你尽管拿刀砍！”后来苏公家里果然捉住了那个冒充定国的妖怪。

丁 諱

东阳丁諱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艰，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女（“女”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郎，“患疮，闻参军统治，故来耳。”諱使前，姿形端媚。从妇数人，命仆具肴饌。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妇（“妇”原作“婢”，据明抄本改。）取琵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亦足”原作“故是”，据明抄本改。）悦人情。”放琵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媼。缱绻覩良宵，（“覩”原作“观”，“宵”原作“觐”，据明抄本改。）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出《幽冥记》）

山东东阳人丁諱有一次出了城游玩，在方山亭住下。亭下江边有位姓刘的散骑官，母亲刚去世，从京城奔丧回家。这天深夜，忽然有一个女子，自称姓刘，来见丁諱说，“我身上生了疮，听说你能治，就找你来了。”丁諱让她往前站，见这女子美

丽端庄，身后有几个侍女跟着，立刻就让仆从摆上酒宴，和丁諲对饮。酒喝得半醉时，那女子说，“今天和你相会，真担心自己会失去自持丢失了贞洁的名声啊！”丁諲说，“像你这样才貌俱佳的贵人，还会顾虑我这个老头子会有什么失礼举动吗？”说罢就取来了琵琶，女子边弹边唱道，“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唱完就放下琵琶，坐在丁諲腿上，抱着他的头，又接着唱道：“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覩良宵，千载结同契。”唱得婉转动人，令人陶醉。唱完，那女子就让闭了灯，和丁諲同床。天亮时，那女子忽然不见。据有的官员说，这个方山亭过去就常有鬼怪出现。

富阳王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都出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束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闻笼中窸窣动。转头，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祐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恳告苦”原作“种类专”，据明抄本改。）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频问

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谓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记》）

宋代元嘉初年，富阳有个王某，在河汊里安置了捉蟹的竹栅栏。早上去看，见一块二尺长的木头在栅栏里，栅栏却被弄断，已拦在栅中的螃蟹全都跑了。王某就把栅栏修好，把那块木头扔出去，第二天去看，那块木头又在栅栏里，栅栏又被弄坏了，只好又把那块木头扔出去。把栅栏修好。第三天早上再去看，又和前一天一样。王某怀疑那块木头是妖物，就把它装进蟹笼里挑回去，一面走一面说，“到家我就把你这块木头劈了烧火！”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笼子里有响动，回头一看，看见那块木头变成了一个人面猴身、一手一脚的怪物，对王某说，“我爱吃蟹，前几天我弄坏你的栅栏进去吃蟹，实在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把我放走。我是山神，会报答你，让你今后栅栏中天天都抓住满满的蟹。”王某说，“你祸害人，而且前后不是一次，就应该把你弄死。”怪物苦苦哀求放掉他，王只回头看看不答应。怪物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想知道。”一再地追问，王某就是不出声。离家不远时，怪物又说，“你不放我，也不告诉我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今天是必死无疑了。”王某到家后，立刻把那块木头烧了，以后再也没出什么怪事。当地人把这种怪物叫“山獠”，说它如果知道人的姓名，就能加害中伤，所以它才一再问王某姓名，是为了害人来解脱自身。

乐 遐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妇相继病卒。（出《幽冥记》，明抄本、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宋元嘉九年时，有个南阳人乐遐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呼叫他们夫妇的名字，一直喊到半夜才停，乐遐又惊又怕。几天后，乐遐的妻子从屋后回来，忽然全身的衣服上都是血。没出一个月，夫妻俩先后病死。

刘 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恍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不自知。后二十许日，刘被诛。（出《幽冥录》）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个女子夜里忽然乘着风雨恍惚地进了郡城。她自己觉得离家只有一顿饭工夫，虽在风雨中，衣服却一点也不湿。这女子清晨来到刘斌家门外要求通报拜见刘斌，并说，“我是天使，如果主人请我进去接待我，就会有富贵，如果不见我，就有凶祸。”刘斌问那女子是从哪里来的，女子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天后，刘斌被杀害。

王 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出《幽冥记》，明抄本、陈校本作《幽明录》）

宋元嘉年间，太原人王征出任交州刺史，刚拜官时乘车出门，听见前面发出铮铮的声音，一看，是一辆车在前面挡住了去路，然而和他同行的人谁也看不见那辆车。结果王征一到了州里就死了。

张仲舒

张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寸，长五六寸，皆以笺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馐。仲舒恶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异苑》）

宋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每到早晨和晚上，张仲舒就会看见自家门侧有一大团红色的气体。后来空中忽然像下雨一样降下来很多红色绛罗，都是五六寸长，七八寸宽，用纸带捆着。纸的长宽和绛罗一样，从天上往下落时非常快。张仲舒很讨厌，就把这些东西都烧了。过了一宿，张仲舒就得了急病突然而死。

萧思话

萧思话在清州，常所用铜升，覆在药厨下。忽于其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升覆雀殡，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书》）

萧思话在河北清州时，常常把所用的铜升扣在药橱下面。这天，他忽然在铜升下发现两只死雀，他叹息道，“铜升扣着，成了死雀的坟墓，莫非是个不祥的预兆吗？”不久他就被逮捕入狱。

傅氏女

北地傅尚书小女，尝拆荻作鼠，以狡猾，放地，荻鼠忽能行，径入户限。（“限”原作“眼”，据明抄本改。）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云：“汝若为家怪者，当更行，不者不动。”放地，便复行如前，即掘限内觅，入地数尺，了无所见。后诸女相继丧亡。（出《列异传》）

北地郡傅尚书的小女儿，有一次用芦苇编了个很狡猾的小老鼠，放在地上那老鼠竟跑了起来，一直钻进门坎下的土中。她又编了一只，编好以后念咒说，“你如果是要到我家作怪，就再跑，如果不是，你就别动。”放在地上，老鼠又跑了。家里人挖开门坎下的土，入地数尺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傅尚书家的几个女儿都先后死去。

郭仲产

郭仲产宅在（“在”原作“见”，据明抄本改。）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斋屋，竹以为窗棂，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成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出《述异记》）

郭仲产的府宅在江陵枇杷寺的南边。宋元嘉年间，又盖了一间斋屋，用竹子作窗棂。后来窗棂上的竹子渐渐生出枝叶，长了好几丈长，形成个竹林，郭仲产以为这是吉祥的预兆。但到了孝建年间，郭仲产却被诛杀了。

刘 顺

宋大明（“明”原作“元”，据陈校本改。）中，顿丘令刘顺，酒酣，蚤入妾许眼。晨起，见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作荠，亲自切血，染荠食之，弃其有余。后十许载，至元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出《述异记》）

宋大明年间，河南顿丘县令刘顺喝醉了酒，早早进入了小妾的屋里睡下。早上起来，看见床上有一滩干血，像是一个扣着的盆。刘顺是个勇武的汉子，毫不奇怪，就让把那块干血拿去作菜的调料。他亲自把血切碎，拌了菜吃，剩下的就都扔掉了。过了十几年，到元徽二年，刘顺被王道隆杀害。

王 谭

大明中，琅琊王谭，字思玄，为南阳太守。母丧去职，寄郡城南，设庐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鸭卵，黄色分明，从东来，入厅事上。俄顷，又二枚续至，其状如前，良久乃去。自此夕夕来往，或单至双来，久停则灭，一夜或四五来，如此十许日不见。其年，谭二婢死，明年弟亡，谭患疾，至都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大明年间，琅琊人王谭，字思玄，任南阳太守。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王谭离职，在郡城南边母亲的坟旁盖了草房，按当时的礼制为母守孝。有一天他看见从东面来了一个像鸭蛋大的东西，闪着黄色的光，进了屋里。不一会又接着来了两个，和前一个一样，很久才飞走。从此这怪物夜夜都来，有时是单数，有时是双数，来后停久了就灭，有时一夜来四五次，后来十几天不再来了。这一年，王谭的两个婢女死了，第二年王谭的弟

弟死了，他自己也生了病，到京城后去世。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隐烟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如大赤马，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饮百余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后半岁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出《述异记》）

周登之家住京城，宋明帝时，派他管理灵庙，对他很宠信。他的母亲谢氏，尊奉佛法。泰始三年，夏天的一次暴雨中，烟雾中有一个怪物向堂屋前走来。这怪物低着头，头大像个红马，饮院子里的雨水。周登之大惊，认为是个吉祥的天神下凡来了，就打了水给它喝。那怪物喝了一百多斗水，喝光就走了。二年后，周登之的母亲谢氏去世。过了半年后，宋明帝驾崩，周登之的家业也从此衰败。

黄 寻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忽风雨飞钱于其家，后巨富，钱至数万，其年被诛。（出《五行记》）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有一个很穷的人叫黄寻。有一天，忽然风雨把很多的钱吹到他家中，一下子成了富翁，然而就在这年他就被诛杀了。

荊州人

梁元帝天监元年，荊州刑人，杀了，其人不僵，首（“首”原作“手”，据明抄本改。）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荊州大旱，与晋愍帝督运令史淳于伯同。（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元帝天监元年，荊州执行一名犯人死刑。头砍去后，犯人身子不僵倒，头掉到地上后，嘴动口张，血像箭似地向上冲

了一丈多高，然后像细雨一样落下来。这一年荆州发生了大旱，和晋愍帝时的督运令史淳于伯的那次一样。

田 骚

田骚，南阳人，梁末，晚暮执弓箭，从妇家还。去余十里，无伴畏惧。遥望前路坂头，有绯衣小儿，急逐之，及到，问曰：“汝何村小儿？”小儿曰：“家在树头。”骚谓欺己，谓之曰：“吾长者，与尔童稚共语，何为轻薄见报？”更行百许步，至坂头，道边有极大树，小儿径上树，状如猿猴。心以为异，乃张弓绕树觅，见一物如幡，长数丈高而灭。至家，困病几死。（出《五行记》）

梁朝末年，南阳人田骚有天晚上带着弓箭从妻子家往回走。离家十里地以后，由于没有同伴，心里有点怕。这时，他远远看见前面的坡上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孩子，就急忙赶上去问，“你是哪个村的孩子？”小孩说：“我家在树顶上。”田骚以为小孩骗他，就说，“我是个大人，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好好回答呢？”走了一百多步，到了坡上，道边有一棵极大的树，只见那小孩飞快地上了树，像猿猴那样敏捷，田骚十分惊奇，就张起弓搭上箭绕着树寻找，见树上有一个像旗幡似的东西，长了几丈高以后就消失了。田骚回家后就得了病，差点病死。

邓 差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蜃，乃以镰斫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顿尔珍差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筋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朝时，南郡临沮人邓差在麦城耕田时，得到了好几斛古铜，因而大富。有一次他走路遇雨，在一棵皂荚树下避雨，遇见一个老者，对邓差说，“你虽然富了，明年舍神如果出来，你就会衰败下去，而且会因火而遭灾。”邓差认为这老人是用邪术

骗他的钱，根本不理睬他。第二年，邓差在家里看见一个东西，有点像鳖，青黑色，有二尺多长，自己随便爬进爬出，时隐时现，伸头缩脑。狗看见后，都围着它狂叫。狗一叫它就缩头，家里人都不敢碰它。这样过了一百多天后，有一个种田人黄昏回来看见了那怪物，说是“蜃(蜥蜴)”。就用镰刀去砍，砍伤了它的脚，流出了血，然后把它扔到稻子堆下，后来就不见了。接着家里就着了火，邓差的儿子和侄子先后死去，官府又接连向邓差派劳役。后来，邓差又在路上遇见了两个商人，在路旁对坐着用餐，看他们罗列的食品都是些珍肴美味。邓差不认识他们，但两个商人却主动招呼邓差一起喝酒。邓差说，“我看二位是在外奔波的行商，并不很丰足，怎么竟这样大吃豪饮这些美味佳肴呢？”商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在世，说到底是为了吃穿，一旦病死，还能再吃美味吗？我们可不像临沮的那个叫邓差的人，平生舍不得享用，甘心作守财奴。”邓差听了这番话，也没说自己的姓名，默默地往回走。到家以后，宰了鹅煮了吃，结果让鹅骨卡住喉咙憋气而死。

司马申

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谮毁朝臣。后于尚书省昼寝，有鸟啄其口，流血及席。时论以谮毁之效，而陈渐微之征，后主竟降。（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北朝时，陈后主的近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常谗毁朝中的大臣。有一天，司马申在尚书省的府衙里睡午觉，忽然飞来一只鸟啄他的嘴，血流的满席都是。对这件怪事，当时的人们议论说这是对谗毁他人的报应，也是朝庭衰败的预兆。果然不久陈后主投降，国家衰亡。

段 晖

段晖，字长祚，有一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谢子厚赠。”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出魏收《后魏书》）

段晖，字长祚。有一次，他的一个小仆人辞工回家，向段晖要一匹马，段晖开玩笑，作了个木马送给他。那小仆人说，“我是冥府泰山神的儿子，谢谢你赠我这么重的礼物。”说罢，骑上木马，腾空而去。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白虚		

崔季舒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長丈余，黑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

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出《北史》）

北齐的崔季舒，官位达到侍中特进。忽然有一天，他家池里的莲花，全变成人的模样，戴着鲜卑人的帽子。而且，他妻子曾经大白天睡觉，见到一个神人。神人身高一丈多，满身黑毛，向前来走近她。巫师说，那神人是五道将军，他来到宅第里是不吉祥的。而且，院子里忽然间流出血水，有一个象斛那么大的白东西，从天而降，当掉到离他儿子的头还不到一尺多远的时候，那白东西就消失了。崔季舒还看到他家的内厅中，有一只大手，一丈多长，从地里长出来，满屋光亮。他问左右的人看见什么了，左右都说没看见什么。不久，他没罪而被杀。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贫。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近远。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之，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忿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自此之后，渐贫，死亡都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个叫黄家的人，住在古城南。他的祖先辈辈都巨富。有一个巫师给他占卜，说他家的财物要离去，应该好好防守，如果财物离去了，他家马上就会很穷。他家每夜都派人分别看守。夜里，有一队人，全都穿黄色衣服，骑着马，从北门走出来；一队白衣人，骑着马，从西门走出来；一队青衣人，骑着马，从东园门走出来。他们都打听赵虞家离这多远。当时人们都忘了财物要离去的事，几队人马离去之后才明白过来。人们非常后悔，但是已经不能去追赶了。走出去的黄、白、青几队人，全都是金银钱货。很久以后，又见到一个瘸腿人背着柴薪走出来，也打听赵虞。家人非常愤怒，让奴仆们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家的折了一条腿的锅。他家渐渐穷了，到他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如晋阳，在路，兵人于幕下忽（“忽”原作“无”，据许本改。）唱叫，讯之曰：“见无数人，皆骑小马如狐，争挥刀梢，故叫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晋阳去，正在路上，兵卒们在帐下忽然高声叫喊。他问兵卒们为什么叫喊，兵卒们说，他们看见有许多人，都骑着狐狸那么大的小马，争相

挥舞着刀枪棍棒，所以他们就大叫。

王惠照

武平末，广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为郡学生，刻木作一小儿，盛衣带里，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啖。”方自食，自此后迷，为魍魉著之，时饷不饲，则病友垂死。渐不飧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窃取，以火焚之，休病转困。其家事急，顾工匠刻木，妙写形状，为置灵床之处。下语云：“烧毁我如此，重刻何益？”岁余，休成狂病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北齐后主武平末年，广平都省主事是王惠照。息休是郡里的秀才。他用木头刻了一个小孩儿，装在衣袋里，每顿饭都一定要给它东西吃。告诉它说：“你吃！”它才自己吃。从此以后，息休就变得痴迷了，是鬼怪附体，一旦吃饭的时候忘了给木孩儿东西吃。他就病得要死。渐渐地，他不吃蔬菜，要吃肉喝酒。息休的哥哥偷偷地把小木孩儿拿出来，用火烧了。息休的病变得更重了。他家里见事情紧急，就雇工匠重新刻了个木孩儿，放在他的灵床下。息休下床说道：“把我烧成这个样了，重刻有什么用？”一年多之后，息休变成疯病病死了。

独孤陀

隋独孤陀，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家”原作“甥”，据明抄本改。）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之而不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颖、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犍车载陀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王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诉行猫鬼家焉。陀亦未几而卒。（出《北史》）

隋朝的独孤陀，字黎邪。隋文帝时，他是延州刺史。他喜欢旁门左道。他外祖父家姓高，以前供奉猫鬼，已经害死了他的舅父郭沙罗，于是就搬到他家里来了。隋文帝暗中察访到这件事不肯相信。独孤陀的姐姐是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郑氏都有病，找来医生一看，都说这是猫鬼病。隋文帝因为孤独陀是皇

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异母妹，因此怀疑是独孤陀干的，暗中下令让独孤陀的哥哥独孤穆用亲情开导他。皇上又派左右的人去劝他。他说没有。皇上不高兴，降低了他的官职。独孤陀于是便有了怨言。皇上派左仆射高颖、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一块去审察他。他的婢女徐阿尼供认，她本来是从独孤陀的母亲家来的，曾经侍奉猫鬼，常常在子日的夜间祭祀猫鬼。说“子”就是老鼠。猫鬼常常杀人，被杀者家里的财物就暗中移到养猫鬼的人家。隋文帝就向公卿们讯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奇章公牛弘说：“妖由于人而兴起，杀了那个人，妖也可以灭绝了。”皇上下令用牛车拉着独孤陀夫妻，要处死刑。他的弟弟到宫中哀求，于是免他一死，除了他的名，让他妻子杨氏出家做了尼姑。在这以前，有人说自己的母亲是被猫鬼害死的，皇上认为是胡说八道，一怒之下把他遣送到外地去了。到这时，才下诏书赦免了这一家。独孤陀也不久就死了。

杨 素

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潜于宫省，遣人就卫尉少卿萧吉，请择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终，乃以书一卷付之。此书专是述死丧之事，素开而恶之，乃焚于前庭。素宅内造沉香堂，甚精丽。初成，闭之三日，然后择日，始开视之，四壁如新血所洒，流于地，腥气触人，素甚恶之，竟遇鸩而死。九年，素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庭中无故有血洒地，玄感惧，遂举兵反，伏

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在东都建宅院，暗中到宫中，派人到卫尉少卿肖吉那去，求他选个好日子迁入新居。肖吉知道杨素不得善终，就把一卷书交给他。这卷书是专门述说死丧之事的。杨素打开一看很厌恶，就在前庭把它烧了。杨素在宅内建了一个沉香堂，非常精丽。刚建成时，关了三天，然后选日子。刚打开时一看，四壁上洒有鲜血，流在地上，腥气袭人。杨素非常讨厌这事。他终于遇毒酒而死。大业九年，杨素的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院子里无缘无故有血洒地。杨玄感恐惧，就起兵造反，终于伏法被杀。

滕景贞

滕景贞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出《酉阳杂俎》）

滕景贞住在广州七层寺。永徽年中，他罢职回到家中。一次，他的婢女做饭，锅里忽然有雷一样的声响，米眼看着就鼓起来。滕景贞走近去看，声音变得更响。甑子上生出几十朵小

花，长得象莲花，颜色象金一样赤红，不一会儿就枯萎消失了。十天后，滕景贞死了。

元 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见屏外有小人骑小马入来，人长二三尺，马亦相称，衣甲具装，光彩辉日，于庭内巡墙驰走，良久方灭。此后每常欲自杀，合家守之，经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觉之，分觅，以投于井，比及出之，殆亦绝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高宗永淳初年，陕西同州司功元邃，他的母亲大白天在屋里坐着，忽然看见有一个小人骑着一匹小马走进来。小人高二三尺，马也和他相称，衣服、铠甲全有，光彩映日，在院子里沿着墙奔跑，很久才消失。以后她常常想自杀，全家人看守着她。过了一年，人们对她的人看护稍微懈怠了。他母亲夜里睡觉，把衣服放在被子里代替她自己，就跑了出去。侍候她的人发觉之后，分头去寻找，她已经投到井里。等到把她救出来，几乎已经绝命了。

刘志言

长安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尉，此廨素凶，遂于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发，梳堕地，婢俯取梳，见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数岁小儿。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惊惧走出，举家就视，了无所见。志言秩满而卒。（出《五行记》）

长安人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的县尉。他住的这所宅第一向不吉利，他就在乡里借房住。然而宅院里不免有鬼怪。婢女早晨起来梳头，梳子掉到地上，婢女弯腰取梳，见床下有一个口袋，里边好象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婢女伸手去取，小孩从口袋里跳出来，婢女惊惧地跑出来。全家走近去看，什么也没见到。刘志言任期刚满就死了。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

弦，（“弦”原作“言”，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覩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欸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傥阻我宴，必族其家。”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如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遣种矣。”言迄更问。亦不应也。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出《甘泽谣》）

素娥，是武三思的歌妓。武三思当初得到一个姓乔的丫鬟叫窈娘，能歌舞。武三思懂得音乐，他认为窈娘的歌舞，是天下最好的艺术。不久，窈娘淹死在洛水。于是乔氏家族全被杀。有人向武三思推荐素娥说：“相州凤阳有一家姓宋的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女儿，善于弹琴，是世上最佳的美人。”武三思就用三

百段帛去聘。素娥来到之后，武三思非常喜欢她。于是他举办盛大宴会让素娥出来亮相。公卿大夫全都聚集来了，只有纳言狄仁杰称病不来。武三思很生气，在席间说了些不满的话。宴会结束之后，有人告诉狄仁杰。第二天，狄仁杰去拜见武三思，道歉说：“我昨天老病突然发作，不能到会。然而没有见到丽人，也是我没有这福分。以后如果还有良宴，我敢不提前到门上来？”素娥听说了，对武三思说：“狄仁杰是个刚毅之士，不是个轻薄狎狭之人，何必一定罢压抑他的性情呢？不可能不再举办宴会，请不要让他来了。”武三思说：“如果他敢拒绝我的宴请，我一定杀他全家！”几天之后，又办宴会，客人们还没到，狄仁杰果然先到了。武三思特意把狄仁杰迎进内室，慢慢地饮酒，等待众宾客。狄仁杰请求让素娥提前出来，他要领略一下素娥的技艺。于是就放下酒杯，摆好座榻叫素娥出来。过了一会儿，奴仆出来说，素娥藏起来了，不知她在哪里。武三思亲自进屋去叫她，全都没见到。忽然在堂屋深处墙缝中嗅到兰麝的香气，就附耳去听，是素娥说话的声音。她的声音象丝一样细，刚刚可以辨清。她说：“我请你不要找狄仁杰，现在已经把他请来了，我不能再活了。”武三思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是别的精怪，是花月之妖，上帝派来的。也是要我用言语迷荡你的心志，要兴李氏天下。如今，仁杰是当代的正直之人，我根本不敢见他。我曾经做过你的仆妾，哪敢无情！希望你好好对待狄仁杰，不要萌生别的想法。不然，你老武家就没有传人了。”她说完了，武三思又问，她亦不再答应了。武三思出来，见到狄仁杰，说素娥突然病了，不能出来尽恭敬客人的礼节。狄仁杰不知其中原因。第二天，武三思秘密地向武则天奏明此事。武则天叹

道：“上天的安排，不能废除。”

张易之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号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要败毁的时候，他的母亲韦氏，叫阿藏，在家里坐着，家人报告说，有很多车马和骑马的随从，来到门前就下车下马，可能是宫内的官员。阿藏出去迎接，什么也没看到。另外，野狐几次擎着饭瓮从墙头上越过。不到十天祸事就到了。武则天垂拱年之后，各州有许多把母鸡变成的公鸡进献到宫中来，这是武则天当政的征兆。

李承嘉

唐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

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出《朝野佥载》）

唐朝中宗神龙年间，户部尚书季承嘉，不认识字，不懂书，却是御史大夫，兼洛阳长史。他叫判司是狗，骂御史是驴，威振朝廷。西京建造一所堂屋刚建成，街坊有人看到无数的野狐直跳进宅中。不一会堂舍四下裂开，瓦木堆积到一起。判事的笔管，在手里直接就裂开了。他另取一管笔，又裂了。几日后，贬为藤州员外司马而死。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殊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二婢未来，踌躇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供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出《朝野佥载》）

太定年间，泰州赤水店，有个郑家庄。庄里有一个年轻男

子,二十多岁,日暮时分,走在驿道上,看见一位青衣女子独自走路。女子姿容特别美丽。他上前一问,女子说要到郑县去,正在等两个婢女,婢女还没来,她便踌躇等候。这个年轻人让女子到庄上住宿,把她安置在厅中,供给她酒饭,拿来衣被与她同寝。到天明,门很久不开,喊他他也不应。从窗子往里一看,见他只剩下头骨了,其余的都吃完了。家人破窗而入,在梁上的黑暗处,见到一只大鸟,冲着门飞出去。有的人说,这是罗刹鬼。

梁载言

唐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怀州刺史梁载言,白天坐在厅堂里,忽然有一个象蝙蝠的东西,从南边飞来,一直飞入他的口中,一张一合象吞下一个东西,肚子里于是就绞痛,几天后就死了。

范季辅

鄜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又数日，季辅亡。（出《记闻》）

陕西鄜城县尉范季辅，没有娶。有个姓崔的美人，家在永平里，常常依靠范季辅。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早晨起来走下堂来，见有个东西死在阶下，身体象狗，脖子上有九个脑袋，都象人的模样，面相各不一样，有怒的、喜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野蛮的、温和的，都象拳头那么大。那东西尾巴很长，五色。崔氏害怕，把这事告诉了范季辅。范季辅向巫师打听这件事，巫师说把它焚烧在道口，就可以消灾。于是就在十字路口堆起柴火烧那东西。过了几天，崔氏的母亲死了。又过了几天，崔氏死了。又过了几天，范季辅死了。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睽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出《广异记》）

唐玄宗时，洛阳有一妇人患魔魅之症，前后经许多术士治疗都没治好。妇人的儿子拜见叶法善道士，求他为母亲作法除邪。叶法善说：“这是天魔，它在天上犯了罪，被玉帝谴责，暂时留在人间。但是它的谴责期已满，不久将自动离去，不必特意打发它。”那人认为这是推脱的话，所以要求祐助。叶法善说：“我确实不是不肯去。”于是就带着人深入到阳翟山中。绝岭上有一个水池，叶法善在池边作禁妖邪的法术。作了很久，水中出现一个头髻，象三间屋那么大，慢慢露出来。露到两眼，眨动如电光。不一会儿云雾四起，就不知它哪里去了。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微时，居教业里。有客过之，休贞饮客，其弟皆预。日晚客去，休贞独卧厅事。昏后，休贞醒，绕床有声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绝。休贞视呼者，状甚可畏，绕之不止。休贞惧，跳门呼奴，奴以灯来，其弟亦至。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长五尺。休贞弟休元，素多力，击之以拳，应手有声，如击铁石，怪形即灭。其岁，休贞母殂。（出《记闻》）

金吾将军裴休贞，地位低下的时候，住在教业里。有一客人来拜访他，裴休贞给那客人酒喝，他的弟弟们都参加了。天晚了客人离去，裴休贞独自躺在厅堂里。黄昏后，裴休贞醒了，听到床周围有声音说：“哥哥让娘子离去。”这样的声音不断出现。裴休贞看那说话的人，样子很可怕，绕床不止。裴休贞害怕了，跳到门外喊奴婢，奴婢捧着灯来，他的弟弟也来了。于是那怪物依在灯影中，样子象昆仑山，牙齿很大而且白，五尺长。裴休贞的弟弟裴休元，平素很有力气，用拳打那怪物。随着打出去的手有回声，象打在铁石之上。那怪物的形状就不见了。那年，裴休贞的母亲死了。

牛 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与言。忽见其东五百步，有黑气如轳车，凡十余。其首者高二三丈，余各丈余，自北徂南，将至原穷。又自南还北，累累相从。日出后，行转急，或出或没。日渐高，皆失。杲曰：“此处常然，盖不足怪。数月前，有飞骑者，番满南归，忽见空中有物，如角馱之像。（“如角”五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飞骑刀刺之，角馱涌出为人，身长丈余，而逐飞骑。飞骑走，且射之，中。怪道少留，又来踵，飞骑又射之，乃止。既明，寻所射处，地皆有血，不见怪。因遇疾，还家，数日而卒。”（出《记闻》）

京城东南五十里，叫孝义坊。孝义坊西边的原野上，常常有怪物。开元二十九年，牛肃的弟弟牛成，因为要到孝义坊，早晨来到西原，遇到村里人任杲，就跟他说话。忽然见他以东五百步的地方，有黑气象丧车似的，一共十几辆。那为首的一辆有两三丈高，其余的各一丈多高。从此往南走，要走到原野的尽头时，又从南回头向北来，一辆一辆地跟随着。日出后，车速较快，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太阳渐渐升高，车辆全都消失。任杲说：“这地方常常这样，不足为怪。几个月之前，有个骑马飞

奔的人，急速向南归去。忽然见空中有一个东西，象长角的驮马。飞骑用刀刺它。长角的驮马涌出来，变成人，身高一丈多，反而来追飞骑。飞骑跑了，并且回头射它。射中了。那怪物就停留了一会儿，又来跟随飞骑。飞骑又射它，它才停止。天亮之后，找到射它的地方，满地都是血，没见到怪物。于是得了病，回到家里几天就死了。”

张 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无首孩子，在傍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曰。其名曰“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出《记闻》）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一个亲友的妻子，在天宝初年生孩子，刚把生下的男孩收起来，又有一个没头的孩子在旁边跳跃。用手去抓他就不见了，手离开就又出现在左右。按照《白泽图》的说法，无头的孩子叫“常”。依照图上的说法喊它的名字，喊到第三遍，就忽然消失了。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为山南采访支使，尝推覆在途，舍于山馆。忽有美妇人面，出于柱中，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灭，惧不敢言也。后数年，选授桑泉尉，在京疾，友人问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记闻》）

南郑县尉孙旻，是山南采访支使，曾经因复勘狱讼行于旅途，住在山馆里。忽然有一个美丽的妇女从柱子里出来，看着孙旻笑。孙旻下拜并祷告了很久，那女子才消失。孙旻害怕，没敢说。几年之后，他被选授为桑泉县尉，在京城得了病，朋友问他是怎么病的，孙旻就说了这件事而死去。

李 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跌鼻眦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

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殓，其色终不改。（出《记闻》）

咸阳县尉李泮，有个外甥勇猛顽皮，曾经对客人说自己不怕鬼神，说得非常夸张荒唐。忽然有一天，他住室里的南墙，出来一张脸，红色，大小有一尺多，趴鼻子，眊眊眼，牙齿尖利，非常可恶。李泮的外甥大怒，挥拳打过去，那脸应手而灭。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西墙上，是白色的，又出现在东墙上，是青色的。样子都象先前的那个。用拳打，也消失了。后来又有一个黑色的出现在北墙上，样子更吓人，大小是先前的一倍。外甥更怒，连击几拳也没离去。拔刀刺它，才刺中。那脸面竟离开墙壁过来遮掩他。他用手推它，不能把它推开。黑脸于是就长到了他的脸上，色如黑漆。他倒地而死。一直到出殓，他的脸色始终不改。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洲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为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

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绳，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会昌解颐录》）

开元年间，元自虚是汀州刺史。他来到郡部，众官都来拜见。有一个人，年近八十，自称萧老，说：“我一家几口人，住在这宅中许多辈子了，还好，没有侵占您的厅堂。”说完就不见了。从此以后，凡是有吉凶之事，萧老一定提前来报告，没有不应验的。元自虚为人刚正，常常不信。然而家人常常在夜里见到怪异现象。或者看到有人坐在房檐上，脚垂到地上来；或者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在空中行走。有的抱着孩子，向人家要东西吃；有的是美人，化着浓妆，穿着美服，在月下说笑，总是投掷砖瓦。家人就向元自虚说明道：“曾听说厨房后面的空屋子是神堂，以前的人都用香火敬奉，如今不这样做，所以妖怪才如此的。”元自虚很生气，更不信。忽然有一天，萧老来拜见元

自虚说：“我现在要出远门去访一位亲友，把数口之家托付给您了。”说完就走了。元自虚向老吏请教这件事。老吏说：“曾听说，大人堂后的枯树中，有山怪。”元自虚让人堆积柴薪和树一般高，点火焚烧。听到树里有喊“冤枉”的声音，惨不忍闻。一个多月之后，萧老回来了，穿着白色衣服哀哭道：“出远门不几天，把妻子儿女委托在贼人之手。如今四海之内，只我子然一身了。我应该让你知道知道我啦！”于是就从衣带上解下一个小盒，象弹丸那么大。他把盒扔到地上说：“快离开，快离开！”元自虚俯身把盒拾起来打开，见里面有一只小老虎，才苍蝇那么大。元自虚想捉到它，于是它跳到地上，已经长到几寸长。它连跳不止，不多时变成一只大虎，跑到中门里，将元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全都咬死。虎也不见了。元自虚也只剩下子然一身而已。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	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	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	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	生
梁仲朋				

长孙绎

长孙绎之亲曰郑使君，使君惟二子，甚爱之。子年十五，郑方典郡，常使苍头十余人给其役，夜中，苍头皆食，子独坐，忽闻户东有物行来，履地声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床下。乃一铁小儿也，长三尺，至粗壮，朱目大口。谓使君子曰：

“嘻！阿母呼，令吮乳来。”子惊叫，跳入户。苍头既见，遽报使君。使君命十余人，持棒击之，如击石。徐而下阶，望门南出。至以刀斧锻，终不可伤。命举火爇之，火焚其身，则开口大叫，声如霹雳，闻者震倒。于是以火驱之，既出衙门。举足募一车辙，遂灭，其家亦无休咎。（出《纪闻》。）

长孙绎的亲戚是郑使君。郑使君只有两个儿子，他很爱他们。儿子十五岁时，他正当郡守。他才到郡中做了使君。平常他让十几个奴仆为他服务。夜里，奴仆们都吃饭，儿子独自坐在那里。忽然听见窗东有什么东西走来，脚步声很重，每走一步声音都很大。不一会儿，那东西来到窗前，就走到床下。原来是一个小铁孩儿，三尺高，极粗壮，红眼大口。它对郑使君的儿子说：“喂，你妈叫你，让你来吃奶！”儿子吓得大叫，跳到门里去。奴仆们知道以后，急忙向使君报告。使君派十多人拿大棒打那小铁孩，象打石头一样。它慢慢地下了台阶，朝门南走出。甚至用刀斧砍它，也到底没有砍伤它。又让人用火烧它，它就开口大叫，声象打雷一样。听到的人都震倒地上。于是用火驱赶它。走出衙门之后，它抬脚忽然踩进车辙里，就消失了。他家也没发生什么福事和祸事。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将亡，则有大面出手床下，瞋目开口，貌如神鬼。子惧而走，大面则化为大鸱，以翅遮拥，令自投于井。家人觉，遽出之，已愚，犹能言其所见，数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纪闻》）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个儿子，都不到成年就死了。每个儿子要死的时候，就有一张大脸从床下伸出手来，瞪眼张口，样子象鬼神。儿子害怕逃跑，大脸就变成一只猫头鹰，用翅子遮拦推拥着他，让他自己投到井里去。家人发现了，立刻救出来，已经变得愚傻了，但是还能说出他看到了什么。几天后他就死了。三个孩子都这样，到底也不知是什么鬼怪。

裴镜微

河东裴镜微，曾友（“友”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还庄，操弓矢，方驰骑，后闻有物近焉。顾而见之，状大，有类方相，口但称渴。将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

怪乃止。顷又来近，又射之，怪复住，斯须又至。武人遽至家，门已闭，武人逾垣而入。入后，自户窥之，怪犹在。武人不敢取马，明早启门，马鞍弃在门，马则无矣。求之数里墓林中，见马被啗已尽，唯骨在焉。（出《纪闻》）

河东的裴镜微，曾经和一个练武人交朋友。他们的住处相近。练武人夜里回庄，拿着弓箭，正骑马前进，听到身后有什么东西走近了。回头一看，那东西挺大，有点类似纸扎神象。它嘴里只称口渴。要到练武人眼前时，他拉弓射它。射中了，怪物便停止了。不一会它又走近了，他又射，怪物又停住。不一会儿又到了。练武人急忙来到家门前，但是门已经关了。他跳墙进去，从门缝往外偷看，那怪物还在。练武人不敢出去取马。第二天早晨开门，见马鞍子丢在地上，马却不见了。找到几里外的墓地，见马已经被吃光，只剩下骨头了。

李 虞

全节李虞，好大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漫游。每夜，逃出自寝，从人饮酒。后至寝中，有人背其身，以尻塞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

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出《纪闻》）

全节的李虞，喜欢大马。他年轻但是不逞强。他父亲曾经做过县令，李虞随父来到官署。为的是能够四处游历。常常在夜里，从一个地道里钻出来，跟别人去喝酒。后来他来到地道，见有人背向他，用屁股堵在洞口。李虞用手推也推不开。他用剑去刺，剑没到剑柄，那东西还不动，才知道不是个人。他害怕，就返回来了。另外，在一个年末，他在野外追赶一只鸟，鸟逃到墓丛中。他追到墓丛中去找，见有一个死人仰面倒在那里，身上肿胀，非常可怕。那死人大鼻子大眼睛。挺动一下那死人的眼睛，他眼里仍然有光亮，直看着李虞。李虞吓得差点死过去，从此不敢再打猎了。

武德县妇人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妇娠，将生男。其姑忧之，为具（“具”原作“其”，据明抄本改。）储糗。其家窳，有面数豆，有米一区。及产夕，其夫不在，姑与邻母同膳之。男既生，姑与邻母具食。食未至。（“未至”原作“至晓”，据明抄本改。）妇若（明抄本“若”作“苦”）饥渴，求食不绝声。姑馈之，尽数人之餐，犹言馁。姑又膳升面进之，妇食，食无遗，而益称不足。姑怒，更为具之。姑出后，房内饼盎在焉，归下床，亲执器，取饼食之，饼又

尽。姑还见之，怒且恐，谓邻母曰：“此妇何为？”母曰：“吾自幼及长，未之见也。”姑方询怒，新妇曰：“姑无怒，（“怒”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食儿乃已。”（“已”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因提其子食之，姑夺之不得，惊而走。俄却入户，妇已食其子尽，口血犹丹。因谓姑曰：“新妇当卧且死，亦无遗。若侧，犹可收矣。”言终，仰眠而死。（出《纪闻》）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县有一位妇人怀了孕，将要生一个男孩。她的婆母很担心，为她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这一家很穷，有几升面有几斗米。临产那天晚上，她的丈夫不在家，她的婆母和邻居的老太太为她做饭。男孩生下来之后，婆母与邻居老太太给她端上吃的东西来。饭还没吃完，她就象很渴很饿似的，不住声地要吃的。婆母就赶紧给她拿来。她吃了几个人的饭，还说饿。婆母又用一升面做熟给她送来，她又吃了个一点没剩，还说不够。婆母生气了，又去给她准备。婆母出去后，房中装饼的器具还在。妇人走下床，亲自拿过来，打开取饼吃。饼又吃光了。婆婆回来见了，又生气又害怕，对邻居老太太说：“这媳妇是怎么了？”邻人老太太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婆婆正生气地询问，妇人说：“婆母不要生气，我把孩子吃了就不饿了。”于是她提起孩子就吃。婆婆上去夺没夺下来，吓跑了。不一会儿返回来，妇人已把孩子吃光了，嘴上的血还通红的。妇人对婆母说：“我应该倒下去死了。也不拉屎了？如果拉屎，还可以收回去呢！”说完，仰倒而死。

怀州民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竟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出《纪闻》）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个县的人，无缘无故就吃土，说土的味道很美与别的土不同。以前这是因为武德县期城村的妇人们一块出去采拾，聚到一起说道：“如今米贵人饿，怎么活呀！”有一个穿紫衣骑白马的老头，率领着十来个随从拜访她们，对妇人说：“何愁没东西吃？这渠水边的土很好，可以吃，你吃吃试试。”妇人取土一吃，味道很美。于是老头不见了。妇人就把土带回家去，拌上面做成饼，饼非常香。从此，远近的人争相挖取。河的东西两边五里之内，南北十余步内，土全被取光。牛肃当时在怀州，亲自遇到过这种事。

武德县民

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锁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是数十日不还，主人怪之，开视囊，皆人面衣也，惧而闭之。其夕，门自开，所寄囊物，并失所在。（出《纪闻》）

武德县的一家旅店，有人锁闭了一间屋子，寄存了一车东西。这样锁了十几天也没回来。店主人感到奇怪，打开屋子，看屋里的口袋。一看，口袋里全是远行专用的寒衣。因害怕而裹起来。那天晚上，门自己开了，里边寄放的东西，都消失了。

张司马

定州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中夜与其妻露坐。闻空中有物飞来，其声戢戢然，过至堂屋，为瓦所碍。宛转屋际，遂落檐前。因走，司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为狗音。擒得火照，则老狗也，赤而鲜毛，身甚长，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马命焚之，深忧其为怪。月余，改深州长史。（出《纪闻》）

定州的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天，半夜和妻子在露天地坐着，听到空中有什么东西飞来，那声音象翅翼飞动。那东西来到堂屋，被瓦阻碍，在屋外萦绕，于是就落到檐前，就跑。张司马让人去追。追者用脚踢那东西，是狗的声音。捉到后用火一照，就是一条老狗，红色、毛很少，身体很长，腿很短，能有一二寸。张司马让人用火烧它，深怕它作怪。一月以后，张司马改任深州长史。

李适之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霁，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害之。霁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巫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啣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出《明皇杂录》）

李适之又富贵又豪爽，常把鼎摆在庭前，用它来准备饭食。一天早晨，院中的鼎跳出来互相打斗。家僮报告给李适之。李适之就来到院中，祭酒明誓。但是鼎还是打斗不止，鼎的耳和脚都打落了。第二天，李适之被罢相，改任太子少保。当时人们知道他的祸事还没停止。不久，他被李林甫陷害，贬为宜春太守。李适之的儿子李霁，是卫尉少卿，也被贬为巴陵郡别驾。李适之到了州上，不到十天就死了。当时人们认为是李林甫迫害死的。李霁就去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京都。李林甫怒气未消，让人诬告李霁，在河南府把他打死了。李之好喝酒，退朝之后，就找亲戚朋友，谈话赋诗，不曾防备李林甫。当初李适之在相位上的时候，曾赋诗说：“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等到他罢了相位，作诗说：“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啣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他到死也不是那种罪名，当时人们都叹他太冤枉。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猷”原作“犹”，据明抄本改。）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

（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的宅子里，也屡次发生妖怪。那南北两边的沟中，有火光发出，时或还有小孩拿着火把出出入入。李林甫讨厌这种现象，奏请皇帝，在那里建起嘉猷观。李林甫将病倒的时候，早晨起来将要上朝，命人把书囊取来，这是平常必有的事项。他忽然觉得书囊很重。侍从打开书囊一看，就有两只老鼠跑出来。把老鼠扔到地上，立刻变成狗。两只狗都是苍色的，又壮又大，张牙瞪眼，仰视着李林甫。李林甫让人用箭射它们，发出很响的声来，狗的形体便消失了。李林甫讨厌这件事，称病不上朝。那天他就病了。没过一个月他就死了。

又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林甫于正寝之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华丽，剗剔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身钩爪，长三尺余，以手戟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厩中善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败。（出《开天传信记》）

平康坊南街的废蛮院，就是李林甫的旧宅第。李林甫在正堂的后面另造一堂，结构是弯弯曲曲的，有弯月的形状，名叫“偃月堂”，土木建筑华美，雕刻精巧，当时是世上无双的。李林甫每次要破灭人家的时候，就进到偃月堂，精思熟虑，喜悦地走出来。那一家便不存在了。等到李林甫要衰败的时候，他在堂上看到一个象人的东西，遍身长毛，毛就象猪毛那样立着，身子蹲踞着，脚爪钩曲着，三尺多高，并且用手来抓挠李林甫，目光如电怒视着他。李林甫连声喝喊呵叱它，它动也不动。他急忙让人用箭射它。它笑着跳到前堂去，堂中的一位婢女，与它相遇而暴死。它经过马厩，厩中的好马也死了。不到一个月，李林甫就败落了。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象，默祈冥卫。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出《酉阳杂俎》）

杨慎矜兄弟二人很富贵，平常很不放心，常常去朝拜诘问佛像，默默地祈求神仙保佑。一天，神像前的土床上，聚积了三堆灰尘，样子象坟堆。杨慎矜感到讨厌，又以为是小孩的游戏，让人扫了。一夜之后，三堆灰尘如旧。不久，祸事就发生了。

姜 皎

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出《酉阳杂俎》）

姜皎常常到禅定寺玩。京兆一带很盛行设宴聚餐。等到喝酒的时候，座上有一位绝美的妓女，整理头发献上酒来，却不曾见到她的手，大伙感到奇怪。有一位客人乘着酒兴，开玩笑说：“你不是六指吧？”就硬拉过来看。那妓女随着被拉而倒下，原来是一具枯骨架子。姜皎竟然遭到祸事。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竖屋”原作“竖掘”，据明抄本改。）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晁良贞以善于判案而知名。他性情刚烈勇猛，不怕鬼。每年，他总是挖掘太岁地盖房子。后来他忽然挖到一块肉，比食魁还大。晁良贞打了它几百鞭子，送到大道上。那天夜里，他派人在阴影里听着。三更之后，很多车马骑士来到放肉的地方，问道：“太岁兄为什么受这样的屈辱？不报仇吗？”太岁说：“他正在荣耀旺盛时期，能把怎样？”天亮的时候，那肉就不见了。

李 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上元末年，又有一家姓李的，不相信太岁。挖地，挖出来一块肉。民间传说，得到太岁的，打它几百鞭子，就能免除祸患。李氏打了它九十多鞭子，它忽然腾空而起，于是就不知哪儿去了。李氏家有七十二口人，差不多死光了，只有小蒯公还活着。李氏兄弟怕他家死绝了，夜间，让奴仆全穿上鬼的衣服，把小蒯藏起来。只有这个儿子活下来了。他后来世袭封为蒯公。

又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宁州有一个人，也挖到了太岁，大小象写字的方板，样子象赤菌，有几千只眼睛。他家不认识，把它移到大道上，四处向认识的人打听。有一位胡僧吃惊地说：“这是太岁，应该赶快埋起来！”那人急忙把太岁送回原处。一年之后，这一家几乎死光了。

张周封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髯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列”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

俎》)

工部员外张周封,说他的旧庄在城东狗架鬣西,曾经在太岁上砌了墙。一天晚上,墙全倒了,还以为它基础不实,做工不精。就率领庄客再砌。砌了不到几尺高,做饭的人惊叫道:“妖怪发作啦!”人们急忙看去,几斗米的饭,全都跳出来排在地上,附在墙上,均匀得象蚕产的子,没有一粒重复的。一直排列到墙的一半,就象有分界似的。于是就请来巫师,祭祝祷告。也没发生别的事。

王 丰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阳杂俎》)

莱州即墨县,有个叫王丰的百姓,兄弟三人。王丰不相信方位有什么禁忌,曾经在太岁上挖坑。挖见一块肉,斗那么大,蠕蠕地动。于是就把那坑又填上了。但是那块肉随着填土而露出来。王丰害怕,把它扔掉。经过一宿,肉长大了,堵在院子

里。王氏兄弟三人以及奴婢，几天内全都暴死，只剩一个女孩还活着。

房 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持权势。暇日，私弟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立于其前。房初谓是亲故家遣小儿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出《原化记》）

唐朝肃宗的时候，尚书郎房集很有权势。闲暇之日，独坐在自家厅堂里，忽然有一个十四五岁头发齐眉的小男孩，拿着一个布袋，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站在他的面前。房集一开始以为是亲戚朋友家打发小孩来看望。他问小孩话小孩不应，又问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小男孩笑道：“是眼睛。”于是就把口袋倒过来，里边有几升眼睛。倒出来之后，在地上散放着，有的顺着墙到了屋顶上。一家人又惊又怪的时候，不知小男孩哪里去了。眼睛也不见了。后来房集因事被杀。

张 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顾”原作“头”，据明抄本改。）蹢局不肯行，寅疑前无异，因视路旁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历”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遣矣。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出《广异记》）

范阳的张寅经在洛阳故城的南边走路，天已到了黄昏时刻，想到朋友家投宿，经过一条狭窄的道路时，马忽然惊惧地四顾，很拘束，不肯前行。张寅怀疑前面有异常情况，于是看到路边的坟地上，大石柱的一头有一个东西，好象纱笼，形状大小象桥柱上慈台，渐渐地长大，象几斛那么大，一直到地，飞起来象流星一样。它的声音象雷。它所经过的林子里宿鸟都惊散了。能有一百步远的地方，它毁了一户人家。张寅暗暗地记在心里，就离开了。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张寅重又经过那户人家。一看，男女老少一个没剩。就向邻人打听。邻人说，那家的媳妇对婆婆不好，婆婆死了，就发生了这种祸事。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褌，鼓唇眦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明抄本“尧平”作“尧神”）使者。”诸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广异记》）

平阳的燕凤祥，很懂得六艺，就召集弟子讲学。夜里他与妻子在家中，忽然听到外间屋里有呜呜的声音，以为是盗贼，就轻手轻脚地窥视，正好看到一个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一

丈多高。它在院子里，很快就闪进门来，渐渐听到它登上台阶。它喊燕凤祥说：“夜不深，为什么关了门？”燕凤祥默默地不敢出声，点着灯守在那里。一会儿，门缝中出现一张脸，象猴。于是就突了进来，喊来它几百个同伴，都从门缝中进来，都二尺多高，穿着豹皮牛鼻子裤，鼓唇瞪眼，样子非常丑恶。有的爬到屋墙上，有的跳到梁栋之间，徘徊在他的身后，想要逼近他。燕凤祥的身边，只有一个枕头，以及妻子的一个琵琶。燕凤祥立刻把枕头和琵琶扔过去，被打中的就离去了。到天亮才走光，他这才得免。他恍恍惚惚地，常常看到屋里有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出现在四面墙上，说：“我是平阳尧平的使者。”燕凤祥请巫师祭祝祷告，到底也没有除掉，就避到精舍之中。他看到佛榻下有一张大脸，瞪眼看着他。他又要逃到别处去。刚出门。又看见一群鬼，全在胡同里嬉戏，直扑向燕凤祥，让他没法离开。已经出不去了，病就变重了。就请了许多和尚设斋，筑坛念咒。又请了六个道士，为他画符念咒，鬼才慢慢离去。几天之后，燕凤祥梦见一个红衣服黑头巾的人，住在空中，说：“还给你魂魄。”就把什么东西扔给燕凤祥。有像女人头发的，有像红衣的几十枚，燕凤祥全都接受，第二天就好了。

王 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扬州孝感寺北。夏日被酒卧，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

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骨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永泰初年，有一个姓王的年轻男子，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天他喝完酒躺在床上，手垂在床下，他妻子怕他伤风，把他的手举起来。忽然有一只大手从床前伸来，把王生拉到床下，身体渐渐地没入地里。他妻子和奴婢们一起去拽他，也不能禁止。地象裂开了似的，起初还露着衣带，不一会儿也不见了。他家全力往外挖他。挖到两丈深的时候，挖到一具枯骨，已经像埋了几百年了似的。到底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作怪。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槭槭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肤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莫”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惧。”颇有膾葜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歟飞东南去，不知所在。如此

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瘿子，如生瓜大，飞翅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犄，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出《乾膺子》）

叶县有一个人叫梁仲朋，家住在汝州西郭的街南。渠西有个小村庄，他常常早晨去晚上回来。大历初年，八月十五日，天地间没有云雾和尘埃。十五六里外，有一个大家族的墓林，栽种的全是白杨树。这时候，秋景里到处是落叶的树木。梁仲朋骑着马来到这里，已经是二更天。他听到林子里有“槭槭”的声音。忽然有一个东西，从林子里飞出来。梁仲朋起初以为是惊起来的栖鸟。不一会那东西飞到梁仲朋怀中，坐到了鞍桥上。月照之下，见它就象能装五斗米的箩筐那么大，毛是黑色的，头就象人，眼睛鼓起象个圆球。它就称梁仲朋为弟，对梁仲朋说：“老弟不要怕。”它身上有很大的腥膻气，说话完全象人。一直走到汝州城门外，见城中人家还没睡觉，还有灯火的光亮，那怪物就忽然向东南飞去了，不知它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梁仲朋到家好多天，也不敢向家里人讲这件事。忽然有一天夜里，更深了，月亮升起来，而且天色很好。梁仲朋于是就召弟弟妹妹们，在院子里饮酒，有的长啸，有的吟诵。于是他就讲了

前几天晚上的那件事。那怪物忽然从屋顶上飞下来，对梁仲朋说：“老弟说我什么事啊？”于是老老少少都散去，只有梁仲朋留下来。那怪物说：“我做东儿……”它不停地要酒。梁仲朋仔细地看了看它，见它脖子下面有个瘤，象瓜那么大，飞翅既是它的两耳，又是它的两翅。它鼻上的黑毛交杂，鼻大如鹅蛋。它喝了几斗酒，醉在酒桌上，象睡着了。梁仲朋悄悄起来，磨一把大刀，向它的脖子刺去，血流进酒。它就起来说：“大哥大哥，老弟别后悔。”它退出去躲上屋顶，不再出现。院子里到处是血。三年内，梁仲朋家三十口人全都死尽。

韦 滂 柳 氏 王 诉 李 哲
卢 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韦 滂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灸，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之则食。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

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羹噉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出《原化记》）

唐朝大历年间，有个叫韦滂的士人，膂力过人，夜间走路什么都不怕。他善长骑马射猎，常常把弓箭带在身上走路，不仅猎取飞鸟走兽煮烤而食，就连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了就吃。曾经在京城里夜行，鼓声将绝，离主人家还很远，要找个地方住下，正不知到何处去，忽然望见市中有个士大夫之家，搬出宅子，子弟正要锁门。韦滂上前去求宿。主人说：“此宅邻居家有丧事。民间说，害人的杀气进宅子，会损害人和物品的。现在我将家口在附近找地方避一避，明天就回来。我不能不告诉你。”韦滂说：“只要你让我在这宿一夜，又能有什么害呢？杀鬼我自己去干！”主人于是领韦滂进了宅子，打开堂屋和厨房，把床榻指给他看，吃的东西全都有。韦滂让仆人把马拴到马槽上，在堂中点上灯，又让他到厨房做饭。吃完饭，他让仆人睡在另外的屋里，自己把床摆在堂中，打开两扇门，息

了灯，拉开弓，坐在那里等着。等到三更要尽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光亮，象大盘子，从空中飞下，来到厅北门扇之下，象火一样照耀着。韦滂见了很高兴，在暗影中拉满了弓射过去。一箭正好射中，爆炸似的发出声来，火光一抽一抽地好象在动。他连射三箭，光亮渐渐减弱了，已经不能动了。他拿看弓直接过去拔箭，发光的东西掉到地上。韦滂喊奴仆拿火来一照，原来是一团肉。肉的四个方向有眼，眼几次开动，就有光。韦滂笑道：“杀鬼的话，果然不是瞎说。”就让仆人把肉煮了。肉的味道极香。煮得烂熟了，才切割，做成细末儿吃它，更觉得香美无比，就分一些给奴仆吃，留一半送给主人。到天明，主人回来，见到韦滂，为他的无恙感到高兴。韦滂就将杀鬼之事讲了，献上留给主人的肉，主人惊叹不已。

柳 氏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因扼”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

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阳杂俎》）

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个士人，庄园在渭南赶上有病死在京城。他的妻子柳氏，继续在庄园里住，有一个儿子，十一二岁。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的儿子忽然恐惧惊悸，不敢睡觉。三更之后，见到一位老人。老人穿白衣，两牙长出唇外。他仔细地看了好久，才渐渐走上前来。有一位婢女睡得正香，于是他就扼住她的喉咙，发出咬东西一样的声音。她的衣服随着他的手碎了。他抓起来就吃。不一会儿便露出了骨头。他就把她举起来，喝她的五脏。见老人的口大如簸箕，儿子才大叫，什么也看不见了。婢女已只剩下骨头了。几个月之后，也没发生别的事情。士人使屋宇吉祥。天黑，柳氏坐在露天地儿纳凉，有一只胡蜂绕着她的头乱飞。柳氏用扇子把胡蜂打落在地，原来是一粒胡桃。柳氏把胡桃取放到屋里。于是胡桃就长起来，一开始象拳，象碗那么大，惊看的时候，已经象盘子那么大了。一声响分成两扇，在空中转轮，声音象要分开的一窝蜂子。两扇忽然合到柳氏头上。柳氏的头就碎了。她的牙齿附到树上。那怪物便飞走了。到底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怪物。

王 诉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诉，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曾有何事？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诉奄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诉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買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贯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初诉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诉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

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诉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布綵纈。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素。”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诉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望”原作“诉”，据明抄本改。）与令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秉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诉终山阳郡司马。（出《乾膺子》）

唐朝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诉，从冬季调到京城选官，一直到来年四月也杳无音信。他的妻子，扶风人窦氏，非常忧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倾国的美色。忽然听到门外有一个以占卜为生的女巫包九娘从这条巷子路过。人们都推举她占卜的事情很准。于是就请她进来占卜。包九娘把香、水等准备完

毕，顷刻间听到空中有一个人降下来。包九娘说：“三郎来给夫人看看，王功曹到底有什么事？又没有音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包九娘说完，三郎就离去了。几刻之后，三郎又宛转地从空中降下来，到包九娘的喉咙中说：“娘子用什么东西报答我？你丈夫很平安地回来了。他现在在西市的绢行里作买卖赚钱，一共有四个人长期结伴而行。因为他在选场上考试的时候带进书策，被人告发，所以没有选上官。他的书策藏在行李中，上面有其私下所书文字。”五月二十三日天刚亮，王诉忽然回到家中。窦氏非常高兴。他坐定之后，妻子便问他为什么带进书策，使选官的事情没有办成。又问他某月某日是不是在西市挣钱，是不是共有四个人长期结伴而行。王诉自然因为自己没给妻子写信，妻子却知道得如此详细而愕然惊异。妻于是说出了女巫占卜的事。王诉立即让妻子把女巫找来。女巫说：“不要愁，来年你一定能得一个好官职。今天西北方向上有人牵着两条水牛来，有脚病，你可以不讲价把它买下来，十天半月就可以获取几倍的利。”到时候，果然有人牵着瘸牛路过。王诉就用四千钱买下了。经过六七天，牛变得非常肥壮，脚也不瘸了。同乡一户以推磨为业的人家，两头牛突然死了，一直没买到牛，于是就花十五千钱买王朔的两头牛。当初王诉的宅第在庆云寺以西，女巫忽然对他说：“你应该赶快把这所宅子卖了！”王诉把宅子卖了十五万钱。女巫又让他在河东租赁了一处宅子。然后用积攒了一年的钱买竹子，编粗笼子。编的都是能装五六斗的笼子。编完就积攒起来，积了无数。第二年春，连帅陈少游，提议筑广陵城，占取了王诉的旧居，只给了半价。又编笼运土，每个笼三十文。王诉一共得钱七八万。这才在河东买宅第。

一天，神巫没有跟包九娘一起而自己来了，说：“我姓孙，名叫思儿，寄住在巴陵，欠包九娘的钱，现在已经还清，和她告别回去，所以来辞行。”神巫叹息半天，却见不到他的身形。窦氏对他多次出谋帮助很感激，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暂且住下？要不然，我把你当儿子养着，可以吗？”思儿说：“娘子既然答应了，我还有什么可愁的！您可以为我做一个小纸屋，放在屋檐下，每当吃饭的时候，少给一点吃的就行了。”窦氏照他的话做了。一个多月之后，赶上秋风飘雨，思儿夜里长叹。窦氏就说：“我和你是母子，为什么分里外！要不，你到我床头柜上来住，可以吗？”思儿又很高兴，当天晚上就搬进来住了。于是就拜问两位姊妹。见不到他的身形，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王诉的大女儿喜欢开玩笑，便对他说：“我给你找一个新媳妇！”当时就用纸画了一位女子，以及布帛彩绸什么的。思儿说：“请按小姐的装束来画。”女儿也玩笑道：“就照你说的办。”夜里便听到他与新妇说笑相对。画上女子立即就说：“新媳妇参见二位小姑！”王诉的一位堂妹嫁给了姓韩的，住在南堰，最近生了孩子。两个女儿为孩子做了绣鞋，想要送去，就让婢女把鞋包起来。思儿就笑。两个女儿问他笑什么。思儿回答说：“新生的孩子一只脚肿胀，很难穿绣鞋。”窦氏开始讨厌他了，他已经知道了。又过了几天，就告辞，说：“我暂时回巴陵去。蒙二位姐姐给我娶了新媳妇，就想要把她一块带回去，希望能让人给我做一条小船，长二尺左右。请让两位姐姐监督带着香火，把我送到扬子江。有这样的荣幸，我也就足了。”窦氏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个女儿又给了他一幅绢，画上他们夫妻相对。思儿穿着绿衣服，拿着板具，在小船上拜别。从他离去，两个女儿都像精神欠佳

似的。二年后，大女儿嫁给表兄，成亲大礼的那天夜里，死在帐子门前。用烛一照，她的脸色就像黄叶一般。小女儿嫁给张初。刚嫁过去，也像她的姐姐那样死掉了。王诉死在山阳郡司马的任期内。

李 哲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麻屨迹广尺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卦，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坏。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耸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墨荻君状”。居旬，邻人盗哲犬，杀而食之。事发，又得一书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为盗，又一书言：“刘长卿诗曰：‘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今既得盗，如之何？”士温、

士儒竟扞御之。是(“是”原作“见”，据明抄本改。)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获，烛亦灭。于暗中扞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坚渐。是一瓦，瓦背画作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中(中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庭(“庭”下原有“书”字，据明抄本删。)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物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杀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三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见二丈夫于道侧，迎问家人曰：“闻尔家有怪异，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顾已不见。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椽间，以压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为。”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其来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讫”原作“记”，据明抄本改。)得钱(“钱”下原有“中”字，据明抄本删。)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其实不取，请问诸

水滨。”状言孤腾豚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子，（“子”原作“自”等，据明抄本改。）乃验水滨之说也。（出《通幽记》）

唐朝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住在丹阳县东郭。他的庄园离县城五里。庄园里多半是茅草屋，大白天无缘无故就有火自己烧起来。人们把火扑灭，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宽的麻鞋脚印，认为是盗贼干的。但是到处搜索也查不出线索。十天之内，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很容易扑灭，这才明白是妖异所为。后来竟有把火投到空中去的时候，家人十分害怕，动不动就丢失衣物。有一位叫阿万的乳母，有通鬼神的灵性。她常常看见一位男子，跟着她出出入入，有时是胡人的打扮，胡须很重，羊皮袄貂皮帽，间杂有红色紫色，倏地闪出来。李哲晚上在阁楼上读《春秋》。阿万看见胡人偷去一卷书，就跑去向李哲报告。李哲一看，书确实少了一卷。于是他就祭祝祷告。片刻之间，书又回到书箱里来，也没有破损弄脏。李哲害怕了，想到院子里的竹很高很茂盛，鬼怪可以在里边栖息，就暗中商议，要把竹林砍去，用来栽种桃树。忽然在院子里拾到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商议砍竹种桃，把竹子都做成筹签。州下粮食正便宜，一船竹子可以换一船粮，希望赶快行动。”写信的字迹不工整，纸有几寸见方大小。李哲的侄子李士温、李士儒都很刚勇，常常骂这妖物，动不动就丢了帽子和鞋，后来也略微祷告一番，丢失的东西便又回来了。妖物又投书来说：“只有圣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叫做狂；只有狂人战胜自己的思想叫做圣。你

当初骂我，如今又祈祝我，现在把东西都还给你。”信后署名是“墨荻君”。过了十天，邻居偷去了李哲的狗杀着吃了。事发后，又得到一封书信，说：“邻里以仁为美，不择仁人为邻，哪里能有明智可言！”几十天之后，他家的东西丢失了许多，家人以为是那个鬼物偷走了。那鬼物又送来一书信，说：“刘长卿的诗说，‘直氏偷金钗，君谓我为盗’，如今既然知道谁是盗贼了，你能把盗贼怎么样呢？”李士温、李士儒居然开始提防起来。这是个夏天的夜晚，李士温背着灯光醉卧在床上，看见一位男子，从门外直接进来，不怕屋里有人，于是就来到灯下。李士温忽然跳起来捉他，果然捉到了。灯也灭了。黑暗里李士温尽力防着他。过了挺长一会儿，有一种“喀喀”的声音。有人把灯送来，一看，那小子渐渐变成一块瓦，瓦的背面画有眉眼，用纸做的头巾，穿了一件小孩衣裳，又用妇人的披帛，把头缠了几圈，才打了个结。姓李的于是就把这块瓦钉到了柱子上，把它打碎了。几天之后，有一个妇人穿着丧服在园子里哭，说杀了她的丈夫。第二天，又到院子里哭，还投书说：“谚语说的‘一鸡死、一鸡鸣’。我属下百家应当报复”就这样她象原来一样来往。曾经把人的衣服拿去挂到院子里的树上，随风飘动，谁也不知从哪来的。有人来找，衣服就自己落下来。她又把大器物扔到小器物之中，出入竟然没有阻碍。十天之后，李士儒又在张灯时分看见一位妇人从外面来，在灯下嬉戏，又被李士儒捉住了。扭动撕扯了半天，用侧手一打，觉得挺硬。用灯一照，也是一块穿了衣服的瓦。于是把它摔成粉末。第二天又有那样的哀哭。平常就怕两个侄子，呼他二人为“二郎”。二郎到了，妖鬼就不敢多来。李家暗中想要搬家到别处去，都得到一封书信说：“听

说你要搬家，我已经先搬到那个地方了。”李家有两条老狗，一条叫“韩儿”，一条叫“猛子”。自从有了这妖怪，狗就不再吃食，常常摇着尾巴在空暗处嬉戏。于是就把它打死了。从此以后，家中有私下议论的事，鬼怪就不能知道了。鬼怪又投来一书说：“自从没了韩大和猛二，我们没有依靠了。”另外，一位家人从城中回来，走到庄外，看见两位男子在道旁迎住家人问道：“听说你们家闹鬼，怎么办了？”家人就把事告诉了他们。等到走的时候，回头一看，二位男子不见了。李家到润州把隐士韦士昌请了来。韦士昌把符放到瓦椽间，用来镇压鬼魅。鬼投书来说：“符是最神圣的东西，而你把它放到屋顶上，不也太不尊重了吗？”韦士昌无能为力，就离开了。听说淮楚一带有一个姓卫的年轻人，对咒术研究了很久，就请他来。姓卫的到了之后，那鬼非常害怕，来的次数就少了。姓卫的就设道场，用来考察召引妖鬼。他在坛中放了一只箱子，早晨在箱子里得到一张状纸，状上分列所丢失的东西，说：“若干东西已经卖出去了，得了若干钱，买果子和梳子等，吃了用了。其余的若干东西全部奉还。”查验那些东西，全都在箱子里。状上还说家里讲丢了锅，我确实没拿，请到水边上去打听一下。”从此更不敢再来了。他日，在河里果然找到了以前丢失的锅，这就应验了“到水边上去打听一下”的话。

卢 瑗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徵祥，而莫测其异也。（出《通幽记》）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住东都康裕坊。卢瑗的父亲正病死，两天之后正是白天，忽然有一只苍色大鸟飞到院子里来，在院子上空来回飞翔。估计一下它的影子，有一丈四五尺宽。家人全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大鸟飞进西南角的一口井里，好长时间又飞出来。人们跑去一看，井中水已经枯竭。从井里拾到两只鸟蛋，斗那么大。把蛋弄出来打破，淌出来几斗血。到了明天，忽然听到堂屋西边深处，有一位女人在哭。去一看，见有一位十八九岁，头戴乌巾小帽的女子。她哭得更加

哀伤。问她从哪来，她慢慢地出来来到东屋，才说道：“我在井里生了儿子，你们怎么敢弄出杀死他们呢？”说完，她退往西间，拽那尸体，象糜烂了一般把它散开。弄完之后，奋臂离去，出门就消失了。卢家很震惊，把留下的那只蛋拿出来，送到野外，派人去问桑道茂，桑道茂让他们祭祀消灾。后来也没什么征兆，也没有测知那是什么妖异。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岫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惶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中，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

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岫。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家住江都的百姓，因为打柴进到山里，赶上天色已晚，忽然看到一个胡人。那胡人一丈多高，从日落的山中走出来，穿着黑色衣服，带着弓箭。这个百姓很害怕，急忙跑到古树林中藏起来，偷偷地往外看。胡人伫望了好久，忽然向东射了一箭。百姓随着箭望去，望见百步之外有一个东西，样子象人，满身有几寸长的黄毛，蒙着乌巾站在那里。箭头射中了它的肚子，它动也不动。胡人笑道：“果然不是我能办到的！”于是就离去了。又来一位胡人，也是一丈多高，比前边那个更魁伟，也拿着弓箭，也向东射了一箭。他射中了那东西的胸部，那东西也不动。胡人说：“非将军亲自来不可！”也离去。不一会儿，有几十个胡人，穿黑衣，挽弓带箭，像是前导。又见有一个巨人，高几丈，披紫衣，相貌与众极不相同，缓步走来。那百姓一看，不由得感到敬畏。巨人向东望了望，对那些前导的人说：“射它的喉！”那些人争抢着要射，巨人警告说：“非雄舒射它不可！”别的胡人都后退，有一个胡人上前，拉满弓一发，于是射中了那东西的喉。那东西也不怕，慢慢用手拔掉了三支箭，拿着一个巨大的石砾，向西走来。胡人都有畏惧之色，上前报告给巨人：“事情紧迫，不如投降算了！”巨人就让大家

喊：“将军愿意投降！”那东西就把巨砾扔到了地上，自己除去了头巾，样子像一个妇人，没有头发。它来到群胡人跟前，把他们拿的弓和箭全都收夺过去折断。于是就让巨胡人跪在地上，用手连连打他的面颊。胡人哀求，一个劲说自己犯了死罪。才放了他。群胡站在那里，不敢乱动。那东西慢慢用头巾蒙了头，向东走去。胡人相贺说：“多亏今天是好日子，不然，我们不都得死吗？”然后，都跪拜在巨胡面前。巨胡点头，很久，于是就由人引导着走进日没的山中。那时候天要昏黑了。那位江都百姓一身大汗地回到家中，到底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扬州塔

谿议朱景玄，见鲍容说，“（说”原作“记”，据明抄本改。）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出《酉阳杂俎》）

谿议朱景玄。见了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的时候，东市上的塔影忽然倒了。老人说，海影翻转就如此。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輦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鲁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或一年半年不见。（出《酉阳杂俎》）

高邮县有一座寺院，不记它的名字。寺院的讲堂西壁枕大道。每天晚上，人、马、车辆的影子全映进墙来。穿红戴紫的，在影子中显得鲁莽，都能辨别出来。墙厚几尺，很难弄清其中道理。辰午之时就没有了。相传是这样。二十多年，有时候是一年半年不出现这种情况。

刘积中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

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亦许之。至一日，过西。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歿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歿相识各半，但相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之。”姥随枕而灭，妻随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婢入堂中，乃对刘坐，问存歿，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平常在西京附近县的村庄里居住。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一天晚上，他还没睡，忽然有一个三尺来高的白头妇人从灯影中走出来，对刘积中说：“夫人的病，只有我能治，为什么不求我？”刘积中一向刚直，呵叱她。老妇人叉手说：“你可别后悔！”于是就消失了。妻子于是突然心痛，几乎要死了。刘积中不得已，只好祭祝祷告。话刚说完，那妇人就又出来了。刘积中揖请她入了座。老妇人就要来一盞茶，朝向太阳像念咒的样子，回头让人用茶灌夫人。茶才入口，病痛就没了。后来这妇人常常出现。家人也不怕她。一年以后，她又对刘积中说：“我有个女儿成年了，烦您给找个好女婿。刘积中笑道：“人和鬼道路不同，我很难遂你的心愿。”老妇人说：“不是要找个人，你用桐木为她刻一个比较工细的就行了。”刘积中答应了，于是就为她准备了。经过一宿，木人丢失了。妇人又对刘积中说：“再麻烦您夫妇二人作铺公铺母。如果可以，那一天，我亲自准备车辆来迎接。”刘积中心里觉得无可奈何，也答应了。到了那一天，过了酉时，就有仆从车马来到了门前，老妇人也到了。她说：“二位可以走了。”刘积中和妻子各自登上车马。天黑来到一处，朱红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挑着灯笼列队迎接。宾客之多，排场之大，犹如王公之家。妇人领刘积中来到一厅中，穿红戴紫的人有好几十，有相识的，也有已经死了的，各都相视而不说话。妻子来到一个堂屋，蜡烛象胳膊那么粗，陈设金碧辉煌，也有几十位妇人，活着的死去的相识的各占一半。只相视而已。到了五更，刘积中和妻子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就像醉了之后刚醒，十件事记不起一两件。几天之后，那妇人又来拜谢，说：“我的小女儿也长大了，今天又来求您……”刘积中不

耐烦了，用枕头抵挡她说：“老鬼，你敢如此打扰我！”老妇人随着挡过来的枕头消失了。妻子于是就犯病了。刘积中和儿女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老妇人不再出来了。妻子终于因为心痛而死。刘积中的妹妹又开始心痛。刘积中要搬家，一切物品都象被胶粘在那里，即便像鞋那样轻的也拿不起来。请道士来作法，请和尚来念咒，都不能禁止。刘积中闲暇时间读药方，他的婢女小碧从外边进来，垂着手，慢举步，大声说：“刘四，你很想念以前的事情不？”然后又呜咽着说：“省躬我最近从泰山回来，路上遇到飞天夜叉，他携带着你妹妹的心肝，我已经把它夺回来了！”于是她举了举袖子，袖子里有东西在蠕动。刘积中往左一看，见小碧好像有什么使命，就说：“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又觉得袖子里生风，吹动了帘帷。婢女来到堂中，竟面对刘积中而坐，问谁死了谁活着，叙平生的往事。刘积中和杜省躬同一年考中进士，二人是好朋友。他的婢女小碧此时的举止谈笑，没有不像杜省躬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小碧说：“我有事，不能久留。”握着刘积中的手哭泣。刘积中也不胜悲伤。婢女忽然倒在地上。等她醒来，刚才的事，什么也不记得了。刘积中妹妹的病也从此痊愈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 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 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 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砲起如瓯，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瓯上，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璽耳。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出《酉阳杂俎》）

江淮有一个士人住在村庄里。他的儿子二十多岁，曾经患

病很重。有一天，他的父亲喝茶，茶碗里忽然鼓起一个气泡象茶碗，高出茶碗之外，晶莹匀净象琉璃。有一个一寸高的小人站在水泡上，高出茶碗来。细看那个人，衣服模样，竟是他的儿子。一顿饭的工夫，气泡爆破，什么都看不到了，茶碗和原来一样，只有轻微的裂纹。几天之后，他的儿子有神灵附着在身上，能翻译神的语言，判断人的祸福丝毫不差。

李 鹄

前秀才李鹄，觐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廐，潜身草积中，屏息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炬，索鹄于草积中，鹄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疾而卒。（出《酉阳杂俎》）

前秀才李鹄，到颍川去朝拜，夜间走到一家驿站。他刚躺下，看见一个猪一样的东西，突然走上厅堂的台阶。李鹄吓得跑开，通过后门，来到驿站的马棚里，藏在草堆里，屏住呼吸窥伺着。那怪物也随着来到，声音绕着草堆转了几圈，瞪着眼睛看李鹄藏身的地方，忽然变成一颗大星，升腾起来，几道亮光直上天空。李鹄左右的人取来火把，在草堆里找到了李鹄。李鹄已经吓死了，半天才醒过来。于是他就述说他见到了什么。

未到十天，李鹄没有病就死了。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教勤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老，稍倦。郑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湫，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瘞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袂，乞浆于田中，且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及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复白：“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为将来资粮，余庆哀而许之，僧沐浴设

坛，急印契缚樁，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绝其术。（出《酉阳杂俎》）

郑余庆在梁州的时候，龙兴寺里有一个叫智圆的和尚。他善长持善不失、敕令勤工的法术，制服邪理之病，多有显著效果。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门口。智圆老了，渐渐地倦怠了。郑余庆很敬重他，就请他到城东的空地上，盖一所草房居住。有刚出家的小和尚和行者各一人。几年之后，一个闲暇之日，智圆晒着太阳剪脚趾甲，有一个很端庄的穿布衣的妇人，来到阶下行礼，哭着说：“我很不幸，丈夫死了，儿子还小，老母亲病得很危险。知道大师您的神咒能助我一臂之力，特来求您救护。”智圆说：“贫道本来厌恶城隍的喧闹，又厌烦招待答谢。你的母亲病了，可到这来，我给她疗理一下。”妇人又再三哭着求情，而且说母亲病得危急，不能搀扶。智圆也就可怜她而答应了。妇人就说，从此向北二十多里，到一个小村，村附近有个鲁家庄，只打听韦十娘住的地方就行了。智圆在第二天早晨，就象妇人说的那样，走了二十多里，到处打听也没找到，就返回来了。第二天，妇人又来了。智圆责备她说：“我昨天远道去赴约，为什么有这样的差错？”妇人说，“我住的地方，只离大师去的地方二三里了。大师慈悲，一定要再走一趟。”智圆生气地说：“老僧我身老力衰，如今坚决不出去了！”妇人就大声说：

“你的慈悲在哪里？今天你非去不可！”于是上台阶去拽智圆的胳膊。老和尚惊慌窘迫，也怀疑她不是人，恍惚间用小刀刺她。妇人于是便倒下了。原来竟是小和尚误中一刀，流血死了。智圆和尚急忙和行者把小和尚埋到了水缸底下。小和尚是本村人，家离寺院十几里。那一天，小和尚的家人都在田间劳作，有一个穿黑衣背褐色包袱的人一大早到田间来讨水喝，就说了那件事。小和尚的父母和全家哭叫，来见老和尚。老和尚还想骗他们。小和尚的父亲用铁锹找到了小和尚的尸体，就告到了官府。郑余庆非常吃惊，派捉拿盗贼的官吏细察此案，认为他一定冤枉。老和尚详细地陈述，又说：“这是我欠的一笔老帐，只得一死了！”察访他的人也说 he 该死。和尚要求七天后再次处死他，用这七天来念咒，是为了将来的资财和口粮。郑余庆可怜他而答应了。老和尚洒沐浴设坛，急印符契，捆绑木桩，察访那个鬼魅。共念了三个晚上，那妇人就出现在坛上，说：“我的同类有不少，求食的地方，动不动就被大师破除了。小和尚还在，如果你能发誓不念咒了，我一定把他还给你。”智圆恳切地发誓，妇人高兴地说：“小和尚在城南某村的古墓里。”老和尚对官吏讲了。官吏按照他讲的去找，小和尚果然在那，神情已经痴呆了。打开小和尚的棺材，里边装的是一把笤帚。老和尚智圆从此绝了他的法术。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许人，能作鲙，𩶇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出《酉阳杂俎》）

唐朝有位姓南的孝廉，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他善于作鲙鱼。他作的鲙鱼纹缕又薄又细，轻得可以吹起来。他拿着刀作鲙鱼的时候，有响声，动作敏捷，好象合乎节奏。于是就会集宾客，炫耀他的技艺。先搭起架子把鲙鱼摆上。忽然一阵暴风雨，一声大震，鲙鱼全都变成蝴蝶飞走了。南孝廉又惊又怕，于是折断了刀，发誓不再作鲙鱼。

谢 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骑自西驰来，绣纈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

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侍耶？”翱曰：“步此，徙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一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笺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啼”原作“题”，据明抄本改。）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撒帐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笺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

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日”原作“月”。据明抄本改。）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到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

陈郡的谢翱，曾经考过进士，喜欢作七言诗。他以前寓居在长安升道里。他住的院子里，有许多牡丹花。一天晚上雨后天晴，他从家里出来，向南走出百步远，眺望终南山，伫立了很久。他望见一人骑马从西奔来。那人穿戴华贵，行迹绰约，近看才知是双鬟女子，高高的发髻，漂亮的化妆，姿色非常美丽。那人来到谢翱跟前，就停下对他说：“你不是在等我吧？”谢翱说：“我走到这儿，只望望山罢了！”那人就笑，下马行礼说：“请您回家吧！”谢翱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回来了。远望自己的住处，望见三四个婢女站在门外。谢翱更加惊骇。进了门，几位婢女一齐上前来拜。进了屋，见堂中铺着地毯，挂着幔帐，锦绣辉映，异香满室。谢翱又惊又怕，不敢多问。一人上前说：“您不

要怕，保证不会害您。”过了一会儿，有一辆金色车子来到门前。有一位十六七岁，风貌秀丽的绝代美人下车走进来，与谢翱相见，坐到西窗下，对谢翱说：“听说这地方有名花，所以来和您饮酒赏花。”谢翱的恐惧稍微解除了。美人就命人摆酒与谢翱同饮。那些器物用品，没有不珍贵丰盛的。美人举起玉杯，递过来让谢翱喝酒，谢翱便问道：“您是干什么的？不能是别的仙怪吧？”美人笑而不答。谢翱坚决请求，美人就说：“你只要知道我不是人就行了，何必一个劲问呢！”夜深了，美人对谢翱说：“我家很远，现在就要回去，不能久留在这儿。听说您善作七言诗，希望能有赠给我的。”谢翱很失意的样子，就命笔赋诗说：“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读诗，潸然泪下，说：“我也曾学过作诗，想要作诗答您所赠，希望不要见笑。”谢翱很高兴，请她快作。美人要绛色纸笺。谢翱看那书箱里，只有一幅碧色的，就给了她。美人题诗道：“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她的文笔很有功夫。谢翱叹赏了好久。美人于是看了看左右，拨开帐幔，命人带上灯烛上车。谢翱送到门口，挥泪而别。没走上十步，车和人马全不见了。谢翱感到这事奇怪，就把美人的诗藏在书箱里。第二年春天，他落第东归，走到新丰，晚上住在客店里，于是在月下散步长望，有感于以前的事，又作诗道：“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然后就朗诵这首诗。忽然听到几百步外，有车马的声音从西来得很急。不一会儿见一位高贵女郎前后有骑马的随从几人。看那随从

便认出来，原来正是以前那个梳双鬟的。吃惊地上前一问，那美人急忙上前相告。于是就驻了车。美人让人对谢翱说：“大道上恨不得相见。”谢翱请她到客店住下，她坚决不肯。他又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要到弘农去。谢翱就说：“我现在也回洛阳，愿意和您一块走可以吗？”美人说：“我走得很急的，不可以。”就挑起车帘对他说：“感谢您对我一片真心，所以见上一面。”说完，放声悲泣，不能自禁。谢翱也为她悲泣。于是就念了她所作的诗。美人说：“没想到您这样忘不了我！我是多么荣幸啊！”又说：“我想再酬答一首。”谢翱就把纸笔交给她。不一会儿诗就写成了。说：“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谢翱向她致谢，很久才别去。才走了百余步，又不见了。谢翱虽然知道她是怪物，却牵挂她忘不了。等到了陕西，就改道到了弘农，逗留了几天，希望再见到那美人，竟然不见踪影。于是就回到洛阳，拿出两首诗，说给友人。不几个月，因为悲怨郁结，就死了。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则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扶，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

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出《宣室志》）

河南龙门寺的僧人法长，郑州原武人。宝历年间，他从龙门回到原武老家，家里有几顷地的庄稼，成熟了还没有收割。一天晚上，他就骑着马走到田间。马忽然停止不前，即使用鞭打它，它也一动不动，只瞪着眼向东望，好象看到什么东西。当时月光很亮，随着它望的方向几百步之外，有一个东西。那东西颜色象古树，突然而来。法长害怕，就回马跑到道旁十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在那里。那东西渐渐向近处来，一看，原来是一团白气，六七尺高，又腥又脏，超过鱼店。那东西发出绵绵的声音，好象呻吟，向西望了望就离去了。法长策马跟在它后面，总保持十几步的距离。走了一里多，来到乡民老王家门前，那东西就突然进去了。法长驻马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这家有人喊：“车棚里的牛要死啦！大家快来看哪！”又过了一会儿，听有人喊后屋的驴倒在地上，不能救了。又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惊哭。有人走出来，法长装作路过这里一打听，那人

说,这家主人有个十多岁的儿子,忽然死了。话没说完,又听到哭声,有的惊叫,连连不断。入夜以后,声音渐少,等到天明就彻底没声了。法长惊异,就详细告诉了邻居,一块到这家来看,院中悄然无声,破门而入,见这家十多口人都死了,鸡犬没有活着的。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进,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乃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出《酉阳杂俎》)

处士郑宾于说,他曾经客游河北,有一个村正刚死了妻子,没有入殓。日暮时分,儿女们忽然觉得有乐声渐渐接近,来到庭院时,那尸体就动弹了。等到乐声进了屋,就象萦绕在梁栋之间,尸体便起来跳舞。乐声又出去了,尸体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尸体出了门,随乐声而去。这一家又惊又怕。当时天黑,也不敢出去寻找追赶。一更时分,村正刚回来,知道了此事,就

折了胳膊粗的一根桑树枝，带着酒劲大骂着到处寻找。他走进墓林，大约走了五六里，又觉得乐声在一棵柏树上。等到走到树前，树下有荧荧的火光，尸体正舞呢。村正抡棒就打，尸体倒下去，乐声也停止了。于是他背着尸体回来。

僧弘济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僧弘济，斋戒精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出《酉阳杂俎》）

行医和尚行儒说，福州有一个叫弘济的和尚，认真斋戒，精心刻苦。他曾经在沙岸上拾到一个颅骨，就把它收藏在衣篮中。回到寺里几天，忽然在睡觉的时候有东西咬他的耳朵。他用手把那东西打落，声音象几升东西落地那样重。他怀疑是那颅骨干的。等到了天亮一看，颅骨果然掉到床下。于是他把颅骨打碎成六片，散放在瓦沟中。夜半时分，有鸡蛋大的火球，依次进入瓦下，用蜡烛照着它，弘济责怪道：“你不能在人间求生，凭着一块烂骨头能怎样！”于是怪物就绝迹了。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委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

金友章，河内人，隐居在蒲州中条山，共五年。山中有一位女子，容貌非常美丽，常带着罐子到溪边打水。金友章在屋里远远望见那女子，心里很喜欢她。一日，女子又到溪边打水，金友章轻步开门调情说：“谁家的美人打水这么勤！”女子笑着：“涧下的流水，本没有主人，需要就来取，哪有什么一定之限！你以前也不认识我，多么冒失！我就住在附近，从小失去父母，现在暂且托身住在姨母家里，受尽了艰难，自己没有嫁人。”金友章说：“娘子既然没有嫁人，我正在谋求婚姻，和你婚配是我的夙愿，你不应该远嫁，不远嫁可以吗？”女子说：“您既然不嫌我长得丑，我哪敢拒绝？但是要等到了夜晚我才能来成全好事。”说完，女子汲水离去。这天晚上，她果然来了。金友章把她迎到屋里。夫妻之道，时间越久越互相尊敬。金友章每夜读书，常读到半夜，妻总是伴着他。如此半年了。一天晚上，金友章照常捧卷阅读，而妻不坐下，只伫立在那里侍候她。金友章问她怎么了，她说的是别的事。金友章就让她睡觉。妻说：“你今晚回房的时候，千万不要拿蜡烛，这就是我的万幸啦。”后来金友章拿着蜡烛回屋上床，见他的妻子原来是一具枯骨。金友章惋惜嗟叹了好长时间。又用被盖上了。不一会儿，就恢复了本形，于是她特别害怕，对金友章说：“我不是人，是山南的一个枯骨精，住在这山北面。有个叫恒明王的，是鬼的首领，平常每月要朝见一次。我自从嫁给你，半年都没到他那去了，刚才被鬼捉去打我一百铁棍。我受这样的毒打，非常痛苦。刚才没有变成人形，哪想到让你看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了，你应该马上出去，更不要留恋。这山里边，大凡所有东西，总有精魅附其身，恐怕对你有害。”说完，她哭泣呜咽，于是就不见了。金友章

也凄楚地含恨离开那里。

于 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倖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蓐。覘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倘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到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讐，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集异记》）

岐州人于凝，生性嗜酒，常常往来于邠州涇州之间。他有个老朋友叫宰宜禄，一次去喝酒，过了十来天才回来。不久，他饮酒隔夜未醒，让童仆提前上路，以预备休息事项。当时正是孟夏，小麦的田野韶光湿润。他骑马徐徐而行，远远望见道旁有一处很美的树林，就走过去。到得那里就拴马喂上。刚坐下，忽见马头向南看，鼻息惊恐骇怕，好象看到了什么东西。于凝就随着它看的方向看去，见百步之外，有一具雪白的枯骨蹲踞在荒坟上，各部位骨骼，没有不具备的。眼和鼻子都通明，背部肋骨小巧，枝节清晰可见。于凝就跨马慢慢走上前去。枯骨就开口吹气，枯叶和灰尘纷纷自己飘出来。上边有乌鸦纷飞，杂然吵闹。于凝好久才渐渐走近。枯骨就竦然挺立起来，骨节非常高大。于凝心里惊悸，马也吓跑了。于是就跑到客店。提前上路的童仆出来迎接，见了他吃惊地说：“郎君的神情多么凄惨憔悴！”于凝就说了路上的事情。碰巧有十几个涇州的兵卒，各拿着长短兵器援助蕃兵，向东方窥视，都说：“哪有这样的事呢？”再加上客店里的年轻人，聚集了很多。于凝就为他们在前边引路，还和大伙约定说：“如果还在，应该一起上去打碎它。这样虽好，恐怕看不见了。”不多时来到那地方，那枯骨照旧端坐在那里。有人就大叫，它居然不动不摇。有的人就拉弓放箭，又没有射中的。有的人想要包围它，却也互相看着不先走。时间久了，枯骨突然自己站起，慢慢向南而去。天色已晚，众人恐惧，慢慢就散了。于凝骑马回来了。远远望去，还有乌鸦鸟雀在空中翔集，赶也赶不散。此后于凝多次经过这里，等到打听左右的邻居，竟没有再见到的。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飮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 簪 杜 悰
郑 綯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申子

贞观(明抄本“观”作“无”)中,望苑驿西有民王申,手(“手”原作“子”,据明抄本改。)植榆于路旁,成林,构茅屋。夏月,常馈浆于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禪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语言明晤,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食,谓曰:“今日已暮,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内之后堂,呼为妹,倩裁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指细密,殆非人工。申大

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能为我作新妇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井灶。”王申即日，借衣贯酒，礼纳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户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妻惊，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应。扣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一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出《酉阳杂俎》）

贞观年间，望苑驿站之西有一个平民叫王申。他亲手在路旁栽种榆树，长成树林，盖了几间茅屋。夏天，他常常送水给行人喝，遇上官客他就迎接到屋里歇息并献茶。他有个十三岁的儿子。他常常让儿子迎候客人。一日，儿子对父亲禀告说，路上有一个女子要水喝。父亲就让儿子把女子叫进来。女子特别年轻，穿绿色短衣，戴白色头巾，自己说家在南边十几里的地方，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如今服丧期满了，要到马嵬坡去走亲戚，要点吃的穿的东西。她的口齿伶俐，举止可爱，王申就留她吃饭，对她说：“现在天已经黑了，可以住在这里，明天再走吧！”女子也就欣然接受。王申的妻子把她安排在后堂，称她为小妹。请她裁衣帮助做事，从午时到戌时，她全做完了。而且针脚细密，几乎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王申非常惊异。王申的妻子更喜欢她。王申就开玩笑说：“小妹能给我做儿媳妇吗？”女子笑道：“我自身已经没有依靠了，愿意操持家务！”王申当天就借新衣服，买酒，举办婚礼娶她为新媳妇。那天晚上很热，

她告戒丈夫说：“最近有许多偷东西的，不能开着门睡觉。丈夫就拿来一根大椽子，把门顶上睡觉。到了半夜，王申的妻子梦见儿子披散着头发诉说道：“我要被吃完了啦！”妻子吃惊，要去看儿子。王申说：“他得到一个好媳妇，高兴得说梦话呢！”妻继续睡觉，又做了同样的梦。王申和妻子拿着蜡烛，喊他们的儿子和新媳妇，全都不答应。敲门，门关得牢牢的。于是就把门砸开。门刚打开，有一个圆目利齿体如蓝色的怪物冲着人跑出去。他们的儿子只剩下头骨和头发了。

韩 忱

韩忱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出《酉阳杂俎》）

韩忱在桂州的时候，有个叫封盈的奴贼，能兴起几里的云雾。在这以前，他曾经在野外行走，看到了几十个黄色蝴蝶，于是就去追捕。追到大树下就不见了。挖地挖到了一个石匣，匣中有大如手臂的道书，于是他就走上了旁门左道。回家来到市

上,就声言某日某天要收复桂州,有紫气的时候,我必定胜利。到了那时候,果然有紫气象布帛一样,横贯在州城上空。白气直冲向紫气,紫气就散了。忽然起了大雾,到午时略微放了晴。州衙宅院里的每一棵树上,都滴下了铜佛。铜佛就象麦粒那么大,无计其数。这一年,韩偓死了。

许敬张闲

唐贞元中,许敬、张闲同读书于偃月山。书堂两间,人据其一,中隔有丈。许西而张东,各开户牖。初敬遽相勸励,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烛而学。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许生户而入。初意其张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侧立。及读书遍,乃回视。方见一物,长可五尺余,虎牙狼目,毛如猿獾,爪如鹰鹫,服豹皮褙,见许生顾盼,乃叉手端目,并足而立。许生恐甚,遂失声,连叫张生相救。如是数百声。张生灭烛,柱户佯寝,竟不应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炉所,乃蹲踞视。许生呼张生不已。其物又起,于床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却回而坐,附火复如初。良久,许生乃安心定气而言曰:“余姓许名敬。辞家慕学,与张闲同到此。不早谒诸山神,深为罪耳。然浮俗浅识,幸勿责之。”言已,其物奋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张生之甚也,翌日,乃撤书而归。于是张生亦相与俱罢,业竟不成。(出《传信志》)

唐朝贞元年间，许敬、张闲同在偃月山读书。书堂共两间，两人各占一间，中间隔了有一丈远。许敬在西，张闲在东，各开各的门窗。起初二人互相敬重，就互相勉励，感情亲密。从春到冬，各自秉烛而学。一天夜里二更天，忽然有一个怪物，推开许敬的门走进来。一开始他以为是张闲来了，没有在意。那怪物已经在书案旁边站定。等到读完一遍才回头看，才看到那怪物。大约五尺多高，虎牙狼眼，毛像猿猴，爪子像鹰鹞，穿着豹皮裤子。它见许敬转头看，就叉手正眼，并脚站立。许敬非常害怕，就失声连连大叫张闲来救他。如此喊了几百声。张闲熄了灯，关了门装睡，居然没有答应。那怪物忽然倒着走，走近北墙下的火炉附近，就蹲在那里看。许敬不停地喊张闲。那怪物又站起来，在床下拿起许敬砍柴的斧，退回来坐下，象原先一样守在火炉旁。许久，许敬才安心静气地说：“我姓许名敬，离家来求学，和张闲一块来到这里，没有早一点去拜见各位山神，实在是罪啊！但是我知识浅薄，请不要怪罪。”说完，那怪物一振而起，交叉两手鞠了个躬，唯唯地退出去了。许敬恨张生太过分了，第二天就撒书回家了。于是张闲也和许敬一块都不学了，学业到底没成。

太原小儿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沔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

迅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出《酉阳杂俎》）

严绶镇守太原的时候，街市里的小孩到水边游泳嬉戏，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中流流下来。小孩子们争抢着去接，原来是一个瓦罐，用几层帛盖着。小孩们把它拿到岸上打碎，里边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婴儿，一出来就迅跑。小孩们就去追。顷刻间，脚下旋风起，婴儿已腾空几尺。靠近河岸有一个摆船的，急忙用篙把婴儿打死，一看，他的头发是红的，眼睛长在头顶上。

李师古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出《酉阳杂俎》）

李师古治理山亭，挖到一个东西，类似铁斧头。当时李章武在东平游览，李师古就把那东西给李章武看。李章武吃惊地说：“这是禁物，能喝三斗血！”经过验证，李师古才相信。

孟不疑

东平未用兵时，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至，仆从数十。孟欲谒之。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至。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灭。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明抄本“察”作“祭”。）孟恐惧不睡。张寻太鼾。至三更，孟才寐。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摔入东偏房，拳声如杵。顷之，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至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故，不可（“故不可”三字原本作“程须”二字，据明抄本改。）早发。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贐，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前去。行数里，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及明，但空鞍，失张所在。骑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唯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诫夜食必须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尝持念。溺于游览，不复应举。（出《酉阳杂俎》）”

东平没有用兵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孟不疑的举人客居在昭义。一天夜里他来到一家驿站，刚要洗脚，有一个自称是淄青张评事的人来到驿站，有几十个仆从。孟不疑想要去拜见他。张评事刚喝过酒，一开始不理睬。孟不疑于是退回到西间。张评事连喊驿站里的官吏，要煎饼。孟不疑默默地看着，对他的傲慢很生气。许久，煎饼到了。孟不疑看到一个黑东西象猪一样，随着盘子来到灯影之下就消失了。如此往返了五六次，张评事居然没有察觉。孟不疑害怕，没敢睡。张评事不一会儿就发出鼾声。到了三更，孟不疑才睡下。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与张评事摔跤。时间长了就互相揪到东偏房，拳击声就象舂米的棒槌声。过了一会儿，张评事披散着头发坦露着双臂出来了，回到床上睡觉。到了五更，张评事就喊奴仆，点灯，梳头，缠头巾，到孟不疑这里说：“我昨天喝醉了，都不知道和您同住在一起！”于是让人摆下酒饭，说说笑笑很高兴，时时小声说：“昨天晚上很对不住长者，请不要说了。”孟不疑只是一声声地答应。张评事又说：“我有点事儿，不能早出发。您可以先走。”他探手到靴子里，拿出来一挺金子，送给孟不疑说：“小意思，希望为以前的事保密。”孟不疑不敢推辞，就提前离开了。走了几里，才听到追捕杀人的强盗。孟不疑向路上的人打听，都说：“淄青张评事，到那驿站早早就出发了。到了天明，只剩下空马鞍，不知张评事哪儿去了。骑马的官吏回到驿站寻找，驿站西阁中有一张席子，打开，是白骨而已。没剩下苍蝇大小一块肉。地上滴血没有留下，只有一双鞋放在旁边。相传这个驿站以前很凶，到底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举人祝元膺曾经说：“亲自听见孟不疑说，他常常警告夜间吃饭必须祭祀。”祝元膺又说：

“孟不疑一向不信佛教。他很能作诗，有两句诗是：‘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来曾经拿出来吟诵。他沉湎于游览名山大川，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戴 簪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簪，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闻外有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簪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簪不知所为。厅际有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转阔，势如鑿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拊掌大笑，有顷，共牵簪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妇人复还，大笑，簪亦随出。簪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簪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状。（出《酉阳杂俎》）

临川郡南城县县令戴簪，当初在馆娃坊买了一处宅子。闲暇之日，他和弟弟坐在厅堂里，忽然听到外面有妇人聚到一起哄笑的声音，有的近的有的远。戴簪觉得很奇怪。笑声渐渐地近了，忽然看到几十个妇人散站在厅前，忽地又不见了。如此一连几天。戴簪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厅堂边上有一棵枯梨树，合抱那么粗，认为它是不祥之兆，于是就把它砍了。树根下有一

块石头，露出来有拳头大小，向下挖便变大，样子象煎饼鏊子形。就在它上面点上烈火烧，浇上醋，再凿。凿了五六尺深，也没凿透。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绕着坑拍掌大笑。过了一会儿，她拉着戴簪一块进到坑里，把他扔到石头上。一家人又惊又怕。妇人又回来了，她放声大笑。戴簪也跟着她走出来。戴簪刚走出来，又丢失了他的弟弟。家人悲伤地大哭。只有戴簪不哭。他说：“他也很快活，何必要哭呢？”戴簪一直到死，也不肯说出实情。

杜 惊

杜惊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戍。有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惊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惊舍于内，供待极厚。到夜分，闻东序隙舍，洶洶如千万人声。惊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饯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出《玉堂闲话》）

杜惊没有发达的时候，漫游在江湖上。正赶上一段路程比较远，黄昏的时刻才到达一个城堡。城中有驿站，驿站的客人多数不安，有的由于恐惧而死。驿将见杜惊骨气不一般，心里

想,这也许是个贵人,如果在这过夜而没有什么灾难,必将做宰相。于是就请杜惊进去住下,对他的待遇很丰厚。到了夜半时分,听到东厢的空屋里,沸沸扬扬的好象有千万人的声音。杜惊拿出纸来,用大字写出自己的名字,系在瓦石上,扔到喧闹的地方,那声音立刻就停止了。又听到西厢屋里也喧闹,就和东厢一样把名字扔去。不一会儿也没声儿了。于是就安眠。天将亮,驿吏来问安,杜惊详细述说了夜间发生的事,才知道他一定会富贵,拿出一捆丝绸为他送行。等到杜惊当了大官,就打听当年那个驿吏,把驿吏提拔重用了。

郑 綱

唐阳武侯郑綱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缁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余,连筑不已。其旁有铛十余所,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踯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出《灵怪集》)

唐朝时，阳武侯郑綯被罢免了丞相职，后来，从岭南节度使入京做了吏部尚书，住在昭国里。他弟弟郑缙是太常少卿。有一天，他和弟弟都在家，厨房的饭菜将齐备的时候，锅忽然像有什么东西在灶中举着，离灶一尺多高，连连举着不停止。那旁边有十几个平底锅，都在煮着东西，将热的时候都两耳慢慢地摇动。过了好久，这些平底锅都能走路，就停止在灶上。每三个平底锅架起一口大锅行走，其余的列队作引导的随从，从厨房走出。在地上有折断脚的，有废弃不用的，也一瘸一拐地跟上去。出了厨房，向东过水渠，平底锅们一块行走，没有什么阻碍，而断了脚的过不去。他家老老少少都很惊异，聚集在一起观看，不知怎么办好。有一个小男孩咒骂道：“既然能作怪，断了脚的为什么不能往前走？”平底锅们就把大锅扔在院子里，退回来，每两个平底锅架一个断了脚的过水渠。走到少卿的院堂前，大小排列站定，就听空中轰轰作响，像房子崩塌。那些平底锅和大锅都变成了土块煤块。闹腾了一整天才安定下来。他们家不能推测这是因为什么。过了几天，太常少卿郑缙死了，相国郑綯也相继死去。

河北军将

湖（“湖”原作“胡”。据《酉阳杂俎》十五改。）城逆旅前，尝有河北军将过。行未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

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绁，如红线。马时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风散灭，马亦死。军将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肠”原作“伤”，据明抄本改。）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湖城旅店前，曾经有一个河北的军将打此通过。走了不几里，忽然有斗器大小的旋风在马前刮起。军将用鞭打它，它变得更大了。于是就转回马头。马的鬣毛像树木一样立了起来。军将害怕了，下马来看，觉得马的鬣毛长了几尺，其中有细绳，像红线。马时常像人那样立起来嘶鸣。军将生气了，就拿佩刀砍。于是旋风散灭，马也死了。军将剖开马肚子一看，肚子里已经没有肠子。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

宫山僧

宫山（“山下”原有“僧”字。据明抄本删）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回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勉励，誓不出房，二十余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辍”原作“輒”。“闻”相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击扑

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啖吒甚厉。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进。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蜘蛛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般过两廊（明抄本“廊”作“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缢人，就井繫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诬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出《集异记》）

宫山，在沂州之西的边陲上。它孤峰挺拔，高耸陡峭，回然高出众峰。周围三十里，全都没人居住。贞元初年，有两个和

尚来到山中，在树荫下居住，精心勤苦地礼拜念经，夜以继日。四周村落的人，给他俩建造屋室。不到十天，院落屋宇就立起来了。两个和尚更加勤勉，坚决不出屋，二十多年。元和年间，冬天的夜晚月光正明，二僧人各在东西廊下高声诵经。空中寂静，时不时听到山下有男子恸哭的声音。那声音渐渐靠近，不多时便来到院门。二僧人不动，哭声也停止了。那人就跳墙进来。东廊下的僧人见来者身形非常高大。它跳到西廊下，诵经之声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好象听到互相打斗拼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咀嚼吞吃，吸吮的声音很响。东廊下的僧人惊恐，急忙冲出逃跑。很久不出山，都忘了路途，有时候前仆，有时候后倒，气力几乎净尽。回头一望，见那人踉踉跄跄将要来到，就又奔逃。忽然遇上一条河，穿着衣服径直渡过去，而追他的人恰好也到了。那人远远地骂道：“要不是被水阻挡，我应该把你一块吃了。”东廊僧人边走边感到恐惧，不知要到哪里去。不一会儿下大雪，咫尺之间也昏迷不清。忽然看到一个人家的牛棚，就到里边藏身。天黑很长时间，雪势渐渐晴了。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拿着刀枪从外面慢慢来到栏下。东廊僧屏住呼吸，向着光亮偷看。黑衣人徘徊往复，好象等候什么。过了一会儿，忽然院墙中扔出来两包衣物之类的东西，黑衣人拿起来，捆绑了一下背在肩上。接着有一个女子翻墙而出。黑衣人领着她离去。僧人怕受嫌疑，就又逃窜。恍恍惚惚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走了不到几十里，忽然掉进一口废井里。井里有一个死人，身和头已经分开，血淋淋的尸体还有温热，大概是刚才被杀的。僧人惊悸，不知如何是好。过一会天亮了，一看，是昨夜翻墙的那个女子。过了一些时候，就有几个追捕的人一块

来到,往下一看说:“盗贼在这儿呢!”于是用绳子往上吊他,在井里把他捆绑起来,加上拳打脚踢,他和死神为邻了。等到把他拉上来,他就把昨夜的事从头到尾陈述了一遍。村里人有曾经到过山中,认识他是东廊僧的,然而把他和死女子一块找到,没办法自己说清楚,就把他送到县里。他又细说了事由,说西廊僧已被鬼怪吃了。县官派人到山中寻找查验,西廊僧正坐在那里安全无恙。西廊僧说:“当初没什么东西,只是到了二更天,二僧才东西相对念经,东廊僧忽然独自离去。他很早就和我有誓约,不出院门的。惊异的时候,寻喊他就来不及了。山下的事,我就知道了。”县官于是认为东廊僧撒谎,捉拿为杀人的盗贼。又是拷打,又是用火烤用烟呛,备受痛苦。僧人冤枉,痛恨给他捏造的罪名,甘心到死也不肯认罪。没有人证物证,法吏始终没办法判罪。过了一个月,杀女人偷东西的那个盗贼,在别的地方发案败露,详细地得到了真实情况,僧人才免除了冤枉。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 生	赵士宗
曹 朗	矜 儿	李 约	张 缜
马 举	韦 琛	张谋孙	李 黄
宋 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 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杜元颖

杜无颖镇蜀年，（“年”原作“平”。《说郭》卷七作“初到蜀年”。“平”当“年”字之讹。）资州方丈大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叶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涌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蛮欲围城，城西门水，有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

灭。又说,李树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实。(出《戎幕闲谈》)

杜元颖镇守蜀地的时候,资州有一块一丈见方的大石头能跑能走,盘据了几亩地的地方。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边的泥人长出了几寸的胡须,把它拔了,过一会儿又长出来。都城各地有栗子树,树叶上结果实,吃它,味道象李子。鹿头寺的泉水涌出来,还有猫鼠互相吃奶的怪事。蛮夷想要围城,城西门发水,有人见一条龙和水牛打斗,不一会儿全都消失。又说,李子树上都结了木瓜,但是里边是空的,没有瓢。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蛇虺如堆繒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鈎鑣,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见。(出《酉阳杂俎》)

朱道士大和八年曾经游庐山。他在涧石间歇憩,忽然看到一条大蛇蟠在那里象一堆丝绸,顷刻间变成了一头大龟。他打听山上的老翁,老翁说那是玄武帝君。朱道士还曾经游青城山的丈人观。他走到龙桥,见岩下有一具枯骨,背着石头平坐在

那里,把手放在双膝上,钩曲成锁,附着有苔藓和藤蔓,颜色白得象雪。他说他祖父已经常见过。

郑 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出《宣室志》)

民间传说人死了,大约几天内,会有鸟从灵柩中飞出来,那鸟叫“杀”。大和年间,有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曾经在隰川和郡官到野外打猎。有人网到一只大鸟,苍色羽毛,五尺多高。主将让人把它解开看看,它忽然就不见了。郑生很是吃惊,就到乡民那里打听。有的乡民说:“乡里有一人死了将近几天,占卜的人说,今天‘杀’会离去的。这一家等候在那里看着,有一只苍色大鸟,从灵柩中飞出来。你所捕获的,就是这只鸟吧!”天宝年间,京兆尹崔光远因为打猎,曾经遇到一只妖鸟,情形和这相同。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遣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收。”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漂二十余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外，大石如三间屋者，积堆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州水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出《酉阳杂俎》）

会昌元年，戎州涨水，水上的浮木堵塞了江流。刺史赵士宗让水军把木段打捞上来。公署低矮窄小，不再使用，就一块去修开元寺。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有一个夷人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像猴，穿旧青色衣服，也辨不出是何种服制。这人说：“关将军派我来采木头，被这州接了去，没有办法，要明年回来收。”夷人把这事报告给州人。到了第二年七月，天将亮，忽然大水来了。州城一面临水，一面靠山，每次发大水，还离州城五十多丈。这时候水高一百多丈，漂走二十多人。州基地有陷下

去十丈的地方。大石头象三间房子那么大,堆积在州基上。水又黑又腥,到了晚上才退。知州官虞藏玘和其他官吏们,这时候才来到船上,投向岸边。十天后,州城里的水才干。除了大石头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开元寺唐玄宗的雕像,离开旧地方十几步,直立在沙上。其它铁石器物,全都没有了。

曹 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明抄本无“令”字。“朗”下有“乃”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席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情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席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

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坐”原作“求”，据明抄本改。）皋谓朗（“谓朗”原作“近文”，据明抄本改。）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无惊，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崇，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出《乾馱子》）

进士曹朗，文宗的时候任松江华亭县县令，任期将满的时候，在吴郡购置一处宅院。又买了一个小婢女，名叫花红。她的价钱是八万，容貌非常美，这一家人全部爱怜她。到了秋天，官职被别人接替，县令曹朗就将他全家人迁入吴郡宅子里。后来将近冬至，曹朗因为新堂的修理没有完毕，在堂内的西间，存放了二百斤炭。东间窗下有一张床，新铺设的席子，那上面有修车的细芦苇席十领。往东走是南厦，西廊的北面有一房，

当库房用。一房是花红和乳母的住处。一间是厨房。到除夕的前一天，曹朗的姊妹和母亲都亲自动手置办奠祝用的东西。平底锅里煎着三升左右的油，旁边堆着十几斤炭火，妹妹做饼，家人都在左右，只有花红没到。曹朗的母亲以为她在睡懒觉，就把她找了来。她又没什么事做。曹朗生气了，用鞭子打她。她便说她头痛。忽然有一块大砖飞下来，差一点打中曹朗的母亲。不一会儿又有一块大砖砸到油锅里。于是人们惊散，厨房里的食器在阶下乱作一团。天已经晚了，人们都来到西屋，于是就移到堂上，都抱着小孩。关上堂门，母子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朗拿来几斤炭生上火。顷刻间空中又有轰塌的声音，火又自己在空中上下飞动。忽然看到东窗下的床上，有一位女子，年龄能有十四五岁，梳两个发髻，穿黄色短衣，跪在床上，好象模仿人碾茶。曹朗跑过去捉拿她，绕着屋子追也追不上她。她迅速地藏到芦席堆中，曹朗又上去用脚踏她，踹得她啾啾有声，于是就消失了。大家坐着到了天明。听到鸡叫，才敢开门。乳母和花红在西屋熟睡。曹朗让玉芝观的顾道士来家作法。几天后，有一个人长叹说：“我是从梁苑来的客人，我叫枚皋，以前趁着节日，我到这来要饭吃，你家不知为什么把我捉起来了？”曹朗准备了菜和酒，拉枚皋入座。枚皋对曹朗说：“我元和初年游过上元瓦棺阁，阁的第二层西墙壁上，题有一首诗。”曹朗苦苦请求枚皋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枚皋说：“你正有心事不快乐，仍有幸相互了解。以后到了金陵，你可以抄录。你家妖怪作祟，不是我干的。那人离此不远，只要问一问别人，你会知道的。”曹朗就把这事告诉了顾道士。顾道士就舍弃不干了。乡间有一个女巫叫朱二娘。曹朗

又去求她占卜。女巫让家人全都出去,只有花红头痛没起来。女巫硬把她叫起来撵出去,责备她说:“为什么这样呢?娘子不知道,你咋不说?”于是就来拽她的胳膊。她的胳膊近肘处隆起一寸多长的青脉。女巫说:“贤圣就住在这儿,夫人为什么吃惊了?”花红下拜,连说自己是身不由己。曹朗害怕了,把她减价卖给了别人。她经过两家,都这样。于是就把她放了。她无处容身,常到各寺院去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后来有一个叫申屠千龄的包山道士打此路过,说花红本来是洞庭山人家共同买的一个女子,让她守洞庭山庙。后来因为洞庭观向北拓展了二百多步,那座庙就废除了。那些人家把她卖给曹朗时,庙中的山妖鬼怪无所依存,就和它们的同类们在她的胳膊上巢居下来。东吴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籽 儿

彭城刘刺史,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鄆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礼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鉤,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籽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籽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炙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缊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出《三水小牒》)

彭城的刘刺史，会昌年间考中进士，大中年授鄆县县尉他就死了。妻子王氏回到老家，住在洛阳敦化里的宅第的后院。咸通丁亥年，夜间聚集各位子侄来做“藏钩”的游戏，吃煎饼。厨房在西厢。小僮矜儿，拿着食器来送饭。当时月色昏暗乌云低垂，伸手不见五指。矜儿忽然失声摔倒而气绝。人们拿来灯烛一看，只见他身体冰冷，面色发黑，口鼻流血。经过针灸拍打，过了一会他才苏醒过来。又让几个男子捆绑破麻做成火把，顺着廊檐向北去寻找。在库房后边找到了矜儿所拿的食器。库房的西头就是大厕所。在厕所找到了一张煎饼。粪坑里还有一张煎饼。

李 约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坊，鼓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来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夫欲至咸阳，则蹒跚不能良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得（明抄本“得”作“持”。）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时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侮而见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枢板也，父

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出《三水小牋》）

咸通丁亥年，陇西李夷遇是邠州从事。他有个仆人叫李约，李约是李夷遇考中进士的时候就使用的仆人。朴实敏捷还善于走路，所以李夷遇常让他进京城送信。那年秋天七月，李约从京城回邠州，早早起来，走过几个住宅区，更鼓才不响了。他很疲倦，在一棵古槐树下休息。当时月亮映在林梢，余光还比较明亮。有一个白头发老头，弯着腰拄着拐杖，也来到槐树下停下来，坐下之后还呻吟不止。过了好一会儿，他对李约说：“老汉我想到咸阳去，但是脚步不灵不能长时间走路，你如果有义心，能背我吗？”李约很生气，坚决不答应。老头不停地请求。李约就对他说：“你可以趴到我背上来啦！”老头高兴地趴到他背上。李约知道他是鬼怪，暗中把带在身边的“哥舒棒”拿出来，从后边把他绑住往前走。当时到了开远门，东方已经放亮了。老头几次请求下来。李约对他说：“你为什么欺侮我而骑到我身上？为什么害怕我又要离去？”捆绑得更紧了。老头语无伦次，苦苦地哀求。李约就是不答应。忽然觉得背上变轻了，有东西坠落到地上。一看，是一块烂棺材板子。老头已变化而去。李约把棺材板子扔到里巷墙下，后来也没什么灾祸。

张 缜

处士张缜，多能善琴。其妻早亡于江陵，纳妾甚丽。未旬日，主庖小青衣于灶下得一铜人，长可一寸，色如火。须臾渐大，长丈余，形状极异。走入缜室，取其妾食之，毛发皆尽。食讫渐小，复如旧形，入灶下而失。（出《闻奇录》）

处士张缜，有许多专长，尤其善于弹琴。他的妻子早亡在江陵，又纳了一个妾，非常美丽。不到十天，负责做饭的小丫环在灶下拾到一个小铜人，约有一寸来高，颜色像火。不一会就渐渐长大，一丈多高，形状容貌极其特别。它跑到李缜的屋里，抓住李缜的爱妾就吃，连头发都吃光了。吃完了它就渐渐变小，又象原来那么大，回到灶下就消失了。

马 举

马举，常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

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出《稽神录》）

马举，曾经做过山南步奏官。他从小道到蜀地去，那时战乱后的偏僻小路上，绝对没有人烟。他夜晚来到一家旅馆，听到东廊下有人说话的声音，就过去告诉人家。有人答应说：“中堂有床，你自己去睡吧。”马举来到中堂，见里边只有土炕。他要火，有人回答说没有火。他要席，隔屋扔出来一张席，能有十来斤重。马举也是个壮士，一点也不在意。半夜，有一个猴一样的东西跑到炕上来。马举急忙用铁椎打它，它大呼小叫地跑了。等到天明告别，那人生气地离去，还说：“夜里见你独自在哪儿，让儿子去跟你作伴，你打得他差点死了！”马举去推那门，推不开。从门缝往里一看，只是土堆而已。马举后来是太原大将，官位到淮南节度使。

韦 琛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及寢堂，绝无人，独厨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

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外寝，营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厨中有主庖青衣，就铛作食。仍映小儿于怀抱间。儿踊身索哺，因误坠铛中。沸油涌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转炽，盖膏水相激也。乃杂掷瓮盎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火灭，儿已焦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青衣亦以此发悸而死。（出《唐阙史》）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的时候，他还在学校读书。冬至节那天晚上，他捧着书回家，走到寝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厨房里有笼火烹油的地方。于是他就向厨房里窥视，就见到有一个几尺高的平底锅。时间久了，这锅又变低了。如此多次。韦琛很害怕，就跑出门来，这才看到自己的家。家人都集中在外寝，开始布置祭奠的场所了。韦琛的神情凄惨悸栗。他就向家人述说了刚才的事。家人全都呵叱他，以为是小孩子胡说八道。片刻之间，厨房里有一个负责做饭的婢女，在平底锅前做饭，还映现一个小男孩在她怀抱间。小孩蹦蹦达达地要吃奶，于是就掉到平底锅里。沸腾的油溢出来，婢女大叫。火已经烧到房子上了，男女老少都跑来救火。有的人用水浇，火焰却变旺了，大概是油水相激的原因。于是就乱扔一些瓶子、罐子、垫子、毯子之类的东西，老半天才救灭。火灭了，那个小孩也烧焦了。全家人吃惊恐惧，因此不过节了。那婢女也因此惊悸成病而死。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鬬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常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牒》）

广州副节度使张谋孙，虽然出身贫寒，但是有口才，善心计，连连出任王府参佐。咸通初年，他广泛地交游，于是成为幕僚。他性情贪婪奢侈，聚敛无厌。南海一带奇货很多，比如犀角、象牙、珍珠之类，多得不可胜数。等到他任期已满，北归故里，走到汝坟便止步。他在郡西三十里，郁阳驿站之南，汝水之上，建造了别墅，豪华至极。他曾经凿一水池，想要从北面引官渠里的水灌满它。有人说：“这地方今年是太岁所在的地方。”张谋孙告诉为他干活的工匠们说：“挖到太岁就停止。”第二天挖到黄泉，得到一个土囊。打破一看，里边有一种东西，数量一升多一点，颜色是白的，象谷粒，忽然跳跃着四散而隐没。张谋

孙于是得了暴病，两宿就死了。

李 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于小厅。见鼠穴中有一人，长数寸，执簪，扫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长三二寸，舁一镬，添水爨薪。须臾，镬前有一夜叉，执铁杈，叉一人。披紫袍，执象牙笏，长三二寸，形色状貌，乃李也。黄虽惧而不敢惊之。乃咄黄脱衣，入镬中，须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见一妇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妇，寓岳州久矣。主镬者扞黄娣入镬中，须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镬者亦入。又二人舁镬入。而拥簪者又扫去其灰尽。数日如此。黄大忧。遣访其娣。亦无恙。数年方卒。黄十余年方卒。（出《闻奇录》）

渠州刺史李黄，夏天在小厅里休息，看到耗子洞里有一个小人，几寸高，拿着扫帚，扫完了洞前就回去了。又有两个人，也是二三寸高，抬着一口锅，添上水，点上火。不一会儿，锅前有一个夜叉，拿着铁叉，叉起一个人。这个人穿着紫色袍子，拿着象牙笏板，高二三寸，身形、神色、状貌，是李黄。李黄虽然害怕，但是不敢惊扰。夜叉呵叱李黄脱去衣服，进到锅里，一会儿又出来。李黄穿衣就进入洞中。又看见一个妇人从火中出来，此人是李黄守寡的妻子，住在岳州很久了。看锅的把李黄的小

妾又到锅里，不多时又出来了。小妾的衣服也进到洞中。看锅的也进去了。又有二人抬着锅进洞里。拿扫帚的人又扫去那些灰烬。几天都是这样。李黄很愁。派人打听他的小妾，也安全无恙，几年后才死。李黄是十几年之后才死的。

宋 洵

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未毕，役者闻山石中有妇人语云：“宋三郎来矣！”及洵居之，因月夜，于书堂侧履步。又自闻石中云：“宋三郎来矣！”驻步听之，石门忽开。见妇人数辈，再拜笑曰：“请三郎入来。”洵欲走，为数辈所擒。入其室，石门遂闭。仆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终不能得。（出《闻奇录》）

进士宋洵，当年落第之后取道向南回故乡。他的哥哥宋波，是金州石泉县县令。宋洵因为县邑里喧闹嘈杂，在县东几里的地方盖一所山居。还没有盖完，干活的人们听到山石里有一个妇人说道：“宋三郎来了！”等到宋洵住进去之后，趁着月夜，在书堂旁边散步，又自己听到石中说：“宋三郎来了！”他停步一听，石门忽然就开了。他看到里边有好几位妇人。妇人们连连下拜，笑着说：“请三郎进来吧！”宋洵想要跑开，被妇人们捉住了。进到里边，石门就关上了。仆人们急忙告诉宋波，宋

波凿穿石头寻找，始终没能找到。

张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往文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云，有不祥之气。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出《北梦琐言》）

唐朝文德年间，有一个姓张的京官（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寓居在苏台。与一些少年子弟，时常往来于文人陆平事的院子，被一个美人喜欢上了。来往很长时间了，他心里犯疑，不久便病得消瘦了。遇上开元观的道士吴守元，他说有不祥之气。他把一张符交给张氏。张氏一看，符上画有一件盟器和一位婢女，背面写了一个红色的“英”字。地点是在空屋柱子的洞穴中。于是就把符烧了，那妖就绝灭了。这是从刘山甫那里听来的。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出《稽神录》）

刘建封进犯豫章时，僧人十朋和他的弟子们跑到分宁，宿到澄心僧院里。刚入夜，他们看见窗外有光。一看，见到一团火，高和宽各有几尺。火中有辆饰金的车子，和火一块行走，“呕呕呀呀”地发出响声。十朋一开始时很害怕，僧院主人说：“这种现象出现多年了。每天夜里，必定出现在僧堂西北的墙边上，绕着僧堂走几圈，再在那地方熄灭。因为它不做祸事，所以没有人挖开地看它是怎么回事。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

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录》）

天祐初年，有一个人游宜春，住在一所空宅子里。战乱之后，城乡荒芜破落。从堂西墙到梁上，有一个个窗。窗外是几十亩荒地。天黑之后，窗外有一个东西，正方形，从下边往上来。顷刻之间，把窗全挡上了。这人拉弓射它，它随着弓弦声落下去了。当时已是夜间，不能马上出去看。第二天早晨一找，向西走了一百多步，有一块方形杉木板，带着一支箭。这就是昨夜他射中的东西。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頔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出《稽神录》）

李遇是宣州节度使，军政大事都委托大将朱从本去办。朱从本家马厩里养着一只猴子。养马的人夜里起来喂马，看到一个东西象驴，身上黑色而长毛，手脚都象人。那东西在那里吃那只猴子，见有人来就离开了。猴子已吃掉了一半。第二年，他家遭到灭族的灾难。宣城的老人们说：“郡里常有这种怪物，每当军变城陷的时候，这东西就出现。一出现就满城都臭。田頔将要败落的时候，它出现在街上。巡夜的看见了，不敢走近它。十来天祸就来临。”

周 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觐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升，直傅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出《稽神录》）

信州刺史周本到扬都去觐见皇帝，住在官署里。遇上家讳的日子，独自宿在外屋，他点着灯睡觉。还没有睡熟，听到屋里有声划过。一看，见火炉慢慢地升起来，一直附着到屋顶上，很久才下来。飞灰纷纷扬起。第二天，满屋浮灰覆盖着东西，也没发生别的什么怪事。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寢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毁”原作“假”，据明抄本改。）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爇之。宗俦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见闻》）

唐朝末年，蜀人攻打岐山回来，走到白石镇，裨将王宗信住在普安禅院僧房里。当时正是严冬，房中有一个大禅炉，炭火烧得很旺。王宗信拥抱着十几个妓女，各自占好床位睡下。王宗信忽然看到一位女子飞进炉里，在炭火上扭曲翻滚。王宗信急忙上去救她。等到离开火一看，她的衣服并没烧焦。又一位女子飞进去，又救出来。顷刻之间，妓女们有的飞进去，有的被

救出来，一个个迷惑憋闷而失声呻吟。有一位亲随的小吏隔着驿墙告诉都招讨使王宗俦。王宗俦来到，就慢慢进屋，一一地提着胳膊拽出来。一看，衣服裙子丝毫也没烧坏，只是吓得不能睡觉。问她们，她们说，是被一个胡僧提进火里的。她们看到的都相同。王宗信大怒，把所有的僧人都找来站在眼前，让妓女们认一认。有一个姓周的僧人，身高相貌象胡人，妓女们都说是他。王宗信就打了他几百鞭子，说他有幻术。这个僧人其实是一个村民，刚落发当了和尚，什么都不懂。王宗信又捆了他的手脚，想要拿炭火烧他。王宗俦知道他冤屈，就把他解开让他跑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妖怪。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闹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出《稽神录》）

福州城中有一座乌石山，山上有一座峰，峰上凿了三个大字，叫“薛老峰”。癸卯年，一天晚上风雨大作，人们听到山上好象有几千人喧哗吵闹的声音。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薛老峰倒立了。峰上的字反过来向上了。城里的石碑，全都自己转换

了方向。这一年闽国灭亡了。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鸢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两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讽大悲神咒，欲朗讽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昏瞑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出《玉堂闲话》）

博知古事能写会唱的欧阳璨，家住在徐州南五十里的地方。他有事到城里去，天傍晚才回来。走出不到一二里，天就已经昏暗了。这天晚上是阴天。大约走了三十里，就夏雨滂沱，雷电大作。路的一半处，有山林夹着道路，林密谷深，鸢禽猛兽很多。欧阳璨恐怖的心情不能自己。走上山路之后，雨势更大。忽然见一个庞大的东西出现在面前，才离他十几步远。那东西一丈多高，纯白色，也看不清手脚是什么样子。它只是在他前面引导着他往前走。他更加害怕，口里常常念道着大悲神咒。他想要大声念，口已经念不出来了，于是只好在心里默默地

念。念了三五遍就能说话了。他就不停地大声念。片刻就不见了那妖物。离家渐渐近了，雨也渐渐停了。从此，他一黑天就不敢出门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 (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 颺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 极	熊 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 鏞	宗梦征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 頊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 暉	元 镐
无足妇人	娄 逞	孟 姬	

黄崇嘏 白顶鸦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复取之，结纓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褊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袱，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袱。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

腰而回。(出《玉堂闲话》)

陇城县有一个东柯僧院，有很多幽雅别致的景观。高高的栏杆可以眺望远处，打开窗子可以迎来微风。院里的游人多如集市。忽然有一天，有妖魅出现。空中扔下来瓦砾，飘下纷纷扬扬的灰尘，人们没有敢正面站立的。居住在院中的僧人早晚不得安宁，他们的衣装用具有时候失而复得。有一位道士听了之后说：“妖精哪敢如此？我能把它除掉！”院里的僧人非常高兴，马上把他找来。道士进了门，在大殿上走禹步，朗诵天蓬咒，他的声音很高亢。许久，他的帽子不见了。有人看见他的帽子被扔到墙外去了。他又捡回来，把帽子系在头上，不停地念咒。很快，衣带解开了，衣服脱下了，裤子也一起不见了。他随身带有一个小包袱，里面存放的是符书之类的重要东西，顷刻间也丢失了。道士于是就狼狈地溜走了。一连过去几天之后，邻村有一个人在篱笆下挖土，挖到了道士的小包袱。县令杜延范是个正直之人，亲自去看。他说：“哪有这种事！”到了以后就傲慢地坐在那里。妖怪从空中往下抛掷小书帖，乱纷纷地不计其数。书帖上写的多数是绝句，取笑杜县令。记得其中一二首，一首是：“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另一首是：“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杜延范觉察了，也急忙回去了。那些没记住的绝句有很多。还有一个叫王昭纬的巡官，依仗他血气方刚，到东柯院来破口大骂，刚到就被大石头打中了腰而灰溜溜地回去了。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箬而归，置于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褻黷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闲话》）

徐州有一个不出家的道士叫王守贞，他有妻有子，不住在道观里。他的行为极其卑鄙。他曾经游太满宫，偷拿道士们佩带的符箬回来，放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用他老婆的衣服盖上，褻黷得非常严重。他家里怪事屡屡出现：灯架自己行走，猫儿会说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到十天，夫妻二人都死了。

彭颢

宣州盐铁院官彭颢，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優乐工数十人，皆长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颢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懣，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颢后病愈，亦无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宣州盐铁院的长官彭颢，曾经病了几个月，精神恍惚，郁郁不乐。他每次走出外厅，就看见歌妓乐工几十人，都几寸高。各种乐器合奏。各种戏曲一块表演，五彩斑斓夺目。彭颢见了，有的时候欣然微笑，有的时候愤懑。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别人看不见。彭颢后来病好了，也没有再看见。后来过了十几年他才死。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筱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出《稽神录》）

吕师造是池州刺史，很能勒索百姓财物。他曾经把女儿嫁到扬州，陪嫁的东西非常多。他派人往扬州送这些东西，晚上停泊在江岸上。忽然有一个道士，样子象个狂人，来回地奔跑。忽然又跳到船上，直接从船中穿过，随着他经过的地方，立刻着起大火。他又登上后一条船，火也跟过去。凡是船中装载的东西，全都化为灰烬。一位老婢女的头发也落光了。其余的人和船，丝毫没有损坏。火灭，道士也不见了。

崔彦章

饶州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舆归州而卒。（出《稽神录》）

饶州刺史崔彦章，在城东送客。刚开宴，忽然有一辆一尺来高的金黄色小车巡着席而走，好象寻找什么。小车走到崔彦章跟前就停止不前了。崔彦章于是就昏倒，用车运回去就死了。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哀于此堂。（出《稽神录》）

戊子年，润州出现了一股好象彩虹的气体，五彩夺目。前

头象一头驴，几十丈长。气体环绕着厅堂而行，绕了三圈之后才消失。占卜的人说：“这厅中将要出现哭声，但不是州府的灾祸。”不一会儿，他们的皇太后死了，在这座厅堂中发丧。

黄 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甲午年，江西馆驿巡官黄极，他的儿媳妇生了一个男孩，一个脑袋，两个身子背靠背，四只手四只脚。建昌一百姓家的牛生了一头小牛，每条腿上又附有一条腿。把它扔到江中，第二天漂在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几十步长，宽的地方几丈，窄的地方七八尺。这一年，节度使徐知询死了。

熊 勛

军吏熊勛，家于建康长乐漫之东。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

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繒綵包一鸡卵壳也。剉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稽神录》）

军吏熊勋，家住在建康长乐漫的东面。曾经在天晚的时候出来，见屋上有两个东西，鸡蛋那么大，色红而有光，一来一往互相追逐。家人害怕。有一位壮勇的亲近客人到屋上去捕捉那两个东西，捉到一个，原来是用丝绸包着的一个鸡蛋壳。打碎它用火烧，臭味传出好几里。那个跑掉的，不再来了。他家也安全无恙。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姬，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褛，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姬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姬及女始脱故衣，皆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出《稽神录》）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横放纵，奢侈过度。他在淮水南面造了一处大宅第。一日闲来无事，他坐在临街的窗下。看见一位老太太领一位少女从眼前走过。那少女衣服破烂，但是姿色绝世。王建封把她喊到跟前问话，她们说：“我们孤寡贫穷没有依靠，要饭来到这里。”王建封说：“我纳你的女儿为妾，供养你终身，可以吗？”老太太很高兴。王建封就让她们到家里来，让人取来两套衣服给她们穿上。老太太和少女刚脱下旧衣服，二人全都变成凝血，聚集在地上。一个月之后，王建封被诛杀。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故扃闭。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髻中。其夜，佯寝以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入置髻中，升床而寝。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乃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促其手足，投之江中，訇然有声。因尔遂绝。（出《稽神录》）

广陵有一位士人，常常点着灯独自睡觉。一天晚上，睡到

半夜就醒了。忽然有一位梳着双髻的，姿色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熟睡在他的脚下。他知道她是妖怪，吓得不敢接近她，又象原来一样睡了。天将亮的时候女子才不见了，门窗仍然关闭着。从此，这女子夜夜都来。有一位术士，为他写了一道符，让他放到了发髻之中。那天夜里，他装睡等着她。果然见她从门进来，她径直到发髻中拿出那符来，在灯下看，微笑。看完了，又放回发髻中，上床睡下。他非常害怕。后来听说玉笥山上有一位道士，符咒禁语非常精妙，就前去求访。上船之后，女子就不来了。中途停在豫章，夜里很热，乘月行船。当时由于天热，就全打开船窗睡觉。睡到半夜，那女子又出现了。她睡在床后，他就偷偷地起来，急忙捉住她的手脚，扔到江里去，发出打鼓一样的声音。于是这妖物就绝迹了。

张 鏞

兖州录事参军张鏞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饌，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舍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者，或被搏其巾帻，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出《玉堂闲话》）

兖州录事参军张鏞，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淄州。他的宅第里忽然出现了许多鬼怪，只是看不到鬼怪的模样。家僮们捧着饭菜，全都被鬼夺去，又把空食器放回来。有时把器皿扔到空中，很长时间才掉下来。有时全都自己走在地上，还互相撞击。还把火块扔到人身上，烧而不痛。如果有诟骂鬼怪的，立即就会有砖瓦石块应声打来。曾经有一个儒生，不相信这件事，带着剑住进来。那剑被瓦石打得锋刃断缺。又有一个自称会符咒的，要进这门的时候，突然看到瓦石交加而下，不能再往前走。来过的宾客，有的被抢去了头巾，扔到别的地方，以至有光着脑袋就逃的。如此连连折腾了十天才停止，他的家最终也没有别的怪事。

宗梦征

晋蔡州巡官宗梦征，善医，居东京。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脉，尤觉恍惚矣。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晋朝蔡州巡官宗梦征，善长医药，住在东京。开运二年秋

天，解玉巷东有一个有病的，深夜来找他看病，是骑马来的。将近四更的时候，到解玉巷口平民家的门前，发现一个东西，站着而且会动，形体很大，象高高立起的黑雾。仆人走在前面，吓得停步，毛发悚立。马也鼻子翕张，耳朵竖起，不敢前进。宗梦征强定心神，驱马走过去。等到了患者之家，已经吓得不能诊脉，感到特别恍惚。回家之后，一下子病倒，六七天之后才好。

黄仁浚

舒州司土参军黄仁浚，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状如醉人，食顷不止。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应。（出《稽神录》）

舒州司土参军黄仁浚，自己说，壬子年，他罢了陇州汧阳主簿的官职，到了凤翔城。凤翔城里有一座文殊寺，寺中有几十个泥像。这些泥像忽然自己摇动，样子象喝醉了的人，一顿饭的工夫没停止。围观的人山人海，官府禁止围观。至今不知有什么应验。

孙德遵

舒州都虞侯孙德遵，其家寝堂中铁灯擎，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灯擎所，忽然尔仆地，遂卒。（出《稽神录》）

舒州都虞侯孙德遵，他家寝室里的铁灯架，忽然自己摇动，象人撼动了它。到了第二天，有一个婢女偶尔来到灯架旁边，忽然倒在地上，于是就死了。

人妖

东郡民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事。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

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汉朝建安年间，东郡一户平民家里有怪事。无缘无故瓮、罐等器皿自己就打开了，发出匍匐的响声，就像有人击打似的。盘子、案子本来在眼前，忽然就没了。鸡生了蛋动不动就不见了。如此好几年。人们都很讨厌。就多做了些好吃的，覆盖起来放在一个屋里，偷偷藏在门后等着。果然又来打开。一听到声音，便关了门窗和它周旋。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就暗自用木棒打它。打到很久，听到屋角上有呻吟的声音，这才打开门来看。见到一个老头，能有一百多岁，说话和模样，很像野兽。于是就到处打听，在几里外找到他家。家里人说，他丢失十多年了，找到他真是又悲又喜。后来一年多，他又丢失了。听说陈留一带又有这样的怪物，当时人们还以为就是这个老头。

胡 頊

夏县尉胡頊，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頊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頊就

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项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锁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项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夏县县尉胡项，是个词人。有一次他到金城县去，住在一户人家里。人家给他准备了吃的东西，胡项没吃，私自跑了出去。等到回来，他看见一位老女人，二尺高，垂着稀疏的白头发，占着桌案正在吃，饼果将被她吃光。那家的新媳妇出来，见了她很生气，揪着她的耳朵拽进屋里。胡项走上前去窥视，见新媳妇把老女人装进笼子里。老女人的两只眼睛，向外窥望，红如丹砂。胡项问这是为什么，妇人说：“这个人叫做‘魅’，是上七辈祖奶奶，活了三百多岁而不死。她的身形变小了。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热，锁在笼子里，四季如常。偶然从笼子里跑出来，偷饭吃能吃好几斗，所以才叫做‘魅’。”胡项感到惊奇，奇就奇在妇人说的话里边。

乌程县人

吴孙休时，“（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

颠沛而归。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三国东吴孙休的时候，乌程有一个人，因为重病痊愈后能喊出很响的话，声音能传出十几里外。所能听到的地方，就像他在座间。他的邻居，有个儿子住外地，很长时间没回来探家，邻居就借助他来对儿子说了些责备的话。儿子听到了，以为是鬼神，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也不知他为什么能这样。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帝义熙年间，魏兴人李宣的妻子樊氏，怀了孕，过了期也没生。而她额头上有疮，婴儿从疮口生出来。

赵宣母

长山赵宣母，妊身，臂上生疮，儿从疮中出。（出《广古今五

行记》)

长山赵宣的母亲，怀了孕，臂上生了疮，婴儿从疮里生出来。

马氏妇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肋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蜀李势末年，一个姓马的妇女怀了孕，孩子从胸侧生出来，母子都安全无恙。那年李势被桓温灭亡。

杨欢妻

宋孝武时，荊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勃，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朝宋孝武帝时，荆州人杨欢的妻子，从大腿上生了个女儿。到孝武帝死后，刘子业登基，因狂暴被废除，被害死。杨欢妻所生的女儿到了齐朝还活着。

寿安男子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野僉载》）

寿安有一位男子，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肘能拍板，鼻能吹笛，口能唱歌，能半张脸笑，半张脸哭。一只黑狗能听懂人语，答应后做的事情，和人没什么两样。

崔广宗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梟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

宜备凶具。”如其言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清河人崔广宗，开元年间是蓟县县令。他犯了法，张守珪判他极刑。崔广宗被砍了头，但是形体不死。家人把他抬回去。每当他饿了，就在地上写一个“饥”字，家人就从脖孔中填加碎食，饱了就写一个“止”字。家人有犯过错的，他就写字决定怎么处治。如此三四年，世情没有变化。他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有一天他在地上写道：“后天会死的，应该准备好凶具。”果然象他说的那样。

许州僧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岁已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出《酉阳杂俎》）

许州有一位老僧，从四十岁以后，每当睡熟，喉声就象奏乐，好象有节奏。许州从事演唱的人等他睡了，就谱录他的声音，用乐器一奏，都合乎古乐。老僧醒了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年都这样。

田 暉

秀才田暉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顶”原作“项”，据明抄本改。）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西阳杂俎》）

秀才田暉说，大和六年秋天，凉州西县的一个百姓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身子两张脸，头顶上的头发长成一穗，发长到脚。当时朝伯峻是县令。

元 镐

故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令日，怒一狱子王行约者。命曳之，去巾，既无毛发，而有两角，长三四寸。镐曰：“真牛头也。”遂舍之。（出《闻奇录》）

原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县令的时候，对一个叫王行约的狱卒很生气。让人上前拽他，除去他的头巾，见他没有头发，却

有两只角，角长三四寸。元镐说：“真是牛头。”就放了他。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以下，像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闲话》）

晋少主的时候，有一位妇人，仪表容貌端庄，衣服华丽，不比美人差。但是她没有腿和脚，腰带以下，象截的那么齐，其余的都具备。她父亲单独用一辆车载着她，从邺南游浚都，在市上要饭，每天都聚集上千人。至于深街曲巷、豪门大家，她没有不去的地方。时人慨叹她的怪异，都投掷钱物施舍于她。后来京城抓获一个北戎的间谍，官府一查，原来这妇人是奸人的领袖。她弄到的情报很多，于是就杀了她。

娄 逞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嫗，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出《南史》）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换服饰扮作男子，多少懂一些棋艺博戏，粗通文义，交游于公卿门第。做官做到扬州从事而事情泄漏了。齐明帝让她东归，才穿上女人的服装。她叹道：“我有这样的本事，回家当个老太太，难道不可惜吗？”史臣说：“这是个人妖。阴变成阳。这样的事是不可以的。”后来崔惠景举大事不成应了这件事。

孟 姬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媪店。见有一媪，年只可六十已来。衣黄绸大裘，

乌帟，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姬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媼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于张警为妻。”警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警，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警之貌，酷相类吾。警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警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缺。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茆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出《乾膺子》）

彭城的刘颇，曾经对他的女婿进士王胜说，三原县南董店东面隔壁，贞元末年有一个姓孟的老太太，活了一百多岁才死。这个店人们都叫它张大夫店。刘颇从渭北入城，住在老妇人店里，见有一位老妇人，年龄约摸六十来岁。她穿黄绸子大皮袄，戴黑头巾，跨门坐在那里。左卫李胄曹，名叫士广，那老太太问李士广做什么官，李士广作了详细回答。那老妇人说：“这是四卫，大好官！”李士广就问老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妇人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嫁给张警为妻。张警很有力气，善于骑马射箭。郭子仪总镇朔方，这都是他的部下辖制的郡，灵、夏、邠、泾、岐、蒲就是。我丈夫张警，就是郭子仪任用的，受到过许多赏赐，常在郭子仪的左右。张警的相貌，和我特别相象。张警死后，郭子仪很悲伤。我就穿了丈夫的衣服，戴

了丈夫的帽子，假扮张瞽的弟弟，请求到郭子仪手下做事。郭子仪大喜，让我顶替了空缺。这样就又寡居了一十五年。郭子仪死时，我已经七十二岁。军中连连奏请，让我兼做御史大夫。我忽然觉得孤独，就嫁给这个店潘老汉为妇。近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叫潘滔、潘渠。潘滔五十有四。潘渠五十有二。”这两个儿子，刘颇常常在心中记起。他和女婿王胜，述说人间的怪异。

黄崇嘏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召”原作“名”，据明抄本改。）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案牘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采。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编事》）

五代前蜀的伪相叫周庠。他当初在邛南幕府中，留下管理府事。当时临邛县送来一个叫黄崇嘏的失火人，才下狱便献诗一首说：“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庠读完诗，就召见他。称他是乡贡进士。他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恭敬地回答问题详细敏捷，周庠就下令释放他。几天后，他献来一首歌。周庠认为他不一般，把他召入学院，与各位读书的子侄为伴。黄崇嘏善长下棋和弹琴，妙于书画。第二天，他被推荐代理府司户参军。很有“三语”的美称，小官吏敬畏他，他办的案牘文书漂亮清楚。周庠既器重他的聪明，又赞美他的风采。他在任将超过一年，周庠就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黄崇嘏又带上一封辞谢信，仍献诗一首说：“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庠看完诗，惊骇不已，于是就召见她，盘问她。原来她是黄使君的女儿，从小失去母爱，只和老祖母同居，一直没有嫁人。周庠更加仰慕她的贞洁，郡内全都叹她与众不同。不久她请求免官，回到临邛旧居，竟不知她是存是亡。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

戎王，袭男子姓名，衣中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闲话》）

契丹进犯京城之初，所在之地盗贼蜂起，戎人很担忧。陈州有一个妇人，是盗贼之帅，外号白项鸦。年龄有四十来岁，形貌又粗又短，头发黄，身体黑。她来拜见戎王，用的是男子的姓名，衣服、头巾、拜跪，全是男子模样。戎王召见她，赐给她锦袍、银带、鞍马，让她暂任怀化将军。委派她招安山东的盗贼，赏赐非常丰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她，妇人自己说，她能左右骑着马射箭，挎双弓，一天能走二百里，举枪击剑，都是她善长的。她手下几千男子，都听她使唤。有人问她有丈夫没有，她说，前后有丈夫几十人，稍有不如意，全都让她亲手杀了。听说的没有不气愤的。十天以后在都下，她骑着马出入，又有一个男子，也骑着马跟着她。这是个人妖。北戎叛乱中夏，这妇人称雄，都是阴盛的表现。这妇人后来被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杀死。

杂器用(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 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 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 训 卢赞善 柳 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阳城县吏

魏景初中，阳城县吏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曰：“文约，何以不见？”头下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饭镬也。即聚烧之，怪遂绝。（出《搜神记》）

三国魏景初年间，阳城县县吏家里发生怪事。没有原因就听到有人拍手互相呼叫，等着看又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母亲夜间干活很疲倦，睡下不一会儿，又听到灶下有人喊道：“文约，怎么看不见你？”她头下有人答应说：“我被枕住了，不能过去！你可以到我这来！”到了天亮一看，原来是盛饭用的铲子。立即就把它集中起来烧了，妖怪也就灭绝了。

桓玄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笼茵》，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笼茵，（“茵”原作“首”，据明抄本改。）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鼓吏列（“列”原作“刘”，据明抄本改。）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败。言“车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尔。（出《续齐谐记》）

东晋桓玄那时候，在朱雀门下，忽然有两个通身黑如墨的小男孩，互相一唱一和地唱《芒笼歌》。路边的小孩跟着唱和的有几十人。歌说：“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歌声非常哀伤凄楚，听的人都忘记了回家。天已经要黑了，两个小男

孩回到建康县衙，来到阁楼下，就变成一对漆鼓槌。打鼓的官吏们说：“这鼓槌堆积放置好长时间了，最近常常丢失了而又回来，没想到它们变成了人！”第二年春天桓玄失败了。说：“车无轴，倚孤木”，是个“桓”字。荆州把桓玄的头颅送回来，用破败的竹垫子包裹着，又用草绳捆绑他的尸体，沉到了大江之中，完全像童谣说的那样。

徐氏婢

东海徐氏婢兰，晋义熙中，忽患病，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出《异苑》）

东海一个姓徐的人，有一个名字叫兰的婢女。晋朝义熙年间，她忽然得了病，打扫灰尘的动作与平常不同。大家共同偷偷地观察她，见扫帚从壁角出来，快步走到婢女的床下。于是，就把扫帚拿出来烧了。

江淮妇人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

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出《幽明录》）

江淮有一个妇人，为人性情贪婪，有很多欲望。她不放弃自己的想象，日夜总是沉醉在想象之中。一天早晨起来，看见屋后有两个小孩，非常鲜丽干净，象宫中的小官吏。妇人于是想要抱起来，小孩忽然变成扫帚，就拿出来烧了。

刘玄

宋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著乌裤褶来取火，面首无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筮之。师曰：“此是家先代时物，久则为魅，杀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刘因执缚，刀断数下，乃变为一枕。此乃是祖父时枕也。（出《集异记》）

南北朝，宋，中山人刘玄住在越城。天黑了，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黑裤子的人来取火，头脸上没有七窍，脸像一堆荒草的样子。于是就请巫师占卜。巫师说：“这是你家前辈时候的东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鬼魅杀人。趁它还没有长出眼睛，可以及早除掉它。”刘玄于是把那个怪物捉拿捆绑起来，用刀砍了几下，竟变成一个枕头。这是他祖父那时候的枕头。

游先朝

广平游先朝。丧其妻。见一人著赤裤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异记》）

广平人游先朝，死了妻子。看见一个穿红裤子的人，知道是鬼怪，就用刀砍他。过了好一会一看，原来是自己经常穿的鞋。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侈好（“好”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某”原作“集”，据明抄本改。）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

(“饥”原作“肌”，据明抄本改。)腾腾怡怡(明抄本“怡怡”作“恰恰”。)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伶”原作“完”，据明抄本改。)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

周静帝初年，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高傲残暴，奢侈安逸，喜欢玩乐，居住的地方非常华丽。忽然有几十人来到门前，一

个人首先上前递上名片说：“我是省名部落主成多受。”于是就走进门去。勃都骨低问道：“你这个部落为什么是个省名部落？”成多受说：“我们几十人各不一样，名字都不另起，有姓马的、姓皮的、姓鹿的、姓熊的、姓獐的、姓卫的、姓班的，但是名字都叫‘受’，只有我这个当帅的叫‘多受’。”勃都骨低说：“你们都象唱戏的，有什么解释的呢？”成多受说：“通晓摆弄碗、珠等器物的道理，生性不喜欢世俗，说的都是合乎经典要义的事情。”勃都骨低很高兴，说：“我从没见过。”有一个唱戏的立即上前说道：“我们肚子饥饿，咕咕噜噜地响，肚皮随便地绕了身体三圈儿。主人的饭食如果不充足，我们开口要，终究也会不给的。”勃都骨低高兴，又命人增加饭菜。一个人说：“请让我表演一个‘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一个高个子吞了一个矮个子，一个胖子吞了一个瘦子，高个子和胖子互相吞了两个人。高个子又说：“请让我表演‘终始相生’吧！”于是他吐出一个人，吐出来的人又吐出一个人，相递吐出来，人数又够了。勃都骨低非常吃惊，就重重地赏赐了他们。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表演的把戏和原来一样。如此一连表演了半个月。勃都骨低很烦，不能为他们准备饭食了。戏子们都生气说：“主人会把我们的表演当成幻术，请把你的娘子借给我们试一试。”于是把勃都骨低的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到肚子里去。肚子里的人都哭哭啼啼请求出来。勃都骨低恐慌害怕，下到阶下来磕头，哀求把亲属放回来。唱戏的都笑着说：“这没关系，不要愁。”于是就把人吐出来。亲属们和原来完全一样。勃都骨低深深地生气了，想要用杀牲的血杀死他们。于是派人秘密地查访，见他们走到一座古宅院的墙基就消失了。勃都骨低让人挖

那墙基，挖了几尺，在瓦砾下挖到一个大木笼，笼中有几千只皮袋。笼旁谷粒麦粒，用手一碰就变成灰。从笼中得到一份简书，文字已经磨灭了，不能辨识，只隐隐约约好像有三几个字象是“陵”字。勃都骨低知道是这些皮袋作怪，想要弄出来烧了它，皮袋们就在笼子里哭喊道：“我们没有生命，不久就该消灭。因为李都尉留有水银在这里，所以能够暂时存活。我们是都尉李少卿的搬粮袋，屋倒了，平压下来。经过很长的岁月，现在已经有了生命，被居延山神收为唱戏的。请求你看在神的情份上，不杀我们。从此我们不敢再骚扰您的府第了。”勃都骨低认为水银有用，把那些皮袋全烧了，没有不发出冤枉痛楚之声的。血流漂洒满地。烧完了，勃都骨低的房廊门户全发出冤枉痛苦的声音，和烧皮袋时一样，一个多月之后，这种声音也没有停止。那一年，勃都骨低全家都病死。一年以后，什么东西都散失净尽，丝毫不剩。水银后来也不存在了。

僧太琼

唐上都僧太琼者，能（明抄本“能”作“俗”。）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先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阳杂俎》）

唐朝时上都有一个僧人叫太琼，能讲《仁王经》。开元初年，他到奉先县京遥村去讲经，就住在村寺里。经过两个夏天，有一日，他拿着钵子将要到堂上去。关门之后，有一个什么东西掉到屋檐下。当时天色刚刚能辨别颜色，僧人靠近一看，竟是一个初生的孩子。那包孩子的襁褓很新。僧人非常惊异，于是就放到衣袖里。要去求村人养活这孩子，走了五六里地，忽然觉得衣袖变得很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破笤帚。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唐朝开元年间，清江郡有一个老头曾经在郡南田间牧牛，

忽然听到有一种怪异的声音从地下发出来，老头和几个牧童都吓得跑开了。从此老头有病发烧一天重似一天。只十几天，病稍微好些了，他梦见一位男子，穿着青色短衣，看着他对他：“把我搬迁到开元观去！”老头惊醒了，但是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过了几天，又到野外去，又听到那怪异的声音。他就把这事报告给郡守。郡守生气地说：“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让人把他哄出去。这天晚上，老头又梦见穿青色短衣的男子告诉他说：“我寄身地下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赶快把我弄出来，不然你就得病！”老头特别害怕。到了天明，和他的儿子一块来到郡南，挖那地。大约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口钟，青色，就象梦见的那个男子的衣服颜色。于是又去报告郡守，郡守把钟放在开元观。这一天辰时，没人敲它它自己响了，声音特别响亮。清江的人们，都认为怪异而惊叹。郡守就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知道，唐玄宗让宰相李林甫去画下钟的样子，告示全天下。

韦 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遥捉”原作“迳投”，据明抄本改。）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遮”原作“遍”，据明抄本改。）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免”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其

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靛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出《广异记》）

唐朝京兆人韦训，闲暇之日在自己家的家学里读《金刚经》。忽然看见门外有一个穿粉红色衣裙的妇人，三丈多高，跳墙进来，远远地伸手去捉他家的教书先生，先生被她揪住头发拽下地来。又伸手来捉韦训，韦训用手抱起《金刚经》遮挡身体，仓促地躲开了。教书先生被拽到一家，这家人跟在后面喊叫，才得免。那鬼跑进大粪堆里。教书先生已经全身蓝靛色，舌头吐出来一尺多长。家人把他扶到家学中，好长时间才醒过来。韦训领人挖那个粪堆，挖到几尺深时，竟挖到一个粉红裙白衣衫破布娃娃。把它在四通八达的路口烧掉，那怪就灭绝了。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妬，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

头有血，大如鸡子。（出《广异记》）

卢赞善家有一个瓷做的娃娃。放了几年，他的妻子开玩笑对他说：“让这瓷娃娃给你当小老婆吧！”卢赞善因此就惘惘然，总能看到一个妇人躺在他的帐中。时间长了，他料到这是瓷娃娃作怪，就把它送到寺院里供养起来了。有一个童子，早晨在殿前扫地，看见一位妇人。问她从哪儿来，她说她是卢赞善的小老婆，被大老婆嫉妒，送到这儿来了。后来童子见卢家人来，就说起见到卢赞善小老婆的事。卢赞善详细弄清事情的始末，根据童子见到那人的服饰，断定是瓷娃娃。就让人把它打碎，它心头有血，象鸡蛋那么大。

柳 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瘡遂愈。（出《朝野僉载》）

越州兵曹柳崇，忽然头上生了个疮，痛得一个劲地呻吟。于是找来术士夜里观察，术士说：“有一个穿绿裙子的妇女，问

她她也不答应，在你窗下。应该赶紧除掉她。”柳崇察看窗下，只看见一个瓷做的妓女，很端庄，用绿瓷为装饰。于是把它放到铁臼中捣碎之后烧了。疮于是就好了。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象，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象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出《玉堂闲话》）

南中有一个僧院，院内有一座九子母塑像，装饰雕塑得非常奇特。曾经有一个行者，很年轻，为和尚们做事。不几年，这人渐渐地变得很瘦弱，神志恍惚不清。和尚们感到很怪。有一个和尚，看见这位行者到了夜间就进入九子母堂睡觉，慢慢地又看见一个美丽的妇人来到，拉他一块睡，已近一年了。和尚们知道是塑像作怪，就把塑像毁坏了。从此不再能看见那妇人出现，行者的病也好了，即落发当了和尚。

曲秀才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篆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特厚。法善居玄真观，常有朝客十余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坐思酒，忽有人扣门，云，曲秀才。法善令人谓之曰：“方有朝寮，无暇晤语，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许。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于末席，抗声谭论，援引今古。一坐不测，众耸观之。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词辨如此。岂非妖魅为眩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曲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化为瓶盖。一坐惊慑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醲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抚其瓶曰：“曲生曲生，风味不可忘也，（出《开天传信记》）

道士叶法善，对使用符篆的法术很有研究，皇上多次拜他为鸿胪卿，给他的优待和礼遇特别丰厚。叶法善住在玄真观，曾经有十几个朝中的人到观中来，解带住下。满坐都想喝酒。忽然有人敲门，说他是曲秀才。叶法善派人对他说：“正有朝中的同僚们在此，没有时间和你会晤交谈，希望你改日再来。”话还没说完，就见一个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傲视着直闯进来。此人二十岁左右，又白又胖很好看。他笑着向各位作揖，然后坐到

了末席。书生大声谈论，援引古今。满座都没料到，大家都高看他。讲很长时间，他暂时站了起来，像风一样旋转。叶法善对大家说：“这个人突然进来，词辨能力如此，难道不是妖怪炫耀迷惑吗？和大家拿出剑来防备他试试。”有一天曲生又来了，他时而握住手腕，时而击掌，尖锐地提出问题，时时发难，势不可当。叶法善偷偷地用小剑击他。他随着叶法善的手掉了脑袋，落到阶上，变成一个瓶盖。满座人又惊又怕，看那处所，原来是满满一瓶好酒，大家全都大笑。喝那酒，味道特别好。座客们醉了抚摸着那瓶子说：“曲生，曲生，你的风味不能忘啊！”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贫僧，衣甚褴褛。卖一小猿，会人言，可以驰使。虢国夫人闻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见之，问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余年。偶群猿过，遗下此小猿，怜悯收养，才半载以来，此小猿识人意，又会人言语，随指顾，无不应人使用。实不异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资用颇乏。无计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于市。”夫人曰：“今与僧束帛，可留此猿，我当养之。”僧乃感谢，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爱怜之。后半载，杨贵妃遗夫人芝草，夫人唤小猿令看玩。小猿对夫人面前倒地，化为一小儿，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问之。小儿曰：“我本姓袁。卖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随父入山采药，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药苗啗我。忽一日，自

不觉变身为猿。我父惧而弃我，所以被此僧收养，而至于夫人宅。我虽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遗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怀抱于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变人身，即不测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锦衣，侍从随后。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儿容貌甚美，贵妃曾屡顾之。复恐人见夺，因不令出，别安于小室。小儿唯嗜药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饲药食，忽一日，小儿与此侍婢，俱化为猿。夫人怪异，令人射杀之，其小儿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长安有一个穷和尚，衣服非常破旧。他到处卖一只小猴。这只小猴理解人语，可以驱使它做事。虢国夫人听说了，急忙让和尚到宅院里来。和尚到了之后，夫人见了猴子，就问这猴子的来由。和尚说：“贫僧本来住在西蜀，在山中住了二十多年。偶然有一次一群猿猴路过，丢下了这小猿猴。我怜悯它，就把它收养了，才半年。这小猿明白人的意思，又会人的语言，随着你的指示，没有不随人意使用的。实在和一名弟子没什么两样。贫僧现在是昨天才到城里来，很缺乏资用，没有办法保住这小猿了，所以就在市上卖它。”夫人说：“现在我给你成捆的丝帛，可以把小猿留下，我会喂养它的。”和尚就感谢，留下小猿离开了。那小猿从早到晚在夫人左右，夫人非常喜欢它。半年后，杨贵妃赠送给虢国夫人一株灵芝草，夫人喊小猿让它观看玩耍。小猿在夫人面前倒在地上，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容貌端庄秀美，年龄有十西五岁。夫人很奇怪，呵叱他，问他。小男孩说：“我本姓袁。卖我的那个和尚以前在蜀山中。

我偶然跟着父亲进山采药，在林中住了三年，我父亲常把一些药草给我吃。忽然有一天，自己不觉变身成了猿猴。我父亲害怕，把我扔了，所以被那和尚收养，而到了夫人的宅院里来。我虽然以前口不能说话，我心中的事一点不忘。自从受到夫人的恩育，很想和夫人说说心里话，只恨自己不能说话。每到了深夜，只自己哭泣。今天没想到竟然变成人身，就不知夫人尊意如何了。”夫人认为奇怪，就命人拿来衣服给他穿，侍从随后。一直保密，不说出去。又过了三年，小男孩容貌特别好看，杨贵妃曾经屡次注视他。夫人怕被人夺走他，就不让他出来，另安排住在一个小屋里。小男孩只嗜好药物，夫人让侍婢经常供给他药食。忽然有一天，小男孩和这个侍婢都变成猿猴。夫人感到怪异，让人射杀它们，那小男孩原来是个木头人。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 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 顺 元无有
李楚宾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綵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及”原作“内”，据明抄本改。）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綵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

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氏婢廐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龕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出《广异记》）

武功人苏丕，天宝年间是楚丘县县令，女儿嫁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姓李的素来宠爱婢女，因而和苏丕的女儿的感情不够笃诚。那婢女求一个术士作害人的法术，把符埋在李家宅院里的粪土中。又扎制了七个妇人形状的纸人，每个都是一尺多高，藏在东墙洞中，用泥伪装好，谁也不知道。几年之后，姓李的和婢女相继死亡，苏丕女寡居四五年，害人的法术成了。扎制的纸妇人在宅中出游，苏女因而病发昏倒。李氏婢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经过一年，多次求术士，什么样的禁咒都用了，就是不能制止。后来等它们再出来，就率领几十人捕捉，捉到一个。看它眉目形体全都具备，在人手中，总是不停地动。用刀砍它，血流到地上。于是就堆柴草烧它。它的同伴们都来烧它的地方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下。烧完了，宅院里有一股烤人的气味。第二天，它的同伙们都穿白衣号哭，几天不止。此后半年，陆陆续续捉到六个，全都烧了。只有一

个捉到以后又跑了，去追它，它忽然进到粪土中。苏氏女率领几十人掘粪，掘到七八尺深，掘到一块桃符。符上有红色字迹，似乎还可以辨识。那上面写的是：“李氏的婢女苏氏家的女儿，作了七个纸人，在东壁上的土龕中，此后九年会成功。”于是就打破东壁，又捉到仅剩下的那一个纸人。苏丕的女儿从此没有什么病灾。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闹鬼，无宜相惊。”于是率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趋，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广异记》）

蒋惟岳，不怕鬼神。他常常独自躺在窗下，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蒋惟岳祷告说：“你是冤魂，可以进来相见。如果是闹鬼，不应该来惊扰我。”于是鬼魂窸窣窸窣地打开窗子，想要到床上来。见蒋惟岳不怕，旋即站到壁下去了，共有七个。蒋惟岳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立而不答。蒋惟岳用枕头击打他

们，他们都跑出门去。于是他跑去追赶，见他们消失在庭院里。第二天挖掘庭院，挖到破车辐条七根，那怪就绝迹了。另外，他哥哥曾经患重病，蒋惟岳亲自照看。夜深了，又看见三个女鬼，来到哥哥床前。他把鬼叱退三遍，鬼全都倒在地上，好长时间才跑出去。他哥哥于是就痊愈了。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甚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出《酉阳杂俎》）

华阴县七级的赵村，村路因为雨水冲刷而形成深沟，就在上面架了一座桥以帮助行人来往。有一个村正曾经夜里渡桥，看见一群小孩聚在火堆旁边作游戏。村正知道他们是鬼魅，用箭射他们，就象射中了木头的声音，火就灭了。听见一个声音啾啾地说：“射着我阿连的头了。”村正上县里回来，找到那地方一看，是六七片破车轮，有一片的头梢还钉着他射出去的那支箭。

韦 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出《广异记》）

乾元年间，江宁县县令韦谅在堂前忽然看见小鬼，用下嘴唇盖着脸，来到放灯的地方。离去了又回来。派人追它，它消失在台阶下。第二天早晨，在它消失的地方挖掘，挖到一块旧门扇，长一尺多，头象卷荷叶的形状。

东莱客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出

《宣室志》)

东都郡有一个馆亭，它的西廊常有鬼怪。有睡在那里的客人，夜里常常听到有狗叫声，声音非常小。用灯烛去照，却什么也没看到。如此好几年了。后来郡守命令把此亭装上门栓做仓库。曾经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有一个守库人看见一只很小的狗。小狗是苍色的，从廊下绕着庭院跑。守库人见它与平常小狗不同感到奇怪，就扔石头打它。那小狗叫着跑开了。它跑进西廊下。第二天，守库人把这事报告郡守，郡守命人在西廊下彻底地寻找它的踪迹。看见门上画的狗有很多苍色毛，果然是守库人看见的苍狗的颜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中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出《宣室志》）

交城县南十几里，常常夜间有鬼怪在人前出现，大多都惊悸而病死。乡里人忧虑这事很久了。后来乡里有带着弓箭夜间走路的，在县南见到一个象巨人一样的庞然大物。那东西穿红衣服，用黑头巾蒙着头，慢慢走来，跌跌撞撞象个喝醉了的人。乡里人害怕了，就拉满弓射箭，果真射中了，那怪就退了。乡里人的恐惧稍有缓解，就向北跑到旅店，而且讲了这件事。第二天，到达县城，见城西的一棵丹桂上有一支箭贯在上面，竟是乡里人射出的那支箭。他把它拿下来回家，箭头上有许多血。他报告给县令，县令下令把丹桂烧了。从此县南没有祸患了。

岑 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

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獠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勍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未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金象”原作“全家”，据明抄本改。）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輜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明抄本“药”下有“曰”字，疑是“臼”字之讹。）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饌珍宴与顺，致宝贝明珠玕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

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僭备锹锒，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锒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像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出《玄怪录》）

汝南人岑顺字孝伯，年轻时好学有文才，老大之后尤其精通战略。他旅居在陕州，穷得没有房子住。他的外祖父吕氏有小宅，将要废弃，岑顺请求住在那里。有的人劝他，岑顺说：“天命是一定的，怕什么呢？”到底住进去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岑顺曾经独自坐在书阁下，即使家里人也不能进入。夜间他听到击鼓的声音，不知从哪来的，等到走出门就听不到了。岑顺因而独自高兴，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遇到了象十六国后赵王石勒发迹那样的吉祥兆头。他祈祷说：“这一定是阴间的军队帮助我，如果真是那样，应当把富贵的日期预示给我。”几个晚上之后，他梦见一个人身披甲冑，上前报告说：“金象将军派我来告诉岑先生，军队守城，夜里报警，有喧哗争吵的。受到您的赞美，怎敢不听您的命令。您定有高官厚禄，希望您自己爱惜自己。既然心怀壮志，能屈尊顾及我们小国吗？现在敌国侵犯城垒，空着席位委任贤能，你有可敬的名声，愿您来统帅军队。”岑顺致谢说：“金象将军天生聪明，军队真正是按军纪要求的。您德高望重却屈尊来看我这微贱之人。那么我这

效犬马之劳的志向，想来是有点有用的时候。”使者回去复命。岑顺忽然醒了，恍恍惚惚的，像丢了魂，坐在那里思想梦的征兆。忽然间鼓角声四起，声音更响。岑顺整理头巾下床，连连下拜进行祷告。不一会儿，门窗有风吹进，帷帘飞动。灯下忽然有几百名铁骑，飞奔左右两边，全都几寸高，却披着坚硬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散落在地上。像闪电那样快的时间里，云阵从上面合拢。岑顺又惊又怕，镇定神气观看。不一会儿，有个小卒送来战书说：“将军传下作战的檄文。”岑顺接了过来。檄文说：“土地连接匈奴，战争连年不断，过去几十年，将军年老，兵力穷尽，披甲卧雪餐霜，老天布下强敌，情势不可阻止。您修养素质积蓄道德，文武学业进步及时。屡次受到赞美之音，愿意把神界的符契托付给您。但是您是阳间的官，本来应该在圣世享受高官厚禄，现在小国怎敢奢望用您？由于天那国北山贼联合起来，限定日期作战。事情定在半夜，虽然胜负不能预知，也用不着惶恐害怕。”岑顺道谢。室中的烛光越发亮了，他坐在那里观看事情的变化。半夜以后，战鼓号角从四面八方响起。首先在东边的墙下有个老鼠洞变成了城门。抗敌的堡垒高大森严。三次鸣锣击鼓，四门出兵，连旗上万杆，风刮云起，两方都排列成阵。那东墙下的是天那军，西墙下的是金象军。部署之后各方压住阵脚。军师进诗说：“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辘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国王说：“好！”于是就击鼓。两军都有一匹战马，斜离三尺停止。又击鼓进军，各方都有一个徒步的小卒，横行一尺。又击鼓进军，战车前进。像这样战鼓渐渐急促各队就出来，物件包裹着箭石混杂交锋。不一会儿，天那军大败，逃奔溃散，

杀伤倒地。大王独自骑马往南逃跑，几百人奔向西南角，仅仅幸免了。原先西南角有药臼，大王栖息在药臼中，变化成城堡。金象军军威大振。收集它的甲兵、车辆、尸体横仆地上。岑顺低身观看他们。于是，一匹马到禁区，颁书说：“阴间阳间的事都有一定的安排，得到它的就盛。高大的老天威严，象刮风般驱驰接连激烈战斗，一阵就胜利。明公认为怎么样呢？”岑顺说：“将军英明使日光逊色，趁天时用事，能知晓神仙变化的灵文非常庆幸愉快。”像这样几天会战，胜利和失败没有一定。大王相貌雄伟，雄姿天下无双。摆宴吃山珍海味，给岑顺宝贝明珠珠玑无数，岑顺就在里面荣耀起来了，想要的完全齐备了。”以后，岑顺就和亲戚朋友渐渐地断绝来往，闲暇时间不出门。家里人认为他奇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岑顺面色憔悴，象是被鬼气迷住了。亲戚共同认为其中有异，诘问他，他也不说。于是，让他喝醇美的酒，喝醉后就盘问他，他终于泄露了这事。他的亲人背着他准备锹镐，趁岑顺上厕所的时候，拿着锹镐挖掘他的房内。挖到八九尺深的时候，忽然陷落成坑，是一个古坟。坟里有砖砌的内堂，里面陪葬的器物很多，铠甲头盔几百，前面有金床和游戏的棋盘，排列车马满横盘，都是金铜做成的。那些干戈作战的事非常完备。于是明白军师的诗，就是象棋走马的形势。不久就烧了它们，平整了那块地。得到了很多宝贝，都是坟内蓄积的。岑顺看过这些，从恍惚不清中明白过来，就大吐。从此精力充沛快乐，房宅也不闹鬼了。当时是唐代宝应元年。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纒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美（“美”原作“劝”，据明抄本改。）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

唐代宝应年间，有个元无有，曾经在仲春二月末，独自行走在江苏扬州的郊外。正赶上天晚了，大风骤雨到了。当时是兵荒马乱以后，住家人多半逃跑了，于是进入道旁空旷的村庄里。不久天晴了，斜照的明月才升起来。元无有坐在北窗下，

忽然听到西廊有行人的脚步声。不一会，看见月中有四个人，衣服帽子都奇异，互相交谈很和谐，吟诗咏诵得很顺畅。于是说：“今晚象秋季，清风明月这样美，我们怎能不说一二句诗，用来舒展平生的愿望呢？其中有一个就说对对，吟诵诗的声音很清朗，元无有听得完全明白。其中一个衣帽华贵的高个子就首先吟诗说：“齐地产的纨，鲁地产的缟象霜雪一样浩白，清彻响亮的高声是我发出来的。”其中第二个穿着黑衣戴着短冠的丑陋的人说：“最好的来宾良友相会在清风月白的夜晚，煌煌灿烂灯烛我能支撑。”其中第三个穿着旧的破的黄衣冠的也是短小的丑陋的人，作诗：“清洁冰凉的泉水等候早晨来汲取。用桑树皮搓成的绠绳互相牵引着常常出来进去。”其中第四个穿旧黑色衣帽的人作诗说：“燃烧柴禾贮存泉水互相煎熬，充实别人的口腹我为他们勤劳。”元无有也不认为四个人为奇异的怪物，四个人也没料想到元无有就在堂下的空沟上，轮流相互褒奖欣赏，羡慕他们自己高傲了不起，就连三国时魏的阮籍的《咏怀》，也象不能比他们好了。四人到天亮后才归回原来的地方。元无有就地寻找他们，堂屋中只有旧杵、灯台、水桶、破锅，才知道四个人，就是这些物件变化的。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
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

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邕归豫章，路经范舍，邕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而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桎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出《集异记》）

李楚宾，是楚地人。性情刚毅傲慢，只把打猎作为职业。凡是出去打猎，没有不大获而归的。当时童元范家居住在青山，母亲曾经染上疾病，白天常常没有痛苦，到晚间就发作。这样过了一年，医药全都用到了，但是一点没有减轻。当时是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位善长《易经》的人朱邕回江西豫章，路经童元范家，朱邕为他用蓍草占卜。于是对童元范说：“您今天未时，可准备单上衣，在道边守候，会有个拿弓挟箭的过路人。您能哀求这个人，一定能治愈您母亲的病，并且能弄清病的原委了”。童元范象他说的那样，果然等得了李楚宾，李楚宾张着弓驰马到了。童元范礼拜邀请到家里。李楚宾说：“今天早晨没

有收获，您为什么还留我呢？”童元范把他母亲的病告诉了他，李楚宾答应了。童元范准备了吃喝，于是让李楚宾在西厢房住宿。这天晚上，月光明亮象白昼一样。李楚宾就走出房门，看见空中有只大鸟，飞到童元范的堂屋房上，伸出嘴啄房，立即听到堂屋中的叫声，痛苦难以忍受。李楚宾推测说：“这个鸟是妖魅。”于是引满弓发箭射它，两发都中，那个鸟便飞离开了。堂屋中哀痛的声音也停止。到拂晓，李楚宾对童元范说：“我昨晚已为您除掉了您母亲的病了。”于是和童元范绕着房舍遍地搜索，都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到破屋中，在支撑碓臼木架的旧址上，有两只箭，中箭的地方，都有血光。童元范就用火烧了它，妖精怪物才灭绝。母亲的病从此以后平安康复。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珏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 修
王屋薪者

国子监生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儿，髯髻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戏弄笔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哀求，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构也，其上粘粟百余粒。（出《酉阳杂俎》）

唐朝元和年间，国子监学生周乙，曾经夜间温习学业。忽然看见一个小男孩，头发蓬松杂乱，二尺多高，满脖颈细碎的光亮象星星，荧荧发光，令人厌恶。他随意摆弄周乙的笔和砚，弄得乱七八糟也不停止。周乙向来有胆量，呵叱他，他稍微向后退了退，又靠到书桌旁边。周乙就等着看他要干什么，他渐渐逼近，周乙就把他捉住。他蹲坐在那里求饶，言辞非常凄苦恳切。天要亮的时候，周乙听到好象有什么东西断折声。一看，是一把破木勺。那上面粘了一百多个米粒。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鳖者而腮。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昵。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釭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蹠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簋，喘若鞴囊。盖乌郎

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代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翕也。遂搜其服玩，翕勘得一箒，箒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京”原作“意”，据明抄本改。）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沔，大如瓜。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出《酉阳杂俎》）

姚司马寄住在邠州，住所紧靠一条小溪。他有两个小女儿，常常在溪上钓鱼，不曾有什么收获。忽然有什么弄弯了钓竿，二女各钓到一个东西，一个象鱧而有毛，一个象鳖而长鳃。家里认为这东西奇怪，把它养在盆池中。经过一夜，两个小女孩都有了精神恍惚的毛病。夜里常常点亮灯烛，相对玩耍嬉戏，染蓝的染黑的，不曾有暂时的停歇，但是没见到她们拿取什么。当时杨元卿在邠州，和姚司马有交情，姚司马就在邠州做事。又过了半年，二女病得更厉害了。家里曾经作点灯数钱的游戏，忽然看见两只小手从灯影下伸出来，大声说：“请给一个钱！”家里有的人唾骂它。它又说：“我是你家女婿，怎么敢无礼？”其中一个叫“乌郎”，另一个叫“黄郎”。后来它们常与家人亲近、玩笑。杨元卿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为他们请了京城里一个叫“瞻”的和尚。瞻善长鬼神部的法术，念经来整治病魔，大多都有显著的效果。瞻和尚来到姚家，用灯作标，用绳划界，用手按出指印，用剑发出敕令，召引它们。后来又在界外摆设

了血食盆酒。半夜，有一个牛一般的东西，把鼻子放到酒上。瞻和尚就藏着剑，趿拉着鞋大声说话，极用力地刺它。那东西带着剑就跑了，流血象灌水一般。瞻和尚率领左右的人们，举着火把追寻。循着它的血迹，来到后屋墙角下，看到一个东西像黑色皮口袋，大小可以包住筐，喘息像风箱一样，大概是乌郎。于是燃柴把它烧死了，臭气飘出去十多里，一个女儿痊愈了。从此，风雨夜里，会听到门庭有啾啾的声音。另一个女儿还是病着。瞻和尚就站在她面前，举起代替折合的罗综带怒叱它。女吓得叩头。瞻和尚偶然见她衣带上有一个黑袋子，于是就让侍立一边的奴婢解下来看。一看，是一个叫作“龠”的乐器。于是就搜寻她的衣服、玩物，查到了一个筐。筐里全是死人时治丧用的衣服。衣服的颜色只有黄和黑两种。瞻和尚的假期要满了，不能把他的鬼魅整治完，于是就回京城了。过了年，姚司马免了官职进京城，先去拜访瞻和尚。瞻和尚为他女儿加强功力治病。到了十天，他女儿胳膊上肿起来一个瓜那么大的水泡似的包。瞻和尚念咒用针刺那包。包出血几合，病终于好了。

崔 珏

元和中，博陵崔珏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一童”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珏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珏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

珏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珏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珏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珏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珏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出《宣室志》）

唐朝元和年间，博陵人崔珏，从汝郑来，侨居在长安延福里。曾经有一天，他在窗下读书，忽然看见一个小童，高不到一尺，披露着头发，穿黄色衣服，从北墙根走到床前，并且对崔珏说：“请让我寄住在你的砚台和坐席上可以吗？”崔珏不吱声。小童又说：“我还健壮，愿意等候你指派使用，为什么被你拒绝得这样厉害呢？”崔珏还是不理睬他。不一会儿他就上了床，蹦蹦跳跳地拱手站着。许久，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小幅文书，送到崔珏的面前，原来是诗。小字象小米粒儿那么大，但是清析可辨。诗云：“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崔珏看完，笑着对他说：“既然你愿意跟着我，可不要后悔呀？”小童又拿出来一首诗放到几案上。诗云：“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崔珏又说：“我没有王羲之的技艺，即使得到你，有什么用？”一会儿又投来一首，说：

“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崔珏开玩笑说：“恨你不是五种颜色的。”那小童笑着下了床，就走向北墙，进入一个洞中。崔珏让仆人挖掘那下面，挖到一管毛笔。崔珏就拿起来写字，象新笔一样锋锐。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发生别的怪事。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肆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割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明抄本“使”作“辱”。）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原阙出处。按见《宣

室志补遗》)

东都陶化里，有一处空宅院。大和年间，张秀才借住这个地方修习学业。他常恍恍惚惚感到不安。想到自己身为男子，应该抱有慷慨的大志，不应该害怕而自己软弱。于是就搬到中堂去住。夜深了躺在枕头上，就看见道士和尚各十五人，从堂中出来，模样高矮都差不多，排成六行。他们的威严、仪态、容貌、举止，全都可敬。秀才以为这是神仙聚会，不敢大声出气，就假装睡着了偷看。许久，另有两个东西，辗转不定地来到地上。每一个东西都有二十一只眼睛，内侧有四只眼，尖尖的，颜色像火。两个东西互相追赶，目光耀眼，旋转，有碰撞的声音。突然间，和尚道士三十多人，有的奔有的跑，有的东有的西，有的南有的北。一个道士独自站在一个地方，就被一个和尚打跑了。那两个东西周旋流动在和尚道士之中，不曾有暂时的停歇。如此争抢着互相搏斗进击，或者分，或者聚。有一个人忽然叫道：“达到极点啦！”和尚道士们默然而止。就见那两个东西互相说：“向来和尚们和道士们的法术绝对高妙，然而全靠我们两个成全他们的教令实行罢了。不然，哪能叫达到极点呢！”秀才这才知道这两个东西一定是妖怪，于是就把枕头扔过去，和尚道士三十人和两个东西，同时吓跑了。他们说：“不赶快离开，我们将被这个穷酸秀才使用的！”于是全不见了。第二天，一搜寻，在墙角里找到一个烂口袋，里边有赌戏用的的长行子三十个，并有两只骰子。

河东街吏

开成(“成”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及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出《宣室志》)

唐朝开成年间,河东郡有一个官吏,常常半夜巡察街道。一天夜里天晴月朗,他来到景福寺前。他看到一个人俯身低头坐在那里,两手交叉抱住膝盖。这个人身上全是黑的,居然不动。官吏害怕了,就呵叱他。那人俯身不理不睬的。呵叱了许久,就去击打他的头。他忽然抬头看官吏,官吏才看到他的面貌极特别。他几尺高,颜色白而且瘦,样子非常可怕。官吏一开始吓得趴到地上,老半天,渐渐能站起来。看他,他已经不见了。官吏因此怕得更厉害,就奔跑回去,详细地告诉了别人。以后因为重建景福寺门,挖地,挖到一个漆桶,有几尺深,上边有白泥封闭的桶顶,果然是巡街官吏见到的那怪物。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出《异怪录》。黄本作《玄怪录》）

太常官中有一个姓韦的协律郎，他有个哥哥很凶猛，自己说平生没有惧怕的事物，听说哪里有凶恶的宅第，就一定会去独自宿在那里。协律郎把这事说给同僚们，同僚中有一个想试试他，听说延康末北角有马镇西宅，常有许多怪物出现，就把协律的哥哥领着送到那宅子里去。人们给他准备了酒肉，天黑

就全都离开了，只留他自己在大池之西孤亭中过夜。他因为喝了酒身上发热，就袒露着身体睡下了，半夜时分才醒。他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能有一尺多高，身短腿长，颜色很黑。小男孩从池中出来，慢慢地向前来，循着台阶而上。小男孩已经来到他面前，他一点儿也没受惊动。小男孩就说：“躺着的坏东西，只是又来看我吗？”于是就绕着床走。不一会儿，他回过头来仰卧着，就觉得那东西上床了。他也不动。突然，他觉得有一双小脚爬到了他脚上，像冰和铁那样凉，直凉透心。那小男孩迈步很慢。他不动。等到小男孩渐渐走到上边来，走到肚子上，他才急忙用手一摸，原来是一个古代的铁鼎子，已经缺了一脚了。于是他用衣带把铁鼎子系在床脚上。第二天早晨，众人看到了，他详细地说明了夜间的事，就用铁杵砸碎了铁鼎子。铁鼎子上微微透出血色。从此，人们都相信韦协律的哥哥凶猛，而且能除掉宅中的妖怪。

石从武

开成（“成”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桂林裨将石从武，少善射，家染恶疾，长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见一人自外来，体有光耀。若此物至，则疾者呼吟加甚，医莫能效。从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来。俄而精物复至，从武射之，一发而中，焰光星散。命烛视之，乃家中旧使樟木灯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弃灰河中。于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风土记》）

唐朝开成年间，桂林裨将石从武，年轻的时候善长骑射。他家里染上恶病，老少很少有安全无恙的人。每到深夜，就能看见一个人从外边进来，这人身上有一闪一闪的光亮。如果这个怪物到了，那些有病的人就呻吟得更加厉害，医生不能医治。另一个晚上，石从武拿着弓箭迎看它，等着那怪物来。不大一会儿那怪物又来了，石从武射它，一箭就射中了，火光像星星散灭了。让人拿来灯烛一照，原来是家里以前使用的樟木灯架，已经倒了。于是把它劈碎烧了，把灰扔到河里。于是有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了。

姜 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

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剉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

姜修，是并州一个开酒店的。他性情不拘小节不大检点，嗜酒，很少有不醉的，平常喜欢和人家对饮。并州人都怕他沉湎于酒，有时他求与人同饮，人大多都躲着他，所以姜修很少有朋友。忽然有一位客人，黑衣黑帽，身高才三尺，腰粗几围，到姜修这来要酒喝。姜修一听说饮酒就特别高兴，就和来客促膝同席而饮。客人笑着说：“我平生喜欢喝酒，但是常常恨肚子里的酒不能总是满的。如果肚子满就既安宁又快乐。如果不满，我就非常无聊。你能让我长久地托身给你吗？我曾经仰慕你的高尚情义，希望能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姜修说：“你能和我有共同喜好，真是我的好兄弟，我们应该亲密无间啊！”于是和他一块席地而坐喝起来。客人喝了将近三石不醉，姜修非常惊讶，而且认为他是异人，起来参拜他，问他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又问他有什么原因能喝这么多。客人说：“我姓成，名德器，我的先人大多住在郊野。偶然遇上老天降恩，使我有用于当时了。我现在已经老了，又自己修得道行，能喝酒，要装满肚子，得五石。满了就渐渐安静。”姜修听了这话，又摆上酒喝起来。不一会儿喝到五石，客人才酣醉，发狂地唱歌跳舞。他自己叹息说：“快乐呀。”快乐呀，就倒在地上。姜修认为他醉到

极点，让家僮扶他到室内。到了室内客人忽然跳起来，惊慌的跑出来。家人于是就追赶他，见他误撞到一块石头上，“当”地一声就找不见了。到天亮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多年的酒瓮，已经破了。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就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

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潇湘录》）

王屋山有一位老僧人，平常独自住着一所茅草庵，朝夕念经，只采药草和松籽来吃。每吃完一顿饭之后，总是要自己寻一处溪涧来洗澡。他几年里一直住在山里，很少有人了解他。忽然有一天，有一位穿破旧衣服的道士，坚决要求老僧让他在庵中住一宿。老僧性格孤僻，又讨厌道士有很多尘俗之气，不答应。道士再三地说：“佛教和道教不疏远，开天辟地以来才知道有佛。你现在是佛门弟子，我现在是道家弟子，为什么不能容我一宿，陪伴你清谈呢？”老僧说：“我是佛门弟子，不知道有道家能比上佛家的地方。”道士说：“道，产生在亿劫之前，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人间有了天，有了地，有了万物。这就是我们的道。亿劫之前，人都知道它，尊重它，而你现在还不知道，就

不是人了！”老僧说：“我佛在天竺国恒河沙劫之后，人们都称他为世尊。他广泛地庇护众生，恩泽普及天地，又哪里听说道能和他抗衡？我暂且说一说释迦佛世尊，他是国王的儿子，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他舍弃了王位，进入雪山，趁过去大劫修炼的功夫，证明当今的现实。天上地下，只有我为尊。所以让邪魔外道全都降服。到了现在，就不知道他了。你的太上老君是谁的儿子？他在什么地方修行？他的传道事迹中，没听说有好处的，怎能和我佛同日而语？”道士说：“太上老君降生在天上，他作为这一劫的道祖，是从周朝开始的。他飘浮在紫气之上，骑着白鹿，人谁没听说过？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的神仙，二十四化的灵异，五尺的儿童都知道，难道只有你以庸俗的见解就敢蔑视？如果说你佛，他舍弃父亲丢掉城池，受穿透膝盖的痛苦，而又与外道争强斗胜，又哪里值得一说呢？从这方面讲，佛只是群魔之中的一个强盗罢了。我们的天、地、人以及万物，本不是依靠你的佛而生的。现在没有佛，一定不会给天、地、人以及万物带来什么损失。千万不要自己说是世尊。自己说是世尊，世一定不尊，不要自称尊了！”老僧变了脸色说：“须要这样的人，假设没有这样的人，就顿时把空门变成阿毗地狱了。”道士非常生气，伸手臂向前，打算打老僧。老僧只是合掌闭着眼睛。不一会儿，有一个背着柴的人路过，见了他二人觉得奇怪，知道是老僧和道士争佛和道的优劣，就捋起袖子呵斥他们说：“你们两个都是父母生的，但是不奉养父母；都住在帝王的土地上，但是不对帝王称臣。不耕田而吃饭，不养蚕而穿衣。不但在人世间苟且偷生，而且还要为佛道争优劣吗？不要住在我山上，扰乱我居住在山上的人！”于是就迅速

烧了那茅庵，拿着砍柴的大斧，要把他们全杀了。老僧吓得跑进地里，变成一个铁铮，道士很快变成一块龟背骨，这才知道他们都是精怪。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 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 氏 曹 惠 窦不疑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陆”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讦”原作“许”，据陈校本改，下同。）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人”原作“吾”，据明抄本改。）后以年老力衰，上（“上”原作“止”，据明抄本改。）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俱原作惧。据明抄本改。）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

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烈”原作“州”，据明抄本改。）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矧人之急，要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迄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汙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汙者，盖反其语为全截。以‘截’附‘全’，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甌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甌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唐德宗建中末年，独孤彦在泗水和淮河间客居。遇到大风，船无法行驶，停泊在岸边。一天夜晚，他跨着皎洁的月光登上岸，来到一座佛寺。寺院里的和尚都去赴村民的集会去了，独孤彦漫步于庭院。不一会有两个男子走来，一个人身材很长，穿黑衣，自称姓甲名侵汙，排行第五。一个人身材粗矮，穿绿色衣裳，自称姓曾名曾元。两个人同独孤彦互相施礼，交谈起来。两个人出语不凡，言谈论述深奥玄妙。独孤彦平素善于

清淡，多年来经常和一些清高不俗的人物高谈阔论，对于玄学和佛学深有造诣。如今遇到了这两个人，心中非常惊奇，感到自己远远不如他们，打算拜他们为老师。于是重新施礼说：“我喜好奇奥，有幸遇到两位先生，想要作你们的弟子，可以吗？”两个人辞谢说：“不敢。”独孤彦又询问他们从何处来。黑衣人说：“我的祖先原本姓卢。我年少时，以刚毅强劲而闻名。大概任何事物如果滞塞不通畅时，必须要用侵犯刺激的方法使他醒悟，人们都叫我‘侵讦’，所以便以侵讦作为自己的名字。后来到郊外，遇到敌人把我击断，就改为姓甲，以逃避祸患。我还精于医药知识，曾经当过一个不称职的医官。不是不能精通医术，而是升降上下，都要求助于别人。再后来年老体衰，皇上想叫我作一个小官，我坚持辞掉，退居山林。我舅舅曾经同在一个官署任职，他的行为品德都很好，然而我却离开了他，我如今还常常思念舅舅。只是因为愿做官还是愿归隐，志向不同，所以不能相见。今天晚上，您询问我，使我有机会把平生的事都讲出来，感到非常高兴。”曾元说：“我的祖先是唐陶氏的后代，担任陶君的官职。因为是从姚曾那里接受的姓氏，所以让子孙用曾字为姓，所以就姓曾了。我早先跟随莱侯，担任推署，职位显赫重要。我平素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好赌气违背上级的意途，由此遭受下流小人乱哄哄的诽谤，因此被免除官职，这都是我正直忠烈的罪过。我从此被抛弃放置。处在尘土中间，已经很多年了。我甘愿像瓦石一样，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然而过去我和父亲遭受祸事，我父亲性情坚强正直，即使鼎镬在前也不避危险。为解除别人的急难，甘愿赴汤蹈火。人们也因此而器重他。现在他拘守原职，窘困得像监狱里的囚犯

一样。因为被父亲抛弃的缘故，我不亲近父亲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询问我，我又怎样敢沉默不语呢！”话没说完，寺院里的和尚都回来了。那两个人看见他们，似乎很害怕，立即跑着离去，只跑了十几步远就看不见了。独孤彦向和尚询问那两个人的来历，一个和尚说：“我居住在这里很多年了，从未见过这两人，恐怕是妖怪吧。”独孤彦赞叹那两个人的学识，也感到有些怪异。他思索那两个人的姓名，许久才明白。他说：“曾元，难道不是甌吗？‘瓦’字加个‘曾’字是‘甌’字。名叫元，大概是用瓦字中的一划，放到瓦字上面，它的意义就在这儿了。甲侵讦，难道不是铁杵吗，午木是‘杵’字，姓甲是取自东方甲乙木，排行第五，也是‘午’字的谐音。而金截，‘截’附‘金’字旁，是“铁”字。综合起来分析，不正是甌和铁杵吗！”第二天，他叫人寻找那两个人的踪迹，果然在腐朽的倒墙中，找到一个铁杵和一个中间裂开一条缝的甌，都是被人用过废弃的。完全符合其推论，使独孤彦大为惊异。

姚康成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八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命馆人取酒，

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铍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稷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出《灵怪集》）

太原掌书记官姚康成，奉命到汧陇。正赶上节使替换，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使臣返回，所以驿站的客馆拥挤，姚康成便借邢君牙的旧宅，布置安排一些生活用具，作为休息的地方。那个房子空废很久了，庭院中树木森森。姚康成白天忙于应酬赴宴，晚上喝醉了才回来，到天明又出去，未曾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晚上，他回来得早一点，他部下赌博聚会去了，所以他没有喝醉。他坐在厅上叫人上茶，想找个朋友来也没找到，就叫驿站的侍从拿来酒，赏赐给每一个仆人，对他们一路上的辛

勤侍奉表示慰劳。不一会大家都醉了，姚康成也躺下休息。二更以后，月色像洁白的绢。他穿衣服起来，走出宅院的大门，独自散步多时才返回宅院。这时他远远看见院子里有一个人进入一间空房子里，不久又听到几个人喝酒说笑的声音。姚康成轻轻地走过去倾听，听到有人吟诗，知道不会是仆人。于是他坐到门房，偷偷地观看这些人，听到其中一人说：“各位知道近来当代文人的作品，都是追求辞藻的华丽。在寄托情感，表达见解，描写事物和抒发志向上都明显不足。”又说：“现在我们三个人可以各自赋诗一首，以增加酒兴。”几个人都表示赞成。这时姚康成看见一个人，身材细长而面色黝黑，吟诵说：“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个人，身材细长而面色微黄，上面还有很多疮孔，吟诵道：“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最后一个人肥胖粗矮，鬓发垂散，他吟诵说：“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姚康成不觉失声叫了一声好，对他们的诗表示赞美，然后推开门进去找他们，但是这些人都不见了。等到天亮，姚康找来驿站的官员询问那几个人的来历。官员回答：“近来没有这样的人。”姚康成怀疑他们是鬼魅，于是便寻找他们的踪迹。看见有一柄烧水烫酒用的铍子，一管破笛子，一把秃头扫帚。姚康成不想伤害他们，就叫人将他们分别埋了。

马 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韜玉含珠之誉。（“誉”原作“举”，据明抄本改。）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假”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

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

马举镇守淮南的时候，有一个人携带一个镶嵌着珍珠宝石的棋盘献给他。马举给了那人很多钱把棋盘收下了。过了几天，棋盘忽然不见了。马举叫人寻找，但没有找到。一天忽然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来到门前求见马举。老头谈论的大多是兵法，马举坐在离他很远的位置询问他。老头说：“当今正是用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研究战略战术呢？你要防御敌寇的入侵。若不这样，你镇守此地又有什么作为呢？”马举说：“我忙于治理疲弱的百姓，没有时间研究兵法战策，幸亏先生屈尊赶来，你有什么指教呢？”老头说：“用兵的法度和策略不可松懈和废止，荒废了就会产生混乱，混乱会导致人民贫困疲惫，那时候再去治理就困难了。何不先来治兵呢？治兵以后将校精干，将校精干以后士兵勇敢。作为将校，重要的在于能够识别虚实，明辩人心的向背，敢于冒险冲锋，拼杀格斗。而士兵呢，要不怕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不临阵逃跑。现在您既然位列藩镇，身为主帅，就应具备帅才而不可失职。”马举说：“那么主帅应当干些什么呢？”老头说：“做主帅的，一定要首先夺取有利地势，其次是对付敌军。使用一名士兵，一定先考虑他的生死；遇见道路一定要先想好进退。说到破关打阵，以及军中的其事情，也都不可忽视。还有为了保全一小部分，反而损失大

部,急躁杀敌反而屡次失败的情况。占据险要的地势,布置疑惑敌人的兵力。妙在急速进攻,不可疑心过重或犹豫寡断。强弱险易相差悬殊无法前进时,要寻求退路,保存力量。骄兵必败,不可轻敌,如果深刻地领会掌握这些原则,便是具备了作主帅的知识。”马举非常惊奇,问老头说:“先生是哪里人?为什么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呢?”老头说:“我是南山的倔强人,自幼就喜欢标新立异,人们都认为我胸怀韬略,口含珠宝。因为我屡经战事,所以熟悉用兵之法。但是天地之间,事物没有不衰败的,况且乌合之众,很不牢固,怎么能长久呢?我们见面所说的,都是用兵打仗的要点,希望能够引起您一点注意。”说完就要告辞,马举坚决挽留,把他请到馆驿休息。到了晚上,马举叫左右的人去请老头,只看见室内有一个棋盘,就是丢失的那个。马举知道它是精怪,就命令左右的人用古镜照它。棋盘忽然跳起来,落到地上摔碎了,好象不能变化了。马举很惊异,命令人把棋盘碎块烧光。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蒺藜,蒺藜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

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出《玉堂闲话》）

吉州龙兴观有一口巨大的古钟，钟上铸有一行字：“晋元康年铸造。”大钟顶上有一个洞，相传是武则天的时候，钟声震动长安，于是武则天命令凿坏它，大概就是这个洞了。天祐年的一天晚上，大钟突然丢失，第二天早晨又回到原处。但是钟上所铸的神兽蒲牢身上有血迹并挂着煮草。煮草是江南一带的水草，叶象薤草，随着水的深度而生长。居住在龙兴观前长江边上的人们，有几天夜里都听到江水风浪的巨大响声。一天早晨，有一个渔人看见江心有一杆红旗，从上游飘下来，打鱼的人划着小船去取红旗，看见浪涛汹涌的水中鳞片闪着金光，打鱼的人急忙掉船回来。这才知道是神兽蒲牢咬伤了江龙。

凶器上

梁 氏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为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座开善寺，原来是京城人韦英的住宅。韦英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梁氏没有办理丧事就改嫁了，接纳黄河西的向子集为丈夫。虽说她已改嫁，但仍然居住在韦英的房宅里。韦英得知梁氏改嫁，在一天白天，带领几个人，骑着马赶回来。韦英到院门外高喊：“阿梁，你忘了我啦！”向子集惊慌害怕，拉开弓用箭射韦英。韦英中箭倒地，变成了桃木人。骑的马变成了茅草马。跟随的几个人也都是蒲草扎的。梁氏害怕，舍弃房宅捐作寺院。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与轻红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素圻

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蝶。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持舒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宣城”原作“康成”，据明抄本改。）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伺宣城严颜，则磔石拄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取轻素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使摛锦绣。轻素笑曰：“此度非论舞伎，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明抄本“以”作“有”。）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明抄本“鸡”上有“言曰”二字。）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出《玄怪录》）

唐高祖武德初年，曹惠任江州参军。官府有一座佛堂，堂里两个木偶人，一尺多长，雕刻装饰巧妙精致，但丹青涂色已经剥落。曹惠就拿回家给小孩玩。后来小孩吃饼，木偶也伸手要饼。小孩惊讶地告诉曹惠，曹惠笑着说：“拿木偶来。”木偶立即说：“轻素我自有名字，为什么叫我木偶？”并且转动着眼睛奔跑，和人没有什么两样。曹惠问她说：“你是什么时代的妖物？很能作怪！”木偶轻素和轻红说：“是宣城太守谢朓陪葬的木俑。当时天下的能工巧匠都比不上沈隐侯沈约家的老仆人孝忠，轻素、轻红就是孝忠制造的。沈隐侯哀伤谢朓早逝，所以埋葬谢朓时就放入木偶侍女。一天轻素在墓中，正拿热水给乐夫人洗脚，忽然听到外面有拿着武器的人呼唤命令的声音。乐夫人害怕。光着脚变成了白骷髅。过了一会有两个盗贼拿着火把进来，把墓中财物盗走。谢朓戴的项圈，也被盗贼敲碎脸颊拿走。盗贼用火把照着轻素和轻红说：‘这两个东西不坏，可以给小孩玩。’于是拿了出去。当时是东魏孝敬天平二年。流落了几家以后，到陈朝末年，麦铁杖的侄子又把我们带到这里。”曹惠又问：“听说谢朓娶的是王敬则的女儿，你为什么说是乐夫人呢？”轻素说：“王氏是生前的妻子，乐氏是阴间的婚配。王氏本是屠户家的后代，性情直率粗鲁，到了阴曹地府，还和谢朓不和。她对待谢太守态度恶劣，用拿石头砸门的方法来威胁他。谢朓秘密地报告了天帝，天帝允许驱逐她，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随母亲回娘家了。于是又娶了乐彦辅的第八个女儿。乐夫人姿质美丽，善书法，喜好弹琴，尤其是和东阳太守殷仲文、荊州刺史谢晦的夫人相处很好，谢朓和乐夫人每天形影不离。谢朓常说：“我的才华同古诗词人相比，只是不如曹植。

其他的文人，都是我案子上的肉，可以任意宰割。’现在谢朓任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的府第一样，骑骏马，穿皮衣，比生前富贵百倍。十个月朝拜一次晋宋齐梁，他可以效劳，听说近来已经停止了。”曹惠又说：“你二人如此灵异，我想放了你们怎么样？”轻素和轻红立即回答：“虽然凭着我们的变化，这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您的意思不想放，我们终究无法逃脱。庐山山神早就想要我们俩去作舞妓，如今可以领命告辞了。我们应当给予你荣华富贵，如果您能最终成全我们，就请您找画工重新给我们画妆。”曹惠立刻命令画工为她俩涂漆，使她们的面容服饰焕然一新。轻素笑着说：“这回不是谈论舞女的时候了，应当是庐山山神的夫人。用什么来报答您呢？请让我们说几句隐语作为临别赠言：‘百代之中，但以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后来有人祭祀庐山神时，女巫说山神新娶两个小妾，要翠钗花簪，你应该为他找来，山神会降福给你。祈祷的人找到后送去焚烧了，果然如愿以偿。曹惠不能理解轻素隐语的意思，求教于有学问的人，都解释不了。有人说，中书令岑文本理解其中三句话，但不为别人解说。

窦不疑

武德功臣孙窦不疑，为中郎将，告老归家。家在太原，宅于北郭阳曲县。不疑为人勇，有胆力，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

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余人无言，唯不疑请行。迨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给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给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今京中方相编竹，太原无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亦”原作“中”，据明抄本改。）从此以雄勇闻。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皆留，己独（“皆”原作“先独”，“己独”原作“所”，据明抄本改。）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树，不疑折其柯，长且大，以击。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见非常，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有妇人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

“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坠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自”字上原有“不疑”二字，据明抄本删。）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能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丧魂矣。昇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年。（出《纪闻》）

唐高祖武德功臣的孙子窦不疑任中郎将，他告老还乡回到太原，他家的住宅在北城阳曲县。窦不疑胆大勇敢，少年时就很侠义。经常聚集十多个人斗鸡斗狗，赌博时一掷几万，全凭义气相互交往。太原城东北几里远的地方，道上经常闹鬼，鬼的身高两丈，经常在阴雨天昏黑的夜晚出现。许多人都看见过这个鬼，有的人还被吓死了。少年们都说：“能够前去射死路上鬼的人，给赏钱五千贯。”人们听了都不说话，只有窦不疑要去。黄昏时窦不疑出发，大家说：“他要是出城后就暗中藏起来，而后欺骗我们说已用箭射了，难道我们就相信吗？我们何不秘密地跟在他的后面？”窦不疑到了鬼魅出现的地方，鬼刚出来。窦不疑冲上去用箭射鬼，鬼中箭逃跑。窦不疑继续追赶，一共射中三箭。鬼自己跳到河岸下，窦不疑返回。少年们笑着迎接他，对他说：“我们怕你藏起来欺骗我们，所以偷偷跟踪你，这才知道你胆量竟这么大。”于是把钱给了他，他全都用来喝酒了。第二天，人们到河岸下寻找，找到一个驱疫避邪的神像，是用荆条编成的，它的旁边果然又找到三支箭。从这以后，

道路上的鬼就消失了，窦不疑也从此以雄猛勇敢而闻名。等到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胆气不衰。唐玄宗天宝二年冬十月，窦不疑去阳曲同别人饮酒，喝醉了想回家，主人苦苦挽留。窦不疑命令从人都留下，自己独自骑马在黄昏后返回太原。阳曲距太原州城九十里，窦不疑经过的道路是古战场，狐狸，鬼火聚集，没有人居住。那天夜里窦不疑忽然看见道两旁都是店铺，连绵不断。当时月明云薄，窦不疑觉得很奇怪。不一会店铺变得更多，有很多男女在唱歌跳舞，饮酒作乐，还有人结伴按节奏踏脚。有小孩一百多人，包围了窦不疑的马，边跳边唱，马不能前进。窦不疑折断路旁树上的粗枝，用来击打包围他的人，这些人逃跑了。窦不疑又往前走，再到一个旅店，又看见二百多人，身材又高又大，衣服很华丽，前来围绕窦不疑跳舞唱歌。窦不疑大怒，又用树枝击打他们，高大的人消失了。这时窦不疑开始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看到的不是普通的人，想到村庄投宿。遇到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房屋建造得很好。窦不疑敲门投宿，全都没有人回应，他使劲敲打，仍然没有人出来。村中有座庙，窦不疑把马拴到柱子上，坐到台阶上。这时月光明亮，快到半夜时，有个女人穿着淡雅的服装，擦着脂粉破门而入，走过来给窦不疑行礼。窦不疑问她是谁，她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独居，所以前来相伴。”窦不疑说：“谁是你的丈夫？”女人说：“就是你啊！”窦不疑知道她是鬼，上前打她，她才离开。厅房内有床，窦不疑到床上休息。忽然房梁上有个怪物，坠到他的肚子上，大小像个盆。窦不疑打它，竟发出狗的叫声。窦不疑将它扔到床下，怪物变了一个火人，长二尺多，光辉照耀，进入墙壁中看不见了。窦不疑走出

门，骑马离开，终于找到一处树林进去休息，天亮以后已不能走路。正好这时家里人来了，他已经失魂落魄的了。回家后他讲述了见到的事，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 四 李 华 商乡人
卢 涵 张不疑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有大”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

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匍匐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圻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出《广异记》）

扶阳王桓彦范，年轻时行为放纵，注重大节，但不注重细小琐碎的事物。他曾经和朋友在荒野中喝酒，黄昏时大家散去。桓彦范等几个人酩酊大醉，于是就睡在荒野。二更天以后，忽然有一个怪物，一丈多高，粗有十抱，手里拿着长矛，瞪着眼睛大声呼喊，直朝桓彦范等人走过来。其他人都吓得趴着不动，只有桓彦范胆大，跳起来大喊大叫，挥动拳头向怪物冲去，那个怪物返身往回走。遇到一棵大柳树，桓彦范用手拽断一个树枝，拿着打那个怪物，发出策策的声音，像是打中了虚空的物体。打了几下以后，那怪物趴下爬着逃跑。桓彦范越追越急，最后那怪物进入一座古墓之中。等到天亮到那里观察，原来是一个破败的送葬用的纸神像。

蔡 四

颖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

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圻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出《广异记》）

颍阳蔡四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唐玄宗天宝初年，他住在陈留的浚仪。每当他吟咏诗词的时候，就有一个鬼来到他的床上，有时向他询问道理，有时一块欣赏诗词。蔡四问他：“您是什么鬼神，降临光顾？”鬼说：“我姓王，最大。因为羡慕你的才华品德而来。”蔡四开始很害怕，以后渐渐同鬼亲热起来。那

个鬼每次来时他们都互相称为“王大”、“蔡四”，一起说笑。蔡四的朋友有个小仆人能看见鬼，蔡四试着让他观察，小仆人吓得战战兢兢。蔡四问他鬼什么样，小仆人说：“我看见有个大鬼，身高一丈多，还有几个小鬼跟在后面。”蔡四制作了一个小木屋，放到宅院的西南角，旁边栽植了各种果树。等到鬼来了，蔡四对鬼说：“人和鬼生活的道路不一样，这你是知道的。昨天给你做了一间小屋，请你到那儿去住。”鬼很高兴，婉言感谢了主人。从那以后他们每次笑谈结束，鬼就进入那个小屋休息，形成了习惯。又过了段时间，鬼对蔡四说：“我想嫁女，临时借你的房子用几天。”蔡四不同意说：“老母亲还健在，假如染上鬼气，一定不会安稳，你应该寻求别人的房子。”鬼说：“老夫人的上房，只要问上门，我们一定不进入，其余的房子只借七天。”蔡四不得已答应了，七天以后归还房屋倒也平安无事。过了几天，鬼说：“我们要设斋。”想依靠蔡四借食物器皿及帐幕等。蔡四说：“我搬来的时间短不认识别的人，只能借自己的物品。”他又问鬼想在什么地方摆设斋宴，鬼说：“繁台北面。阳世间的午夜，就是阴间吃斋的时候。”又问：“到时候去看热闹可以吗？”鬼说：“怎么不可以！”蔡四因为有鬼，让全家人都随身带千手千眼佛的符咒。家里人清静，鬼就不来了。如果有丰盛的荤血食物，那么鬼一定会来。到鬼设斋那一天，蔡四家的人都认真念诵咒语，穿着干净的衣服，踏着月色去繁台。从远处看见帐幕里的和尚非常多，家里人一齐念着咒语向前逼近，群鬼慌乱起来，知道他们怕人。走到跟前，鬼唰地一下就逃散了。那个王大和十几个同伴往北逃去。蔡四在后面跟踪，走了五里，来到一块树林中的坟地时鬼不见了。蔡四记住鬼消失的地

点就回来了。第二天他和家人去观看,那里是一个荒废的坟墓,墓中有几十件陪葬的器物,当中最大的,额上有个“王”字。蔡四说:“这个大概就是王大吧。”然后堆积柴草将陪葬器物全都焚烧掉,鬼从此灭绝了。

李 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出《广异记》)

唐朝的吏部员外李华,小时候和五、六个同伴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以后,有一个胡子和眉毛都白了的老人,经常拿着一袋拳头大小的石头。每天到了晚上,就骑在院墙上,用石头投掷李华他们,面对着窗子前后。一连几个月,居住在那里的人都被他折腾得受不了。邻居有一个姓秦的别将,以善于射箭闻名。李华去他那里拜见他,详细地说了这件事。秦别将很痛快地拿着弓箭来到山庄等候。到晚上那个老人又来了,不停地投掷石头。秦别将便在乱石的空隙中射箭,只一箭便射中了

他，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制的陪葬器皿。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间，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出《广异记》）

近代有一个人，旅行到商乡的郊外。开始和一个人一同行，几天后，那个人忽然对他说：“我是鬼。由于家中陪葬的器物叛乱，日夜战斗。想借助你一句话，用来平定祸乱，你看怎么样？”这人回答说：“如果可以成事，没有什么不行的。”当天晚上，走近道旁一座大墓，鬼指着墓说：“这是我的墓，请您在墓前大声喊，有皇帝诏令斩杀金银部落，这样做就完了。”鬼说完进入墓中，这个人就宣布诏令。一会儿，听到斩杀的声音。不久，那个鬼从墓中出来，手拿着几个金银人马，头都斩掉。对这

人说：“得到这些足够使您一生幸福的，用这来报答您的恩情。”这人到了西京，被长安的捕快抓住。县官说：“这是古器，一定是盗墓所得。”这个人将实情报县官，县官向府尹报告这件事。派人跟随这个人挖开那座墓，得到被斩落头的金银人马好几百个。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

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闐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跼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传奇》）

唐文宗开成年中，有个学究卢涵，家住在洛下，有庄园在万安山的北面。夏季麦子丰收，瓜果又成熟了，卢涵独自骑上小马去庄园。走到大柏树林的边上，有几间新建的洁净房舍，是作店铺的。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卢涵停在那里休息。看见一个梳着两个环形发髻的女子，容貌美丽媚人。卢涵询问她是谁。她说是耿将军看守坟茔的侍女，父亲哥哥都去世了。卢涵很喜爱她，和她谈话。她的语言乖巧谦虚，姿态美丽，眼睛盼顾生辉，她对卢涵说：“有少量自家酿的酒，您能喝两杯吗？”卢涵说：“很好。”于是她捧着古铜杯走出来，和卢涵畅饮。随后青衣

女子击打坐席，唱歌为卢涵助兴。唱的是：“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卢涵不喜欢歌词的意思，但又不明白什么道理。酒喝光了，青衣女子对卢涵说，再为您进屋添酒去，拿着蜡烛携带酒杯进屋。卢涵放轻脚步偷偷观察，看见在屋内悬挂着一条大黑蛇，青衣女子用刀刺出蛇的血，滴到杯中变成酒。卢涵非常害怕，这才明白遇到鬼魅了。立刻跑出门，解开小马逃走。青衣女子连着喊数声说：“今晚要留郎君一宿，暂时不要离去。”她知道留不住卢涵，又喊东边的方大：“快给我追，挡住郎君。”不久听柏树林中，有一个大汉的声音，卢涵回头看去，有个象大枯树一样的怪物追上来，脚步非常沉重，距离一百多步。卢涵加鞭疾驰，又经过一个小柏树林，有一个巨大的怪物，隐隐露出雪白的地方，有人说：“今晚必须抓住这个人，否则明天早晨，您会遭受灾祸。”卢涵越发恐怖，到了庄园门前已经三更天了，后门紧闭，只有几辆空车在门外，一群羊才吃完草站住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卢涵扔掉马，藏到车箱下边。看见那大汉一直追到门前，墙虽然很高，但只到这个人的腰胯。大汉手拿着戟，向庄内观察，然后用戟刺扎庄内的小孩。只见他把小孩挑到空中，小孩手脚抓空，只是没有声音。大汉很久才离去。卢涵估计他已经走远，才起来敲门。庄客开门，惊讶卢涵夜间的到来。卢涵喘气冒汗不能说话。到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庄院内客人的哭声，说：“三岁小孩，昨晚睡觉再没有苏醒过来了。”卢涵憎恨鬼怪，率领家丁和庄客十几个人，拿着刀斧弓箭去搜察鬼怪，只见昨夜饮酒的地方，是逃走的人家剩下的几间空房子，没有人。于是又去搜寻柏树林，看见做成婢女的陪葬器物，有二尺

多高。旁边有一条死去的黑蛇。又在东边柏树林中，看见一个大大的送殓驱妖的神像架子。于是都叫人拆毁烧掉。昨夜白色怪物原来是白骨一具，四肢关节联缀，不少一块。用铜斧头砍它，怎么也没有砍开，就扔到水沟里了。卢涵原来有风湿病，因为饮了蛇酒竟好了。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回。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牙人来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明抄本“记”作“职”）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以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庠各有差等。”遂指一丫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符金。春条善书录，

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意，又好学。月余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婢”原作“子”，据明抄本改。）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咒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原本“更”上有“可”字，无“前”字，今据明抄本改。）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器”原作“耳”，据黄本改。）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蛻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然（明抄本“虽然”作“妖物”。）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年”字原阙，据黄本补。）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痾，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歿。道士之言果验。（原阙出处。明抄本与下条相连云出《博异志》）

南阳张不疑在唐文宗开成四年，参加科举考试因为文才出众被录取，任秘书官。他游遍京城拜求各位大臣多加照顾。感到家中没人，想买一个婢女。他把这个消息在胡同里弄中扩散开来，一个月里有很多人来推荐人选，张不疑嫌这些人面貌不美。过了一个月时间，有个买卖中间介绍人来说：“有卖婢女的，请你去看看。”张不疑和介绍人约定第二天去婢女主人家。第二天去了以后，主人是个披红袍拿牙笏的人，自称是前浙西胡司马。他请张不疑坐下，同张不疑交谈显得很爽朗。他说：“我年轻时在考场上几乎成名，因为一个本家出使海南，承蒙他提携了几年。记得在南岭中，偶然得到婢女三十几人，从浙东到南荆，卖得只剩下六七个人了。感谢介绍人引您前来。”说完一个婢女捧着小盘，摆在宾主各人的位置上，又取来金杯银杯，斟上酒，立刻酒香扑鼻。张不疑信奉道教，平时不喝酒不吃肉，今天破例喝了几杯。主人命令六七个婢女并排站在厅堂上，然后对张不疑说：“请随便选择吧。”张不疑说：“我没有充足的钱来买奴婢，如今只有六七万贯钱，想拿这些钱尽量买一个好一点的，请您按六万的价钱出示一个给我看一看。”主人说：“我这里不同价格的婢女确实有差异。”指着一个戴着两只耳环的婢女说：“春条值这个价钱。”张不疑一看，正是自己暗中看中的那个，当时便写了契约付了钱。春条会看书写字，语音清脆婉转，指使她干的活，没有不让张不疑满意的。她还聪明好学，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写几首短小的诗了。她在窗上题诗说：“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张不疑深深爱惜春条的才貌。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张不疑到旻天观拜见道长。道长对张不疑说：“你身上有很多邪气啊！”

张不疑不知道怎样回答。道长问：“你最近有没有娶妻纳妾？”张不疑说：“娶妻纳妾倒没有，只是买了一个婢女。”道长说：“是灾祸！”张不疑害怕起来，询问解救办法。道长说：“明天早上我去，不要让她知道。”第二天早晨，道长来到张不疑家对张不疑说：“召唤怪物出来。”张不疑召唤春条，她在屏风帐幕间哭泣，怎么也不肯出来。道长说：“果然是怪物，”走进屋内去斥责她。道长把门关上，焚香作法，向东喷水三次，对张不疑说：“可以去看一看她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后说：“大体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身材短小了几寸。”道长说：“不行。”又迈禹步作法，向门喷水三次。又对张不疑说：“再去看看她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到春条只剩一尺多长，在那里僵立不动。张不疑再上前走，春条扑的一声倒在地上，变成一个已经腐朽了的陪葬器皿，背上有两个题字“春条”。她的衣服也像蝉蜕一样脱落了，系结依旧。张不疑非常吃惊。道长说：“这个怪物的腰部已经长合但有异处。”叫张不疑拿刀砍她，果然腰部有血，已浸润到木头里了。张不疑将她烧了，道士说：“假如她使血遍布全身，那么你们全家人都要遭受这个妖物的祸害了。”从此张不疑郁郁寡欢，他想难道有和陪葬器物同居而不知道的吗！每次一想到这事就怅然若失，因此得了重病，只好告假回家。第二年，被征召到江南，出使淮南中途又被免职。再一年的八月死去，他母亲也随后死去。道士的话果然应验了。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皆”原作“家”，据明抄本改。）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二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诟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骂曰：“婢有过，鞭撻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枢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

者。一百五十千，在枢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之，不疑恹恹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歿焉。（出《博异记》，又出《灵怪集》）

又一传说是，张不疑经常和一个道士共同辩论预测命运的法术。一天道士将要到别处去，告诫张不疑说：“您有重大灾祸，不应该居住在太夫人膝下，也不可买进婢女仆人。我走了，希望你自勉。”张不疑就向母亲卢氏讲了。卢氏尊奉道教，平常也多在别的地方寻求清静，于是到寺院里居住。张不疑每天早晨去给母亲请安。几个月，有介绍买卖的人对张不疑说：“有个崔氏寡妇很穷，家有妓女四人，都已经卖掉。有一个婢女叫金釭，容貌美丽，是她最爱惜的，如今贫困不得已，将要卖她。”张不疑很高兴，就让将金釭找来，当即付了十五万买下，宠幸爱惜无比。金釭谈吐婉转动听，聪明伶俐，侍奉张不疑，总是事先知道张不疑心中的想法，张不疑越发迷恋。没过多久，道士来访，看到张不疑后，神色凄惨沮丧，长吁短叹不停。张不疑问什么原因，道士说：“灾祸已成，无可奈何了，不仅对于你，而且太夫人也难免了。”张不疑惊疑站起来说：“离别以后都按师傅的教诲，母亲寓居佛寺，我遵守道教规矩不敢懈怠。为什么会造成灾祸，并且无计可施呢？”道士说：“都没有办法了，但要让您看明白。”于是询问他离别以后买进什么了？张不疑说：“家里缺少人力，昨日只买二个婢女。”道士说：“可以见她吗？”张不疑立即叫金釭。金釭不肯出来，张不疑连连催促她，始终不肯出来。张不疑骂她，她出来了。道士说：“就是她了。”金釭大骂

说：“婢女有过错，鞭打可以。不要，卖她也可以，十五万钱还在，有什么可忧虑的？道士是个什么东西，干预别人家的事？”道士说：“可惜她吗？”张不疑说这事只听从师傅命令。道士就用手杖击打金缸的头，像击打木头的声音，金缸倒地，是一个陪葬器物，背上写着她的名字。道士命令挖地，挖到五六尺深有一古墓，棺材旁边有陪葬的器物四五件，制作都像所焚烧的。十五万钱，在棺材前放着，就是张不疑买婢女的钱。紧接着张不疑发病昏迷不醒，几个月就死了。母亲卢氏也继张不疑死后十天去世。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 耽 刘希昂 范 璋 胡 荣
杨 祯 卢 郁 刘 威

土

马希范

火

贾 耽

唐相贾耽退归第，（“第”原作“等”。据明抄本改。）急令召上东门卒至，耽严戒之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娼人之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二尼悉然。卒计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旋伤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别无异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打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录》）

唐代宰相贾耽退朝回到自己的府第，急忙下令召东门卒来，严厉地告诫他说：“明天正午，有服色特异的人进门，你必须狠狠地打他，死了也没关系。”门卒听从。从巳时等到午时，果然有两个尼姑，自东门百步远一前一后地走来，并无异常之处。一直到门口才看清，这两个尼姑搽胭脂抹粉，姿容妖冶艳丽，很像娼妓。她们的内衣是殷红色的，下身服饰也是红的，两个尼姑完全一样。东门卒心想尼姑哪有这样的？于是便痛打

她们，直打得脑袋流血，连喊冤枉，转身就往回跑，象马跑的一样快。门卒很快就追了上去，击伤她们的脚，打得她们狼狈不堪。百步开外花草掩映，树木蔽日，那两个尼姑忽然失去了踪影。门卒回来向贾耽报告，详细述说了没有看见肤色特异之人，只遇见两个尼姑，衣饰姿容十分反常。贾耽问：“打死了吗？”回答说已打得她们脑伤足折，疼痛难忍，但没等打死便不见了踪影，无处可寻。贾耽叹息道：“我们一定要有的灾祸了。”第二天，东市发生火灾，烧了成百上千家，经过扑救才熄灭。

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觐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此是”原作“皆及”。据明抄本改。）火灾欲（“欲”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起。”觅术士镇厌之，当镇厌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出《博异志》）

唐代元和年间，内侍刘希昂将要遭遇灾祸之前，家里人上厕所，突然听到里面说：“就来，请不要着急。”家人感到奇怪，向希昂报告。刘希昂亲自去听，里面又说：“就出来，就出来。”希昂便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来？”于是走出一个小人，一尺多高。全家人跨马持枪追打起来。但那小人跑得极快，怎么也追不上，一出大门就不见了。不久他又来了。七月十三日中午，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独自来到门口，说：“因为我边走边看离家已远，只好暂借你家后院逗留一下，可以吗？”刘希昂答应了，让家人带她过去，她的身形姿质很分明。去了好久却不见出来，于是，希昂让家人去偷偷看看，她已不见了。刘希昂不信，亲自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火柴头在厕所门前。家人们议论说：“这是火灾的预兆。”便寻找有法术的人来治它，正当作法的时候，大火从厨房上着起来，几乎烧光半个宅院就。到冬天，刘希昂触怒了宪宗皇帝，被诛灭九族。

范 璋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厅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连却击之，变成火，满川而灭。（出《酉阳杂俎》）

唐代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住在梁山读书。夏天的一个深夜，忽然听到厨房有拉东西的声音，他懒洋洋地没有起来。到天亮时，只见一捆五寸多长的小柴禾，整整齐齐地摆在锅台边，十分可爱。地上还擦着五枚饼子。又一天夜晚，有个东西来敲门，并拍掌大笑，声音象婴儿。一连三天都是这样。范璋平素有胆量，就乘它笑的时候，拽起一块大木柴追了出来。那东西象小狗，连续不断地击打，竟然变成了火，满地闪光后便消失了。

胡 荣

长庆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荣家，有精物，或隐或见。或作小儿，为着女人红裙，扰乱于人。或称阿姑。时复一处火发，所烧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烧河市营戍庐舍殆尽。岁中，胡云亦死。（出《祥异集验》）

唐代长庆元年春天，楚州淮河岸边的屯官胡荣家中，有个妖精忽隐忽现，有时候变成个小孩儿，穿着女人的红裙子，袭扰于人。有人称她阿姑。当时又有一处发生火灾，烧毁的财物很少，就被扑灭了。三月，一场大火灾发生了，火势蔓延到集市、军营、民房，烧了个干干净净。这年内，胡荣也死了。

杨 祜

进士杨祜，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诣昭”原作“指照”。据明抄本改。）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祜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祜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祜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祜之姓氏，祜具告。祜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祜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祜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文”原作“武”，据明抄本改。）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象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

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陀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饥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选生及蛾，即不复强暴矣。”祜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鬲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讖，亦不能耻。倘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祜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祜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祜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出《慕异记》）

进士杨祜，家住在长安渭水桥旁。因这里繁华喧闹，颇妨碍学业，他便到了昭应县，长期寄读于石瓮寺文殊院。住了十多天，有位红衣女子一到晚间就来了。她容貌美丽，姿色动人，杨祜平时喜爱的女子，都赶不上她。她在帘外漫步，唱道：“凉

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杨祜问唱歌的是谁，为什么唱得如此凄凉？那女子又唱道：“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杨祜礼拜着迎到门外。就坐之后，她问杨祜的姓名，杨祜全说了。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凡是游历过石瓮寺的人，她没有不熟悉的，但都未听他们讲过这种事。杨祜怀疑地问道：“你难道是鬼吗？”那女子回答道：“我听说人死之后，魂气升上天，形魄归到地，这是不用怀疑的，哪里有什么鬼呢？”杨祜又问：“那你是狐狸吧？”女子回答道：“狐狸接触的人，一旦染上它的媚气，灾祸就要临头。我的功德事业，实在想有利于百姓，小女子虽然不够娴淑，但又怎么会苟且献媚而使你遭难呢？”杨祜说：“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那女子说：“我是燧人氏的后代，始祖对人类有大功绩。历代先人先是管制火，镇守南方，又凭德统治神农氏、陶唐氏，以后统治西汉，沿袭旧制又接受宋的封邑。远祖本来没有什么忌讳，但因他声威猛烈，脾气暴躁，人们不能亲近他。后来，他被白泽氏捉住了。现在连樵夫牧童都知道他的名字。汉明帝时，佛法东传，摩胜和竺法兰二位罗汉奏请我十四代祖，让他显扬佛教，随即将他封为长明公。魏武帝末年，毁佛法，杀道士，长明公遭囚禁而死。魏文继承王位后，重兴佛法，又让长明公世子袭位。到开元初年，唐玄宗治理骊山，造华清宫，修朝元阁，建长生殿，最后用剩余的材料修造起这个寺院。那些佛象也都塑好，就摆在东边的殿堂。皇帝与妃子沐浴之后参加殿宴，然后微服来到佛庙，顶礼膜拜。妃子对皇帝说：‘正当夫妇相合的秋天，这里不应当只有东殿堂独自岿立。’皇帝当天就命令修建西殿堂，随即封我为西明夫人，并

赐给琥珀膏，以润滑我的肌骨；设立珊瑚帐幕，防止我的行貌遭到破坏。于是过往的书生及飞虫，便不再对我不敬了。”杨祯问：“歌舞丝竹，这四者哪一个更美妙？”那女子回答说：“不是我不行呵。要知道，这全是因为我继承祖先的明德，稟受炎帝之功业，所以那些邪恶的乐声和迷惑人的歌舞，进不了我的内心。我所能做的，大的就是把金属锻制成五种兵器，炼就成巨鼎大钟；小的就是把食物变成上百种，用炮燔烹炙的方法。我一动就能使山岳起火并烧尽原野，一静就如烛光幽暗而破昏蒙。然而抚弄红色的琴弦，嘴吹玉箫，展细腰，炫耀皓白的牙齿，都是妖冶丽容们做的末等事，这我不做。昨天听说你有幽静隐居的志向，入寺很久了，所以想见见尊颜。我是因为这个目的来的，不敢自荐。然而月白风清之良宵，喜逢好人，男女私下相会而被讥笑也在所难免，但也并不算可耻。倘若有幸与你时时相会，少承周旋，一定不会影响你的盛德。”杨祯拜谢而且接纳了她。从此，她早晨离开晚上回来，只是阴天的时候除外。当遇到风雨时，便有小孩送红裳女子的诗，上面写道：“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思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到星落天晓如要求回去时，杨祯都要追出来，她阻止他说：“你违背了早晚的养身之道呵。你到深山里居住，难道不是寻求安静，好专心温习文章吗？怎么能想让我这样的人，视你为亲人而做夫妻之事呢？一旦被玷污了声名，怎么能洗得清呢？这样不但毁了你的大名，也会缩短我的生命呵。”杨祯回家半年。家童回家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杨祯的奶娘。奶娘就来此潜伏在佛台底下，等到天明时一看，那女子果然从门缝中走出去，进入西殿堂。原来是澄

亮的一盏灯。于是把它扑灭。此后，就再也见不到那位红衣女子了。

卢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庠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谓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胞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

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既别，郁遂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迄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出《宣室异录记》）

进士卢郁，是黄河以北的人，徙居到长安城。他曾经游历过燕赵之地，就客居在河南的内黄。那次，郡守把他安置在府内馆舍。这个馆舍先前没人居住。卢郁来了之后，看见一位老妇，头发全白了，身体矮小且肥胖，披着白色的衣服。她对卢郁说：“我在这里侨居很久了，所以来拜谒你。”她很快就告辞而去。这天晚上，卢郁独自居住在前厅，夜间潮寒，又刮风又下雪。那个老妇又到了，对卢郁说：“贵客独自在此，用什么寻欢？”让他坐起来闲谈。老妇说：“我姓石，家在华阴郡，后来随吕御史来到这里，将近四十年了。我家既穷又苦，幸亏贵客垂怜。”于是，卢郁让仆人拿来食物，而老妇却看都不看。卢郁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吃呢？”老妇说：“我很饥饿，但不吃粟谷，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能长寿而且安乐。”闻言，卢郁又好奇又高兴，并认为她是个有道术的人。于是问道：“你既然不吃粟谷，那用

什么充饥呢？难道总吃仙药么？”老妇说：“我家住华阴，祖先喜好神仙之术，在华山的太华峰搭了间草棚子，我也曾隐居山中，跟道士练长生之法。道士教我吞火，从此不食米粒，现在已经九十岁了，一次也没有患过感冒。”卢郁又问道：“我早年曾经遇到位高人，教我吸气的功夫，自认它很玄妙。后来奔走于名利场中，作为国家选拔人材之事，白天奔波夜晚而息。想不到今晚有幸遇到了你，会说到我平生的喜好！可是，不知道吞火之术是不是神仙的要旨？”老妇说：“你没听说吗？凡是高人，寒暑都不能侵犯他。因此，进火，火不能焚烧；入水，水不能淹。这样，吞火之术对他们来讲，固然是很合适的了。”卢郁说：“想看看你吞火，可以吗？”老妇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她用手抓起炉里的火就吞了进去，火吞光了，她仍不动声色。卢郁又惊又奇，于是起身束紧衣带又向她拜了几拜，谢道：“粗俗之人，不知道神仙的事情。今晚遇到仙姑，用吞火之奇术，使我看到了平生未闻之事。”老妇说：“这是小法术，有什么值得称道呢？”说完，便告辞而去，于是卢郁下台阶相送。已经分手，卢郁就回到卧室睡下。半夜，有仆人来告诉他：西厢房起火了！卢郁惊恐地跑出去观看，那西厢房已经焚烧起来。于是邻里的人都来了，竞相用水浇火，天亮时才把火扑灭。等到勘查火灾现场时，在西厢房的门坎下，找到一个石火通，其中还有许多火。先是有枯草堆在它的上面，蔓延起来以至燃烧。这时，卢郁才明白：那位老妇就是这个火通。果然如她所说的，姓石，住在华山中呵。卢郁于是就询问起吕御史来。郡中有个老官吏，对他讲：“吕御史是魏国的从事官，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到现在已四十年了。”这跟老妇讲的完全一样。又听说，青州的平陵城北的

石虎，一夜之间，自己移动到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等一千多个脚印跟随着它，脚印过处便成了一条路。

刘 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庐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出《稽神录》）

丁卯年，庐州刺史刘威调任去镇守江西，离任后郡中发生大火。庐州官吏急忙巡察火情，这时，竟可以看见有人举着火把趁着夜色还在到处乱窜，捕捉又捉不到，有时用箭射死一看，原来是烂棺材板子和腐烂的扫帚之类东西。郡中人越发恐惧。几个月后，委任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才停止。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

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出《稽神录》）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刚刚开出水濠，忽然有一个怪物，十多丈长，没头没尾没手足，象座土山一样从北岸冒出来，在水上游了半天，到南岸就不见了。它出入均无痕迹，有人叫它土龙。没多久，马希范就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 灵 玉梁观 湘 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 友 八阵图 湖畔石
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 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
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
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鳖 灵

鳖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瓮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蜀江陆处。后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出《蜀记》）

鳖灵在楚地死了，尸体竟溯着长江逆流而上，到岷山脚下，忽然又活了。于是他去拜见传说中的望帝杜宇，杜宇封他为宰相。当时，巫山瓮江蜀民大多数人家遭受洪水灾害，鳖灵就开凿巫山，通开瞿塘、巫、西陵三个峡口，蜀江两岸露出了陆地。以后封鳖灵为刺史，号为西州皇帝。因为功劳高，杜宇把帝位禅让给他，号称开明氏。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之无不应。乃相谓曰：“可置一观，彰表灵迹。”既构殿，缺中梁一条。邑民将选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裂，达曙乃晴。天降

白玉梁一条，可以尺度，严安其上，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镇，裂殿脊，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没观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谁之子，每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下，见两座青石，搯指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唐大历初，有无瑶黄生，因猎亦见。后数数有人见之，皆隐而不闻于人。自玉梁飞去后，其处莫能居之，皆为猛兽毒蛇所逼。（出《玉笥山录》）

汉武帝时，湖南玉笥山的老百姓，有感于山神奇灵，有时要消除旱灾虫害，祈祷它没有不灵验的。于是大家互相商量说：“应该建一座寺观，以表彰它的灵迹。”在建造大殿时，缺一条中梁，百姓们要选择最好的木材，寻找几十天而未能获得。忽然有一夜，风吼雷鸣，到天亮才晴。这时，天空降下一条白玉梁，正合尺寸，严密地安放在殿上面，光彩夺目，因此号为玉梁观。魏武帝当政时，他派人取之。那些人刚到山门，距寺观还有好几里，大晌午天竟然雷电大震，使殿脊开裂，那玉梁化作一条白龙，腾云驾雾而去，隐没在寺观的东山下。晋代永嘉年间，有个戴氏，不知道是谁的儿子，经常喜欢到岩谷中游玩。一次，他偶然来到郁木山下，看见两块青石在岩下支撑着那条白玉梁。戴氏俯身上前看去，用手一摸，见上面有五行红字，都是天文云篆。他试着用斧敲敲，那玉梁发出的声音如钟，如雷，并

迅速展起鳞甲。戴氏十分惊异，奔走告人。待再去寻找，却不知去向。唐代大历初年，无瑶有个姓黄的，因为打猎也看见过，后来又有不少人见过它，但都隐瞒不说。自从玉梁飞走之后，那个地方再也不能居住了，因为毒蛇猛兽常在那里出没，逼得你不得不走。

湘 穴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出干宝《搜神记》）

湘穴中有黑土，旱了的年头，人们共同灌水堵塞这个穴，穴被水淹没之后，大雨立刻就到了。

耒阳水

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记》）

耒阳县有个雨濞。这个县时常发生旱灾，老百姓共同用土堵塞它，甘雨就会普降大地。假如一个乡单独堵它，雨也普降四处。随便任何一方祈祷，都非常灵验。

孙坚得葬地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出《异苑》）

孙坚死了父亲，要找埋葬之处。这时，忽然有个人对他说：“你想百代为侯，还是四代称帝？”孙坚回答说：“要称帝。”那个人于是用手指出一个地方，欣然而逝。孙坚认为这是奇异，但还是照办了。这时富春当即有大沙滩露出。等到孙坚任监丞官时，邻里们前来相送，走到其父坟旁的大沙滩上，父老们说：“这沙滩狭窄而绵长，看来子孙们将去长沙做官了。”果然，孙坚后来从长沙举兵起义。

聂友

新淦聂友少时贫。尝猎，见一白鹿，射中后见箭著梓树。（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宣室志》，今见《说郛》二五《小说》引作《怪志》）

江西新淦县的聂友，少年时很贫穷，曾经打过猎。一次，他遇见一只白鹿，射中之后见箭竟然穿进了梓树里。

八阵图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汹涌混濊，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迄今不动。（出《嘉话录》）

四川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面有诸葛亮留下的八阵图。它象簸箕似地张开翅膀，象鹅一样的形状，象鹤一样的势态，石头有序地分布着，宛如当初一样。三峡水涨，三蜀的大雪融化的时候，大水汹涌澎湃，混混荡荡，怎样赞美呢。十抱粗的大树，百丈长的枯树枝，石磨般的大石头，一起随波浪拥塞大江，江水和堤岸齐平。人们纷纷跑到山上，聚拢的石头堆成堆，那情景可想而知。等到水落川平，万物都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只有诸葛亮的八阵图——那些小石头堆子，聚合成行，仍然象原来一样。将近六七百年了，年年大浪淘沙，推拍击打，那些小石头堆子到现在还是一动不动。

海畔石龟

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则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述异记》）

海岸上有个大石龟，相传是鲁班所造。它夏季就进入大海，冬季又爬到山上。晋代诗人陆机写道：“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水”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出《酉阳杂俎》）

山东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一座。那墓碑不久便丢失了，只有底座和大龟还在。石氏建立后赵的年代，此龟常常在夜晚背碑入水，天亮之后才爬上岸，身上沾满了浮萍和水藻。有偷看者，果然见到龟要入水，于是大喊大叫，龟就跑了，碑也坠落摔断了。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多运石者。将船兵丁，困弊于役，嗟叹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出《大业拾遗记》）

隋代大业七年二月，刚建造浙江钓台的时候，很多搬运石头的役夫。牵拉船只的兵丁，对服劳役感到困乏厌倦，吁嗟感叹之声，沿途都可以听见。当时运石头，要拉船到江东岸山下搬取，这是累造钓台的基础。一天，忽然有十多块牛一样大小的石头，从山顶飞下来，一直滚入船中，象是人安放的一样，船也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汾州女子

隋末筑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败，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筑，城终无合理。”家人莫信，邻里哂之。此后筑城，败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后瓮盛吾，埋于筑处。”言讫而终。如其言瘞之，瘞讫，即板筑，城不复毁。（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朝末年修筑汾州城时，只有西南角不能合拢，早晨建成晚上就倒，象这样有四五次了。城中有位童女，年龄十二三岁，她告诉家里人说：“如果不把我筑入城中，此城最终便难以合拢。”家里人不相信，邻居们也讥笑她。从这以后修筑城墙，仍象当初一样，朝成夕倒。童女说：“我今天就要死了，死后你们用坛子盛殓我，埋在筑墙之处。”她说完就死了。人们就象她说的那样埋葬了她。葬毕，人们立即开始筑墙，那墙便再也不倒

了。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即坏。叹曰：“吾今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城不复坏。女遂化为海神，其海至今犹在堡下，水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出《酉阳杂俎》）

中亚的吐火罗国缚底野城，是古代波斯王乌瑟多习建筑成的。波斯王刚建此城时，马上就倒塌了。波斯王叹息道“我现在无道，上天不让我筑成此城呵！”他有个小女儿名字叫那息，见父亲忧伤烦恼，那息便问道：“父王有邻敌吗？”波斯王说：“我是波斯国王，统领一千多个国家。今天来到了吐火罗国中，要建筑此城，以流传万代，然而一点也不顺心，我因此十分忧愁。”女儿道：“望父王不要担忧，明天早晨命令工匠按我走的足迹筑墙，就修成了。”波斯王觉得奇怪。第二天，女儿从西北角起步，自己切断右手的小指，滴血成迹，工匠们沿着血迹

筑墙，城墙就不再坏了。女儿随即变为海神，那海至今还在城堡下面，水澄清如镜，周围有五百多步。

程 颜

程颜税居新昌里，调选不集，贫而复病。有老妪谓曰：“君贫病，吾能救之，复能与君致妻。”言讫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陈尚令持礼来。颜莫测其由，开关，乃送绫绢数十束。颜问陈尚何人也，使者曰：“医也。”乃附药一丸，令带之能愈一切疾。颜带之，果疾愈。数日后，夕有大旋风入颜居。须臾风定，见担舆三乘，有一女，三青衣从之。问其故，曰：“越州扶余县赵明经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颜，适为大风飘至此。”颜无所遣，因纳之。既而以其事验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与颜姓名同。（出《闻奇录》）

程颜租居在新昌里，应选没有成功，贫病交加。有位老妇对他说：“你贫而又病，我能救你，还能给你娶个妻子。”说完便离去了。这天夜里三更，果然有人说：“陈尚让我拿礼物来了！”程颜不解其故，打开了门，那人竟送进来几十束绫绢。程颜问陈尚是什么人，使者说是个医生，并给了他一丸药，让他带在身上，说是能治疗一切疾病。程颜带上它，果然病好了。几天之后，晚上有大旋风刮进程颜的房宅。一会儿风停，这时只见

三乘轿子，上面有一个女子，后面跟着三个婢女。问她们要到哪里去，那女子回答说：“我是浙江越州扶余县赵学究的女儿，父母把我许配前扶余县尉程颜为妻，刚才被大风刮到这里。”程颜无处遣送，就把这几个人都收纳了。不久有人去验证这件事，结果属实。而越州是另有他人，与程颜姓名相同。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天大雷震，云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竺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推”原作“持”。据明抄本改。）博识。敕问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唐代贞观十八年十月，山西文水县天打大雷，云中落下一块石头，大小像捣米杵，脊梁高高的，腹部平平的。县丞张孝静向上奏了一本。当时，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长年师到京，他学识渊博，颇受尊崇。皇帝问他那块石头是个什么东西，他回答说：这是龙的食物，二龙相互争斗，所以掉下来了。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苎作。本在周至修真（“修真”原作“县贞”。据明抄本改。）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伊”原作“依”。据明抄本改。）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闲话》）

唐玄宗李隆基的御像，是夹杂着苎麻制作的。原来摆在陕西周至修真观中。忽然有一天，有个和尚疯也似地背着它，把它放置到武功潜龙宫。此宫就是唐尧的旧宅第，现在变成了佛堂。玄宗的御像只穿绛色纱衣，戴一绛色幅巾。寺院的僧人说：“五代时后唐庄宗进入开封，明宗进入洛阳，等到清泰东去伊水瀍水那年，玄宗御容额头上都有汗水流淌。”学士张沆，曾经听说此事但却不信，直到经过武功时，亲自细看了一下，果然象传说的一样。不过，他怀疑那是漏雨造成的，可玄宗的幅巾

上却是干干的。从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年之后，御容上的汗水就断绝了。高陵县还有唐尧先辈的庄田，如今也变成宫观寺院了。那里长着一株古柏树，人们传说：唐高祖在襁褓为婴儿时，母亲把他放在柏树的阴影下，到田地里去祭祀；待她回来时，只见日头斜了但树影却未移动，就是现在的那株柏树。当然，这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听老人传说的。

渝州莲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十月，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见吴均《齐春秋》）

渝州西一百里处相思寺附近的北石山上，有十二个佛的脚印，都三尺左右长，一尺一寸宽，九寸深，中间有古代的鱼纹。这些脚印在佛堂北面十多步远。唐代贞观二十年十月，寺院旁边的泉水中，忽然长出红莲花，面积足有三尺多宽，游观者来来往往，没有不惊叹的。这莲花经过一个多月也没有凋谢。当年齐朝荆州城东的天子井往上漂锦缎，士人和女子们纷纷拿用，与平常的锦缎没有什么区别，经过一个多月才停止，

也跟这忽然长出莲花的事类似。

玉 马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声渐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朱砂，贮以金槽。粪如绿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朱砂喂之。（出《闻奇录》）

沈傅师任河南宣武节度使。一天，他家门前有马嘶鸣，声音似乎很近，却又找寻不到。后来有一天，那马叫声更近了，好象就在厅堂下面。挖了一丈多深，遇到了个小洞穴，得到一只玉马。它二三寸高，四五寸长，叫起来象壮马嘶鸣。在它的前面放着一些碎朱砂，用金槽贮藏着。它的粪蛋绿豆大小，金子般的颜色。沈公经常用朱砂喂它。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

（“股”原作“服”，据《酉阳杂俎》十改。）袜履甚新，断处如膝头，初无痕迹。（出《酉阳杂俎》）

处士元固说，在唐代贞元初年，曾经和道侣漫游华山。他们在山谷中看见一条人的大腿，袜子和鞋都很新，断处象膝盖骨的头，原来一点伤痕也没有。

郑仁本弟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罗越涧，境极幽夐，忽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袱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无？”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亚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子即一数。”因开袱，有斤凿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歧径，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出《酉阳杂俎》）

唐代太和年间，郑仁本有个表弟，记不住他的姓名了。曾

经和一个王秀才游嵩山，他们攀藤越涧，来到一极幽之境时，忽然迷失归途。将近天晚，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正踌躇间，忽然听到树丛中有打鼾的声音，便拨开榛柴棵子察看，只见一个穿布衣的人，衣裳很洁白，枕着一个包袱刚刚睡熟。他二人急忙将他唤醒，说：“我们偶然来到此地，迷了路，你知道哪里有大道吗？”那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不吱声又要睡。他二人再三喊他，他才坐起来，转过头来说道：“到这里来。”二人于是走上前去，并问他来自何方。那个人笑着说：“你们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吗？月亮的情况像圆球，它的阴影多半是被太阳销熔的，在它的暗处，常常有八万二千人在那里修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打开包袱，里面有斧凿等物。他拿出两包用玉屑做成的饭团子，送给二人说：“分吃这个东西虽然不足以长生不老，但却可以免除疾病了！”然后站起来，给二位指点一条岔道，说：“只要从这向前走，自然就可以上大道了。”话音刚落，人已不见踪影。

楚州僧

楚州界内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寸，赤如榴花。（“榴花”二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紫色可”三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阳杂俎》）

楚州界的有座小山，山上有房屋但是没有水。和尚智一想挖口井，挖到三丈深时遇到一块石头。凿开石头见到土，又挖了五十尺深，得到一块玉。这玉一尺二寸长，四寸宽，象石榴花一样红。每个面都有六个龟子，紫色的，非常可爱，中间象能贮水的样子。智一和尚偶然击打一个角看看，一股血水就从里面沥沥滴出，半个月才停止。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副斫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之。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出《录异记》）

洪州胡氏有个儿子，忘记了他的名字。胡家原来很穷，一共有五个儿子，他是其中最小的，气质容貌不一般。他一生下来，家里便稍稍宽裕起来，种田养蚕，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乡里人都感到奇怪。一天，家里让他押着载麦子的船，逆流而上去州市。快要到时，大江两岸峭壁险绝，纤道不通，只好横江而渡，结果船抵向岸去，怎么也控制不了，最后冲垮了堤岸。不料，从那堤穴中得到了好几百万钱！于是，他便扔弃麦子载钱而归。从此，他家越发富足了，雇仆人买车马，买服装和首饰。人们都说这小子有福气。他不想久居乡下，家里就让他经常往城里跑，渐渐地就学坏了。一日行至中途，他的马竟跪地不起。他回头对仆人说：“上次咱们是在撞船处得到的钱，现在马跪地不起，也恐怕会有什么好宝贝呢！”于是让手下人挖地，结果又得到五百两黄金，拿回家去。后来有一天，他又进城去，遇到一位经商的胡人。见他头上有珍珠，那胡商便同他亲近戏狎，诱惑于他。后来将其灌醉，把他头上的珍珠拿跑了。原来他额上有块肉，暗暗突起如球状，失去珍珠之后，那块肉就陷下去了。他当即回到家中，亲友家人都叹讶不已。从此，他精力减退，患病而死，家道也渐渐衰落下来。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

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唐代僖宗皇帝，流离迁徙到陕西汉中后，前蜀先主王建任禁军都头。一日，他与下属在僧院里掷骰子，六只骰子依次相重合，从幺点到六点。人们都为此事感到惊骇。以后王建在蜀地称霸。一次因为巡幸兴无，访问当时的那座僧院，和尚还在。提起旧事，那和尚都用骰子的事答对。先主王建非常高兴，厚厚地赏赐了他。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邐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歛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靦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询”原作“语”。“诸”字原空阙，据明抄本改补。）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出《玉堂闲话》）

庐山中有一深水潭，名叫落星潭，经常有人来此垂钓。后唐明宗长兴年间，有个钓鱼人钓到一个怪物，觉得难以牵引，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它拖上岸。这怪物象人的形状，戴着铁帽子，被多年的青苔包裹着。说它是木头又太重，说它是石头又太轻，钓鱼人把它扔到了潭边。几天之后，那怪物身上的泥潭青苔被风日剥落，又经雨淋洗，忽然见其睁开双眼，原来是人。他忽然站起来，撩着潭水洗洗手脸。众垂钓者惊讶不已，都围上去看。那人就询问这里土地山川的名字，以及朝代年月等，很详细。问罢，转身钻入水中，寂然无声无迹。但竟无一人问他从何而来。南中的吏民们觉得此事怪异而神奇，为他在潭边修建起一座祠堂。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茭荐芒簟皆新，金翠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见。（出《稽神录》）

陕西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他的家人进山砍柴，平常行走的山路旁，忽然崩倒一块山石。家人上前去看，只见那里露出

一屋室。室内有六张全漆的柏木床，草垫竹席等都是新的，金银首饰堆了很多。他在床上坐了很久，然后就揭开竹席，看见一把角柄小刀，拿起揣进怀里就走了出来。接着，他扶起那块崩石塞住洞室，并用东西作个记号。回家招呼人一起去拿那些财宝。等大家赶到后，只见那石壁完好如初，什么也没有看到。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仙”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锁悬于岩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簾为井，（“井”原作“牛”，据明抄本改。）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饶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亦为军士。（出《稽神录》）

虔州虔化县有座金精山。当年长沙王吴芮当政时，仙女张丽英就在这里飞升上天，如今道馆还在。此处山岩有好几百尺高，还有两只木鹤，是二位仙女骑的。铁锁链子悬在岩石下边，

不是立标志开辟道路时搞的，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两只木鹤，总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动，一点也不差。顺义道里，百胜军有个小将叫师粲，能够将竹席卷成井状，自由地跳进跳出。一次，他与一乡里女子在岩下相遇，他向她求婚，那女子说：“你能射中那鹤眼，就可以。”师粲一发即中。不料，他立刻觉得臂软无力，回来就病倒在床。似梦非梦中，他看见二位女道士，绕床而走，每走一圈就用手摸摸他的眼睛。四五圈之后，她们便离去。而师粲则失明而死。被射中的那只鹤从此不再转动，另外那只还转动如初。辛酉年，那位乡里女子还在，师粲的子孙也做了军士。

卖饼王老

广陵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邻伍方案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罪。（出《稽神录》）

广陵有位卖饼的王老，死了妻子，独自和一个女儿居住。王老有一天从卖饼处回家，看见女儿和一个少年正在北窗下共枕，顿时大怒，拿起刀就追。那少年跑得快，得以幸免；王老

气极了，就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而少年跑在半路上，忽然满身流血，官吏斥问他，他又说不出原因。于是，便将他拘捕押到王老处。这时，人们正为那案子勘查现场，王老认出那位少年，于是就让他抵了罪。

桃林禾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尅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出《稽神录》）

闽王王审知，当初任泉州刺史。在州城以北几十里处，有一个地方叫桃林。唐代僖宗光启年间，一天晚上，村中地震发出声响，如几百面鼓在敲。待到天亮一看，那长得正茂盛的庄稼已不见一株。试着挖地寻找，原来那禾苗都倒悬在土下。那年，审知攻克晋安，完全占领了闽、浙一带，传国六十年。到延羲登基时，桃林地里又响鼓声。这时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禾梗还在田间。等到天明去看，也没有剩一棵。掘地一找，竟然也是倒悬土下。那年，延羲被身边的人杀害，王氏王朝也就灭

亡了。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尔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饰（“饰”字原阙，据明抄本改。）以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出《稽神录》）

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时，延平村有个人梦见有人告诉他：“我想给你富贵，明天早晨进山去找吧。”第二天，那个人进了山，结果一无所获。这天晚上，又复梦如前。村里人说：“我早晨已经进山，不是什么也没找到吗？”那个人说：“只要去找，哪有找不到之理？”于是，他第二天又进山了。傍晚，他在大树下休息，看见前面有块一丈见方的土地特别明净，他试着挖掘下去，得到一些如丹的红土。既然没有其他东西，他就将那红土背回家中，粉饰墙壁，光闪闪的非常可爱。人们听说了，竞相用高价来买。此后，这个人又到集市上寻求买主。闽王王延政听

说了此事,拿那红土来粉饰宫室,并让那人到衙门里做事。几年之后,建州也就失败了。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出《稽神录》)

洪州的樵夫到西山岩石下砍柴。那里藤萝稠密,只见一位姿色绝代的女道士,闭目端坐,身上的衣裳霞帔都像新的。大家看半天不能理解,有人便上前为她整理冠髻,不料,他一伸手那冠髻就腐坏了,众人吓得四散而逃。再来寻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史 姁 范明友奴 陈 焦 崔 涵
柳 苌 刘 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 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
女

史 姁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

作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鄆（明抄本“鄆”作“郑”。）贾和姊（“姊”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病在乡（“乡”原作“邻”，据明抄本改。）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出《搜神集》）

汉代陈留县考城有个史姁，字威明，年少时曾经患过大病，临死时对母亲说：“我死后会再生的。你们把我埋葬之后，把一杆竹杖插在坟头，如果竹杖折断，就把我再挖出来。”等到他死之后，家人便把他埋了，按他说的把竹杖插在坟头。七天之后再去看，那竹杖果然断了，家人当即把他挖出来，人已经活了。他走到井边沐浴，恢复得跟原来一样。后来，他乘邻家的船到下邳卖锄头，结果卖不动，说自己想回家。人们不相信，说：千里之遥，你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呢？他回答说：“我一宿就可以回来。要是不信，你们写信我给捎回去，用它作证。”果然，他一宿就回来了，而且带来了回信。考城县令湖北江夏人鄆贾和的姐姐病在老家，贾和想早点知道消息，请求史姁去探望她的病。路途有三千里之遥，史姁第二宿就回来向他报了信。

范明友奴

汉末人发（“发”字原缺，据许本补。）范明友冢。（“冢”字原

缺,据许本补。)家奴死而再(“死而再”三字原作“犹”。据明抄本改。)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游走民间,无止住处,竟不如所在。(出《博物志》)

汉朝末年有人挖开范明友家的坟,其家奴死而复生。范明友是名将霍光的女婿,这个家奴讲说霍光家的事情,以及当时的一些废之这事,大部分与汉书相符合。这个家奴常常到民间游走,没有一定的住所,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陈 焦

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记》)

三国吴景帝永安四年,吴国人陈焦死了,埋葬六天之后起死回生,穿土走了出来。

崔 涵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槨。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榱。”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之为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榱。”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货（“货”原作“化”。据明抄

本改。)涵,故发此言。(出《塔寺》。明抄本出《伽蓝记》)

后魏的菩提寺,是西域人修建的,这座寺建在慕义。一个叫达多的和尚挖坟取砖,结果挖出一个活人并把他送到上头。当时太后和孝明帝在华林堂,认为这是妖异,对黄门郎官徐纥说:“从上古以来,常有这种事吗?”徐纥说:“从前魏国时挖坟挖出霍光女婿范明友的一个家奴,他能说出汉朝兴废的历史,所以说此类事不足为奇。”太后让徐纥问那个人的姓名,死了几年,都吃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氏。父亲名畅,母亲姓魏,家住城西阜财里。我死时十五岁,现在二十七岁。在地下活了十二年,常常象喝碎酒一样躺着,不吃什么食物。有时还游走,也许能遇到些吃的喝的,但如同梦中,不很明白清楚。”后来徐纥就派遣门下录事张俊到阜财里调查,寻找崔涵的父母,果然有个叫崔畅的,他的妻子姓魏。张俊问崔畅说:“你有个儿子死了吗?”崔畅说:“我有个儿子叫崔涵,十五岁那年就死了。”张俊说:“他被人挖了出来,已经起死回生了。他现在在华林园,主上派我来了解一下。”崔畅闻言十分害怕,说:“我实际上没有这个儿子,刚才是瞎说的。”张俊把实情告诉了他,后来又把崔涵遣送回家。崔畅听说儿子到了,就在门前点起火,拿着刀,魏氏手持桃木拐杖前来拦阻。崔畅说:“你不要进来,我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我儿子。快点走吧,免得遭灾!”崔涵就只好离家而去,到京城漫游,常常睡在寺院的门下。汝南王得知此事,赏赐给他黄衣一套。崔涵生性怕见太阳,不敢仰视天空,还畏惧水火和刀刃之类。他经常在

路上匆匆行进，累了就休息，不会慢慢地走。当时人们还说他是鬼。洛阳大市北边有个奉终里，里弄里的人，不少卖殡葬用品和各类棺槨的。崔涵对他们说：“柏木棺材千万不要用桑木做堵头。”人家问其缘故，他说：“我在地下，一次征鬼兵的时候，有个鬼就说睡柏木棺材者可以免征。有位小吏说：‘你虽然是柏木棺材，却用桑木做堵头，所以就不能免征’。”京城里听到这个传说，柏木的价格一下子就提了上去。有人怀疑卖棺材的人向崔涵行贿，所以他才说出这种话。

柳 苙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苙卒，子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坏，移葬换棺。见父棺中目开，心有暖气。良久，乃谓褒曰：“我生已一岁，无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饲我，故不死。今雨坏我冢，亦江神之所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穷神秘苑》）

梁元帝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的主簿柳苙死了，儿子柳褒把他埋在九江。三年以后，大雨冲毁了坟墓，移葬换棺材时，柳褒见父亲在棺中睁开了眼睛，心口窝有热气。过了好一会儿，他对儿子说：“我已经活过来一年了，没有机会让你知道。九江神知道我是暴死的，就派土地神用奶喂我，所以又活

了过来。现在大雨冲坏我的坟，也是九江神干的。”儿子把他扶了出来，他又活了三十年才死。

刘 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于宋州。父凯，曾任卫县令，卒于官，葬于郊三十余年。全素丁母忧，护丧归卫，将合葬。既至，启发，其尸俨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跃举扶。将夕能言曰：“别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尽知之。”速命东流水为汤。既至，沐浴易衣，饮以糜粥，（“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神气属。乃曰：“吾在幽途，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以功业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于人。全素遂呼为季父。后半年，之蜀不还，不知所终。（出《通幽记》）

唐代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居住在河南宋州。他父亲刘凯，曾任过卫县县令，死在官任上，埋葬在郊野三十多年。刘全素又遭逢母亲故去，他护灵柩去卫县，准备将其同父合葬。到卫县之后，打开棺材，只见父亲的尸体俨然如生。渐渐活了过来，全素高兴地扶起他，傍晚就能说话了，问道：“久别可好？”全素哭着向他叙述这些年的事，可他竟说道：“不要讲了，这些事情我全知道。”他让人取东流的江水烧好，沐浴更

衣，吃烂粥饭。待精神恢复后，他才说：“我在阴曹地府，蒙恩被任命为酆都城主三十年，考察治理该城，处理积案，因为功业卓著获得再生。恐怕你不相信，所以才把这些事粗略地说说。”并告诫儿子不能向外人泄露。刘全素于是叫他叔父。半年之后，刘凯去蜀地再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

石函中人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中，披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中多言此事，盖道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出《酉阳杂俎》）

京城长安有个务本坊，唐代贞元年间，有一家因为砌墙挖地基，得到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装满了丝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向外飞。看着看着，忽然有一个人从匣子里站起来，披散头发有一丈多长。他抖抖衣服就站起来，一出门便不知去向。这家倒也没遇到什么灾祸。从前一些书中大多言及此事，都说月亮在锻炼形体，炼到了规定的日子，就显露出了人形。

杜锡家婢

汉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问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记》）

汉代杜锡举行家葬，而他家的婢女因误入坟中没能出来。十多年之后，开坟举行合葬的时候，这个婢女还活着。人们问她，她说自己开始闭着眼睛，后来就权当睡长觉了。她刚被埋时才十五六岁，到开坟时姿容如旧，又多活了十五六年，出嫁之后还生了个儿子。

汉宫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中，常在左右。问汉时宫内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过礼，遂死。（出《博物记》）

汉代末年，关中时局大乱。这时，有人掘开西汉宫女的坟，不料那宫女还活着。出来之后，她恢复得象原来一样。魏国郭太后十分爱念她，将她收录宫中，常常跟随左右。问西汉时的宫廷之事，她述说得清清楚楚，且都能按时间顺序来。郭太后去世，这个宫女因悲哭过度而死。

李 俄

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走”原作“便”。据明抄本改。）为县吏所收，当弃市。俄儿闻母活，来迎出之。太守召俄问状，俄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内兄刘文伯，惊相对泣。俄曰：‘我误为所召，今复得归。既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也。’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俄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俄遂与黑同归。’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出《穷神秘苑》）

汉代末年，武陵有位妇人叫李俄，六十岁那年病死，埋葬

在城外已经半个月了。这时，李俄的邻居有个叫蔡仲的，听说她家富足，就去挖墓寻找金银。他拿斧子劈向棺材，忽然听见李俄在棺材中喊道：“蔡仲，当心砍了我的头！”蔡仲吓得转身就跑。后来，他被县里的捕吏抓了去，应当判死刑。李俄的儿子听说母亲活了，把她接回家。太守召来李俄询问情况，李俄对答说：“我错误地被阴曹司命官召去，后来得以遣返。刚出大门，就看见了内兄刘文伯，我们惊诧地相对而哭。我说：‘我是被错召来的，今天可以回去了。可我既不认路，又不能独行，为我找个伴吧！我在这里十多天了，已经被家人埋葬了，哪能自己回去呢？’刘文伯就派门卒把户曹找来相问，回答说：‘现在武陵西界，有个男子叫李黑，也能够复活而还，可以找他作伴。’又令李黑到我邻舍，并让蔡仲挖坟让我出来。于是刘文伯写信给他儿子，我就跟李黑一块回来了。”太守听罢，当即赦免了蔡仲，还派一骑马小吏到西界盘问李黑，结果跟李俄说的一样。刘文伯寄给儿子的信也收到了。他儿子认识那纸，它是父亲殡葬时烧的书呵。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愿行，父母逼之而去。寻病死。其夫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平复。后夫闻，乃诣官

争之。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请还开棺者。（出《搜神记》）

晋武帝时，河间有一对男女相爱，互许为夫妻。但是男的从军后，很多年没有回来。女的家人又把她嫁给别人，她不愿意去，父母逼其前往。结果不久便病死了。她的丈夫戍边归来，问那女的现在何处，她的家人便全讲了。男的就来到坟前，想大哭一场，以诉哀痛，但又怕感情上承受不了。于是他便挖坟开棺，那女的当即就复活了。他将她背回家中，将养恢复。她的后夫听说此事，就到官府起诉，与前夫争妻。郡县不能决断，把它报给廷尉判决。奏本上说，因为精诚之至，使天地感动，因此才死而复生；这是件不寻常的事，不能用常理来判断，因此请将她还给开棺的前夫。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时”字“平”字原缺，据《法苑珠林》七五补。）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廐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乃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

“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所梦者，遂屏左右。便渐额面出，次头形体顿（“顿”原作“额”，据明抄本改。）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

遂与马子寝息。每戒云：“我尚虚。”借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醢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永嘉（原无“永”字，“嘉”下空缺一字，据《法苑珠林》七五改。）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出《法苑珠林》）

晋代东平的冯孝将，任广州太守。他的儿子名叫马子，二十多岁。一天，他独自卧在马棚中睡着了，晚上梦见一个女子，十八九岁。说我是北海太守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亡，已死四年，现又被鬼所枉杀。根据生死簿上的记录，我应该活到八十多岁。允许我复活，但应当有依凭才行。我应当做你的妻子，你能听从我的委托救活我吗？马子回答说：“可以。”那女子和马子约定好了日期见面。到了这一天，马子的床前有头发，正与地面齐平。马子让人扫去，结果却愈加多起来。这时，马子

才明白正是梦中之事，于是喝退左右的仆从。那女子的颜面渐显，接着整个头和身体也露了出来。马子就让她坐在对面床上，她所讲的话，非常奇妙，当晚就和马子睡在了一起。她总是告诫马子：“我的身体还虚弱。”问她什么时候可以从坟中出来时，她回答说：“要等到我原来的生日那天，现在时候还没到。”说完她就进了马棚，她说的话，人们都能够听见。这女子计算生日到了，就告诉马子救出自己的方法，说完一拜而去。马子听从她的话，到了那一天，用红公鸡一只，黄米饭一盘，清酒一升，摆祭在她的丧灵前面，离马棚只有十多步远。祭灵完毕，打开棺材一看，那女子身体完全跟活人一样。马子将她慢慢抱出，放入毡帐中。她只是心口有点温热，嘴有气。马子命四个婢女护理她，不断用黑羊乳汁沥滴她的两眼。慢慢地，她开始张开嘴，能咽粥，并开始讲话了。二百天之后可以拄杖行走。一年之后脸色肌肤气力完全恢复了正常。马家于是派人向徐家报告了，徐家上上下下都来了。他们选择吉日下彩礼，结为夫妻，后来生了二个男儿，长子字元庆，永嘉初年任秘书郎；小儿叫敬度，作了太傅掾官。他们还有个女儿嫁给了济南刘子彦，这刘子彦是不受朝廷聘任的隐士刘延世的孙子。

蔡支妻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

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出《列异传》）

临淄有个蔡支，是县吏。一次，他带着书信去拜谒太守。忽然就迷了路，他来到泰山脚下，看见一座城郭，就进去送信。他见到一个官，仪仗侍卫很严整，颇象太守，就把书信呈上。于是，那官便设宴款待他。宴后，那官交给蔡支一封信，说：“请你把它交给我的外孙。”蔡支问：“你的外孙是谁？”那官回答说：“我是泰山神呵，我的外孙就是天帝。”蔡支大吃一惊，才知道这地方不是人间。他出了门，骑马而去，一会儿就到了天帝座的太微宫。这里左右侍臣俱全，俨如天子的仪仗。蔡支呈上书函，天帝让他坐下，并赐予酒食，还慰劳般地问他：“你家里几个人？”回答说父母妻子全死了，还未再娶。天帝又问：“你妻子死几年了？”蔡支说三年。天帝说：“你想见见她吗？”蔡支说请天帝施恩。天帝当即命户曹尚书，敕令司命把蔡支妻的户籍放到生录中，然后让蔡支跟随而去。蔡支苏醒后回到家中，就挖开妻子的坟，看她的样子，果然已经活了过来。她一会儿起身

坐下,说起话来还跟过去一样。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邪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出《五行记》)

东晋义熙四年,山东琅琊人陈朗的婢女死了,已经埋葬了。有位府史休夏假回来,走到坟前,听到土中有人的说话声,便惊异地看去。那位婢女说:“我现在又活了,替我报告给家人吧。”那天已经晚了,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挖出来,其身体强健如常。

于宝家奴

于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推(“推”原作“持”。据明抄本改。)婢于墓。于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

子。（出《五行记》）

于宝字令升，父亲名莹，任丹阳县丞。他有个宠爱的婢女，于宝之母很嫉妒她。于莹死后下葬时，就把婢女活着推进坟中。当时于宝和弟弟尚幼，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十多年之后，母亲死了挖开那座坟，而那个婢女趴伏在棺材上象活的一样，用车将她拉回来，一天之后才苏醒。她说于宝的父亲对她恩爱如旧，在阴间也不觉得不舒服。不久她便嫁了人，生了儿子。

韦讽女奴

唐韦讽家于汝颖，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薙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理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太阙广殿。赅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某初一吏执案而问，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因妒”为“巨蠹”。据明抄本改。）非理强杀。其断减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又经

一判官按问。其事亦明。（“其事亦明”原作“亦见娘子”，据明抄本改。）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羽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来。其后潜道幽冥中事，无所不至，讽亦洞晓之。常曰：“修身累德，无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数年后，失讽及婢所在，亲族与其家得遗文，记再生之事。时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记》）

唐代韦讽家住在汝颖，经常独自沉默，不善交朋友。吟诵诗文的闲暇，便整修园林，亲自种庄稼栽树木。一天，小书童割草锄地时发现了人的头发，锄头渐渐深挖下去，那头发也渐渐多起来且不散乱，如新梳理的一样。韦讽认为这事很奇异，就又挖下一尺多深，看见一颗妇人头，其肌肉面色，很象活的一样。再用锹往深里挖，那妇人连身带背全露了出来，只是衣服随手一摸就粉碎了。她渐渐恢复原气，很快就能够站起来，上前向韦讽一拜再拜，说自己是她祖上的女奴，名叫丽容，开始有点小过错，遭娘子嫉妒。趁郎君不在时，娘子就派人把她活埋在这园林中，并假托因为别的事情逃跑，反正又无外人知道。“我刚死的时候，被两个黑衣人引去，走到一个地方，这里有高大的门楼广阔的殿堂，虎贲勇士十分威严。我参拜了这里

的大王，大王向我粗略地问问情况。黑衣人也述说了事情的原委经过。我由于害怕，也没敢控告娘子。一会儿，他们引我来到一阴曹司衙，只见这里的文书案卷堆到了屋顶，小吏们三五成群，正在检验寻找案卷，很喧闹。我开始被一个拿着案卷的官吏查问，查完案卷，他说我命不该死，而娘子因嫉妒而生杀人之心，故判减其十一年寿禄给我。又经一判官审案，这事也就明确了。不料，判官不久因为别的原因遭到处罚，被免除了职务，我的案子也就搁下了，到现在九十多年了。如今彼此离散，各走各的道。昨天，忽然有个天官来处理阴曹的积案，都判决遣返，我的事情才得到解决。象我这一类的，为数不少，大概是因为地位低下，阴曹的官吏也不急于给办吧？那天官好象现在的道士，绛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帽子，羽裳马骑随从齐备。刚处理完积案，就让我复活，这样就不会减少原判给我的十一年寿禄了。”韦讽问道：“魂魄既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形体为什么不毁坏呢？”她回答说：“凡是案子未了之人，都由阴间的地方长官用药敷其身上，因此不至于腐烂。”韦讽认为这事奇怪，就让她沐浴更衣。看容貌她好象二十岁左右的样子。这以后，她便暗中讲些幽冥之事，什么都说了，连韦讽也全知晓了。他常常说：“修养自身积累公德，上天就会赐福于你。神仙们的养生之道，我们应该不辞辛苦地去寻求。”几年之后，不知道韦讽和婢女到哪里去了，亲族们在他们家找到了遗留下来的文字，上面记的全是再生之事。当时是唐代武德二年八月。

邺中妇人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出《神异录》）

窦建德曾经挖开邺中的一座坟，没有得到别的东西。开棺后看见一个妇人，面色象活的一样，姿容美丽绝伦，年约二十多岁。看其衣物和殉葬品等，不是近代的。等了一会儿，她好象有了气息，于是就带回军中养起来。三天之后她就活了，能够言语。她说：“我是魏文帝的宫女，随甄皇后在邺城，死后葬在这里。我命该当复活，但无家人进行申诉，就被冥府耽隔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说起甄皇后遇害一事，她清清楚楚的。窦建德很宠爱她。后来窦被唐太宗所灭，皇帝要招纳她进宫，她就把当时的事都禀白了，而且一口回绝地说：“我在幽冥之中封闭在黄土之下，已经三百多年，没有窦公哪能见到今

日？为他而死乃是我的本分呵。”于是，她便饮恨而死，太宗皇帝十分悲伤。

李仲通婢

开元中，李仲通者，任鄢陵县令。婢死，埋于鄢陵。经三年，迁蜀郫县宰。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因以手拔之。鄢陵婢随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问婢何以至此。乃曰：“适如睡觉。”仲通以为鬼，乃以桃汤灌洗，书符御之，婢殊不惧，喜笑如故。乃闭于别室，以饼哺之，餐啖如常。经月余出之。驱使如旧。便配与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惊听录》）

唐代开元年间，李仲通任鄢陵县令。他的婢女死了，就埋在了鄢陵。三年之后，他调任到四川郫县当县宰。一天，家人扫地时发现有一头从土中露出，怎么扫也扫不掉。于是就用手拨它，不料那位埋在鄢陵的婢女顺着手就钻了出来。她昏昏沉沉象喝醉酒一样。家人问她怎么到了这里？她就说：“刚才象睡觉似的。”仲通认为她是鬼，就用桃木汤浇她，写咒符防她。可她并不害怕，嘻戏如常。于是就把她关进别的房间，拿饼喂她，她吃起来跟从前一样。一个多月后将其放出，驱遣使用如旧。后来就把她配给一男仆为妻，生一男二女，又活了十七年。

才死。

崔生妻

元和间，有崔生者，前婚萧氏，育一儿卒，后婚郑氏。萧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为吾告汝母，能发吾丘乎？”子虽梦，不能言。（“言”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后三日，又梦如此，子终不能言。郑氏有贤德，萧乃下语于老家人云：“为吾报郑夫人，速出吾，更两日，即不及矣。”老人家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无生象。”即罢。来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郑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开坟，果活动矣。舁归，郑夫人以粥饮之，气通能言。其说幽途知抚育贤德之恩。又说：“初有一龟，环绕某遗骸而去。数日，又来环饶。将去复来，啮某足指。”则知前卜无生象者，龟止环饶而已；后云有生象者，是龟咬足指也。萧氏与郑氏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终。（出《芝田录》）

唐代元和年间，有位姓崔的青年，前妻萧氏生下一个儿子就死了，后妻姓郑。萧氏死十二年后，托梦给儿子说：“我已经能够复活到阳间，替我告知你母亲，能挖开我的坟丘吗？”儿子虽然做了这样的梦，但没有说。以后一连三日，天天做这个梦，但他始终没有讲。郑氏是位贤德之人，萧氏就告诉老家人说：

“替我报告郑夫人，快点让我出去吧，再过二天就来不及了。”老家人叫喊着：“萧娘子要活了！”郑夫人去占卜，答说：“没有活象。”只有作罢。第二天老家人又喊：“萧夫人要活了！”郑夫人再去占卜，卜卦人说：“有活象。”就挖开坟墓，那萧夫人果然活动了。家人把她抬回来，郑夫人亲自用粥喂她。气通之后，她就能讲话了。她说阴间也知道抚育乃贤德之恩，又说：“开始有一只龟，围着我的尸体绕了一圈就离开了；不几天它又爬了回来，咬我的脚趾头。”这才知道前一卦没有生象，因为龟只是环绕而已。后卦说有活象，这是龟在咬脚趾头。萧氏和郑氏象姐妹那样住在一起，感情象亲骨肉。萧氏又活了十年才死。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季父原作“母”，据明抄本改。）大加惭恨，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出《广异记》）

东莱有一家死了个女儿，已经埋葬。姑娘到阴曹后，因为受冤枉被捕又被放回，还派了两个官吏送她。鬼把她送到坟中，虽然活了却无法出去。鬼也挺焦虑，就问她说：“你家中除父母之外，谁最爱念你？”姑娘说：“只有老叔。”一个鬼说：“我能让他来盗坟，叔父见到你活了，你也就死而复生了。”姑娘说：“老叔仁义且有恻隐之心，不曾有过错，怎么会挖我的坟呢？”鬼说：“我换他的心。”一鬼留下看守，另一鬼便去了。有顷，她老叔和盗墓贼们终于来了，他们用力开棺，这时，姑娘忽然从棺材中坐了起来。老叔惊异地问她，她把从前的事对老叔说了。老叔非常悔恨和惭愧，盗墓贼们想立即杀死那个姑娘，老叔为她含泪哀求，才得以幸免，老叔背起她就回家了。